

## 前 言

问：世界有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乎？曰：唯唯，尚否。辜较论之：古往今来，固无世无学林拔萃之人，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；其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或一言兴邦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或格物致知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），或兴观群怨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或循循诱人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。发为文章，辑为语录。诚有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，所谓“经典”者，——经，常也（《广雅·释诂》）；典，常也（《尔雅·释诂》），从册在兀上，尊阁之也（《说文》）。——殆谓此也。然以今之唯物辩证法观之，固无世无学林拔萃之人，而亦无不受时间、空间之限制，谓其所有言行放之四海而皆可合，律以万古而无不同，字字句句是真理，世世代代要照办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

问：吾国孔、孟之书如何？曰：大哉！固哉！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”，斯书也而有斯疾也！虽其人称为圣贤，其书尊为经典，而时人已有讥其道之不行者，后世更有问之刺之者；非好事者为之，其人其书实有瑕疵可指者。而自其大体观之，具体言之，孔、孟之言诚有不可毁者在焉。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“仁也者，人也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“仁者爱人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生而为人，而不重人、不爱人，可谓仁者乎？天地间人为贵之说，盖孔、孟为首唱。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两千馀年前早有此民本思想，光辉闪耀，万古不灭。“言则世为天下法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不谓之悬诸日月而不刊，可乎？质言之：孔、孟为吾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之代表，其人自有其不朽处，其书自有其光辉在。欲了解、研究中国文化史、哲学思想史乃至教育史、文学史，孔、孟之书面不可不读者也。

问：孔、孟去古未远而距今已遥，古今言殊，今人何由明之？曰：今人读孔、孟之书，时贤之注可资参考，而前修之注亦不可不读。南宋朱熹所撰《集注》（原名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），用力颇勤，如张之洞《劝学内篇》所说，有为其他注家所不及，大可一读。

问：其详可得闻乎？曰：试略言之。四书，即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（均取自《礼记》）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合四书而注之，始于朱熹（1130—1200）。探其用意，盖以为曾参著《大学》，子思著《中庸》，孔子经由曾参、子思而传至孟子，儒家道统于是乎在。孔子弟子三千，“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”（《大学章句序》）。《中庸》“乃孔门传授心法”，“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”（《中庸章句》）。朱子私淑程子，又引程子云：“学者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本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，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”（《读论语孟子法》）又云：“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。”（《大学章句序》）程氏之后。舍我其谁？朱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命，瘁心力而注四书成，儒家道统有所承，而程朱理学亦大明于世。其书可读，不惟可藉以读孔、孟之书。且可资以明程朱之理。南宋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首次刊印此书（见朱子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》一文），迄今近八百年。元延祐后六百年间，科举奉为圭臬，士子用作金砖。丙午之乱及其后十年浩劫，大革文化命，孔、孟、朱子之书皆无从读，故后生青年鲜有知晓孔、孟之真面目者；于朱子，则仅闻其有“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一语而已。

问：是间接知之也。然则此语亦所谓悬诸日月而不刊者耶？曰：唯唯，否否。朱子有朱子之弊。“读其书者，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。”四库馆臣已言之矣。论其大义微言，亦当自具限力，此则无烦赘言者。

问：世有所谓版本之学。读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以何本为佳？曰：鄙意《四部备要》本可读，惜无新式标点，青年后生恐不易读耳。其书错讹甚少，故云可读。近年有新式标点本问世，青年读者颇得便利，惜未精校，错讹甚多，反不如《四部备要》本之可靠耳。戊慨然有感于此，值今国家升平，文化研究、古籍整理蔚然成风之盛世，奉命校理此书，并改造旧行版式，奉献读者。四书五经旧注，历来繁体直排（近年岳麓书社有简体直排本《四书集注》）。今将朱子此书改为简体横排，并将经与注逐段分排，以利诵读，于青年读者或不无神益。犹有须作说明者，谨述如次：一，除数码外，不曾阑入一字。

二，原书注释，光形、音，后义训。今则代为改编，大体依原文字句先后为次序，形音义并下。如《论语·学而》“人不知而不愠”句，原书先说音：“愠，纡问反。”然后释义：“温，含怒意。”今则合作：“愠：纡问反，含怒意。”如此，则“愠”字不必重出，减去一字矣。

三，原书注释自有其语脉文理，有不可割裂、未便加入数码者。故有大段注释出之，庶免鹵莽灭裂之病。

四，原书章与章、音与义之间，隔之以圆圈；注释临末转入发挥，亦有用圆圈与上文区别者。今则一概不用。原书《论语集注》分十卷，《孟子集注》分七卷。卷次于今无甚意义，今只存篇目，不再分卷。

五，朱子之书虽曾熟读，今为点校仍费踌躇。点校以《四部备要》本为底本，曾参考国内数种版本（中有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本），均有取舍而未出校。同者咸宜同，异者或当异。倘能为读者诸君提供一可靠无误或讹误最少之读本，于愿足矣！

六，少数几章分段，或因原文校长，分段可减少读者翻书索注之劳，或依注而分，不分不足以明节次。改版事毕，爰书数句于前。然乎否乎，姑尝试之。知我罪我，既不能起孔、孟，朱子诸贤于地下而质之，惟恭候当代读者与专家之批判而已。戊也鲁，闻过则喜矣！

陈戍国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深夜于长沙

四书集注

## 大学章句

## 大学章句序

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

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。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所由设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寔备，然后王宫、国都以及闾巷，莫不有学。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，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学校之设，其广如此；教之之术，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；而其所以为教，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；——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；其学焉者，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、职分之所当为，而各俛焉以尽其力。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，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。

及周之衰，贤圣之君不作，学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风俗颓败。时则有若孔子之圣，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，于是独取先王之法，诵而传之，以诏后世。若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、《内则》、《弟子职》诸篇，固小学之支流馀裔。而此篇者，则因小学之成功，以著大学之明法，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。三千之徒，盖莫不闻其说，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，于是作为传义，以发其意。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，则其书虽存，而知者鲜矣！

自是以来，俗儒记诵词章之习，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；异端虚无寂灭之教，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；其他权谋术数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说，与夫百家众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诬民、充塞仁义者，又纷然杂出乎其间；——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，晦盲否塞，反复沉痼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坏乱极矣！

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，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为之次其简编，发其归趣，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、圣经贤传之指，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顾其为书犹颇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辑之，间亦窃附己意，补其阙略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极知僭逾，无所逃罪，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、学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则未必无小补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，新安朱熹序。

## 大学章句

大，旧音泰，今读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《论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学〔1〕之道，在明明德〔2〕，在亲民〔3〕，在止于至善〔4〕。

〔1〕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〔2〕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。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〔4〕止者，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。至善，则事理当然之极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《大学》之纲领也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〔1〕，定而后能静〔2〕，静而后能安〔3〕，安而后能虑〔4〕，虑而后能得〔5〕。

〔1〕后，与後同。後放此。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则志有定向。〔2〕静，谓心不妄动。〔3〕安，谓所处而安。〔4〕虑，谓处事精详。〔5〕得，谓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〔1〕

〔1〕明德为本，新民为末。知止为始，能得为终。本、始：所先；末、终，所后。此结上文两节之意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〔1〕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〔2〕

〔1〕治，平声，後放此。〔2〕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诚，实也。意者，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发，欲其一于善而不自欺也。致，推极也。知，犹识也。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此八者，《大学》之条目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〔1〕，知至而后意诚〔2〕，意诚而后心正〔3〕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〔4〕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〔5〕。

〔1〕物格者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。〔2〕知既尽，则意可得而实矣。〔3〕意既实，则心可得而正矣。〔4〕治，去声，後放此。〔5〕“修身”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新民主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。“意诚”以下，则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〔1〕皆以修身为本。〔2〕

〔1〕壹是，一切也。〔2〕“正心”以上，皆所以修身也。“齐家”以下，则举此而错之耳。

其本〔1〕乱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〔2〕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〔3〕

〔1〕本，谓身也。〔2〕所厚，谓家也。〔3〕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。

右经一章〔1〕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〔2〕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〔3〕

〔1〕凡二百五字。〔2〕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〔3〕凡传文，杂引经传，若无统纪，然文理接续，血脉贯通，深浅始终，至为精密。熟读详味，久当见之，今不尽释也。

《康诰》〔1〕曰：“克〔2〕明德。”《大甲》〔3〕曰：“顾諟天之明命〔4〕。”《帝典》〔5〕曰：“克明峻〔6〕德。”皆自明也。〔7〕

〔1〕《康诰》，周书。〔2〕克，能也。〔3〕《大甲》，商书。大，读作泰。〔4〕顾，谓常目在之也。諟，古是字，犹此也，或曰审也，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与我，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则无时不明矣。〔5〕《帝典》，《尧典》，虞书。〔6〕峻，《书》作俊。大也。〔7〕结所引书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传之首章，释“明明德”。〔1〕

〔1〕此通下三章至“止于信”，旧本误在“没世不忘”之下。

汤之《盘铭》〔1〕曰：“苟〔2〕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〔3〕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〔4〕”《诗》〔5〕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〔6〕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〔7〕

〔1〕盘，沐浴之盘也。铭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。〔2〕苟，诚也。〔3〕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铭其盘，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，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略有间断也。〔4〕鼓之舞之上谓作。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〔5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〔6〕言周国虽旧，至于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于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〔7〕自新，新民，皆欲止于至善也。

右传之二章，释“新民”。

《诗》〔1〕云：“邦畿〔2〕千里，维民所止〔3〕。”《诗》〔4〕云：“缙蛮〔5〕黄鸟，止于丘隅〔6〕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〔7〕”《诗》〔8〕云：“穆穆〔9〕文王，於缉熙敬止！〔10〕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〔11〕

〔1〕《诗》，《商颂·玄鸟》之篇。〔2〕邦畿，王者之都也。

〔3〕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〔4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缙蛮》之篇。〔5〕缙，《诗》作绵。缙蛮，鸟声。〔6〕丘隅，岑蔚之处。〔7〕“子曰”以下，孔子说《诗》之辞。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。〔8〕《诗》，《文王》之篇。〔9〕穆穆，深远之意。〔10〕“於缉”之於，音乌，叹美辞。缉，继续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止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。〔11〕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，而又推类以尽其馀，则于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。

《诗》〔1〕云：“瞻彼淇澳〔2〕，萋竹猗猗〔3〕。有斐〔4〕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〔5〕。瑟〔6〕兮僩〔7〕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諠〔8〕兮！”“如切如磋”者，道学〔9〕也。“如琢如磨”者，自修〔10〕也。“瑟兮僩兮”者，恂慄〔11〕也。“赫兮喧兮”者，威仪〔12〕也。“有

斐君子，终不可谄兮”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〔13〕

〔1〕《诗》·《卫风·淇澳》之篇。〔2〕淇，水名。澳，於六反，隈也。〔3〕萋，《诗》作绿。猗，叶韵音阿。猗猗，美盛貌。兴也。〔4〕斐，文貌。〔5〕切以刀锯，琢以椎凿，旨裁物使成形质也。磋以鑢铤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泽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复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复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绪，而益致其精也。〔6〕瑟，严密之貌。〔7〕閒，下版反，武毅之貌。〔8〕喧，《诗》作嘒；諠，《诗》作谖：并况晚反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諠，忘也。〔9〕道，言也。学，谓讲习讨论之事。〔10〕自修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〔11〕恂，郑氏读作峻。恂慄，战惧也。〔12〕威，可畏也。仪，可象也。〔13〕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“明明德”者之“止于至善”。道学、自修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恂慄、威仪，言其德容表裹之盛。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。

《诗》〔1〕云：“於戏，〔2〕前王〔3〕不忘！”君子〔4〕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〔5〕乐〔6〕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〔7〕

〔1〕《诗》，《周颂·烈文》之篇。〔2〕於戏，音呜呼，叹辞。〔3〕前王，谓文、武也。〔4〕君子，谓其后贤后王。〔5〕小人，谓后民也。〔6〕乐，音洛。〔7〕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，止于至善，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。此两节咏叹淫泆，其味深长，当熟玩之。

右传之三章，释“止于至善”。〔1〕

〔1〕此章内自引《淇澳》诗以下，旧本误在“诚意”章下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”〔1〕

〔1〕犹人，不异于人也。情，实也。引夫子之言，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。盖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。观于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。

右传之四章，释“本末”。〔1〕

〔1〕此章旧本误在“止于信”下。

此谓知本〔1〕，此谓知之至也。〔2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衍文也。”〔2〕此句之上别有阙文，此特其结语耳。

右传之五章，盖释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之义，而今亡矣〔1〕。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，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裹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〔1〕此章旧本通下章，误在经文之下。
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〔1〕。小人閒居〔2〕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〔3〕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已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〔4〕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〔5〕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〔6〕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〔7〕

〔1〕诚其意者，自修之首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辞。自欺云者，知为善以去恶，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。恶，好，上字皆去声。谦：读为慊，苦劫反；快也，足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恶则如恶恶臭，好鲁则如好好色，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于己，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。然其实与不实，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，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〔2〕閒，音闲，閒居，独处也。〔3〕厌，郑氏读为廛。厌然，消沮闭藏之貌。〔4〕此言小人阴为不善，而阳欲掩之，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；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掩其恶而卒不可掩，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，则亦何益之有哉！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，而必谨其独也。〔5〕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虽幽独之中，而其善恶之不可掩如此，可畏之甚也。〔6〕胖，步丹反，安舒也。〔7〕言富则能润屋矣，德则能润身矣，故心无愧怍，则广大宽平，而体常舒泰，德之润身看然也。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结之。

右传之六章，释“诚意”。〔1〕

〔1〕经曰：“欲诚其意，先致其知。”又曰：“知至而后意诚。”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，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，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，则其所明又非已有，而无以为进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，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。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〔1〕所忿懣〔2〕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〔3〕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〔4〕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〔5〕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〔1〕程子曰：“‘身有’之身当作心。”〔2〕忿，弗粉反。懣，敕值反，忿懣，怒也。〔3〕好、乐，并去声。〔4〕盖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所不能无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则欲动情胜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〔5〕心有不存，则无以检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于此而敬以直之，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。

右传之七章，释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。〔1〕

〔1〕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盖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，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。然或但知诚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。

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。自此以下，并以旧文为正。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：人〔1〕之〔2〕其所亲爱而辟〔3〕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〔4〕。故谚〔5〕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〔6〕”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。

〔1〕人，谓众人。〔2〕之，犹于也。〔3〕辟，读为僻，犹偏也。〔4〕“恶而”之恶，敖，好，并去声。鲜，上声。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，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，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。〔5〕谚，音彦，俗语也。

〔6〕硕，叶韵，时若反。溺爱者不明，贪得者无厌，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齐也。

右传之八章，释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。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教于国：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〔1〕者，所以事长〔2〕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〔3〕。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”。心诚求之，虽不中。〔4〕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〔5〕。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，一人

贪戾，一国作乱：其机如此，此谓一言愤事，一人定国〔6〕。尧、舜帅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。桀、纣帅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〔7〕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已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〔8〕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〔9〕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〔10〕。《诗》〔11〕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〔12〕。之子〔13〕于归〔14〕，宜〔15〕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〔16〕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《诗》〔17〕云：“其仪不忒〔18〕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〔19〕

〔1〕弟，去声。〔2〕长，上声。〔3〕身修，则家可教矣。孝、弟、慈，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。然而国之所以事君、事长、使众之道不外乎此，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。〔4〕中，去声。〔5〕此引《书》而释之，又明立教之本，不假强为，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。〔6〕一人，谓君也。机，发动所由也。僨，音奋，覆败也。此言教成于国之效。〔7〕好，去声。〔8〕喻，晓也。〔9〕此又承上文“一人定国”而言。有善于己，然后可以责人之善。无恶于己，然后可以正人之恶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谓恕也。不如是，则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矣。〔10〕通结上文。〔11〕《诗》，《周南·桃夭》之篇。〔12〕夭，平声。夭夭，少好貌。蓁，音臻。蓁蓁，美盛貌。兴也。〔13〕之子，犹言是子，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〔14〕妇人谓嫁曰归。〔15〕宜，犹善也。〔16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蓼萧篇》。〔17〕《诗》，《曹风·鸛鸣篇》。〔18〕忒，差也。〔19〕此三引《诗》，皆以咏叹上文之事，而又结之如此。其味深长，最宜潜玩。

右传之九章，释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。
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：上老老〔1〕而民兴〔2〕孝，上长长〔3〕而民兴弟〔4〕，上恤孤〔5〕而民不倍〔6〕，是以君子有絜矩〔7〕之道也。〔8〕

〔1〕老老，所谓“老吾老”也。〔2〕兴，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。〔3〕长，上声。〔4〕弟，去声。〔5〕孤者，幼而无父之称。〔6〕倍，与背同。〔7〕絜，胡结反，度也。矩，所以为方也。〔8〕言此三者，上行下效，捷于影响，所谓家齐而国治也。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。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，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，而天下平矣。

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〔1〕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：此之谓絜矩之道〔2〕。

〔1〕恶、先，并去声。〔2〕此复解上文“絜矩”二字之义。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下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于我，则必以此度上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，则身之所处，上下、四旁、长短、广狭，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，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？所抄者约，而所及者广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内之意，皆自此而推之。

《诗》〔1〕云：“乐只〔2〕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〔3〕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：“节〔6〕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〔7〕，民具〔8〕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僂矣〔9〕。《诗》〔10〕云：“殷之未丧〔11〕师〔12〕，克配上帝〔13〕。仪〔14〕监〔15〕于殷，峻〔16〕命不易〔17〕。”道〔18〕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〔19〕。

〔1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之篇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只，音纸，语助辞。〔3〕好、恶，并去声，下并同。〔4〕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，则是爱民如子，而民爱之如父母矣。〔5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节南山》上篇。〔6〕节，读为截，截然高大貌。〔7〕师尹，周太师尹氏也。〔8〕具，俱也。〔9〕辟，读为僻，偏也。僂，与戮同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，不可不慎。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，则身弑国亡，为天下之大戮矣。〔10〕《诗》，《文王篇》。〔11〕丧，去声。〔12〕师，众也。〔13〕配，对也。配上帝，言其为天下君而对于上帝也。〔14〕仪，《诗》作宜。〔15〕监，视也。〔16〕峻，《诗》作骏，大也。〔17〕易，去声。不易，言难保也。〔18〕道，言也。〔19〕引《诗》而言此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，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〔1〕。有德此有人〔2〕，有人此有土〔3〕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〔4〕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〔5〕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〔6〕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〔7〕。是故言悖〔8〕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〔9〕。

〔1〕先慎乎德，承上文“不可不慎”而言。德，即所谓明德。

〔2〕有人，谓得众。〔3〕有土，谓得国。〔4〕有国，则不患无则用矣。〔5〕本上文而言。

〔6〕人君以德为外，以财为内，则是争门其民，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。盖财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专之，则民亦起而争夺矣。

〔7〕外本内末，故财聚。争民施夺，故民散。反是，则有德而有人矣。〔8〕悖，布内反，逆也。〔9〕此以言之出入，明货之出入也。自“先慎乎德”以下至此，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。

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〔1〕。

〔1〕道，言也。因上文引《文王》诗之意而申言之。其丁宁反复之意益深切矣。

《楚书》〔1〕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〔2〕”

〔1〕《楚书》，《楚语》。〔2〕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也。

舅犯〔1〕曰：“亡人〔2〕无以为宝，仁〔3〕亲以为宝。〔4〕”

〔1〕舅犯，晋文公舅狐偃，字子犯。〔2〕亡人，文公时为公子，出亡在外也。〔3〕仁，爱也。〔4〕事见《檀弓》。此两节，又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。

《秦誓》〔1〕曰：“若有一个〔2〕臣，断断〔3〕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；人之彦圣〔4〕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；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〔5〕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〔6〕疾以恶之；人之彦圣，而违〔7〕之俾不通：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〔8〕哉！”唯仁人放流之，进〔9〕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〔10〕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〔11〕也；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〔12〕，过也〔13〕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〔14〕，菑〔15〕必逮夫〔16〕身〔17〕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〔18〕。

〔1〕《秦誓》，周书。〔2〕个，古贺反，《书》作介。〔3〕断，丁乱反。断断，诚一之貌。

〔4〕彦，美士也。圣，通明也。〔5〕尚，庶几也。〔6〕媚，音冒，忌也。〔7〕违，拂戾也。〔8〕殆，危也。〔9〕进，读为屏，古字通用。犹逐也。〔10〕言有此媚疾之人，妨

贤而病国，则仁人必深恶而痛绝之。以其至公无私，故能得好恶之正如此也。〔11〕命，郑氏云：“当作慢。”程子云：“当作怠。”未详孰是。〔12〕远，去声。〔13〕若此者，知所爱恶矣，而未能尽爱恶之道，盖君子而未仁者也。〔14〕拂，逆也。好善而恶恶，人之性也。至于拂人之性，则不仁之甚者也。〔15〕菑，古灾字。〔16〕夫，音扶。〔17〕自“《秦誓》”至此，又皆以申言好恶公私之极，以明上文所引《南山有台》、《节南山》之意。〔18〕君子，以位言之。道，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术。发己自尽为忠，循物无违谓信。骄看矜高，泰者侈肆。此因上所引《文王》、《康诰》之意而言。章内三言得失，而语益加切，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决矣。

生财有大道。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〔1〕足矣〔2〕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〔3〕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〔4〕。孟献子〔5〕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，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〔6〕”此谓〔7〕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〔8〕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〔9〕矣。彼为善之〔10〕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。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！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〔11〕〔1〕恒，胡登反。〔2〕吕氏曰：“国无游民，则生者众多；朝无幸位，则食者寡矣；不夺农时，则为之疾矣；量入为出，则用之舒矣。”愚按：此因“有土”、“有财”而言，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，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。自此以至终篇，皆一意也。〔3〕发，犹起也。仁者散则以得民，不仁看亡身以殖货。〔4〕上好仁以爱其下，则下好义以忠其上。所以事必有终，而府库之财无悖出之患也。〔5〕孟献子，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。〔6〕畜，许六反。乘、敛，并去声。畜马乘，士初试为大夫者也。伐冰之家，卿大夫以上，丧祭用冰者也。百乘之家，有采地者也。君子宁亡己之财，而不忍伤民之力，故宁有盗臣，而不畜聚敛之臣。〔7〕“此谓”以下，释献子之言也。〔8〕长，上声。〔9〕自，由也。言由小人导之也。〔10〕“彼为善之”，此句上下，疑有阙文误字。〔11〕此一节，深明以利为利之害。而重言以结之，其丁宁之意切矣。

右传之十章，释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。〔1〕

〔1〕此章之义，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，皆推广絜矩之意也。能加是，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。凡传十章：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，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诚身之本，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，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

## 中庸章句

## 中庸章句序

《中庸》何为而作也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，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其见于经，则“允执厥中”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；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尧之一言，至矣，尽矣！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，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。

盖尝论之：心之虚灵知觉，一而已矣。而以为有人心、道心之异者，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，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；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难见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；亦莫不有是性，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二者杂于方寸之间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则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，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，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。从事于斯，无少间断，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，则危者安、微者著，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。

夫尧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圣也。以天下相传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圣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际，丁宁告戒，不过如此；则天下之理，岂有以加于此哉？自是以来，圣圣相承：若成汤、文、武之为君。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为臣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；若吾夫子，则虽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、舜者。然当是时，见而知之者，惟颜氏、曾氏之传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传，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，刚去圣远而异端起矣。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于是推本尧、舜以来相传之意，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，更互演绎，作为此书，以诏后之学者。盖其忧之也深，故其言之也切；其虑之也远，故其说之也详。其曰“天命”“率性”，则道心之谓也；其曰“择善固执”，则精一之谓也；其曰“君子时中”，则执中之谓也。世之相后，千有馀年，而其言之不异，如合符节。历选前圣之书，所以提挈纲维、开示蕴奥，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。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，为能推明是书，以承先圣之统，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。则吾道之所寄，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；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，以至于老、佛之徒出，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。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，故程夫子兄弟者出，得有所考，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；得有所据，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，而微程夫子，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。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，而凡石氏之所辑录，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，是以大义虽明，而微言未析。至其门人所自为说，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，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、佛者，亦有之矣。

嘉自蚤岁即尝受读，而窃疑之，沉潜反复，盖亦有年。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，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。既为定著《章句》一篇，以俟后之君子，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，删其繁乱，名以《辑略》，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，别为《或问》，以附其后。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，脉络贯通，详略相因，巨细毕举；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，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。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，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，则亦庶乎升高行远之一助云尔。

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，新安朱熹序。

## 中庸章句

中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

子程子曰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，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”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

天命之谓性，率往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〔1〕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〔2〕也，可离非直也〔3〕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〔4〕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〔5〕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〔6〕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〔7〕

〔1〕命，犹令也。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，所谓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，犹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主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修，品节之也。性道虽同，而气禀或异，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看而品节之，以为法于天下，则谓之教，若礼、乐、刑、政之属是也。盖人之所以为人，道之所以为道，圣人之所以为教，原其所自，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。学者知之，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。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，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。〔2〕离，去声。〔3〕道者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于心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所以不可须臾离也。若其可离，则为外物而非道矣。〔4〕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虽不见闻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。〔5〕见，音现。隐，暗处也。微，细事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，人员不知而已独知之，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惧，而于此尤加谨焉，所以遏人欲于将萌，而不使其滋暗长于隐微之中，以至离道之远也。〔6〕乐，音洛。“中节”之中，去声。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情也。其未发，则性也，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达道者，循性之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上德，以明道不可离之意。〔7〕致，推而极之也。位者，安其所也。育者，遂其生也。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，吾之心正，则天地之心亦正矣；吾之气顺，则天地之气亦顺矣。故其效验至于如此。此学问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于外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，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。故于此合而言之，以结上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：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盖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〔1〕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面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〔2〕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中庸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当然，精微之极致也。惟君子为能

体之，小人反是。〔2〕王肃本作“小人之反中庸也”，程子亦以为然。今从之。〔3〕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的心，而又无所忌惮也。盖中无定体，随时而在，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戒谨不睹、恐惧不闻，而无时不中。小人不知有此，则肆欲妄行，而无所忌惮矣。

## 右第二章。〔1〕

〔1〕此下十章，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。文虽不属，而意实相承也。变“和”言“庸”者，游氏曰：“以性情言之，则曰中和；以德行之言，则曰中庸。”是也。然“中庸”之“中”，实兼“中和”之义。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〔1〕能〔2〕久矣！”〔3〕

〔1〕鲜，上声。下同。〔2〕《论语》无“能”字。〔3〕过则失中，不及则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为至。然亦人所同得，初无难事；但世教衰，民不兴行，故鲜能之，今已久矣。

## 右第三章。

子曰：“道〔1〕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〔2〕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〔3〕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道者，天理之当然，中而已矣。〔2〕“知者”之知，去声。〔3〕知、愚、贤、不肖之过、不及，则生稟之异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行；愚者不及知，又不知所以行；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贤者行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知，不肖者不及行，又不求所以知；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〔4〕道不可离，人自不察，是以有过、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。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〔1〕

〔1〕由不明，故不行。夫，音扶。

右第五章。〔1〕

〔1〕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，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知〔1〕也与！〔2〕舜好〔3〕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〔4〕

〔1〕知，去声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

〔4〕舜之所以为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。迩言者，浅近之言，犹必察焉，其无遗善可知。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，其善者则播而不匿，其广大光明又如此，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？两端，谓众论不同之极致。盖凡物皆有两端，如小大、厚薄之类。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后用之，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，何以与此？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，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## 右第六章。

子曰：“人皆曰‘予知’〔1〕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〔2〕之中，而莫之知辟〔3〕也。人皆曰‘予知’，择乎中庸〔4〕，而不能期月〔5〕守也。”〔6〕

〔1〕“予知”之知，去声。〔2〕罟，音古，网也。获，胡化反，机槛也。阱，才性反；陷阱，坑坎也。皆所以掩取禽兽者也。〔3〕辟，与避同。〔4〕择乎中庸，辨别众理，以求所谓中庸，

即上章“好问”、“用中”之事也。〔5〕期，居之反。期月，匝一月也。〔6〕言知祸而不知辟，以况能择而不能守，皆不得为知也。

### 右第七章。〔1〕

〔1〕承上章“大知”而言，又举不明之端，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：“回〔1〕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〔2〕”

〔1〕回，孔子弟子颜渊名。〔2〕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犹著也。膺，胸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间，言能守也。颜子盖真知之，故能择能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，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### 右第八章。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〔1〕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均，平治也。〔2〕三者亦知、仁、勇之事，天下之至难也，然不必其合于中庸，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。若中庸，则邑不必皆如三者之难，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难而易，中庸易而难，此民之所以鲜能也。

### 右第九章。〔1〕

〔1〕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

子路问强〔1〕。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〔2〕？北方之强与？抑〔3〕而〔4〕强与？宽柔以教〔5〕，不报无道〔6〕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〔7〕。衽金革〔8〕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〔9〕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〔10〕！中立而不倚〔11〕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〔12〕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〔13〕”

〔1〕子路，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问强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抑，语辞。〔4〕而，汝也。〔5〕宽柔以教，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。〔6〕不报无道，谓横逆之来，直受之而不报也。〔7〕南方风气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，君子之道也。〔8〕衽，席也。金，戈兵之属。革，甲冑之属。〔9〕北方风气刚劲，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，强者之事也。〔10〕矫，强貌。《诗》曰“矫矫虎臣”，是也。〔11〕倚，偏著也。〔12〕塞，未达也。

〔13〕此四者，汝之所当强也。国有道，不变未达之所守；国无道，不变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，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择而守也。君子之强，孰大于是？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气之刚，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。

### 右第十章。

子曰：“素〔1〕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〔2〕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涂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〔3〕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〔4〕”

〔1〕素，按《汉书》当作索，盖字之误也。〔2〕索隐行怪，言深求隐僻之理，而过为诡异之行也。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，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。此知之过而不择平善，行之过而不用其中，不当强而强者也，圣人岂为之哉！〔3〕遵道而行，则能择乎善矣；半涂而废，则力之不足也。此其知虽足以及之，而行有不逮，当强而不强者也。已，止也。圣人于此，非勉焉而不敢废，盖至诚无息，自有所不能止也。〔4〕不为索隐行怪，则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涂而废，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。此中庸之成德，知之尽、仁之至、不赖勇而裕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，而犹不自居也。故曰“唯圣者能之”而已。

## 右第十一章。〔1〕

〔1〕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主义者止此。盖此篇大旨，以知、仁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。故于篇首，即以大舜、颜渊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；颜渊，仁也；子路，勇也；三者废其一，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。余见第二十章。

君子之道费〔1〕而隐〔2〕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〔3〕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〔6〕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〔7〕

〔1〕费，符味反，用之广也。〔2〕隐，体之微也。〔3〕与，去声。〔4〕君子之道，近自夫妇居室之间，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可谓费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则隐而莫之见也。盖可知、可能者，道中之一事，及其至而圣人不知、不能；则举全体而言，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。侯氏曰：“圣人所不知，如孔子问礼、问官之类；所不能，如孔子不得位、尧舜病博施之类。”愚谓人所憾于天地，如覆载生成之偏，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。〔5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旱麓》之篇。〔6〕鸢，余专反，鸱类。戾，至也。察，著也。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莫非此理之用，所谓费也。然其所以然者，则非见闻所及，所谓隐也。故程子曰：“此一节，子思吃紧为人处，活泼泼地，读者其致思焉。〔7〕结上文。

右第十二章。子思之言，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。其下八章，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〔1〕。《诗》〔2〕云：‘伐柯，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〔3〕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〔4〕。忠恕〔5〕违道不远〔6〕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〔7〕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〔8〕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馀不敢尽；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〔9〕”〔1〕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常不远于人。着为道者厌其卑近，以为不足为，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，则非所以为道矣。〔2〕《诗》，《豳风·伐柯》之篇。〔3〕柯，斧柄。则，法也。睨，研计反，邪视也。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，彼柯长短之法，在此柯耳。然犹有彼此之别，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。〔4〕若以人治人，则所以为人之道，各在当人之身，初无彼此之别。故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其人能改，即止不治。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。张子所谓“以众人望人，则易从”，是也。〔5〕尽己之心为忠，推己及人为恕。〔6〕违，去也，如《春秋传》齐师“违穀七里”之违。言自此至彼，相去不远，非背而去之之谓也。道，即其不远人者是也。〔7〕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，则道之不远于人看得见。故己之所不欲，则勿以施立于人，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张子所谓“以爱己之心爱人，则尽仁”，是也。〔8〕子、臣、弟、友，四字绝句。求，犹责也。道不远人，凡已上所以责人者，皆道之所当然也，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。〔9〕庸，平常也。行者，践其实。谨者，择其可。德不足而勉，则行益力；言有馀而馀，则谨益至。谨之至则言顾行矣；行之力则行顾言矣。慥慥，笃实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，岂不慥慥乎？赞美之也。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张子所谓“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则尽道”，是也。

### 右第十三章。〔1〕

〔1〕“道不远人”者，夫妇所能；“丘未能一”者，圣人所不能：皆费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则至隐存焉。下章放此。

君子素〔1〕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〔2〕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〔3〕，行乎患难：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〔4〕。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〔5〕上，正己而不求人，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〔6〕。故君子居易〔7〕以俟命〔8〕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〔9〕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；失诸正鹄〔10〕，反求诸其身。”〔11〕

〔1〕素，犹见在也。〔2〕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，无慕于其外之心也。〔3〕难，去声。〔4〕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〔5〕援，平声。〔6〕此言不愿乎其外也。〔7〕易，去声，平地也。居易，素位而行也。〔8〕俟命，不愿乎外也。〔9〕徼，求也。幸，谓所不当得而得者。〔10〕正，音征。鹄，工毒反。画布曰正，栖皮曰鹄，皆侯之中、射之的也。〔11〕子思引此孔子之言，以结上文之意。

### 右第十四章。〔1〕

〔1〕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无“子曰”字者放此。

君子之道，辟〔1〕如行远必自迩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诗》〔2〕曰：“妻子好〔3〕合，如鼓瑟琴〔4〕。兄弟既翕〔5〕，和乐〔6〕且耽〔7〕。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帑〔8〕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〔9〕

〔1〕辟，譬，同。〔2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常棣》之篇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〔4〕鼓瑟琴，和也。〔5〕翕，亦合也。〔6〕乐，音洛。〔7〕耽，亦乐也。《诗》作湛，亦音耽。〔8〕帑，子孙也。〔9〕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：人能于妻子、宜于兄弟如此，则父母其安乐之矣。子思引《诗》及此语，以明行远自迩、登高自卑之意。

### 右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“鬼神〔1〕之为德〔2〕，其盛矣乎！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〔3〕。使天下之人齐明〔4〕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〔5〕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〔6〕。《诗》〔7〕曰：‘神之格〔8〕思〔9〕，不可度〔10〕思！矧〔11〕可射〔12〕思！’夫〔13〕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掩如此夫。〔14〕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鬼神，天地之功用，而造化之迹也。”张子曰：“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。”愚谓以二气言，则鬼者阴之灵也，神者阳之灵也。以一气言，则至而伸者为神，反而归者为鬼，其实一物而已。〔2〕为德，犹言性情功效。〔3〕鬼神无形与声，然物之终始，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，是其为物之体，而物所不能遗也。其言体物，犹《易》所谓“幹事”。〔4〕齐，侧皆反。齐之为言齐也，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。明，犹洁也。〔5〕洋洋，流动充满之意。〔6〕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，乃其“体物而不可遗”之验也。孔子曰：“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，焘蒿凄怆，此百物之精也，神之著也。”正谓此尔。〔7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抑》之篇。〔8〕格，来也。〔9〕思，语辞。〔10〕度，待洛反。〔11〕矧，况也。〔12〕射，音亦，《诗》作。厌也，言厌怠而不敬也。〔13〕夫，音扶。〔14〕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。阴阳合散，无非实者。故其发见之不可掩如此。

### 右第十六章。〔1〕

〔1〕不见、不闻，隐也。体物如在，则亦费矣。此前三章，以其费之小者而言。此后三章，以其费之大者而言。此一章，兼费隐、包小大而言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〔1〕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〔2〕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〔3〕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〔4〕而笃〔5〕焉。故栽〔6〕者培〔7〕之，倾者覆〔8〕之。《诗》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〔9〕’放大德者必受命〔10〕。”

〔1〕与，平声。〔2〕子孙，谓虞思、陈胡公之属。〔3〕舜年百有十岁。〔4〕材，质也。〔5〕笃，厚也。〔6〕栽，植也。〔7〕气至而滋息为培。〔8〕气反而游散则覆。〔9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假乐》之篇。假，当依此作嘉。宪，当依《诗》作显。申，重也。〔10〕受命者，受天命为天子也。

### 右第十七章。〔1〕

〔1〕此由庸行之常，推之以极其至，见道之用广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则为体微矣。后二章亦此意。

子曰：“无忧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〔1〕。武王纘〔2〕大王〔3〕、王季、文王之绪〔4〕，壹戎衣〔5〕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。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〔6〕。武王末〔7〕受命，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追王〔8〕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〔9〕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，达乎大夫。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。父母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〔10〕”

〔1〕此言文王之事。《书》言“王季其勤王家”，盖其所作，亦积功累仁之事也。〔2〕纘，继也。〔3〕大，音泰，下同。大王，王季之父也。《书》云：“大王肇基王迹。”《诗》云：“至于大王，实始翦商。”〔4〕绪，业也。〔5〕戎衣，甲冑之属。“壹戎衣”，《武成》文，言一著戎衣以伐纣也。〔6〕此言武王之事。〔7〕末，犹老也。〔8〕“追王”之王，去声。追王，盖推文、武之意，以及平王迹之所起也。〔9〕先公，组绀以上至后稷也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，又推大王、王季之意，以及于无穷也。〔10〕此言周公之事。制为礼法，以及天下，使葬用死者之爵，祭用生者之禄。丧服自期以下，诸侯绝，大夫降；而父母之丧，上下同之，推己以及人也。

右第十八章。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〔1〕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〔2〕。春秋修其祖庙〔3〕，陈其宗器〔4〕，设其裳衣〔5〕，荐其时食〔6〕。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〔7〕也。序爵〔8〕，所以辨贵贱也。序事〔9〕，所以辨贤也。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〔10〕。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〔11〕。践〔12〕其〔13〕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〔14〕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〔15〕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〔16〕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〔17〕。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〔18〕，治国其如示诸掌〔19〕乎！”〔20〕

〔1〕达，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、周公之孝，乃天下主人通谓之孝，犹孟子之言达尊也。〔2〕上章言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以有天下，而周公成文、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，此继志、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礼，通于上下者言之。〔3〕祖庙：天子七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适士二，官师一。〔4〕宗器，先世所藏之重器，若周之赤刀、大训、天球、河图之属也。〔5〕裳衣，先祖之遗衣服，祭则设之以授尸也。〔6〕时食，四时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、豚、膳、膏、香之类是也。〔7〕昭，如字。宗庙之次：左为昭，右为穆，而子孙亦以为序。有事于太庙，则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焉。〔8〕爵，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也。〔9〕事，宗祝有司之职事也。〔10〕旅，众也。酬，导饮也。旅酬之礼，宾弟子、兄弟之子各举觶于其长而众相酬。盖宗庙之中以有事为荣，故逮及贱者，使亦得以申其敬

也。为，去声。〔11〕燕毛，祭毕而燕，则以毛发之色别长幼、为坐次也。齿，年数也。〔12〕践，犹履也。〔13〕其，指先王也。〔14〕所尊、所亲，先王之祖考、子孙、臣庶也。〔15〕始死谓之死，既葬则曰反而亡焉，皆指先王也。〔16〕此结上文两节，皆继志、述事之意也。〔17〕郊，祭天。社，祭地。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〔18〕禘，天子宗庙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尝，秋祭也。四时皆祭，举其一耳。礼必有义，对举之，互文也。〔19〕示，与视同。视诸掌，言易见也。〔20〕此与《论语》文意大同小异，记有详略耳。

## 右第十九章。

哀公〔1〕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〔2〕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〔3〕。人道敏〔4〕政，地道敏树。夫〔5〕政也者，蒲卢也〔6〕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〔7〕。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〔8〕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〔9〕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〔10〕。”

〔1〕哀公，鲁君，名蒋。〔2〕方，版也。策，简也。〔3〕息，犹灭也。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则有是政矣。〔4〕敏，速也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〔6〕蒲卢，沈括以为蒲苇是也。以人立政，犹以地种树，其成速矣。而蒲苇又易生之物，其成尤速也。言人存政举，其易如此。〔7〕此承上文“人道敏政”而言也。“为政在人”，《家语》作“为政在于得人”，语意尤备。人，谓贤臣。身，指君身。道者，天下之达道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得以生者，所谓“元者善之长”也。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，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。能修其身，则有君有臣，而政无不举矣。〔8〕杀，去声。人，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，自然便有惻怛慈爱之意，深体味之可见。宜者，分别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礼，则节文斯二者而已。〔9〕郑氏曰：“此句在下，误重在此。”〔10〕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”，故不可以不修身。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，故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。欲尽亲亲之仁，必由尊贤之义，故又当知人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皆天理也，故又当知无。

“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，仁，勇，三者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〔1〕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〔2〕。子曰〔3〕：好学近乎知〔4〕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〔5〕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〔6〕”

〔1〕达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，即《书》所谓五典，孟子所谓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是也。知，去声，所以知此也，仁，所以体此也，勇，所以强此也。谓之达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，则诚而已矣。达道虽人所共由，然无是三德，则无以行之。达德虽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诚，则人欲间之，而德非其德矣。程子曰：“所谓诚者，止是诚实此三者。三者之外，更别无诚。”〔2〕强，上声。“知之”者之所知，“行之”者之所行，谓达道也。以其分而言：则所以知者，知也；所以行者，仁也；所以至于知之、成功而一者，勇也。以其等而言：则生知、安行者，知也；学知、利行者，仁也；困知、勉行者，勇也。盖人性虽无不善，而气禀有不同者，故闻道有蚤莫，行道有难易，然能自强不息，则其至一也。吕氏曰：“所入主涂虽异，而所至之域则同，此所以为中庸。若乃企生知、安行之资为不可幾及，轻困知、勉行，谓不能有成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”〔3〕“子曰”二字，衍文。〔4〕好，“近乎知”之知，并去声。〔5〕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。通上

文三知为知，三行为仁，则此三近者，勇之次也。吕氏曰：“愚者自是而不求，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，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。故好学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，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私；知耻非勇，然足以起懦。”〔6〕“斯三者”，指三近而言。人者，对己之称。“天下国家”，则尽乎人矣。言此以结上文“修身”之意，起下文“九经”之端也。

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〔1〕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〔2〕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〔3〕。齐〔4〕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〔5〕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〔6〕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〔7〕；时使薄敛〔8〕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〔9〕，所以劝百工也；送往迎来〔10〕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〔11〕，厚往而薄来〔12〕，所以怀诸侯也〔13〕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〔14〕”

〔1〕经，常也。〔2〕体，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，如父母之爱其子也。柔远人，所谓无忘宾旅者也。此列九经之目也。吕氏曰：“天下国家之本在身，故修身为九经之本。然必亲师取友，然后修身之道进，故尊贤次之。道之所进，莫先其家，故亲亲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，故敬大臣、体群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国，故子庶民、来百工次之。由其国以及天下，故柔远人、怀诸侯次之。此九经之序也。”视群臣犹吾四体，视百姓犹吾子，此视臣视民之别也。〔3〕此言九经之效也。道立，谓道成于已而可为民表，所谓“皇建其有极”是也。不惑，谓不疑于理。不眩，谓不迷于事。敬大臣则信任专，而小臣不得以间之，故临事而不眩也。来百工，则通功易事，农末相资，故财用足。柔远人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，故四方归。怀诸侯，则德之所施者博，而威之所制者广矣，故曰“天下畏之”。〔4〕齐，侧皆反。〔5〕去，上声。〔6〕官盛任使，谓官属众盛，足任使令也，盖大臣不当亲细事，故所以优之者如此。〔7〕忠信重禄，谓待之诚而养之厚，盖以身体之，而知其所赖乎上者如此也。〔8〕远、好、恶、敛，并去声。〔9〕既，许气反，读曰饩。稟，彼锦、力锦二反。饩稟，稍食也。称，去声。称事，如《周礼》稟人职曰“考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”是也。〔10〕往，则为之授节以送之；来，则丰其委积以迎之。〔11〕朝，音潮，谓诸侯见于天子。聘，谓诸侯使大夫来献。《王制》：“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”。〔12〕厚往薄来，谓燕赐厚而纳贡薄。〔13〕此言九经之事也。〔14〕一者，诚也。

一有不诚，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。此九经之实也。

“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〔1〕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，获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：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，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〔2〕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，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凡事，指达道、达德、九经之属。豫，素定也。跲，其劫反，蹶也。行，去声。疚，病也。此承上文，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〔2〕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。“反诸身不诚”，谓反求诸身，而所存所发未能真实而无妄也。“不明乎善”，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，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。〔3〕此承上文“诚身”而言。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诚之者，未能真实无妄而钦其真实无妄之谓，人事上当然也。中，并去声。从，

七容反。不勉而中，“安行”也。不思而得，“生知”也。择善，“学知”以下之事。固执，“利行”以下之事也。圣人之德，浑然天理，真实无妄，不待思勉而从从容道，则亦天之道也。未至于圣，则不能无人欲之私，而其为德不能皆实。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则必择善，然后可以明善，未能不勉而中，则必固执，然后可以诚身，此则所谓人之道也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〔1〕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，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〔2〕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〔3〕”

〔1〕此“诚之”之目也。学、问、思、辨，所以择善而为知，“学而知”也。笃行，所以固执而为仁，“利而行”也。程子曰：“五者废其一，非学也，”〔2〕君子之学，不为则已，为则必要其成，故常百倍其功。此“困而知”、“勉而行者”也，勇之事也。〔3〕明者择善之功，强者固执之效。吕氏曰：“君子所以学者，为能变化气质而已。德胜气质，则愚者可进于明，柔者可进于强。不能胜之，则虽有志于学，亦愚不能明，柔不能立而已矣。盖均善而无恶者，性也，人所同也；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，才也，人所异也。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。夫以不美之质，求变而美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。今以鹵莽灭裂上学，或作或辍，以变其不美之质！及不能变，则曰天质不美，非学所能变：是果于自弃，其为不仁甚矣！”

## 右第二十章。〔1〕

此引孔子之言，以继大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绪，明其所传之一致，举而措之，亦犹是耳。盖包费隐、兼小大，以终十二章之意。章内语诚始详，而所谓诚者，实此篇之枢纽也。又按：《孔子家语》亦载此章，而其文尤详。“成功一也”之下，有：“公曰：子之言美矣！至矣！寡人实固，不足以成之也。”故其下复以“子曰”起答辞。今无此问辞，而犹有“子曰”二字，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，而所删有不尽者，今当为衍文也。“博学之”以下，《家语》无之，意彼有阙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补也欤？

## 自〔1〕诚明，谓之性。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〔2〕

〔1〕自，由也。〔2〕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，圣人之德，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先明平善，而后能实其善者，贤人之学，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诚则无不明矣，明则可以至于诚矣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〔1〕

〔1〕“天下至诚”，谓圣人之德之实，天下莫能加也。“尽其性”者，德无不实，故无人欲之私，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，巨细精粗无毫髮之不尽也。人、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赋形与不同而有异耳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赞，犹助也。“与天地参”，谓与大地并立为二也。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。

## 右第二十二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天道也。

其次致曲〔1〕。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〔2〕

〔1〕“其次”，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，推致也。曲，一偏也。〔2〕形者，积中而发外。著，则又加显矣。明，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。动者，诚能动物。变者，物从而变化，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盖人之性无不同，而气则有异，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。其次，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极也。曲无不致，则德不实，而形、著、动、变之功自不能已。积而至于能化，则其至诚之妙，亦不异于圣人矣。

### 右第二十三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人道也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〔1〕。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〔2〕。见〔3〕乎蓍龟〔4〕，动乎四体〔5〕。祸福将至：善，必先知之，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〔6〕

〔1〕祲祥者，福之兆。〔2〕妖孽者，祸之萌。〔3〕见，音现。〔4〕蓍，所以筮。龟，所以卜。〔5〕四体，谓动作威仪之间，如执玉高卑，其容俯仰之类。〔6〕凡此皆理之先见者也。然惟诚之至极，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几焉。神，谓鬼神。

### 右第二十四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天道也。

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〔1〕。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〔2〕。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〔3〕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〔4〕

〔1〕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，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。诚以心言，木也；道以理言，用也。“道也”之道，音导。〔2〕天下之物，皆实理之所为，故必得是理，然后有是物。所得之理既尽，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。故人之心一有不实，则虽有所为亦加无有，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。盖人之心能无不实，乃为有以自成，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。〔3〕知，去声。〔4〕诚虽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则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于彼矣。行者体之存，知者用之发，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无内外之殊。既得于己，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，而皆得其宜也。

### 右第二十五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人道也。

故至诚无息〔1〕。不息则久〔2〕，久则徵〔3〕。徵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〔4〕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〔5〕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〔6〕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〔7〕，不动而变〔8〕，无为而成〔9〕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：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〔10〕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〔11〕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鼉、蛟龙、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〔12〕。《诗》〔13〕云：“维天之命，於〔14〕穆〔15〕不已！”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“於乎〔16〕不显〔17〕，文王之德之纯〔18〕！”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〔19〕

〔1〕既无虚假，自无间断。〔2〕久，常于中也。〔3〕徵，验于外也。〔4〕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言之。郑氏所谓“至诚之德，著于四方”者是也。存诸中者既久，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。悠远，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，博厚，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。〔5〕悠久，即悠远，兼内外

而言之也。本以悠远致高厚，而高厚又悠久也。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。〔6〕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。〔7〕见，音现，犹示也。不见而章。以配地而言也。〔8〕不动而变，以配天而言也。〔9〕无为而成，以无疆而言也。〔10〕此以下，复以天地明至诚无息之功用。天地立道，可一言而尽，不过曰“诚”而已。不贰，所以诚也。诚故不息，而生物之多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〔11〕言天地之道，诚一下贰，故能各极其盛，俾有下文生物之功。〔12〕夫，音扶。昭昭，犹耿耿，小明也。此指其一处而言之。“及其无穷”，犹十二章“及其至也”之意，盖举全体而言也。振，收也。卷，平声，区也。华、藏，并去声。勺，市着反。此四条，皆以发明由其不贰、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。然天、地、山、川，实非由积累而后大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〔13〕《诗》，《周颂·维天之命篇》。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。〔14〕於，音乌，叹辞。〔15〕穆，深远也。〔16〕乎，音呼，〔17〕不显，犹言岂不显也。〔18〕纯，纯一不杂也。〔19〕程子曰：“天道不已，文王纯于天道，亦不已。纯则无二无杂，不已则无间断先后。”

## 右第二十六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天道也。

大哉圣人之道〔1〕！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〔2〕。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〔3〕。待其人而后行〔4〕。故曰简不至德〔5〕，至道〔6〕不凝〔7〕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〔8〕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借〔9〕；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〔10〕；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诗》〔11〕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其此之谓与〔12〕！

〔1〕包下文两节而言。〔2〕峻，高大也。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。〔3〕优优，充足有馀之意。礼仪，经礼也。威仪，曲礼也。此言道主人于至小而无间也。〔4〕总结上两节。〔5〕至德，谓其人。〔6〕至道，指上两节而言也。〔7〕凝，聚也，成也。〔8〕尊者，恭敬奉持之意。德住者，吾所受于天之正理。道，由也。温，犹燔温之温，谓故学之矣，复时习之也。敦，加厚也。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极平道体之大也。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平道体之细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，敦笃平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属也。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，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，理义则日知其所来知，节文则日遵其所未谨，此皆致知之属也。盖非存心无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故此五句，大小相资，首尾相应，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，学者宜尽心焉。〔9〕借，与背同。〔10〕兴，谓兴起在位也。〔11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烝民》之篇。〔12〕与，平声。

## 右第二十七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人道也。

子曰：“愚而好〔1〕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〔2〕古之道。如此者，裁〔3〕及其身者也。〔4〕”非天子〔5〕，不议礼〔6〕，不制度〔7〕，不考文〔8〕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〔9〕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〔10〕。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〔11〕不足徵〔12〕也。吾学殷礼，有宋〔13〕存焉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〔14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〔2〕反，复也。〔3〕裁，古灾字。〔4〕以上孔子之言，子思引之。〔5〕此以下，子思之言。〔6〕礼，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。〔7〕度，品制。〔8〕文，书名。〔9〕今，子思自谓当时也。轨，辙迹之度。行，去声。伦，次序之体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统也。〔10〕郑氏曰：“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。”〔11〕杞，夏之後。〔12〕徵，证也。

〔13〕宋，殷之後。〔14〕此又引孔子之言。三代之礼，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。但夏礼既不可考证，殷礼虽存，又非当世之法，惟周礼乃时王之制，今日所用。孔子既不得位，则从周而已。

### 右第二十八章。〔1〕

〔1〕承上章“为下不倍”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王〔1〕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〔2〕！上焉者〔3〕虽善无徵，无徵不信，不信民弗从；下焉者〔4〕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〔5〕：本诸身〔6〕，徵诸庶民〔7〕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〔8〕诸天地〔9〕而不悖，质诸鬼神〔10〕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〔11〕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〔12〕。是故君子动〔13〕而世为天下道〔14〕，行而世为天下法〔15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〔16〕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《诗》〔17〕曰：“在彼无恶〔18〕，在此无射〔19〕。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！”君子未有不如此〔20〕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〔1〕王，去声。〔2〕吕氏曰：“三重，谓议礼、制度、考文。惟天子得以行之，则国不异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过矣。”〔3〕上焉者，谓时王以前，如夏、商之礼虽善，而皆不可考。

〔4〕下焉者，谓圣人在下，如孔子虽善于礼，而不在尊位也。〔5〕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。其道，即议礼、制度、考文之事也。〔6〕本诸身，有其德也。〔7〕徵诸庶民，验其所信从也。

〔8〕建，立也，立于此而参于彼也。〔9〕天地者，道也。〔10〕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〔11〕

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所谓“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”者也。〔12〕知天、知人，知其理也。〔13〕动，兼言、行而言。〔14〕道，兼法、则而言。〔15〕法，法度也。〔16〕则，准则也。〔17〕

《诗》，《周颂·振鹭》之篇。〔18〕恶，去声。〔19〕射，音妒，《诗》作。厌也。〔20〕所谓“此”者，指“本诸身”以下六事而言。

### 右第二十九章。〔1〕

〔1〕承上章“居上不骄”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；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〔1〕。辟〔2〕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帔〔3〕，辟如四时之错〔4〕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〔5〕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〔6〕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〔7〕

〔1〕祖述者，远宗其道。宪章者，近守其法。律天时者，法其自然之运。袭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。皆兼内外该本末而言也。〔2〕辟，音譬。〔3〕帔，徒报反。〔4〕错，犹迭也。

〔5〕此言圣人之德。〔6〕悖，犹背也。〔7〕天覆地载，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，四时日月，错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，所以并育并行者，大德之敦化。小德者，全体之分；大德者，万殊之本。川流者，如川主流，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。此言天地之道，以见上文取辟之意也。

### 右第三十章。〔1〕

〔1〕言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〔1〕，足以有临〔2〕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，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，齐〔3〕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〔4〕，足以有别〔5〕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〔6〕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〔7〕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〔8〕及蛮貊。舟车所至〔9〕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

所队〔10〕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〔11〕。

〔1〕知，去声。聪明睿知。生知之质。〔3〕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义礼知之德。〔3〕齐，侧皆反。〔4〕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条理也。密，详细也。察，明辩也。〔5〕别，彼列反。〔6〕溥博，周遍而广阔也。渊泉，静深而有本也。出，发见也。言五者之德，充积于中，而以时发见于外也。〔7〕见，音现。说，音悦。言其充积极其盛，而发见当其可也。〔8〕施，去声。〔9〕“舟车所至”以下，盖极言之。〔10〕队，音坠。〔11〕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，广大如天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。〔1〕

〔1〕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，亦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〔1〕天下之大经〔2〕，立天下之大本〔3〕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〔4〕有所倚〔5〕？肫肫其仁！渊渊其渊！浩浩其天〔6〕！苟不固〔7〕聪明圣知〔8〕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〔9〕

〔1〕经、纶，皆治丝之事。经者，理其绪而分之。纶者，比其类而台之也。〔2〕经，常也。大经者，五品主人伦。〔3〕大本者，所性主全体也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焉，於虔反。〔5〕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，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，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，所谓经纶之也。其于所性主全体，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，而天下之道于变万化皆由此出，所谓立之也。其于天地之化育，则亦其极诚无妄者，有默契焉，非但闻见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诚无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岂有所倚苦于物而后能哉！〔6〕肫，之纯反。肫肫，愚至貌，以经纶而言也。渊渊，静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，广大貌，以知化而言也。“其渊”、“其天”，则非特如之而已。〔7〕固，犹实也。〔8〕“圣知”之知，去声。〔9〕郑氏曰：“惟圣人能知圣人也。”

右第三十二章。〔1〕

〔1〕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，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圣二德，此章言至诚之道。然至诚之道，非至圣不能知，至圣主德，非至诚不能为：则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，至此而无以加矣。

《诗》曰“衣锦尚絅”〔1〕恶〔2〕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〔3〕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：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！”故君子内省不疚〔6〕，无恶于志〔7〕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〔8〕！《诗》〔9〕云：“相〔10〕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〔11〕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〔12〕。《诗》〔13〕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〔14〕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〔15〕于铁钺〔16〕。《诗》〔17〕曰：“不显〔18〕惟德！百辟其刑之。〔19〕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〔20〕。《诗》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〔21〕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未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德輶〔22〕如毛’，毛犹有伦；‘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’，至矣！”〔23〕〔1〕衣，去声。絅，口迥反。《诗》，国风《卫·硕人》、《郑》之《丰》，皆作“衣锦褻衣”。褻、絅同，禅衣也。尚，加也。〔2〕恶，去声。〔3〕闇，於感反。〔4〕前章言圣人之德，极其盛矣，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，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。古之学者为己，故其立心如此。尚纲故闇然·衣锦故有日章之实。淡、简、温，絅之袭于外也，不厌而文且理焉，锦之美在中也。小人反是，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，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远之近，见于彼者由于此也，风之自，著乎外者本乎内也。微之显，有诸内着形诸外也。有为己之心，而又知此三者，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。故下文引《诗》言谨独之事。〔5〕《诗》《小雅·正月》之篇。〔6〕疚，病也。〔7〕恶，去声。无恶于志，犹

言无愧于心。〔8〕承上文言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”也。此君子谨独之亨也。〔9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抑》之篇。〔10〕相，去声，视也。〔11〕星漏，室西北隅也。〔12〕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，无时不然，不待言动而后敬信，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。故下文引《诗》并言其效。〔13〕《诗》，《商颂·烈祖》之篇。〔14〕奏，进也。假，格，同。承上文而遂及其效，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，极其诚敬，无有言说而入自化之也。〔15〕威，畏也。〔16〕铁，音夫，斫莖刀也。钺，斧也。〔17〕《诗》，《周颂·烈文》之篇。〔18〕不显，说见二十六章。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。〔19〕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，而诸侯法之，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。〔20〕笃，厚也。笃恭，言不显其敬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乃圣人至德渊微，自然之应，中庸主极功也。〔21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皇矣》之篇。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，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。〔22〕辘，由、酉二音。〔23〕又引孔子之言，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。今但言“不大”之而已，则犹有声色者存，是未足以形容“不显”之妙。不若《烝民》之诗所言“德辘如毛”，则庶乎可以形容矣；而又自以为谓之毛，则犹有可比者，是亦未尽其妙。不着《文王》之诗所言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。然后乃为“不显”之至耳。盖声臭有气无形，在物最为微妙，而犹曰“无”之，故惟此可以形容“不显”、“笃恭”之妙。非此德之外，又别有是三等然后为至也。

右第三十三章。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，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，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。又赞其妙，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。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，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

论语集注

## 论语序说

《史记·世家》曰：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其先宋人。父叔梁纥，母颜氏。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，十一月庚子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。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及长，为委吏〔1〕，料量平；为司职〔2〕吏，畜蕃息。適周，问礼于老子。既反，而弟子益进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，孔子年三十五，而昭公奔齐，鲁乱。于是適齐，为高昭子家臣，以通乎景公〔3〕。公欲封以尼谿之由，晏婴不可，公惑之〔4〕。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定公元年壬辰，孔子年四十三，而季氏强僭，其臣阳虎作乱专政。故孔子不仕，而退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弟子弥众。九年庚子，孔子年五十一。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，召孔子。欲往，而卒不行〔5〕。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则之，遂为司空，又为大司寇。十年辛丑，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，齐人归鲁侵地。十二年癸卯，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堕三都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堕成，围之不克。十四年乙巳，孔子年五十六，摄行相事，诛少正卯，与闻国政。三月，鲁国大治。齐人归女乐以沮之，季桓子受之。郊又不致餼俎于大夫，孔子行〔6〕。適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〔7〕家。適陈，过匡，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〔8〕。既解，还卫，主蘧伯玉家，见南子〔9〕，去。適宋，司马桓魋欲杀之〔10〕。又去，適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居三岁而反于卫，灵公不能用〔11〕。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年畔，召孔子。孔子欲往，亦不果〔12〕。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而反，又主蘧伯玉家。灵公问陈，不对而行，复如陈〔13〕。季桓子卒，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，其臣止之，康子乃召冉求〔14〕。孔子如蔡及葉〔15〕。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不可，乃止〔16〕。又反乎卫，时灵公已卒，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〔17〕。而冉求为季氏将，与齐战有功。康子乃召孔子，而孔子归鲁，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，而孔子年六十八矣〔18〕。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，乃叙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〔19〕，删《诗》正《乐》〔20〕，序《易·象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〔21〕。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〔22〕。十四年庚申，鲁西狩获麟〔23〕，孔子作《春秋》〔24〕。明年辛酉，子路死于卫。十六年壬戌，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，葬鲁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，惟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。孔子生鲤，字伯鱼，先卒。

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作《中庸》。〔25〕”

〔1〕委吏，本作“季氏史”。《索隐》云：“一本作委吏，与《孟子》合。”今从之。〔2〕职，见《周礼·牛人》，读为櫪，义与杙同，盖系养牺牲之所。此官即《孟子》所谓“乘田”。

〔3〕有闻《韶》问政二事。〔4〕有“季孟”“吾老”之语。〔5〕有答子路“东周”语。〔6〕《鲁世家》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。〔7〕《孟子》作颜黹由。〔8〕有“颜渊后”及“文王既没”之语。〔9〕有“矢子路”及“未见好德”之语。〔10〕有“天生德”语及微服过宋事。

〔11〕有“三年有成”之语。〔12〕有答子路“坚白”语及荷蕢过门事。〔13〕据《论语》，则绝粮当在此时。〔14〕《史记》以《论语》“归与”之叹为在此时，又以《孟子》所记叹辞为主司城贞子时语，疑不然。盖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记，本皆此一时语，而所记有异同耳。〔15〕有葉公问答，子路不对，祖、溺耦耕，荷ò丈人等事。《史记》云：“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，而陈、蔡大夫发徒围之，故孔子绝粮于陈、蔡之间。”有“愠见”及告子贡“一贯”之语。按是时陈、蔡臣服于楚，若楚王来聘孔子，陈、蔡大夫安敢围之？且据《论语》，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。〔16〕《史记》云“书社地七百里”，恐无此理，时则有接舆之歌。

〔17〕有“鲁、卫兄弟”及答子贡“夷齐”、子路“正名”之语。〔18〕有对哀公及康子语。

〔19〕有“杞宋”、“损益”“从周”等语。

〔20〕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。〔21〕有“假我数年”之语。〔22〕弟子颜回最贤，蚤死，后惟曾参得传孔子之道。〔23〕有“莫我知”之叹。〔24〕有“知我”、“罪我”等语。《论语》，请讨陈恒事，亦在是年。〔25〕子息学于曾子，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。

何氏曰：“《鲁论语》二十篇。《齐论语》别有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，凡二十二篇。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《鲁论》。《古论》出孔氏壁中，分《尧曰》下章“子张问”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与《齐》、《鲁论》同。”

程子曰：“《论语》之书，成于有子、曾子之门人，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。”

程子曰：“读《论语》，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；有读了后，其中得一两句喜者；有读了后，知好之者；有读了后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者。”

程子曰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

程子曰：“顾自十七八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已晓文义。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”

## 读论语孟子法

点校者按，此文据清仿宋大字本补。

程子曰：“学者当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本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，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。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，与圣人所以用心，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，而吾之所以来至者、所以来得者。句句而求之，昼诵而味之，中夜而思之，平其心，易其气，阙其疑，则圣人之意可见矣。”

程子曰：“凡看文字，须先晓其文义，然后可以求其意。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。”

程子曰：“学者须将《论语》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，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虽孔、孟复生，不过以此教人。若能于《语》、《孟》中深求玩味，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！”

程子曰：“凡看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且须熟读玩味。须将圣人言语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人只看得二书切己，终身尽多也。”

程子曰：“《论》、《孟》只剩读着，便自意足。学者须是玩味。若以语言解着，意便不足。”

或问：“且将《论》、《孟》紧要处看，如何？”程子曰：“固是好，但终是不决洽耳。”

程子曰：“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，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。”

程子曰：“学者先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如尺度权衡相似，以此去量度事物，自然见得长短轻重。”

程子曰：“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而不知道，所谓‘虽多，亦奚以为’。”

## 学而第一

此为书之首篇，故所记多务本之意，乃入道之门、积德之基、学者之先务也。凡十六章。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〔1〕？有朋自远方来〔2〕，不亦乐乎〔3〕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〔4〕？”

〔1〕学主为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觉有先后，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，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。习，鸟数飞也。学之不已，如鸟数飞也。说，悦，同。喜意也。既学而又时时习之，则所学者熟，而中心喜说，其进自不能已矣。程子曰：“习，重习也。时复思绎，浹洽于中，则说也。”又曰：“学者，将以行之也。时习之，则所学者在我，故说。”谢氏曰：“时习者，无时而不习。坐如尸，坐时习也。立如齐，立时习也。”〔2〕朋，同类也。自远方来，则近者可知。〔3〕乐，音洛。程子曰：“以善及人，而信从者众，故可乐。”又曰：“说在心。乐主发散在外。”〔4〕愠：纡问反，含怒意。君子，成德之名。尹氏曰：“学在己，知不知在人，何愠之有！”程子曰：“虽乐于及人，不见是而无闷；乃所谓君子。”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，不知而不但者逆而难，故惟成德看能之。然德之所以成，亦曰学之正、习之熟、说之深而不已焉耳。程子曰：“乐由说而后得，非乐不足以语君子。”有子〔1〕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〔2〕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〔3〕”

〔1〕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。〔2〕弟、好，皆去声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弟。犯上，谓干犯在上之人。鲜：上声，下同；少也。作乱，则为悖逆争门上事矣。此言人能孝弟。则其心和顺，少好犯上，必不好作乱也。〔3〕务，专力也。本，犹根也。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。为仁，犹曰行仁。与，平声。与者，疑辞，谦退不敢质言也。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，根本既立，则其道自生。若上文所谓孝弟，乃是为仁之木，学者务此，则仁道自此而生也。程子曰：“孝弟，顺德也，故不好犯上，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？德有本，本立则其道充大。孝弟行于家，而后仁爱及于物，所谓亲亲而仁民也。故为仁以孝弟为本。论性，则以仁为孝弟之本。”或问：“孝弟为仁之本，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？”曰：“非也。谓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是仁之一事。谓之行仁之本则可，谓是仁立本则不可。盖仁是住也，孝弟是用也，性中只有个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而已，曷尝有孝弟来？然仁主于爱，爱莫大于爱亲，故曰：‘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木与！’”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〔1〕

〔1〕巧，好。令，善也。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悦人，则人钦肆而本心之德亡矣。圣人辞不迫切，专言鲜，则绝无可知，学者所当深戒也。程子曰：“知巧言令色之非仁，则知仁矣。”

曾子〔1〕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〔2〕

〔1〕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名参，字子舆。〔2〕省，悉井反。为，去声。尽己之谓忠。以实之谓信。传，平声，谓受之于师。习，谓熟之于己。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其自治诚切如此，可谓得为学之本矣。而三者之序，则又以忠、信为传习之本也。尹氏曰：“曾子守约，故动必求诸身。”谢氏曰：“诸子之学，皆出于圣人，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。独曾子之学，专用心于内，故传之无弊，观于子思、孟子可见矣。惜乎其嘉言善行，不尽传于世！其幸存而未泯者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”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：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〔1〕

〔1〕道、乘，皆去声。道，治也。马氏云：“八百家出车一乘。”千乘，诸侯之国，其地可

出兵车千乘者也。敬者，主一无適之谓。敬事而信者，敬其事而信于民也。时，谓农隙之时。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，亦务本上意也。程子曰：“此言至浅，然当时诸侯果能此，亦足以治其国矣。圣人言虽至近，上下皆通。此三言者，若推其极，尧、舜之治亦不过此。若常人之言近，则浅近而已矣。”杨氏曰：“上下敬则下慢，不信则下疑。下慢而疑，事不立矣。敬事而信，以身先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言民。’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，故爱民必先于节用。然使之不以其时，则力本者不获自尽，国有爱人之心，而人不被其泽矣。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，未及为政也。苟无是心，则虽有政，不行焉。”胡氏曰：“凡此数者，又皆以敬为主。”愚谓五者反复相因，各有次第，读者宜细推之。

子曰：“弟子〔1〕入则孝，出则弟〔2〕，谨而信〔3〕，汎〔4〕爱众〔5〕，而亲仁〔6〕。行有馀力〔7〕，则以〔8〕学文〔9〕。”

〔1〕“弟子”之弟，上声。〔2〕“则弟”之弟，去声。〔3〕谨者，行之有常也。信者，言之有实也。〔4〕汎，广也。〔5〕众，谓众人。〔6〕亲，近也。仁，谓仁者。〔7〕馀力，犹言暇日。〔8〕以，用也。〔9〕文，谓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文。程子曰：“为弟子之职，力有馀则学文，不修其职而先文，非为己之学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德行，本也。文艺，末也。穷其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可以入德矣。”洪氏曰：“未有馀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，有馀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”愚谓力行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，识事理之当然，而所行或出于私意，非但失之于野而已。

子夏〔1〕曰：“贤贤易色〔2〕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〔3〕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；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。〔2〕贤人之贤，而易其好色主心，好善有诚也。〔3〕致，犹委也。委致其身，谓不有其身也。〔4〕四者皆人伦之大者，而行之必尽其诚，学求如是而已。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，苟非生质之美，必其务学之至。虽或以为未尝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游氏曰：“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能是四者，则于人伦厚矣。学之为道，何以加此？子夏以文学名，而其言如此，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。故《学而》一篇，大抵皆在于务本。”吴氏曰：“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辞气之间，抑扬太过，其流之弊，将或至于废学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后为无弊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〔1〕。主忠信〔2〕。无友不如己者〔3〕。过则勿惮改〔4〕。”

〔1〕重，厚重。威，威严。固，座固也。轻平外者，必不能坚于内，故不厚重则无威严，而所学亦不坚固也。〔2〕人不忠信，则事皆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，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。程子曰：“人道惟在忠信，不诚则无物。且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者，人心也。若无忠信，岂复有物乎？”〔3〕无，毋，通；禁止辞也。友所以辅仁，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。〔4〕勿，亦禁止之辞。惮，畏难也。自治不勇，则恶日长，故有过则当速改，不可畏难而苟安也。程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也，知其不善，则速改以从善而已。”程子曰：“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。”游氏曰：“君子之道，以威重为质，而学以成之。学之道，必以忠信为主，而以胜己者辅之。然或吝于改过，则终无以入德，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，故以‘过勿惮改’终焉。”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慎终者，丧尽其礼。追远者，祭尽其诚。民德归厚，谓下民化之，其德亦归于厚。盖终者，人之所易忽也，而能谨之，远者，人之所易忘也，而能追之！厚之道也。故以此自为，则己之德厚，下民化之，则其德亦归于厚也。

子禽问于子贡〔1〕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〔2〕？抑〔3〕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〔4〕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〔5〕异乎人〔6〕之求之与？”〔7〕

〔1〕子禽，姓陈，名亢。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。皆孔子弟子。或曰：“亢，子贡弟子。”未知孰是。〔2〕“之与”之与，平声，下同。〔3〕抑，反语辞。〔4〕温，和厚也。良，易直也。恭，庄敬也。俭，节制也。让，谦逊也。五者，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。〔5〕其诸，语辞也。〔6〕人，他人也。〔7〕言夫子未尝求之，但其德容如是，故时君敬信，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，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。圣人过化存神之妙，未易窥测，然即此而观，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，亦可见矣。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。谢氏曰：“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，亦可以进德矣。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，亦可谓善言德行矣。今去圣人千五百年，以此五着想见其形容，尚能使人兴起，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”张敬夫曰：“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，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。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，秉彝好德之良心也；而私欲害之，是以终不能用耳。”

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〔1〕。父没，观其行〔2〕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〔3〕”

〔1〕父在，子不得自专，而志则可知。〔2〕行，去声。

〔3〕父没，然后其行可见，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。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乃见其孝；不然，则所行虽善，亦不得为孝矣，尹氏曰：“如其道，虽终身无改可也。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？然则三年无改者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。”游氏曰：“三年无改，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。”

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〔1〕。有所不行：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礼者，天理之节文，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，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，然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，必从容而不迫，乃为可贵。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〔2〕承上文而言：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，而亦不可行也。程子曰：“礼胜则离，故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以斯为美，而小大由之。乐胜则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。”范氏曰：“凡礼之体主于敬，而其用则以和为贵。敬者，礼之所以立也；和者，乐之所由生也。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。”愚谓严而泰，和而节，此理之自然，礼之全体也。毫厘有差，则失其中正，而各倚于一偏，其不可行均矣。

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近、远，皆去声。信，约信也。义者，事之宜也。复，践言也。恭，致敬也。礼，节文也。因，犹依也。宗，犹主也。言约信而合其宜，则言必可践矣。致恭而中其节，则能远耻辱矣。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，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。此言人之言行交际，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，不然，则因仍司且之间，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不求安饱者，志有在而不暇及也。敏于事者，勉其所不足。慎于言者，不敢尽其所有馀也。然犹不敢自是，而必就有道之人，以正其是非，则可谓好学矣。凡言道者，皆

谓事物当然之理，人之所共由者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学，能是四者，可谓笃志力行者矣。然不取正于有道，未免有差，如杨、墨学仁义而差者也，其流至于无父无君，谓之好学，可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〔1〕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〔2〕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〔3〕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〔4〕其斯之谓与〔5〕？’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〔6〕”

〔1〕谄，卑屈也。骄，矜肆也。常人溺于贫富之中，而不知所以自守，故必有二者之病。无制无骄，则知自守矣，而未能超平贫富之外也。〔2〕凡曰“可”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。乐，音洛。好，去声。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，好礼则安处善，乐循理，亦不自知其富矣。子贡货殖，盖先贫后富；而尝用力于自守者，故以此为问。而夫子答之如此，盖许其所已能，而勉其所未至也。〔3〕《诗》，《卫风·淇澳》之篇。〔4〕磋，七多反。言治骨角者，既切之而复磋之，治玉石者，既琢之而复磨之：治之已精，而益求其精也。〔5〕与，平声。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，闻夫子之言，又知义理之无穷，虽有得焉，而未可遽自足也。故引是诗以明之。〔6〕往者，其所已言者。来看，其所未言者。愚按：此章问答，其浅深高下，固不待辨说而明矣。然不切则磋无所施，不琢则磨无所措。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，亦不可鹜于虚远，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。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尹氏曰：“君子求在我者，故不患人之不己知。不知人，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，故以为患也。”

## 为政第二

### 凡二十四章。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政之为言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德之为言得也，得于心而下失也。北辰，北极，天之枢也。居其所，不动也。共，音拱，亦作拱，向也。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。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程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然后无为。”范氏曰：“为政以德，则不动而化、不言而信、无为而成。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，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，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。”

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〔1〕，一言以蔽〔2〕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〔3〕”

〔1〕《诗》三百十一篇，言三百看，举大数也。〔2〕蔽，犹盖也。〔3〕“思无邪”，《鲁颂·駉篇》之辞。凡《诗》之言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且或各因一事而发，求其直指全体，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看。故夫子言《诗》三百篇，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，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。程子曰：“‘思无邪’者，诚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学者务必知要，知要则能守约，守约则足以尽博矣。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亦可以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毋不敬’。”

子曰：“道〔1〕之以政〔2〕，齐之以刑〔3〕，民免而无耻〔4〕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〔5〕，有耻且格〔6〕。”

〔1〕道，音导，下同。犹引导，谓先之也。〔2〕政，谓法制禁专也。〔3〕齐，所以一之也。道之而不从者，有刑以一之也。〔4〕免而无耻。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，盖虽不敢为恶，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。〔5〕礼，谓制度品节也。〔6〕格，至也。言躬行以率之，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，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，又有礼以一之，则民耻于不善，而又有以至于善也。一说：格，正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格其非心。”愚谓政者为治之具，刑者辅洁之法，德、礼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、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、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〔1〕，三十而立〔2〕，四十而不惑〔3〕，五十而知天命，〔4〕，六十而耳顺〔5〕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〔6〕。”

〔1〕古者十五而入大学。心之所之谓之志。此所谓学，即大学之道也。志乎此，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。〔2〕有以自立，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。〔3〕于事物之所当然，皆无所疑，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。〔4〕天命，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，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，知此则知极其精，而不惑又不足言矣。〔5〕声入心通，无所违逆。知之之至，不惑而得也。〔6〕从，如字，随也。矩，法度之器，所以为方者也。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过于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而中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生而知之也，言亦由学而至，所以勉进后人也。立，能自立于斯道也。不惑，则无所疑矣。知天命，穷理尽性也。耳顺，所闻皆通也。从心所欲，不踰矩，则不勉而中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，圣人未必然，但为学者立法，使之盈科而后进，成章而后达耳。”胡氏曰：“圣人之教亦多术，然其要，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，循其序而进焉。至于一疵不存、万理明尽之后，则其日用之间，本心莹然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盖心即体，欲即用，体即道，用即义，声为律而身为度矣。”又曰：“圣人言此，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，不可躐等而进；一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，不可半途而废也。”愚谓圣人生知安行，固无积累之渐，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。是其日用之间，

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。故因其近似以自名，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，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。后凡言谦辞之属，意皆放此。

孟懿子〔1〕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〔2〕”樊迟御〔3〕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〔4〕问孝于我，我对曰‘无违’。〔5〕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〔6〕〔1〕孟懿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名何忌。

〔2〕无违，谓不背于理。〔3〕樊迟，孔子弟子，名须。御，为孔子御车也。〔4〕孟孙，即仲孙也。〔5〕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，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，故语樊迟以发之。〔6〕生事，葬，祭，事亲之始终具矣。礼，即理之节文也。人之事亲，自始至终，一于礼而不苟，其尊亲也至矣。是时三家僭礼，故夫子以是警之，然语意浑然，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，所以为圣人之言也。胡氏曰：“人之欲孝其亲，心虽无穷，而分则有限。得为而不为，与不得为而为之，均于不幸。所谓‘以礼，者，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。’”

孟武伯〔1〕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〔2〕

〔1〕武伯，懿子之子，名伋。〔2〕言父母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唯恐其有疾病，常以为忧也。人子体此，而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凡所以守其身者，自不容于不谨矣，岂不可以为孝乎？旧说：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，而独以其疾为忧，乃可谓孝。亦通。

子游〔1〕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〔2〕

〔1〕子游，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。〔2〕养，去声，谓饮食供奉也。犬马待人而食，亦若养然。别，彼列反。言人畜犬马，皆能有以养之；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，则与养犬马者何异？甚言不敬之罪，所以深警之也。胡氏曰：“世俗事亲，能养足矣。狎恩恃爱，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，则非小失也。子游圣门高弟，未必至此，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，故以是深警发之也。”

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〔1〕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撰〔2〕；曾〔3〕是以为孝乎？”〔4〕

〔1〕色难，谓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也。〔2〕食，音嗣，饭也。先生，父兄也。撰，饮食主也。〔3〕曾，犹尝也。〔4〕盖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育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故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耳，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。旧说：承顺父母之色为难。亦通。程子曰：“告懿子，告众人者也，告武伯看，以其人多可忧之事。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，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。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，故不同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吾与回〔1〕言终日，不违〔2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〔3〕，亦足以发〔4〕。回也不愚。”〔5〕

〔1〕回，孔子弟子，姓颜，字子渊。〔2〕不违者，意不相背，有听受而无问难也。〔3〕私，谓燕居独处，非进见请问之时。〔4〕发，谓发明所言之理。〔5〕愚闻之师曰：“颜子深潜纯粹，其于圣人体段已具。其闻夫子之言，默识心融，触处洞然，自有条理。故终日言，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。及退省其私，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，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，坦然而无疑，然后知其不愚也。”

子曰：“视其所以〔1〕，观其所由〔2〕，察其所安〔3〕。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”〔4〕〔1〕以，为也。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。〔2〕观，比视为详矣。由，从也。事虽为善，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，则亦不得为君子矣。或曰：“由，行也。谓所以

行其所为者也。”〔3〕察，则又加详矣。安，所乐也。所由虽善，而心之所乐看不在于是，则亦伪耳，岂能久而不变哉？〔4〕焉，於虔反，何也。廋，所留反，匿也。宣言以深明之。程子曰：“在己者能知言穷理，则能以此察人恰如圣人也。”

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温，寻绎也。故者，旧所闻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学能时习旧闻，而每有新得，则所学在我，而其应不穷，故可以为人师。若夫记问之学，则无得于心，而所知有限，故《学记》讥其“不足以为人师”，正与此意互相发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〔1〕

〔1〕器者，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，体无不具，故用无不周，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。

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周氏曰：“先行其言者，行之于未言之前。而后从之者，言之于既行之后。”范氏曰：“子贡之患，非言之艰而行之艰，故告之以此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〔1〕

〔1〕周，普遍也。比，必二反，偏党也。皆与人亲厚之意，但周公而比私耳。君子小人所为不同，如阴阳昼夜，每每相反。然究其所以分，则在公私之际，毫厘之差耳。故圣人于周比、和同、骄泰之属，常对举而互言之，欲学者察平两间，而审其取舍之几也。

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〔1〕

〔1〕不求诸心，故昏而无得。不习其事，故危而不安。程子曰：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五者，废其一，非学也。”

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！”〔1〕

〔1〕范氏曰：“攻，专治也，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。异端，非圣人之道，而别为一端，如杨、墨是也。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，专治而欲精之，为害甚矣！”程子曰：“佛氏之言，比之杨、墨，尤为近理，所以其害为尤甚。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，不尔，则骛骛然入于其中矣。”

子曰：“由〔1〕，诲女〔2〕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由，孔子弟子，姓仲·字子路。〔2〕女，音汝。〔3〕子路好勇，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，故夫子告之曰：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！但所知者则以为知，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。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，而不自欺之蔽，亦不害其为知矣。况由此而求之，又有可知之理乎！

子张〔1〕学干禄〔2〕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〔3〕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子张，孔子弟子，姓颛孙，名师。〔2〕干，求也。禄，仕者之奉也。〔3〕“行寡”之行，去声。〔4〕吕氏曰：“疑者所来信，殆者所未安。”程子曰：“尤，罪自外至者也。悔，理自内出者也。”愚谓多闻见看学之博，阙疑殆者择之精，慎言行者守之约。凡言“在其中”者，皆不求而自至之辞。言此以救子张之失而进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修天爵则人爵至，君子言行能谨，得禄之道也。子张学干禄，故告之以此，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，若颜、闵则无此问矣。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禄者，孔子盖曰‘耕也馁在其中’，惟理可为着为之而已矣。”

哀公〔1〕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〔2〕：“举直错诸〔3〕枉，则民服。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〔4〕

〔1〕哀公，鲁君，名蒋。〔2〕凡君问，皆称“孔子对曰”者，尊君也。〔3〕错，舍置也。诸，众也。〔4〕程子曰：“举错得宜，则人心服。”谢氏曰：“好直而恶枉，天下之至情也。顺之则服，逆之则去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或无道以照之，则以直为枉、以枉为直者多矣，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。”

季康子〔1〕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”〔2〕

〔1〕季康子，鲁大夫季孙氏，名肥。〔2〕庄，谓容貌端严也。临民以庄，则民敬于己。孝于亲，慈于众，则民忠于己。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，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。张敬夫曰：“此皆在我所当为，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。然能如是，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”

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《书》〔2〕云：‘孝乎〔3〕！惟孝，友〔4〕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〔5〕

〔1〕定公初年，孔子不仕，故或人疑其不为政也。〔2〕《书》，《周书·君陈篇》。〔3〕《书》云“孝乎”者，言《书》之言孝如此也。〔4〕善兄弟曰友。〔5〕《书》言君陈能孝于亲，友于兄弟，又能推广此心，以为一家之政。孔子引之，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，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？盖孔子之不仕，有难以语或人者，故托此以告之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。

（点校者按：经文句读依朱注。阮元，刘宝楠不如是读也。）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貌，小车无輶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〔1〕

〔1〕大车，谓平地任载之车。小车，谓田车、兵车、乘车。輶，五兮反，辕端横木，缚輶以驾牛者。輶，音月，辕端上曲，询衡以驾马者。车无此二者，则不可以行。人而无信，亦犹是也。

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，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，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。陆氏曰：“也，一作乎。”子张问自此以后，十世之事，可前知乎？〔2〕马氏曰：“所因，谓三纲五常。所损益，谓文质三统。”愚按：三纲，谓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五常，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文质，谓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。三统，谓夏正建寅为人统，商正建召为地统，周正建子为天统。三纲五常，礼之大体，三代相继，皆因之而不能变。其所损益，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，而其已然之迹，今皆可见。则自今以往，或有继周而王者，虽百世之远，所因所革，亦不过此，岂但十世而已乎！圣人所以知来者盖如此，非着后世讖纬术数之学也。胡氏曰：“子张之问，盖欲知来，而圣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。夫自修身以至于为天下，不可一日而无礼。天叙天秩，人所共由，礼之本也。商不能改乎夏，周不能改乎商，所谓天地之常经也。若乃制度文为，或太过则当损，或不足则当益。益之损之，与时宜之，而所因者不坏。是古今之通义也。因往推来，虽百世之远，不过如此而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非其鬼〔1〕而祭之，谄〔2〕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非其鬼，谓非其所当祭之鬼。〔2〕谄，求媚也。〔3〕知而不为，是无勇也。

## 八佾第三

凡二十六章。通前篇末二章，皆论礼乐之事。”

孔子谓季氏〔1〕：“八佾。〔2〕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〔3〕

〔1〕季氏，鲁大夫季孙氏也。〔2〕佾，音逸，舞列也：天子八，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每佾人数，如其佾数。或曰：“每佾八人，”未详孰是。〔3〕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，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，则何事不可忍为？或曰：“忍，容忍也。”盖深疾之之辞。范氏曰：“乐舞之数，自上而下，降杀以两而已，故两之间不可以毫发僭差也。孔子为政，先正礼乐，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。”谢氏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当为，不敢须臾处，不忍故也。而季氏忍此矣，则虽弑父与君，亦何所惮而不为乎？”

三家者以《雍》彻〔1〕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〔2〕

〔1〕三家，鲁大夫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之家也。《雍》，《周颂》篇名。彻，直列反，祭毕而收其俎也，天子宗庙之祭，则歌《雍》以彻，是时三家偕而用之。〔2〕相，去声，助也。辟公，诸侯也。穆穆，深远之意，天子之容也。此《雍》诗之辞，孔子引之，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，亦何取于此义而歌之乎？讥其无知妄作，以取僭窃之罪。程子曰：“周公之功固大矣，皆臣子之分所当为，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？成王之赐，伯禽之受，皆非也。其因袭之弊，遂使季氏僭八佾，三家僭《雍》彻，故仲尼讥之。”
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〔1〕

〔1〕游氏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则人心亡矣，其如礼乐何哉？言虽欲用之，而礼乐不为之用也。”程子曰，“仁者天下之正理。失正理，则无序而不和。”李氏曰：“礼乐待人而后行，苟非其人，则虽玉帛交错，钟鼓铿锵，亦将如之何哉？然记者序此于八佾、《雍》彻之后，疑其为僭礼乐者发也。”

林放问礼之本〔1〕。子曰：“大哉问〔2〕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丧，与其易〔3〕也，宁戚。”〔4〕

〔1〕林放，鲁人。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，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，故以为问。〔2〕孔子以时方逐末，而放独有志于本，故大其问。盖得其本，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。〔3〕易，去声，治也。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。”〔4〕在丧礼，则节文习熟，而无哀痛惨怛之实者也。戚则一于哀，而文不足耳。礼贵得中，奢、易则过于文，俭、戚则不及而质，二者皆未合礼。然万物之理，必先有质而后有文，则质乃礼之本也。范氏曰：“夫祭，与其敬不足而礼有馀也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馀也，丧，与其哀不足而礼有馀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馀也。礼失之奢，丧失之易，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未故也。礼奢而备，不若俭而不备之愈也，丧易而文，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俭者物之质，戚者心之诚，故为礼之本。”杨氏曰：“礼始诸饮食，故汗尊而抔饮，为之簠、簋、笾、豆、罍、爵之饰，所以文之也，则其本俭而已。丧不可以径情而直行，为之衰麻哭踊之数，所以节之也，则其本戚而已。周衰，世方以文灭质，而林放独能问礼之本，故夫子大之，而告之以此。”

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〔1〕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吴氏曰：“亡，古无字，通用。”〔2〕程子曰：“夷狄且有君长，不如诸夏之僭乱，反

无上下之分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。亡，非实亡也，虽有之，不能尽其道尔。”

季氏旅于泰山〔1〕。子谓冉有〔2〕曰：“女〔3〕弗能救〔4〕与〔5〕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〔6〕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〔7〕”

〔1〕旅，祭名。泰山，山名，在鲁地。礼，诸侯祭封内山川。季氏祭之，僭也。〔2〕冉有，孔子弟子，名求，时为季氏宰。〔3〕女，音汝。〔4〕救，谓救其陷于僭窃之罪。〔5〕与，平声。〔6〕呜呼，叹辞。〔7〕言神不享非礼，欲季氏知其无益而自止，又进林放以厉冉有也。范氏曰：“冉有从季氏，夫子岂不知其不可告也？然而圣人不轻绝人，尽已之心，安知冉有之不能独，季氏之不可谏也？既不能正，则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诬，是亦教诲之道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〔1〕，下而饮〔2〕，其争也君子。”〔3〕

〔1〕揖让而升者，《大射》之礼，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。〔2〕饮，去声。下而饮，谓射毕揖降，以俟众耦皆降，胜者乃揖不胜者升，取觶立饮也。〔3〕言君子恭逊，不与人争。惟于射而后有争。然其争也，雍谷揖逊乃如此，则其争也君子，而非若小人之争矣。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〔1〕兮，美目盼〔2〕兮，素〔3〕以为绚〔4〕兮。〔5〕’何谓也？〔6〕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〔7〕”曰：“礼后乎？〔8〕”子曰：“起予〔9〕者商也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〔10〕”

〔1〕倩，七练反，好口辅也。〔2〕盼，普莧反，目黑白分也。〔3〕素，粉地，画之质也。〔4〕绚，呼县反，彩色，画之饰也。〔5〕此逸诗也。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，而又加以华采之饰，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。〔6〕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，故问之。〔7〕绘，胡对反。绘事，绘画之事也。后素，后于素也。《考工记》曰：“绘画之事后素功。”谓先以粉地为质，而后施五采，犹人有美质，然后可加文饰。〔8〕礼必以忠信为质，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。〔9〕起，犹发也。起予，言能起发我之志意。〔10〕谢氏曰：“子贡因论学而知《诗》，子夏因论《诗》而知学，故皆可与言《诗》。”杨氏曰：“‘甘受和，白受采。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。苟无其质，礼不虚行。’此‘绘事后素’之说也。孔子曰‘绘事后素’，而子夏曰‘礼后乎’，可谓能继其志矣，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？商、赐可与言《诗》者以此。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，则其为《诗》也固而已矣。所谓‘起予’，则亦相长之义也。”
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〔1〕不足徵〔2〕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〔3〕不足徵也。文献〔4〕不足故也，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〔5〕

〔1〕杞，夏之后。〔2〕徵，证也。〔3〕宋，殷之后。

〔4〕文，典籍也。献，贤也。〔5〕言二代之礼，我能言之，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，以其文献不足故也。文献若足，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。

子曰：“禘〔1〕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〔2〕”

〔1〕禘，大计反。赵伯循曰：“禘，王者之大祭也。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，祀立于始祖之庙，而以始祖配之也。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，赐鲁重祭。故得禘于周公之庙，以文王为所出之帝，而周公配之，然非礼矣。”〔2〕灌者，方祭之始，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。鲁之君臣，当此之时，诚意未散，犹有可观，自此以后，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。盖鲁祭非礼，孔子本不欲观，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，故发此叹也。谢氏曰：“夫子尝曰：‘我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徵也。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。’又曰：‘我观周道，幽、厉伤之，吾舍鲁何适矣？鲁之郊禘非礼也，周公其衰矣！’考之杞、宋已如彼，考之

当令又如此，孔子所以深叹也。”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“不知也〔1〕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〔2〕诸斯乎！”指其掌。〔3〕

〔1〕先王报本追远之意，莫深于禘。非仁孝诚敬之至，不足以与此，非或人之所及也。而下王不禘之法，又备之所当讳者，故以“不知”答之。〔2〕示，与视同。〔3〕指其掌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相其掌，言其明且易也。盖知禘之说，则理无不明，诚无不格，而治天下不难矣。圣人于此，岂真有所不知也哉？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〔1〕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〔2〕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祭，祭先祖也。祭神，祭外神也。祭先主于孝，祭神主于敬。”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。〔2〕与，去声。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。言己当祭之时，或有故不得与，而使他人摄之，则不得致其“如在”之诚。故虽已祭，而此心缺然，如未尝祭也。范氏曰：“君子之祭，七日戒，三日齐，必见所祭者，诚之至也。是故郊则天神格，庙则人鬼享，皆由己以致之也。有其诚则有其神，无其诚则无其神，可不谨乎？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’，诚为实，礼为虚也。”

王孙贾〔1〕问曰：“‘与其媚〔2〕于奥〔3〕，宁媚于灶〔4〕’，何谓也？〔5〕”子曰：“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〔6〕

〔1〕王孙贾，卫大夫。〔2〕媚，亲顺也。〔3〕室西南隅为奥。〔4〕灶者，五祀之一，夏所祭也。〔5〕凡祭五祀，旨先设主而祭于其所，然后迎尸而祭于奥，略如祭宗庙之仪。如祀灶，则设主于灶陔，祭毕，而更设饌于奥以迎尸也。故时俗之语，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，灶虽卑贱而当时用事，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。贾，卫之权臣，故以此讽孔子。〔6〕天，即理也。其尊无对，非奥、灶之可比也。逆理，则获罪于天矣，岂媚于奥、灶所能祷而免乎？言但当顺理，非特不当媚灶，亦不可媚于奥也。谢氏曰，“圣人之言，逊而不迫。使王孙贾而知此意，不为无益；使其不知，亦非所以取祸。”

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〔1〕，郁郁〔2〕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〔3〕

〔1〕监，视也。二代，夏商也。言其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。〔2〕郁，於六反。郁郁，文盛貌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三代之礼，至周大备，夫子美其文而从之。”

子入大庙〔1〕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〔2〕？入大庙，每事问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是礼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大，音泰。大庙，鲁周公庙。此盖孔子始仕之时，入而助祭也。〔2〕鄫，侧留反，鲁邑名。孔子父叔梁纥，尝为其邑大夫。孔子自少以知礼闻，故或人因此而讥之。〔3〕孔子言“是礼”者，敬谨之至，乃所以为礼也。尹氏曰：“礼者，敬而已矣。员知亦问，谨之至也，其为敬莫大于此。谓之不知礼者，岂足以知孔子哉？”

子曰：“射不主皮〔1〕，为力不同科〔2〕，古之道也。”〔3〕〔1〕“射不主皮”，《乡射礼》文。皮，革也，布侯而栖革于其中以为的，所谓鹄也。〔2〕为，去声。为力不同科，孔子解礼之意如此也。科，等也。〔3〕古者射以观德，但主于中，而不主于贯革，盖以人主力有强弱，不同等也。《记》曰：“武王克商，散军郊射，而贯黄之射息。”正谓此也。周衰，礼废，列国兵争，复尚贯革，故孔子叹之。杨氏曰：“中可以学而能，力不可以弱而至。圣人言古之道，所以正今之失。”

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〔1〕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〔2〕

〔1〕去，起吕反。告，古笃反。告朔之礼：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，诸侯受而藏之祖庙。月朔，则以特羊告庙，请而行之。饩，许气反，生牲也。鲁自文公始不视朔，而有司犹供此羊，故子贡欲去之。〔2〕爰，犹惜也。子贡盖惜其无实而妄费。然礼虽废，羊存，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。若并去其羊，则此礼遂亡矣，孔子所以惜之。杨氏曰：“告朔，诸侯所以禀命于君亲，礼之大者。鲁不视朔矣，然羊存则告朔之名未泯，而其实因可举。此夫子所以惜之也。”

子曰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黄氏曰：“孔子于事君之礼，非有所加也，如是而后尽尔。时人不能，反以为谄，故孔子言之，以明礼主当然也。”程子曰：“圣人事君尽礼，当时以为谄。若他人言之，必曰‘我事君尽礼，小人以为谄’。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，圣人道大德弘，此亦可见。”

定公〔1〕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〔2〕

〔1〕定公，鲁君，名宋。〔2〕二者皆理上当然，各饮自尽而已。吕氏曰：“使臣不患其不忠，患礼之不至，事君不患其无礼，患忠之不足。”尹氏曰：“君臣以义合者也。故君使臣以礼，则臣事君以忠。”

子曰：“《关雎》〔1〕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〔2〕

〔1〕《关雎》、《周南国风》诗之首篇也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淫者，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。伤者，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。《关雎》之诗，言后妃之德，宜配君子。求之未得，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，求而得之，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。盖其优虽深而不害于和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，故夫子称之如此，欲学者玩其辞，审其音，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。

哀公问社于宰我〔1〕。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战栗〔2〕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〔3〕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〔4〕

〔1〕宰我，孔子弟子，名予。〔2〕三代之社不同者，古者立社，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。战栗，恐惧貌。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。岂以古者戮人于社，故附会其说与？〔3〕遂事，谓事虽未成·而势不能已者。〔4〕孔子以宰我所对，非立社之本意，又启时君杀伐之心；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复救，故历言此以深责之，欲使道其後也。尹氏曰：“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，非取义于木也。宰我不知而妄对，故夫子责之。”

子曰：“管仲〔1〕之器小〔2〕哉！”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〔3〕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〔4〕，官事不摄〔5〕，焉〔6〕得俭？”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〔7〕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〔8〕

〔1〕管仲，齐大夫，名夷吾，相桓公霸诸侯。〔2〕器小，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，故局量褊浅、规模卑狭，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。〔3〕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。〔4〕三归，台名。事见《说苑》。〔5〕摄，兼也。家臣不能具官，一人常兼故事。管仲不然。皆言其侈。〔6〕焉，於虔反。〔7〕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。〔8〕屏谓之树。塞，犹蔽也。设屏于门，以蔽内外也。好，去声。坫，丁念反。好，谓好会。坫，在两楹之间，献酬饮毕，则反爵于其上。此皆诸侯之礼，而管仲僭之，不知礼也。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，其旨深矣。或人不知而疑其俭，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。或又疑其知礼，故又斥其憎，以明其不知礼。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

然，而其所以小者，于此亦可见矣。故程子曰：“奢而犯礼，其器之小可知。”盖器大，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。此言当深味也。苏氏曰：“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，则其本深，其及者远，是谓大器。扬雄所谓‘大器犹规矩准绳，先自治而后治人’者是也。管仲三归、反坫，桓公内嬖六人，而霸天下，其本固已浅矣。管仲死，桓公薨，天下不复宗齐。”杨氏曰：“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，盖非王佐之才，虽能合诸侯、正天下，其器不足称也。道学不明，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，故闻管仲之器小，则疑其为俭；以不俭告之，则又疑其知礼。盖世方以诡遇为功，而不知为之範，则不悟其小，它矣。”

子语鲁大师乐〔1〕。曰，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，翕〔2〕如也；从〔3〕之，纯〔4〕如也，皦〔5〕如也，绎〔6〕如也，以成〔7〕。”〔8〕

〔1〕语，去声，告也。大，音泰。大师，乐官名。时音乐废缺，故孔子教之。〔2〕翕，合也。〔3〕从，音纵，放也。〔4〕纯，和也，〔5〕皦，明也。〔6〕绎，相续不绝也。〔7〕成，乐之一终也。〔8〕谢氏曰：“五音六律不具，不足以为乐。翕如，言其合也。五音合矣，清浊高下，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，故曰纯如。台而和矣，欲其无相夺伦，故曰纯如，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于？不相反而相连，如贯珠可也，故曰‘绎如也，以成’。”

仪封人〔1〕请见。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〔1〕。出，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〔3〕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〔4〕”

〔1〕仪，卫邑。封人，掌封疆之官，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。〔2〕“请见”、“见之”之见，贤遍反。君子，谓当时贤者。至此皆得见之，自言其平日不见绝于贤者，而求以自通也。见之，谓通使得见。〔3〕从、丧，皆去声。丧，谓失位去国，《礼》曰“丧欲速贫”是也。〔4〕木铎，金口木舌，施教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。言乱极当治，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，不久失位也。封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，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。或曰：木铎所以询于道路，言天使夫子失位，周流四方以行其教，如木铎之徇于道路也。

子谓《韶》〔1〕：“尽美〔2〕矣，又尽善〔3〕也。”谓《武》〔4〕：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《韶》，舜乐。〔2〕美者，声容之盛。〔3〕善者，美之实也。〔4〕《武》，武王乐。〔5〕舜绍尧致治：武王伐纣教民，其功一也，故其于皆尽美。然舜之德，性之也，又以揖逊而有天下；武王之德，反之也，又以征诛而得天下：故其美有不同者。程子曰：“成汤放桀，惟有惭德，武王亦然，故未尽善。尧、舜、汤、武，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，所遇之时然尔。”

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〔1〕

〔1〕居上主于爱人，故以宽为本。为礼以敬为本，临丧以哀为本。既无其本，则以何着而观其所行之得失哉？

## 里仁第四

凡二十六章。

子曰：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〔1〕

〔1〕处，上声。焉，於虔反。知，去声。里有仁厚之俗为美。择里而不居于是焉，则失其是非之本心，而不得为知矣。

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〔1〕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〔2〕”

〔1〕约，穷困也。乐，音洛。不仁之人，失其本心，久约必滥，久乐必淫。〔2〕知，去声。利，犹贪也，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。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適不然，知者刚利于仁而不易所守，盖虽深浅之不同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。谢氏曰：“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，非有所存而自不亡，非有所理而自不乱，如目视而耳听，手持而足行也。知者谓之有所见则可，谓之有所得则可。有所存斯不亡，有所理斯不乱，未能无意也。安仁则一，利仁则二。安仁者非颜、闵以上，去圣人为不远，不知此味也。诸子虽有卓越之才，谓之见道下惑则可，然未免于利之也。”

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唯之为言独也。好、恶，皆去声。盖无私心，然后好恶当于理，程子所谓“得其公正”是也。游氏曰：“好青而恶恶，天下之同情，然人每失其正者，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。惟仁者无私心，所以能好恶也。”

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苟，诚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恶，如字。其心诚在于仁，则必无为恶之事矣。杨氏曰：“苟志于仁，未必无过举也，然而为恶则无矣。”

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〔1〕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〔2〕？君子无终食〔3〕之间违仁，造次〔4〕必于是，颠沛〔5〕必于是。”〔6〕

〔1〕恶，去声。去，如字，下同。“不以其道得之”，谓不当得而得之。然于富贵则不处，于贫贱则不去，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。〔2〕恶，平声。言君子所以为君子，以其仁也。若贪富贵而厌贫贱，则是自离其仁，而无君子之实矣，何所成其名乎？〔3〕终食者，一饭之顷。〔4〕造，七到反。造次，急遽苟且之时。〔5〕沛，音贝。颠沛，倾覆流离之际。〔6〕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，不但富贵、贫贱取舍之间而已也。言君子为仁，自富贵、贫贱取舍之间，以至于终食、造次、颠沛之顷，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。然取舍之分明，然后存养之功密；存养之功密，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。

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、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〔1〕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〔2〕。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好、恶，皆去声，夫子自言未见好仁者、恶不仁者。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，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；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，故其所以为仁者，必能绝去不仁之事，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。此皆成德之事，故难得而见之也。〔2〕言好仁、恶不仁者，虽不可见，然或有人果

能一旦奋然用力于仁，则我又未见其力有不足者。盖为仁在己，欲之则是，而志之所至，气必至焉。故仁虽难能，而至之亦易也。〔3〕盖，疑辞。有之，谓有用力而力不足者。盖人之气质不同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、欲进而不能者，但我偶来之见耳。盖不敢终以为易，而又叹人之莫肯用力于仁也。此章言仁之成德，虽难其人，然学者苟能实用具力，则亦无不可至之理。但用力而不至者，今亦未见其人焉，此夫子所以反复而叹息之也。

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党，类也。程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类。君子常失于厚，小人常失于薄；君子过于爱，小人过于忍。”尹氏曰：“于此观之，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。”吴氏曰：“后汉吴祐谓：‘掾以亲故，受污辱之名，所谓观过知仁。’是也。”愚按：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的，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，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。

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道者，事物当然之理。苟得闻之，则生顺死安，无复遗恨矣。朝夕，所以甚言其时之近。程子曰，“言人不可以不知道，苟得闻道，虽死可也。”又曰：“皆实理也，人知而信者为难。死生亦大矣！非诚有所得，岂以夕死为可乎？”

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心欲求道，而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为耻，其识趣之卑陋甚矣，何足与议于道哉？程子曰：“志于道而心役乎外，何足与议也？”

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〔1〕

〔1〕适，丁历反，专主也。《春秋传》曰“吾谁适从”，是也。莫，不肯也。比，必二反，从也。谢氏曰：“适，可也。莫，不可也。无可无不可，苟无道以主之，不几于猖狂自恣乎？此老佛之学，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，而卒得罪于圣人也。圣人之学不然，于无可无不可之间，有义存焉。然则君子之心，果有所倚乎？”

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〔1〕

〔1〕怀，思念也。怀德，谓存其固有之善。怀土，谓溺其所处之安。怀刑，谓畏法。怀惠，谓贪利。君子小人趣向不同，公私之间而已矣。尹氏曰：“乐善恶不善，所以为君子。苟安务得，所以为小人。”

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〔1〕

〔1〕放，上声。孔氏曰：“放，依也。多怨，谓多取怨。”程子曰：“欲利于己，必害于人，故多怨。”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〔1〕

〔1〕让者，礼之实也。何有，言不难也。言有礼之实以为国，则何难之有？不然，则其礼文虽具，亦且无如之何矣，而况于为国乎？

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〔1〕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〔2〕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所以立，谓所以立乎其位者。〔2〕可知，谓可以见知之实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参乎〔1〕！吾道一以贯〔2〕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〔3〕”子出。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〔4〕〔1〕参，所金反。“参乎”者，呼曾子之名而告之。〔2〕贯，通也。〔3〕唯，上声。唯者，应之速而无疑者也。圣人之心，浑然一理，而泛应曲当，用各不同。曾子于其用处，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，但未知具体之一尔。夫子知其真积力久，将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，即应之速而无疑也。〔4〕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或曰：“中心为忠，如心为恕。”于义亦通。“而已矣”者，竭尽而无馀之辞也。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，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，而万物各得其所也。自此之外，固无馀法，而亦无待于推矣。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，故借学者尽己、推己之目以著明之，欲人之易晓也。盖至诚无息者，道主体上，万殊之所以一本也，万物各得其所者，道之用也，一本之所以万殊也。以此观之，“一以贯之”之实可见矣。程子曰：“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。‘违道不远’是也。忠恕一以贯之：忠者天道，恕者人道、忠者无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；忠者体，恕者用，大本达道也。此与‘违道不远’异者，动以天尔。”又曰：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”，忠也，‘乾遭变化，各正性命’，恕也。”又曰：“圣人教人，各因其才，‘吾道一以贯之’，惟曾子为能达此，孔子所以告之也。曾子告门人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’，亦犹夫子之告曾子也。《中庸》所谓‘忠恕违道不远’，斯乃下学上达之义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〔1〕

〔1〕喻，犹晓也。义者，天理之所宜。利者，人情之所欲。程子曰：“君子之于义，犹小人之于利也。唯其深喻，是以笃好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。以利言之，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，所恶无甚于死，孰肯舍生而取义哉？其所喻者义而已，不知利之为利故也。小人反是。”

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。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思齐者，冀己亦有是善。省，悉井反。内自省者，恐己亦有是恶。胡氏曰：“见人之善恶不同，而无不反诸身者，则不徒羡人而甘自弃，不徒责人而忘自责矣。”

子曰：“事父母幾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〔1〕

〔1〕此章与《内则》之言相表裏。幾，微也。微谏，所谓“父母有过，下气怡色，柔声以谏”也。“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”，所谓“谏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悦则复谏”也。“劳而不怨”，所谓“与其得罪于乡、党、州、闾，宁熟谏。父母怒不悦，而挞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”也。

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〔1〕。游必有方。〔2〕”

〔1〕远游，则去亲远而为日久，定省旷而音问疎；不惟己之思亲不置，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。〔2〕游必有方，如已告云之东，即不敢更適西，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，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能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孝矣。”

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胡氏曰：“已见首篇，此盖复出而逸其半也。”

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〔1〕

〔1〕知，犹记忆也。常知父母之年，则既喜其寿，又惧其衰，而于爱日之诚，自有不能已者。

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古者，以见今之不然。逮，及也。行不及言，可耻之甚。古者所以不出其言，为此故也。范氏曰：“君子之于言也，不得已而后出之，非言之难，而行之难也。人惟其不行也，是以轻言之。言之如其所行，行之如其所言，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。”

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鲜，上声。谢氏曰：“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。”尹氏曰：“凡事约则鲜失，非止谓俭约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〔1〕

〔1〕行，去声。谢氏曰：“放言易，故欲讷；力行难，故欲敏。”  
胡氏曰：“自‘吾道一贯’至此十章，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。”

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〔1〕

〔1〕邻，犹亲也，德不孤立，必以类应。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，如居之有邻也。

子游曰：“事君数〔1〕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〔2〕〔1〕数，色角反。

程子曰：“数，烦数也。”〔2〕胡氏曰：“事君，谏不行，则当去；导友，善不纳，则当止。至于烦渎，则言者轻，听者厌矣，是以求荣而反辱，求亲而反疏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君臣朋友，皆以义合，故其事同也。”

## 公冶长第五

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，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。凡二十七章。胡氏以为“疑多子贡之徒所记”云。

子谓公冶长〔1〕，“可妻也。虽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”〔2〕。以其子妻之。子谓南容〔3〕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〔4〕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〔1〕公冶长，孔子弟子。〔2〕妻：去声，下同，为之妻也。縲，力追反，黑索也。紲，息列反，牵也。古者狱中以黑索拘牵罪人。长之为人无所考，而夫子称其“可妻”，其必有以取之矣。又言其人虽尝陷于縲紲之中，而非其罪，则固无害于可妻也。夫有罪无罪，在我而已，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？〔3〕南容、孔子弟子，居南宫，名縉，又名适。字子容，谥敬叔。孟懿子之兄也。〔4〕不废，言必见用也。以其谨于言行，故能见用于治朝，免祸于乱世也。事又见第十一篇。或曰：“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，故圣人以其子妻长，而以兄子妻容，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以己之私心窥圣人也。凡人避嫌者，皆内不足也。圣人自至公，何避嫌之有？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，尤不当有所避也。若孔子之事，则其年之长幼，时之先后皆不可知，惟以为避嫌，则大不可。避嫌之事，贤者且不为，况圣人乎？”

子谓子贱〔1〕：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”〔2〕

〔1〕子贱，孔子弟子，姓宓，名不齐。〔2〕焉，於虔反。上“斯”斯此人，下“斯”斯此德。子贱盖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者，故夫子既叹其贤，而又言：若鲁无君子，则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？因以见鲁之多贤也。苏氏曰：“称人之善，必本其父兄师友，厚之至也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器〔1〕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璉〔2〕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女，音汝。器者，有用之成材。〔2〕瑚，音胡。璉，力展反。夏曰瑚，商曰璉，周曰簋簠，皆宗庙盛黍稷之器而饰以玉，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。〔3〕子贡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，故以己为问，而孔子告之以此。然则子贡虽未至于“不器”。其亦器之贵者欤？

或曰：“雍〔1〕也仁而不佞〔2〕。”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”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”〔3〕

〔1〕雍，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字仲弓。〔2〕佞，口才也。仲弓为人重厚简默，而时人以佞为贤，故美其优于德，而病其短于才也。〔3〕焉，於虔反。御，当也，犹应答也。给，辨也。憎，恶也。言何用佞乎？佞人所以应答人者，但以口取辨而无情实，徒多为人所憎恶尔。我虽未知仲弓之仁，然其不佞乃所以为贤，不足以病也。再言“焉用佞”，所以深晓之。或疑仲弓之贤而夫子不许其仁，何也？曰：仁道至大，非全体而不息者，不足以当之。如颜子亚圣，犹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；况仲弓虽贤，未及颜子，圣人固不得而轻许之也。

子使漆雕开〔1〕仕。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子说。〔2〕

〔1〕漆雕开，孔子弟子，字子若。〔2〕斯，指此理而言。信，谓真知其如此，而无毫髮之疑也。说，音悦。开自言未能如此，未可以治人，故夫子说其笃志。程子曰：“漆雕开已见大意，故夫子说之。”又曰：“古人见道分明，故其言如此。”谢氏曰：“开之学无可考。然圣人使之仕，必其材可以仕矣。至于心術之微，则一毫不自得，不害其为来信。此圣人所不能知，而开自知之。其材可以仕，而其器不安于小成，他日所就，其可量乎？夫子所以说之也。”
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〔1〕浮于海。从我者，其由与〔2〕？”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“由也好〔3〕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〔4〕。”

〔1〕桴，音孚，筏也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从、好，并去声。〔4〕材，与裁同，古字借用。程子曰：“浮海之叹，伤天下之无贤君也。子路勇于义，故谓其能从己，皆假设之言耳。子路以为实然，而喜夫子之与己，故夫子美其勇，而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。”

孟武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〔1〕。”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〔2〕”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〔3〕之邑，百乘〔4〕之家，可使为之宰〔5〕也。不知其仁也。”“赤〔6〕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〔7〕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”

〔1〕子路之于仁，盖“日月至焉”者。或在或亡，不能必其有无，故以“不知”告之。〔2〕乘，去声。赋，兵也。古者以田赋出兵，故谓兵为赋，《春秋传》所谓“悉索敝赋”是也。言子路之才，可见者如此，仁则不能知也。〔3〕千室，大邑。〔4〕百乘，卿大夫之家。〔5〕宰，邑长、家臣之通号。〔6〕赤，孔子弟子，姓公西，字子华。〔7〕朝，音潮。

子谓子贡曰：“女〔1〕与回也孰愈〔2〕？”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？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！吾与〔4〕女弗如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女，音汝，下同。〔2〕愈，胜也。〔3〕一，数之始。十，数之终。二者，一之对也。颜子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见终，子贡推测而知，因此而识彼。“无所不悦，告往知来”。是其验矣。〔4〕与，许也。〔5〕胡氏曰：“子贡方人，夫子既语以‘不暇’，又问其与回孰愈，以观其自知之如何。闻一知十，上知之资，生知之亚也。闻一知二，中人以上之资，学而知之之才也。子贡平日以己方回，见其不可企及，故喻之如此。夫子以其自知之明，而又不难于自屈，故既然之，又重许之。此其所以终闻性与天道，不特闻一知二而已也。”

宰予昼寝〔1〕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〔2〕。于予与何诛？〔3〕”子曰〔4〕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〔5〕

〔1〕昼寝，谓当昼而寐。〔2〕朽，许久反，腐也。雕，刻画也。朽，音污，馊也。言其志气昏惰，教无所施也。〔3〕与：平声，下同；语辞。诛，责也。言不足责，乃所以深责之。

〔4〕胡氏曰：“‘子曰’疑衍文。不然，则非一日之言也。”〔5〕行，去声。宰予能言而行不逮，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，亦以重警之也。范氏曰：“君子之于学，惟日孜孜，毙而后已，惟恐其不及也，宰予昼寝，自弃孰甚焉，故夫子责之。”胡氏曰：“宰予不能以志帅气，居然而倦，是宴安之气胜，儆戒之志惰也。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懈惰荒宁为惧，勤励不息自强，此孔子所以深责宰予也。听言观行，圣人不待是而后能，亦非缘此而尽疑学者，特因此立教，以警群弟子，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。”

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〔1〕”或对曰：“申枨〔2〕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〔3〕

〔1〕刚，坚强不屈之意，最人所难能者，故夫子叹其未见。〔2〕申枨，弟子姓名。〔3〕欲，多嗜欲也。焉，於虔反。多嗜欲，则不得为刚矣。程子曰：“人有欲则无刚，刚则不屈于欲。”谢氏曰：“刚与欲正相反。能胜物之谓刚，故常伸于万物之上；为物掩之谓欲，故常屈于万物之下。自古有志者少，无志者多，宜夫子之未见也。枨之欲不可知，其为人得非悻悻

自好者乎？故或者疑以为刚，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。”

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，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。此仁者之事，不待勉强，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。程子曰：“‘我不欲人之加诸我，吾亦欲无加诸人’，仁也；‘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’，恕也。恕则子贡或能勉之，仁则非所及矣。”愚谓“无”者自然而然，“勿”者禁止之谓，此所以为仁、恕之别。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〔1〕，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〔2〕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文章，德之见乎外者，威仪、文辞皆是也。〔2〕性者，人所受之天理。天道者，天理自然之本体。其实一理也。〔3〕言夫子之文章，日见乎外，固学者所共闻；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夫子罕言之，而学者有不得闻者。盖圣门教不躐等，子贡至是始得闻之，而叹其美也。程子曰：“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。”

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〔1〕

〔1〕前所闻者既未及行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路闻善，勇于必行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，故著之。若子路，可谓能用其勇矣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〔1〕何以谓之文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〔2〕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孔文子，卫大夫，名圉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〔3〕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，位高者多耻下问，故说法有以“勤学好问”为“文”者，盖亦人所难也。孔圉得谥为文，以此而已。苏氏曰：“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。疾通于初妻之娣，文子怒，将攻之。访于仲尼，仲尼不对，命驾而行。疾奔宋，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媪。其为人如此而谥曰文，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。孔子不没其善，言能如此，亦足以为文矣，非经天纬地之文也。”

子谓子产〔1〕有君子之道四焉：“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〔2〕

〔1〕子产，郑大夫公孙侨。〔2〕恭，谦逊也。敬，谨恪也。惠，爱利也。使民义，如都鄙有章、上下有服、田有封洫、庐井有伍之类。吴氏曰：“数其事而责之者，其所善者多也，‘臧文仲不仁者三、不知者三’是也。数其事而称之者，犹有所未至也，‘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’是也。今或以一言盖一人、一事盖一时，皆非也。”

子曰：“晏平仲〔1〕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”〔2〕

〔1〕晏平仲，齐大夫，名婴。〔2〕程子曰：“人交久则敬衰。久而能敬，所以为善。”

子曰：“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梲〔1〕，何如其知也？”〔2〕

〔1〕臧文仲，鲁大夫臧孙氏，名辰。居，犹藏也。蔡，大龟也。节，柱头斗栱也。藻，水草名。梲，章悦反，梁上短柱也。盖为藏龟之室，而刻山于节、画藻于梲也。〔2〕知，去声。当时以文仲为知，孔子言其不务名义，而谄渎鬼神如此，安得为知？《春秋传》所谓作虚器，即此事也。张子曰：“山节藻梲为藏龟之室，祀爱居主义，同归于不知，宜矣。”

子张问曰：“令尹〔1〕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；旧令尹

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。焉得仁？”〔2〕“崔子〔3〕弑齐君〔4〕。陈文子〔5〕有马十乘〔6〕，弃而违〔7〕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。焉得仁？”〔8〕

〔1〕令尹，官名，楚上卿执政者也。〔2〕知，如字。焉，於虔反。子文，姓门，名穀於菟。其为人也，喜怒不形，物我无间，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，其忠盛矣，故子张疑其仁。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，未知其皆出于大理而无人欲之私也，是以夫子但许其忠，而未许其仁也。〔3〕崔子，齐大夫，名杼。〔4〕齐君，庄公，名光。〔5〕陈文子，亦齐大夫，名须无。〔6〕乘，去声。十乘，四十匹也。〔7〕违，去也。〔8〕文子洁身去乱，可谓清矣，然未知其心果见义理上当然，而能脱然无所累乎？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，而犹未免于怨悔也？故夫子特许其清，而不许其仁。愚闻之师曰：“当理而无私心，则仁矣。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，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，然皆未有以见其必当于理而真无私心也。子张未识仁体，而悦于苟难，遂以小者信其大者，夫子之不许也宜哉！”读者于此，更以上章“不知其仁”、后篇“仁则吾不知”之语并与三仁、夷、齐之事观之，则彼此交尽，而仁之为义可识矣。今以他书考之，子文之相楚，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；文子之仕齐，既失正君讨贼之义，又不数岁而复反于齐焉。则其不仁亦可见矣。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〔1〕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再，斯〔2〕可矣。”〔3〕

〔1〕三，去声。季文子，鲁大夫，名行父，每事必三思而后行，若使晋而求遭丧之礼以行，亦其一事也。〔2〕斯，语辞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为恶主人，未尝知有思，有思则为善矣。然至于再则已审，三则私意起而反感矣，故夫子讥之。”愚按：季文子虑事如此，可谓详审，而宜无过举矣，而宣公篡立，文子乃不能讨，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，岂非程子所谓“私意起而反感”之验欤？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，不徒多思之为尚。

子曰：“宁武子〔1〕邦有道则知〔2〕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〔3〕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宁武子，卫大夫，名俞。按《春秋传》，武子仕卫，当文公、成公之时。〔2〕知，去声。〔3〕文公有道，而武子无事可见，此其知之可及也。〔4〕成公无道，至于失国，而武子周旋其间，尽心竭力，不避艰险。凡其所处，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，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，此其愚之不可及也。程子曰：“邦无道，能沈晦以免患，故曰不可及也。亦有不当愚者，比于是也。”

子在陈，曰：“归与〔1〕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〔2〕，斐然成章〔3〕，不知所以裁〔4〕之。”〔5〕

〔1〕与，平声。〔2〕吾党小子，指门人之在鲁者。狂简，志大而略于事也。〔3〕斐，音匪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理成就，有可观者。〔4〕裁，割正也。〔5〕此孔子周流四方，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。夫子初心，欲行其道于天下，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。于是始欲成就后学，以传道于来世。又不得中之士而思其次，以为狂士志意高远，犹或可与进于道也。但恐其过中失正，而或陷于异端耳，故欲归而裁之也。

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〔1〕

〔1〕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孟子称其“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”，“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”。其介如此，宜若无所容矣，然其所恶主人，能改即止，

故人亦不甚怨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不念旧恶，此清者之量。”又曰：“二子之心，非夫子孰能知之？”

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直〔1〕？或乞醯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〔2〕

〔1〕微生，姓。高，名。鲁人，素有直名者。〔2〕醯，呼西反，醋也。人来乞时，其家无有，故乞诸邻家以与之。夫子言此，讥其曲意徇物，掠美市恩，不得为直也。程子曰：“微生高所枉虽小，害直为大。”范氏曰：“是曰是、非曰非、有谓有、无谓无，曰直。圣人观人于其一介之取予，而千驷万钟从可知焉。故以微事断之，所以教人不可不谨也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〔1〕恭，左丘明〔2〕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〔3〕

〔1〕足，将树反，过也。〔2〕程子曰：“左丘明，古之闻人也。”〔3〕谢氏曰：“二者之可耻，有甚于穿箭也。左丘明耻之，其所养可知矣。夫子自言‘丘亦耻之’，盖‘窃比老彭’之意。又以深戒学者，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。”

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：“盍〔1〕各言尔志？”子路曰：“愿车马、衣〔2〕轻裘〔3〕，与朋友共。敝〔4〕之而无憾〔5〕。”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〔6〕，无施劳〔7〕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〔8〕

〔1〕盍，音合，何不也。〔2〕衣，去声，服之也。〔3〕裘，衣服。〔4〕敝，坏也。〔5〕憾，恨也。〔6〕伐，夸也。善，谓有能。〔7〕施，亦张大之意。劳，谓有功，《易》曰“劳而不伐”是也。或曰：“劳，劳事也。劳事非己所欲，故亦不欲施之于人。”亦通。〔8〕老者养之以安，朋友与之以信，少者怀之以恩。一说：安之，安我也，信之，信我也；怀之，怀我也。亦通。程子曰：“夫子安仁，颜渊不违仁，子路求仁。”又曰：“子路、颜渊、孔子之志，皆与物共者也，但有小大之差尔。”又曰：“子路勇于义者，观其志，岂可以势利拘之哉？亚于浴沂者也。颜子不自私己，故无代替，知同于人，故无施劳。其志可谓大矣，然未免出于有意也。至于夫子，则如天地之化工，付与万物而已不劳焉，此圣人之所为也。今夫羁勒以御马而不以制牛，人皆知羁勒之作在乎人，而不知羁勒之生由于马。圣人之化，亦犹是也。先观二子之言，后观圣人之言，分明天地气象。凡看《论语》，非但欲理会文字，须要识得圣贤气象。”

子曰：“已矣乎〔1〕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“已矣乎”者，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也。〔2〕“内自讼”者，口不言而心自咎也。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，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。能内自讼，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，必矣。夫子自恐终不得见而叹之，其警学者深矣！

子曰：“十室〔1〕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〔2〕，不如丘之好〔3〕学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十室，小邑也。〔2〕焉，如字，属上句。忠信如圣人，生质之美者也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〔4〕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，故言此以勉人。言美质易得，至道难闻，学之至则可以圣人，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。可不勉哉！

## 雍也第六

凡二十八章，篇内第十四章以前，大意与前篇同。

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〔1〕”仲弓问子桑伯子〔2〕，子曰：“可也简。〔3〕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〔4〕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〔5〕

〔1〕南面者，人君听治之位。言仲弓宽洪简重，有人君之度也。〔2〕子桑伯子，鲁人，胡氏以为疑即庄周所称子桑户者是也。仲弓以夫子许已南面，故问伯子如何。〔3〕可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。简者，不烦之谓。〔4〕言自处以敬，则中有主而自治严，如是而行简以临民，则事不烦而民不扰，所以为可。大，音泰。若先自处以简，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，而所行又简，岂不失之大简，而无法度之可守乎？《家语》记伯子不衣冠而处，夫子讥其欲同人道于牛马。然则伯子盖大简者，而仲弓疑夫子之过许与？〔5〕仲弓盖未喻夫子“可”字之意，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，故夫子然之。程子曰：“子桑伯子之简，虽可取而未尽善，故夫子云‘可’也。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，则为要直；内存乎简而简，则为疏略。可谓得其旨矣。”又曰：“居敬则心中无物，故所行自简。居简则先有心于简，而多一‘简’字矣，故曰‘大简’。”
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〔1〕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〔2〕。不幸短命〔3〕死矣！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好，去声。〔2〕迁，移也。贰，复也。怒于甲者，不移于乙，过于前者，不复于后。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，可谓真好学矣。〔3〕短命者，颜子三十二而卒也。〔4〕亡，与无同。既云“今也则亡”，又言“未闻好学者”，盖深惜之，又以见真好学者之难得也。程子曰：“颜子之怒，在物不在己，故不迁。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，知上未尝复行，不贰过也。”又曰：“喜怒在事，则理之当喜怒者也，不在血气则不迁。若舜之诛四凶也，可怒在彼，已何与焉？如鉴之照物，妍媸在彼，随物应之而已，何迁之有？”又曰：“如颜子地位，岂有不善？所谓不善，只是微有差失。才差失便能知之，才知之便更不萌作。”张子曰：“谦于己者，不使萌于再。”或曰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，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者。颜子之所好，果何学欤？”程子曰：“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。”“学之道奈何？”曰：“天地储精，得五行之秀者为人。其本也真而静。其未发也，五性具焉，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。其中动而七情出焉，曰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情既炽而益荡，其性凿矣。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，正其心，养其性而已。然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往，然后力行以求至焉。若颜子之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，不迁怒贰过者，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。然其未至于圣人者，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假之以年，则不日而化矣。今人乃谓圣本生知，非学可至，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，其亦异于颜子之学矣。”

子华使〔1〕于齐，冉子为〔2〕其母请粟。子曰：“与之釜〔3〕。”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〔4〕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〔5〕。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〔6〕。吾闻之也，君子周急〔7〕不继〔8〕富。”原思为之宰〔9〕，与之粟九百〔10〕，辞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〔11〕”

〔1〕子华，公西赤也。使，为孔子使也。〔2〕使、为，并去声。〔3〕釜，六斗四升。〔4〕庾，十六斗。〔5〕秉，十六斛。〔6〕衣，去声。乘肥马、衣轻裘，言其富也。〔7〕急，穷迫也。周者，补不足。〔8〕继者，续有馀。〔9〕原思，孔子弟子，名宪。孔子为鲁司寇时，以思为宰。〔10〕粟，宰之禄也。“九百”，不言其量，不可考。〔11〕毋，禁止辞。五家为邻，二十五家为里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五百家为党。言常禄不当辞，有馀自可推之以周贫。

乏，盖邻、里、乡、党有相周之义。程子曰：“夫子之使子华，子华之为夫子使，义也，而冉子乃为之请。圣人宽容，不欲直拒人，故与之少，所以示不当与也；请益而与之亦少，所以示不当益也。求未达而自与之多，则已过矣，故夫子非之。盖赤苟至乏，则夫子必自周之，不待请矣。原思为宰，则有常禄。思辞其多，故又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，盖亦莫非义也。”张子曰：“于斯二者，可见圣人之用财矣。”

子谓仲弓曰：“犁〔1〕牛之子骍且角〔2〕，虽欲勿用〔3〕，山川其舍诸〔4〕？”

〔1〕犁，利之反，杂文。〔2〕骍，息营反，赤色。周人尚赤，牲用骍。角，角周正，中牺牲也。〔3〕用，用以祭也。〔4〕山川，山川之神也。舍，上声。言人员不用，神必不舍也。仲弓父贱而行恶，故夫子以此譬之。言父之恶，不能废其子之善，如仲弓之贤，自当见用于世也。然此论仲弓云尔，非与仲弓言也。范氏曰：“以瞽瞍为父而有舜，以鲧为父而有禹。古之圣贤，不系于世类，尚矣。子能改父之过，变恶以为美，则可谓孝矣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〔1〕。其余则日月至焉〔2〕而已矣。”〔3〕

〔1〕三月，言其久。仁者，心之德。心不违仁者，无私欲而有其德也。〔2〕“日月至焉”者，或日一至焉，或月一至焉，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三月，天道小变之节，言其久也，过此则圣人矣。不违仁，只是无纤毫私欲。少有私欲，便是不仁。”尹氏曰：“此颜子于圣人，未达一间者也。若圣人则浑然无间断矣。”张子曰：“始学之要，当知‘三月不违’与‘日月至焉’内外宾主之辨。使心意勉强循循而不能已，过此幾非在我者。”

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〔1〕也与〔2〕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〔3〕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〔4〕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〔5〕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〔6〕

〔1〕从政，谓为大夫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果，有决断。〔4〕达，通事理。〔5〕艺，多才能。〔6〕程子曰：“季康子问三子之才可以从政乎？夫子答以各有所长。非惟三子，人各有所长。能取其长，皆可用也。”

季氏使闵子骞〔1〕为费〔2〕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。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。”〔3〕

〔1〕闵子骞，孔子弟子，名损。〔2〕费，音秘，季氏邑。〔3〕为，去声。汶，音问，水名，在济南鲁北境上。闵子不欲臣季氏，令使看善为已辞，言：着再来召我，则当去之齐。程子曰：“仲尼之门，能不仕大夫之家者，闵子、曾子数人而已。”谢氏曰：“学者能少知内外之分，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。况闵子得圣人之为之依归，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，不啻犬彘；又从而臣之，岂其心哉？在圣人则有不然者，盖居乱邦、见恶人，在圣人则可，自圣人以下，刚则必取祸，柔则必取辱。闵子岂不能早见而豫待之乎？如由也不得其死，求也为季氏附益，夫岂其本心哉？盖既无先见之知，又无克乱之才故也。然则闵子其贤乎！”

伯牛有疾〔1〕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〔2〕，曰：“亡之，命〔3〕矣夫〔4〕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〔5〕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〔1〕伯牛，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名耕。有疾，失儒以为癩也。〔2〕牖，南牖也。礼：病者居北牖下。君视之，则迁于南牖下，使君得以南面视己。时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，孔子不敢当，故不入其室，而自牖执其手，盖与主永诀也。〔3〕命，谓天命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言

此人不应有此疾，而今乃有之，是乃天之所命也。然则非其不能谨疾而有以致之，亦可见矣。侯氏曰：“伯牛以德行称，亚于颜、闵。故其将死也，孔子尤痛惜之。”

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〔1〕，一瓢〔2〕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〔3〕。贤哉，回也！〔4〕”

〔1〕簞，竹器。食，音嗣，饭也。〔2〕瓢，瓠也。〔3〕乐，音洛。〔4〕颜子之贫如此，而处之泰然，不以害其乐，故夫子再言“贤哉回也”以深叹美之。程子曰：“颜子之乐，非乐簞瓢、陋巷也，不以贫窶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，故夫子称其贤，”又曰：“簞瓢陋巷非可乐，盖自有其乐尔。‘其’字当玩味，自有深意。”又曰：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、所乐何事。”愚按：程子之言，引而不发，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。今亦不敢妄为之说。学者但当从事于“博文”、“约礼”之诲，以至于“欲罢不能而竭其才”，则庶乎有以得之矣。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〔1〕子之道，力不足〔2〕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〔3〕。”

〔1〕说，音悦。〔2〕力不足者，欲进而不能。〔3〕女，音汝。画者，能进而不欲。谓之画者，如画地以自限也。胡氏曰：“夫子称颜回不改其乐，冉求闻之，故有是言。然使求说夫子之道，诚如口之说乌蒙，则必将尽力以求之，何患力之不足哉？画而不进，则日退而已矣，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艺也。”

子谓子夏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〔1〕

〔1〕儒，学者之称。程子曰：“君子儒为己，小人儒为人。”谢氏曰：“君子、小人之分，义与利之间而已。然所谓利者，岂必殖货财之谓？以私灭公，適己自便，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。子夏文学虽有馀，然怠其远者大者或昧焉，故夫子语之以此。”

子游为武城〔1〕宰。子曰：“女〔2〕得人焉尔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〔3〕者，行不由径〔4〕。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〔5〕”

〔1〕武城，鲁下邑。〔2〕女，音汝。〔3〕澹，徒甘反。澹台，姓。灭明，名。字子羽。〔4〕径，路之小而捷者。不由径，则动必以正，而无见小、欲速之意可知。〔5〕公事，如饮射读法之类。非公事不见邑宰，则其有以自守，而无枉己徇人之私可见矣。杨氏曰：“为政以人才为先，故孔子以得人为问。如灭明者，观其二事之小，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，后世有不由径者，人必以为迂，不至其室，人必以为简。非孔氏之徒，孰能知而取之？”愚谓持身以灭明为法，则无苟贱之羞；取人以子游为法，则无邪媚之惑。

子曰：“孟之反〔1〕不伐〔2〕，奔而殿〔3〕。将入门，策〔4〕其马，曰：‘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’〔5〕”

〔1〕孟之反，鲁大夫，名侧。胡氏曰：“反，即庄周所称孟子反者是也。”〔2〕伐，夸功也。〔3〕奔，败也走。殿，去声，军后曰殿。〔4〕策，鞭也。〔5〕战败而还，以后为功。反奔而殿，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。事在哀公十一年。谢氏曰：“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，则人欲日消、天理日明，而凡可以矜己夸人者，皆无足道矣。然不知学者，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也，若孟之反，可以为法矣。”

子曰：“不有祝鮀之佞〔1〕，而有宋朝之美〔2〕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”〔3〕

〔1〕祝，宗庙之官。鮀：徒何反；卫大夫，字子鱼，有口才。

〔2〕朝，宋公子，有美色。〔3〕言衰世好谀悦色，非此难免，盖伤之也。

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〔1〕

〔1〕言人不能出不由户，何故乃不由此道邪？怪而叹之之辞。洪氏曰：“人知出必由户，而不知行必由道。非道远人，人自远尔。”

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〔1〕，文胜质则史〔2〕。文质彬彬〔3〕，然后君子。”〔4〕

〔1〕野，野人，言鄙略也。〔2〕史，掌文书，多闻习事，而诚或不足也，〔3〕彬彬，犹班班，物相杂而逮均之貌。〔4〕言学者当损有馀，补不足，至于成德，则不期然而然矣。杨氏曰：“文质不可以相胜，然质之胜文，犹之甘可以受和，白可以受采也。文胜而至于灭质，则其本亡矣。虽有文，将安施乎？然则与其史也，宁野。”

子曰：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〔1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生理本直。罔，不直也；而亦生者，幸而免尔。”

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乐，音洛。尹氏曰：“知之者，知有此道也。好之者，好而未得也。乐之者，有所得而乐之也。”张敬夫曰：“譬之五穀，知者知其可食者也，好者食而嗜之者也，乐者嗜之而饱者也。知而不能好，则是知之未至也；好之而未及于乐，则是好之未至也。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与？”

子曰：“中人以上〔1〕，可以语〔2〕上也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“以上”之上，上声。〔2〕语，去声，告也。〔3〕言教人者，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，则其言易人而无躐等之弊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圣人之道，精粗虽无二致，但其施教，则必因其材而笃焉。盖中人以下之质，骤而语之太高，非惟不能以入，且将妄意躐等，而有不切于身之弊，亦终于下而已矣。故就其所及而语之，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，而渐进于高远也。”

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问仁。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知、远，皆去声。民，亦人也。获，谓得也。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，知者之事也。先其事之所难，而后其效之所得，仁者之心也。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。程子曰：“人多信鬼神，惑也。而不信者又不能敬。能敬能远，可谓知矣。”又曰：“先难，克己也。以所难为先，而不计所获，仁也。”吕氏曰：“当务为急，不求所难知，力行所知，不惮所难为。”

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〔1〕

〔1〕知，去声。乐：上二字并五教反，喜好也，下一字音洛。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，有似于水，故乐水，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，有似于山，故乐山。动、静以体言，乐、寿以效言也。动而不括故乐，静而有常故寿。程子曰：“非休仁、知之深者，不能如此形容之。”

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〔1〕

〔1〕孔子之时，齐俗急功利，喜夸诈，乃霸政之馀习。鲁则重礼教，崇信义，犹有先王之遗

风焉；但人亡政息，不能无废坠尔。道，则先王之道也。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，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。程子曰：“夫子之时，齐强鲁弱，孰不以为齐胜鲁也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。齐由桓公之霸，为从简尚功主治，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，故一变乃能至鲁。鲁则修举废坠而已，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。”愚谓二国之俗，惟夫子为能变之，而不得试。然因其言以考之，则其施为缓急之序，亦略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〔1〕

〔1〕觚，音孤，棱也。或曰酒器，或曰木简，皆器之有棱者也。不觚者，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。“觚哉觚哉”，言不得为觚也。程子曰：“觚而失其形制，则非觚也。举一器，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。故君而失其君之道，则为不君；臣而失其臣之职，则为虚位。”范氏曰：“人而不仁则非人，国而不治则不国矣。”

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‘井有仁〔1〕焉’，其从〔2〕之也？〔3〕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刘聘君曰：“‘有仁’之仁当作人。”今从之。〔2〕从，谓随之于井而救之也。〔3〕宰我信道不笃，而忧为仁之陷害，故有此问。〔4〕逝，谓使之往救。陷，谓陷之于井。欺，谓诳之以理之所有。罔，谓昧之以理之所无。盖身在井上，乃可以救井中之人，若从之于井，则不复能救之矣。此理甚明，人所易晓，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，然不应如此之愚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〔1〕

〔1〕约，要也。畔，背也。夫，音扶。君子学欲其博，故于文无不考；守欲其要，故其动必以礼。如此，则可以不背于道矣。程子曰：“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，必至于汗漫。博学矣，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，则亦可以不畔道矣。”

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〔1〕。夫子矢〔2〕之，曰：“予所〔3〕否〔4〕者，天厌〔5〕之！天厌之！”〔6〕

〔1〕南子，卫灵公之夫人，有淫行。说，音悦。孔子至卫，南子请见。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盖古者仕于其国，有见其小君之礼。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而辱，故不说。〔2〕矢，誓也。〔3〕所，誓辞也，如云“所不与崔、庆者”之类。〔4〕否，方九反，谓不合于礼，不由其道也。〔5〕厌，弃绝也。〔6〕圣人道大德全，无可不可。其见恶人，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，则彼之不善，我何与焉？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？故重言以誓之，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中庸〔1〕之为德也，其至〔2〕矣乎！民鲜久矣。〔3〕”

〔1〕中者，无过、无不及之名也。庸，平常也。〔2〕至，极也。〔3〕鲜，上声，少也。言民少此德，今已久矣。程子曰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自世教衰，民不兴于行，少有此德久矣。”

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〔1〕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〔2〕！尧、舜其犹病诸〔3〕！夫〔4〕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〔5〕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〔6〕

〔1〕博，广也。施，去声。〔2〕仁以理言，通乎上下。圣以地言，则造其极之名也。乎者，疑而未定之辞，〔3〕病，心有所不足也。言此何止于仁，必也圣人能之乎！则虽尧、舜之圣，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。以是求仁，愈难而愈远矣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以己及人，仁者之

心也。于此观之，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。状仁之体，莫切于此。〔6〕譬，喻也。方，術也。近取诸身，以己所欲譬之他人，知其所欲亦犹是也。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，则恕之事而仁之術也。于此勉焉，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，而全其天理之公矣。程子曰：“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状。仁者以无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己也。认得为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属己，自与己不相干，如手足之不仁，气已不贯，皆不属己。故博施济众，乃圣人之功用。仁至难言，故止曰：‘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’欲令如是观仁，可以得仁之体。”又曰：“《论语》言‘尧、舜其犹病诸’者二。夫博施者，岂非圣人之所欲？然必五十乃衣帛，七十乃食肉。圣人之心，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，顾其养有所不贍尔。此病其施之不博也。济众者，岂非圣人之所欲？然治不过九州。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，顾其治有所不及尔。此病其济之不众也。推此以求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则为病可知。苟以吾治已足，则便不是圣人。”吕氏曰：“子贡有志于仁，徒事高远，未知其方。孔子教以于己取之，庶近而可入。是乃为仁之方，虽博施济众，亦由此进。”

## 述而第七

此篇乡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买。凡三十七章。

子曰：“‘述而不作〔1〕，信而好〔2〕古。’窃比于我老彭。〔3〕”

〔1〕述，传旧而已。作，则创始也。故作非圣人不能，而述则贤者可及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〔3〕窃比，尊之之辞。我，亲之之辞，老彭，商贤大夫，见《大戴礼》，盖信古而传述者也。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皆传先王之旧，而未尝有所作也，故其自言如此。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，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，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，不自知其辞之谦也。然当是时，作者略备，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。其事虽述，而功则倍于作矣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子曰：“默而识之〔1〕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〔2〕”

〔1〕识：音志，又如字，记也。默识，谓不言而存诸心也。一说：识，知也，不言而心解也。前说近是。〔2〕何有于我，言何者能有于我也。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，而犹不敢当，则谦而又谦之辞也。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尹氏曰：“德必修而后成，学必讲而后明，见善能徙，改过不吝，此四者，日新之要也。苟未能之，圣人犹忧，况学者乎？”

子之燕居〔1〕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〔2〕

〔1〕燕居，闲暇无事之时。〔2〕杨氏曰：“申申，其容舒也。夭夭，其色愉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，为‘申申’字说不尽，故更著‘夭夭’字。今人燕居之时，不怠情放肆，必太严厉。严厉时著此四字不得，怠情放肆时亦著此四字不得，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。”

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〔1〕梦见周公。”〔2〕

〔1〕复，扶又反。〔2〕孔子盛时，志欲行周公之道，故梦寐之间，如或见之。至其老而不能行也，则无复是心，而亦无复是梦矣，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盛时，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；及其老也，则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矣。盖存道者心，无老少之异；而行道者身，老则衰也。”

子曰：“志于道〔1〕，据于德〔2〕，依于仁〔3〕，游于艺〔4〕。”

〔1〕志者，心之所之之谓。道，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。知此而心必之焉，则所适者正，而无他歧之惑多。〔2〕据，音倨。据者，执守之意。德者，得也，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。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，则终始惟一，而有日新之功矣。〔3〕依者，不违之谓。仁，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。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，则存养主熟，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〔4〕游者，玩物适情之谓。艺，则礼乐之文，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法，皆至理所寓，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。朝夕游焉，以博其义理之趣，则应务有馀，而心亦无所放矣。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。盖学莫先于立志，志道，则心存于正而不他，据德，则道得于心而不失，依仁，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，游艺，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学者于此，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，则本末兼该，内外交养，日用之间无少间隙，而涵泳从容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

子曰：“自行束修〔1〕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〔2〕

〔1〕修，脯也。十脰为束。〔2〕古者相见，必执贄以为礼，束修，其至薄者。盖人之有生，同具此理，故圣人之于人，无不欲其入于善。但不知来学，则无往教之礼，故苟以礼来，则无不有以教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不愤〔1〕不启〔2〕，不悱〔3〕不发〔4〕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〔5〕，则不复〔6〕也。”〔7〕

〔1〕愤，房粉反。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〔2〕启，谓开其意。〔3〕悱，芳匪反。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〔4〕发，谓达其辞。〔5〕物之有四隅者，举一可知其三。反者，还以相证之义。〔6〕复，扶又反，再告也。〔7〕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，因并记此，欲学者勉于用力，以为受教之地也。程子曰：“愤、悱，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。待其诚至而后告之。既告之，又必待其自得，乃复告尔。”又曰：“不待愤、悱而发，则知之不能坚固；待其愤、悱而后发，则沛然矣。”

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〔1〕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〔2〕

〔1〕临丧哀，不能甘也。〔2〕哭，谓吊哭。一日之内，馀哀未忘，自不能歌也。谢氏曰：“学者于此二者，可见圣人情性之正也。能识圣人情性，然后可以学道。”

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〔1〕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〔2〕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舍，上声。夫，音扶。尹氏曰：“用舍无与于己，行藏安于所遇，命不足道也。颜子幾于圣人，故亦能之。”〔2〕万二千五百人为军，大国三军。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，自负其勇，意夫子若行三军，必与己同。〔3〕暴虎，徒搏。冯，皮冰反。冯河，徒涉。惧，谓敬其事。好，去声。成，谓成其谋。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，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，子路盖不知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于行藏之间，无意无必。其行非贪位，其藏非独善也。若有欲心，则不用而求行，舍之而不藏矣，是以惟颜子为可以与于此。子路虽非有欲心者，然未能无固必也；至以行三军为问，则其论益卑矣。夫子之言，盖因其失而救之。夫不谋无成，不惧必败，小事尚然，而况于行三军乎？”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〔1〕

〔1〕执鞭，贱者之事。好，去声。设言富若可求，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，亦所不辞。然有命焉，非求之可得也，则安于义理而已矣，何必徒取辱哉？苏氏曰：“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，岂问其可不可哉？为此语者，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非恶富贵而不求，以其在天，无可求之道也。”

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〔1〕

〔1〕齐，侧皆反。齐之为言齐也，将祭而齐其思虑之不齐者，以交于神明也。诚之至与不至，神之飨与不飨，皆决于此。战则众之死生、国之存亡系焉，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，皆不可以不谨也。尹氏曰：“夫子无所不谨，弟子记其大者耳。”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！”〔1〕

〔1〕《史记》“三月”上有“学之”二字。不知肉味，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。曰：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，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，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，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。范氏曰：“《韶》尽美，又尽善，乐之无以加此也。故学之三月，不知肉味，而叹美之如此，

诚之至，感之深也！”

冉有曰，“夫子为卫君乎？〔1〕”子贡曰：“诺〔2〕。吾将问之。”入，曰：“伯夷、叔齐〔3〕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〔4〕乎？”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！”出，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为，去声，犹助也。卫君，出公辄也。灵公逐其世子蒯聩。公薨，而国人立蒯聩之子辄。于是晋纳蒯聩而辄拒之。时孔子居卫，卫人以蒯聩得罪于父，而辄嫡孙当立，故冉有疑而问之。〔2〕诺，应辞也。〔3〕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其父将死，遗命立叔齐。父卒，叔齐逊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立而逃之，国人立其中子。其后武王伐纣，夷、齐扣马而谏。武王灭商，夷、齐耻食周粟，去，隐于首阳山，遂饿而死。〔4〕怨，犹悔也。〔5〕君子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况其君乎？故子贡不斥卫君，而以夷、齐为问。夫子告之如此，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。盖伯夷以父命为尊，叔齐以天伦为重。其逊国也，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，而即乎人心之安。既而各得其志焉，则视弃其国犹敝蹠尔，何怨之有？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，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。程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逊国而逃，谏伐而饿，终无怨悔，夫子以为贤，故知其不与辄也。”

子曰：“饭疏食〔1〕，饮水，曲肱而枕〔2〕之，乐〔3〕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〔4〕

〔1〕饭，符晚反，食之也。食，音嗣。疏食，粗饭也。〔2〕枕，去声。〔3〕乐，音洛。〔4〕圣人之心，浑然天理，虽处困极，而乐亦无不在焉。其视不义之富贵，如浮云之无有，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。程子曰：“非乐疏食饮水也，虽疏食饮水，不能改其乐也。不义之富贵，视之轻如浮云然。”又曰：“须知所乐者何事。”

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〔1〕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〔2〕”

〔1〕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《论》，“加”作“假”，“五十”作“卒”。盖“加”、“假”声相近而误读，“卒”与“五十”字相似而误分也。愚按：此章之言，《史记》作“假我数年，若是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”。“加”正作“假”，而无“五十”字。盖是时，孔子年已几七十矣，“五十”字误无疑也。〔2〕学《易》，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、进退存亡之道，故可以无大过。盖圣人深见《易》道之无穷，而言此以教人，使知其不可不学，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。

子所雅言：《诗》，《书》，执礼，皆雅言也。〔1〕

〔1〕雅，常也。执，守也。《诗》以理情住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礼以谨节文，皆切于日用之实，故常言之。礼独言执者，以人所执守而言，非徒诵说而已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雅素之言，于如此。若性与天道，则有不可得而闻者，要在默而识之也。”谢氏曰：“此因学《易》之语而类记之。”

葉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〔1〕。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〔2〕

〔1〕葉，舒涉反。葉公，楚葉县尹沈诸梁，字子高，僭称公也。葉公不知孔子，必有非所问而问者，故子路不对。抑亦以圣人之德，实有未易名言者与？〔2〕未得，则发愤而忘食；已得，则乐之而忘忧。以是二者，俛焉日有孳孳，而不知年数之不足，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。然深味之，则见其全体至极、纯亦不已之妙，有非圣人不能及者。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，学者宜致思焉。

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〔1〕，好〔2〕古，敏〔3〕以求之者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生而知之者，气质清明，义理昭著，不待学而知也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〔3〕敏，速也，谓汲汲也。〔4〕尹氏曰：“孔子以生知之圣，每云好学者，非惟勉人也。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，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。”

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〔1〕

〔1〕怪异、勇力、悖乱之事，非理之正，固圣人所不语。鬼神，造化之迹，虽非不正，然非穷理之至，有来易明者，故亦不轻以语人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语常而不语怪，语德而不语力，语治而不语乱，语人而不语神。”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”〔1〕

〔1〕三人同行，其一我也。彼二人者，一善一恶，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。是二人者，皆我师也。尹氏曰：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，则善恶皆我之师，进善其有穷乎？”

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〔1〕其如予何？”〔2〕

〔1〕魋，徒雷反。桓魋，宋司马向魋也。出于桓公，故又称桓氏。〔2〕魋欲害孔子，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，则桓魋其奈我何？言必不能违天害己。

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〔1〕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与，犹示也。〔2〕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，故疑其有隐，而不知圣人作、止、语、默无非教也，故夫子以此言晓之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道犹天然，门弟子亲炙而冀及之，然后知其高且远也。伏诚以为不可及，则趋向之心不几于怠乎？故圣人之教，常俯而犹之如此，非独使资质庸下者勉思企及，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易而进也。”吕氏曰：“圣人体道无隐，与天象昭然，莫非至教。常以示人，而人自不察。”

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〔1〕

〔1〕行，去声。程子曰：“教人以学文，修行而存忠、信也。忠、信，本也。”

子曰：“圣人〔1〕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君子〔2〕者，斯可矣。”子曰〔3〕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有恒者〔4〕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〔5〕”

〔1〕圣人，神明不测之号，〔2〕君子，才德出众之名。〔3〕“子曰”字，疑衍文。〔4〕恒，胡登反，常久之意。张子曰：“有恒者，不贰其心。善人者，志于仁而无恶。”〔5〕亡，读为无。三者皆虚夸之事，凡若此者，必不能守其常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圣人、君子以学言，善人、有恒者以质言。”愚谓有恒者之与圣人，高下固悬绝矣，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于圣者也。故章未申言有恒之义，其示人入德之门，可谓深切而著明矣。

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〔1〕

〔1〕纲，以大绳属网，绝流而渔者也。弋，以生丝系矢而射也。射，食亦反。宿，宿鸟。洪氏曰：“孔子少贫贱，为养与祭，或不得已而钓、弋，如猎较是也。然尽物取之，出其不意，亦不为也。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。得物如此，待人可知，小者如此，大者可知。”
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〔1〕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不知而作，不知其理而妄作也，孔子自言未尝妄作，盖亦谦辞，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。

〔2〕识，音志，记也。所从不可不择，记则善恶皆当存之，以备参考。如此者虽未能实知其理，亦可以次于知之者也。

互乡难与言〔1〕。童子见〔2〕，门人惑〔3〕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！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互乡，乡名。其人习于不善，难与言善。〔2〕见，贤遍反。〔3〕惑者，疑夫子不当见之也。〔4〕疑此章有错简。“人洁”至“往也”十四字，当在“与其进也”之前。洁，修治也。与，许也。在，前日也。言人洁己而来，但许其能自洁耳，固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；但许其进而来见耳，非许其既退而为不善也。盖不追其既往，不逆其将来，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耳。“唯”字上下，疑又有阙文，大抵亦不为已甚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圣人待物之洪如此。”

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仁者，心之德，非在外也。放而不求，故有以为远者；反而求之，则即此而在矣，夫岂远哉？程子曰：“为仁由己，欲之则至，何远之有？”

陈司败〔1〕问：“昭公知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。〔2〕”孔子退，揖巫马期而进之〔3〕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〔4〕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〔5〕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〔6〕

〔1〕陈，国名。司败，官名，即司寇也。〔2〕昭公，鲁君，名裯。习于威仪之节，当时以为知礼。故司败以为问，而孔子答之如此。〔3〕巫马，姓。期，字。孔子弟子，名施。司败揖而进之也。〔4〕相助匪非曰党。〔5〕取，七住反。礼不要同姓，而鲁与吴皆姬姓。谓之吴孟子看，讳之，使若宋女子姓者然。〔6〕孔子不可自谓讳君之恶，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，故受以为过而不辞。吴氏曰，“鲁盖夫子父母之国，昭公，鲁之先君也。司败又未尝显言其事，而遽以‘知礼’为问，其对之宜如此也。及司败以为有党，而夫子受以为过，盖夫子之盛德，无所不可也。然其受以为过也，亦不正言其所以过，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，可以为万世之法矣。”

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〔1〕

〔1〕和，去声。反，复也。必使复歌者，欲得其详而取其善也。而后和之者，喜得其详而与其善也。此见圣人气象从容，诚意恳至，而其谦逊审密，不掩人善又如此。盖一事之微，而众善之集，有不可胜既者焉。读者宜详味之。

子曰：“文，莫吾犹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〔1〕

〔1〕莫，疑辞。“犹人”，言不能过人，而尚可以及人。“未之有得”，则全未有得。皆自谦之辞，而尺以见言行之难易缓急，欲人之勉其实也。谢氏曰：“文，虽圣人，无不与人同，故不逊，能躬行君子，斯可以入圣，故不居。犹言‘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’。”

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此亦夫子之谦辞也。圣者，大而化之。仁，则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备也。为之，谓为仁圣之道。诲人，亦谓以此教人也。然不厌不倦，非己有之则不能，所以弟子不能学也。晁氏曰：

“当时有称夫子圣且仁者，以故夫子辞之。苟辞之而已焉，则无以进天下之材，率天下之善，将使圣与仁为虚器，而人终莫能至矣。故夫子虽不居仁圣，而必以为之不厌、诲人不倦自处也。‘可谓云尔已矣’者，无他之辞也。公西华仰而叹之，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。”

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〔1〕。子曰：“有诸？〔2〕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《诔》〔3〕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〔4〕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〔5〕

〔1〕祷，谓祷于鬼神。〔2〕有诸，问有此理否。〔3〕诔，力轨反。诔者，哀死而述其行之辞也。〔4〕上下，谓天地。天曰神，地曰祇。〔5〕祷者，悔过迁善，以祈神之佑也。无其理则不必祷。既曰有之，则圣人未尝有过，无善可迁，其素行固已台于神明，故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又《士丧礼》疾病行祷五祀，盖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，初不请于病者而后祷也。故孔子之于子路，不直拒之，而但告以无所事祷之意。

子曰：“奢则不孙〔1〕，俭则固〔2〕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〔3〕

〔1〕孙，去声，顺也。〔2〕固，陋也。〔3〕奢、俭俱失中，而奢之害大。晁氏曰：“不得已而救时之弊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〔1〕，小人长戚戚。”〔2〕

〔1〕坦，平也。荡荡，宽广貌。程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心广体胖。”〔2〕程子曰：“君子循理，故常舒泰，小人役于物，故多忧戚。”

子温而厉〔1〕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〔2〕

〔1〕厉，严肃也。〔2〕人之德性本无不备，而气质所赋，鲜有不偏。惟圣人全体浑然，阴阳合德，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。门人熟察而详记之，亦可见其用心之密矣。抑非知足以知圣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记，故程子以为曾子之言。学者所宜反复而玩味也。

## 泰伯第八

凡二十一章。

子曰：“泰伯〔1〕，其可谓至德〔2〕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让〔3〕，民无得而称〔4〕焉。”〔5〕

〔1〕泰伯；周大王之长子。〔2〕至德，谓德之至极，无以复加者也。〔3〕三让，谓固逊也。〔4〕无得而称，其逊隐微，无迹可见也。〔5〕盖大王三子：长泰伯，次仲雍，次季历。大王之时，商道寝衰，而周日强大。季历又生子昌，有圣德。大王因有翦商之志，而泰伯不从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。泰伯知之，即与仲雍逃之荆蛮。于是大王乃立季历，传国至昌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是为文王，文王崩，子发立，遂克商而有天下，是为武王。夫以泰伯之德，当商周之际，固足以朝诸侯、有天下矣，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，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！盖其心即夷、齐扣马之心，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，宜夫子之叹息而赞美之也。泰伯不从，事见《春秋传》。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〔1〕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，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〔2〕”

〔1〕蒺，丝里反，畏惧貌。绞，古卯反，急切也。无礼则无节文，故有四者之弊。〔2〕君子，谓在上之人也。兴，起也。偷，薄也。张子曰：“人道知所先后，则恭不劳、慎不蒺、勇不乱、直不绞，民化而德厚矣。”吴氏曰：“‘君子’以下，当自为一章，乃曾子之言也。”愚按：此一节与上文不相蒙，而与首篇“慎终追远”之意相类，吴说近是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！启予手〔1〕！《诗》〔2〕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〔3〕！小子！〔4〕”

〔1〕启，开也。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衾而视之。〔2〕《诗》，《小旻》之篇。〔3〕战战，恐惧。兢兢，戒谨。临渊，恐坠，履冰，恐陷也。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，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；至于将死，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。夫，音扶。〔4〕小子，门人也。语毕而又呼之，以致反复丁宁之意，其警之也深矣。程子曰：“君子曰终，小人曰死。君子保其身以没，为终其事也，故曾子以全归为免矣。”尹氏曰：“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。曾子临终而启手足，为是故也。非有得于道，能如是乎？”范氏曰：“身体犹不可亏也，况亏其行以辱其亲乎？”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〔1〕。曾子言〔2〕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〔3〕。君子所贵乎道”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〔4〕

〔1〕孟敬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名捷。问之者，问其疾也。〔2〕言，自言也。〔3〕鸟畏死，故鸣哀。人穷反本，故言善。此曾子之谦辞，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识之也。〔4〕远、近，并去声。贵，犹重也。容貌，举一身而言。暴，粗厉也。慢，放肆也。信，实也。正颜色而近信，则非色庄也。辞，言语。气，声气也。鄙，凡陋也。倍，与背同，谓背理也。笱，竹豆。豆，木豆。言道虽无所不在，然君子所重者，在此三事而已。是皆修身之要、为政之本，学者所当操存省察，而不可有造次、颠沛之违者也。若夫笱豆之事，器数之末，道之全体固无不该，然其分则有司之守，而非君子之所重矣。程子曰：“动容貌，举一身而言也。周旋中礼，暴慢斯远矣。正颜色则不妄，斯近信矣。出辞气，正由中出，斯远鄙倍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，故曰‘笱豆之事则有司存’。”尹氏曰：“养于中则见于外，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。若乃器用

事物之细，则有司存焉。”

曾子曰：“以能向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校，计校也。友，马氏以为颜渊是也。颜子之心，惟知义理之无穷，不见物我之有间，故能如此。谢氏曰：“不知有馀在己，不足在人，不必得为在己，失为在人：非幾于无我者不能也。”

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〔1〕〔1〕与，平声，疑辞。也，决辞。设为问答，所以深著其必然也。其

才可以辅幼君、摄国政，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，可谓君子矣。程子曰，“节操如是，可谓君子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〔1〕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〔2〕

〔1〕弘，宽广也。毅，强忍也。非弘不能胜其重，非毅无以致其远。程子曰：“弘而不毅，则无规矩而难立；毅而不弘，则隘陋而无以居之。”又曰：“弘大刚毅，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。”

〔2〕仁者，人心之全德，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，可谓重矣。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，可谓远矣。

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〔1〕。立于礼〔2〕。成于乐〔3〕。”

〔1〕兴，起也。《诗》本性情，有邪有正。其为言既易知，而吟咏之间，抑扬反复，其感人又易入。故学者之初，所以兴起其好善厌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〔2〕礼以恭敬辞逊为本，而有节文度数之详，可以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。故学者之中，所以能卓然自立，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。必于此而得之。〔3〕乐有五声十二律，更唱迭和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，可以养人之性情，而荡涤其邪秽，消融其渣滓。故学者之终，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是学之成也。按《内则》，十岁学幼仪，十三学乐诵《诗》，二十而后学礼。则此三者，非小学传授之次，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、先后、浅深也。程子曰：“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，特以道学不明，故不得有所成就。夫古人之诗，如今之歌曲，虽闾里童稚，皆习闻之而知其说，故能兴起。令虽老师宿儒，尚不能晓其义，况学者乎？是不得兴于《诗》也。古人自洒扫应对，以至冠、昏、丧、祭，莫不有礼。今皆废坏，是以人伦不明，治家无法。是不得立于礼也。古人之乐：声音所以养其耳，采色所以养其目，歌詠所以养其性情，舞蹈所以养其血脉。今旨无之，是不得成于乐也。是以古上成村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难。”

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，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程子曰：“圣人设教，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，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尔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，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術也，岂圣人之心乎？”

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好勇而不安分，则必作乱。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，则必致乱。二者之心，善恶虽殊，然其生乱则一也。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〔1〕，使骄且吝〔2〕，其馀不足观也已。”〔3〕

〔1〕才美，谓智能技艺之美。〔3〕骄，矜夸。吝，鄙吝也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此芒言骄、吝之不可也。盖有周公之德，则自无骄、吝；着但有周公之才而骄、吝焉，亦不足观矣。”又曰：“骄，气盈。吝，气歉。”愚谓骄、吝虽有盈歉之殊，然其势常相因。盖骄者吝之枝葉，吝者骄之本根。故尝验之天下之人，未有骄而不吝，吝而不骄者也。

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，不易得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至，疑当作志。穀，禄也。易，去声。为学之久，而不求禄，如此之人，不易得也。杨氏曰：“虽子张之贤，犹以干禄为问，况其下者乎？然则三年学而不至于穀，宜不易得也。”

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〔1〕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〔2〕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笃，厚而力也。好，去声。不笃信，则不能好学，然笃信而不好学，则所信或非其正。不守死，则不能以善其道，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，则亦徒死而已。盖守死者笃信之效，善道看好学之功。〔2〕君子见危授命，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，在外则不入可也。乱邦未危，而刑政纪纲紊矣，故洁其身而去之。天下，举一世而言。见，贤遍反。无道，则隐其身而不见也。此惟笃信好学、守死善道者能之。〔3〕世治而无可行之道，世乱而无能守之节，碌碌庸人，不足以为士矣，可耻之甚也。晁氏曰：“有学有守，而去就主义洁，出处之分明，然后为君子之全德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〔1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则不任其事也。若君大夫问而告者，则有矣。”

子曰：“师挚〔1〕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〔2〕，洋洋〔3〕乎盈耳哉！”〔4〕

〔1〕挚，音志。师挚，鲁乐师名挚也。〔2〕雎，七余反。乱，乐之卒章也。《史记》曰：“关雎之乱以为风始”。〔3〕洋洋，美盛意。〔4〕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，适师挚在官之初，故乐之美盛如此。

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〔1〕而不愿〔2〕，忼忼〔3〕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侗，音通，无知貌。〔2〕愿，谨厚也。〔3〕忼，音空。忼忼，无能貌。〔4〕“吾不知之”者，甚绝之之辞，亦不屑之教诲也。苏氏曰：“天之生物，气质不齐。其中材以下，有是德则有是病，有是病必有是德。故马之蹄啮者必善走，其不善者必驯。有是病而无是德，则天下之弃才也。”

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人之为学，既如有所不及矣，而其心犹竦然，惟恐其或失之，警学者当如是也。程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，不得放过。才说姑待明日，便不可也。”

子曰：“巍巍〔1〕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〔2〕焉。”

〔1〕巍巍，高大之貌。〔2〕与，去声。不与，犹言不相关，言其不以位为乐也。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〔1〕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！焕乎其有文章！〔2〕”

〔1〕唯，犹独也。则，犹准也。荡荡，广远之称也。言物之高大，莫有过于天者，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。故其德之广远，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〔2〕成功，事业也。焕，光明之貌。文章，礼乐法度也。尧之德不可名，其可见者此尔。尹氏曰：“天道之大，无为而成。唯

尧则之以治天下，故民无得而名焉。所可名者，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。”

舜有臣五人〔1〕而天下治〔2〕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〔3〕臣十人。〔4〕”孔子〔5〕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〔6〕？唐、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〔7〕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〔8〕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〔9〕”

〔1〕五人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〔2〕治，去声。〔3〕马氏曰：“乱，治也。”或曰：“乱，本作糺，古治字也。”〔4〕《书·泰誓》之辞。十人，谓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，其一人谓文母。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主义，盖邑姜也。九人治外，邑姜治内。〔5〕称孔子者，上系武王君臣之际，记者谨之。〔6〕“才难”，盖古语，而孔子然之也。才者，德之用也。〔7〕唐、虞，尧、舜有天下之号。际，交会之间。言周室人才之多，惟唐、虞之际乃盛于此。降自夏、商，皆不能及，然犹但有此数人尔，是才之难得也。〔8〕或曰：“宣断‘三分’以下，别以‘孔子曰’起之，而自为一章。”〔9〕《春秋传》曰，“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。”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，荆、梁、雍、豫、徐、扬也。惟青、兖、冀尚属纣耳。范氏曰：“文王之德，足以代商。天与之，人归之，乃不取而服事焉，所以为至德也。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，且与泰伯皆以‘至德’称之，其旨微矣。”

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〔1〕然矣。菲〔2〕饮食，而致孝乎鬼神〔3〕；恶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〔4〕；卑宫室，而尽力乎沟洫〔5〕。禹，吾无间然矣！〔6〕”

〔1〕间，去声。罅隙也，谓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。〔2〕菲，音匪，薄也。〔3〕致孝鬼神，谓享祀丰洁。〔4〕衣服，常服。黻，音弗，蔽膝也，以韦为之。冕，冠也。皆祭服也。〔5〕洫，呼域反。沟洫，田间水道，以正疆界、备旱潦者也。〔6〕或丰或俭，各适其宜，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，故再言以深美之。杨氏曰：“薄于自奉，而所勤者民之事，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，所谓‘有天下而不与’也，夫何间然之有！”

## 子罕第九

凡三十章。

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〔1〕

〔1〕罕，少也。程子曰：“计利则害义，命之理微，仁之道大，旨夫子所罕言也。”

达巷党人〔1〕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〔2〕。”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〔3〕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达巷，党名。其人姓名不传。〔2〕博学无所成名，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。

〔3〕执，专执也。〔4〕射，御皆一艺，而御为人僕，所执尤卑。言欲使我何所执以成名乎？然则吾将执御矣。闻人誉己，承之以谦也。尹氏曰：“圣人道全而德备，不可以偏长目之也。达巷党人见孔子之大，意其所学者博，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于世，盖慕圣人而不知者也。故孔子曰：‘欲使我何所执而得为名乎？然则吾将执御矣。’”

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。吾从众〔1〕。拜下，礼也〔2〕；今拜乎上，泰〔3〕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〔4〕

〔1〕麻冕，缁布冠也。纯，丝也。俭，谓省约。缁布冠，以三十升布为之，升八十缕，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。细密难成，不如用丝之省约。〔2〕臣与君行礼，当拜于堂下。君辞之，乃升，成拜。〔3〕泰，骄慢也。〔4〕程子曰：“君子处世，事之无害于义者，从俗可也；害于义，则不可从矣。”

子绝〔1〕四：毋〔2〕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〔3〕

〔1〕绝，无之尽者。〔2〕毋，《史记》作“无”，是也。程子曰：“此毋字，非禁止之辞。圣人绝此四者，何用禁止？”〔3〕意，私意也。必，期必也。固，执滞也。我，私己也。四者相为终始，起于意，遂于必，留于固，而成于我也。盖意、必常在事前，固、我常在事后，至于我又生意，则物欲牵引，循可不穷矣。张子曰：“四者有一焉，则与天地不相似。”杨氏曰：“非知足以知圣人，详视而默识之，不足以记此。”

子畏于匡〔1〕。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〔2〕不在兹〔3〕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〔4〕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〔5〕”

〔1〕畏者，有戒心之谓。匡，地名。《史记》云：“阳虎曾暴于匡，夫子貌似阳虎，故匡人围之。”〔2〕道之显者谓之文，盖礼乐制度之谓。不曰道而曰文，亦谦辞也。〔3〕兹，此也，孔子自谓。〔4〕丧、与，并去声。〔5〕马氏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故孔子自谓后死者。言天若欲丧此文，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，今我既得与于此文，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。天既未欲丧此文，则匡人其奈我何？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。”

大宰〔1〕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〔2〕”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〔3〕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〔4〕”宰〔5〕曰：“子云：‘吾不试，故艺。’〔6〕”

〔1〕大，音泰。孔氏曰：“大宰，官名。或吴或宋，未可知也。”〔2〕与，平声。与者，疑辞。大宰盖以多能为圣也。〔3〕纵，犹肆也，言不为限量也。将，殆也，谦若不敢知之辞。圣无不通，多能乃其馀事，故言“又”以兼之。〔4〕言由少贱故乡能，而所能者鄙事尔，非以圣而无不通也。且多能非所以率人，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晓之。〔5〕宰，孔子弟子，姓

琴，字子开，一字子张。〔6〕试，用也。言由不为世用，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。吴氏曰：“弟子记夫子此言之时，子牢因言昔之所闻有如此者。其意相近，故并记之。”

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〔1〕其两端而竭焉。”〔2〕

〔1〕叩，音口，发动也。〔2〕孔子谦言己无知识，但其告人，虽于至愚，不敢不尽耳。两端，犹言两头。言终始、本末、上下、精粗，无所不尽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教人，俯就之若此，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。圣人之道，必降自卑，不如此则人不亲。贤人之言，则引而自高，不知此则道不尊。观于孔子、孟子，则可见矣。”尹氏曰：“圣人之言，上下兼尽。即其近，众人皆可与知；极其至，则虽圣人亦无以加焉。是之谓两端。如答樊迟之问仁、知，两端竭尽，无馀蕴矣。若夫语上而遗下，语理而遗物，则岂圣人之言哉？”

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〔1〕，吾已矣夫〔2〕！”

〔1〕凤，灵鸟，舜时来仪，文王时鸣于岐山。河图，河中龙马负图，伏羲时出。皆圣王之瑞也。〔2〕已，止也。夫，音扶。张子曰：“凤至图出，文明之祥。伏羲、舜、文之瑞不至，则夫子之文章，知其已矣。”

子见齐衰〔1〕者、冕衣裳〔2〕者与瞽〔3〕者，见之，虽少〔4〕必作〔5〕；过之，必趋〔6〕。

〔1〕齐，音咨。衰，七雷反。齐衰，丧服。〔2〕冕，冠也。衣，上服。裳，下服。冕而衣裳，贵者之盛服也。〔3〕瞽，无目者。〔4〕少，去声。或曰：“少，当作坐。”〔5〕作，起也。〔6〕趋，疾行也。范氏曰：“圣人之心，哀有丧，尊有爵，矜不成人。其作与趋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。”尹氏曰：“此圣人之诚心，内外一者也。”

颜渊喟〔1〕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〔2〕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〔3〕。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〔4〕。”

〔1〕喟，苦位反，叹声。〔2〕钻，祖官反。仰弥高，不可及。钻弥坚，不可入。在前在后，恍惚不可为象。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、无方体，而叹之也。〔3〕循循，有次序貌。诱，引进也。博文、约礼，教之序也。言夫子道虽高妙，而教人有序也。侯氏曰：“博我以文，致知格物也。约我以礼，克己复礼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颜子称圣人员切当处。圣人教人，惟此二事而已。”〔4〕卓，立貌。末，无也。此颜子自言其学上所至也。盖悦之深而力之尽，所见益亲，而又无所用力也。吴氏曰：“所谓卓尔，亦在于日用行事之间，非所谓窈冥昏默者。”程子曰：“到此地位，功夫尤难，直是峻绝，又大段著力不得。”杨氏曰：“自可欲之谓善，充而至于大，力行之积也。大而化之，则非力行所及矣，此颜子所以来达一间也。”程子曰：“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。”胡氏曰：“无上事而喟然叹，此颜子学既有得，故述其先难之故、后得之由，而归功于圣人也。高、坚、前、后，语道体也。仰、钻、瞻、忽，未领其要也。惟夫子循循善诱，先博我以文，使我知古今，达事变；然后约我以礼，使我尊所闻，行所知。如行者之赴家，食者之求饱，是以欲罢而不能，尽心尽力，不少休废。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是盖不怠所从，必求至于卓立之地也。抑斯叹也，其在‘请事斯语’之后，‘三月不违’之时乎？”

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〔1〕。病间〔2〕，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〔3〕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

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〔4〕”

〔1〕夫子时已去位，无家臣。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，其意实尊圣人，而未知所以尊也。〔2〕间，如字。病间，少差也。〔3〕病时不知，既差乃知其事，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，人皆知之，不可欺也。而为有臣，则是欺天而已。人而欺天，莫大之罪。引以自归，其责子路深矣。〔4〕无宁，宁也。大葬，谓君臣礼葬。死于道路，谓弃而不葬。又晓之以不必然之故。范氏曰：“曾子将死，起而易箒，曰：‘吾得正而毙焉，斯已矣。’子路欲尊夫子，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，是以陷于行诈，罪至欺天。君子之于言动，虽微不可不谨。夫子深怨子路，所以警学者也。”杨氏曰：“非知至而意诚，则用智自私，不知行其所无事，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：其子路之谓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韞，纒粉反，藏也。椟，徒木反，匣也。贾，音嫁。沽，卖也。子贡以孔子有道不仕，故设此二端以问也。〔2〕孔子言固当卖之，但当待贾，而不当求之耳。范氏曰：“君子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士之待礼，犹玉之待贾也。若伊尹之耕于野，伯夷、太公之居于海滨，世无成汤、文王，则终焉而已，必不枉道以从人，珩玉而求售也。”

子欲居九夷〔1〕。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〔2〕

〔1〕东方之夷有九种。欲居之者，亦“乘桴浮海”之意。〔2〕君子所居则化，何陋之有？

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〔1〕

〔1〕鲁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自卫反鲁。是时周礼在鲁，然《诗》、乐亦颇残阙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，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

子曰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？”〔1〕

〔1〕说见第七篇，然此则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。

子在川上，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〔1〕

〔1〕夫，音扶。舍，上声。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。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髮之间断也。程子曰：“此道体也。天运而不已，日往则月来，寒在则暑来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，皆与道为体，运乎昼夜，未尝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及其至也，纯亦不已焉。”又曰：“自汉以来，儒者皆不识此义。此见圣人之心，纯亦不已也。纯亦不已，乃天德也。有天德，便可语王道，其要只在谨独。”愚按：自此至终篇，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。

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谢氏曰：“好好色，恶恶臭，诚也。好德如好色，斯诚好德矣，然民鲜能之。”《史记》：“孔子居卫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。”孔子醜之，故有是言。

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〔1〕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〔2〕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簣，求位反，土笼也。〔2〕覆，芳服反。〔3〕《书》曰：“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”夫子之言，盖出于此。言山成而但少一篑，其止者，吾自止耳；平地而方覆一篑，其进者，吾自往耳。盖学者自强不息，则积少成多；中道而止，则前功尽弃。其止其往，皆在我而不在人也。

子曰：“语之而不情者，其回也与！〔1〕”

〔1〕语，去声。情，懈怠也。与，平声。范氏曰：“颜子闻夫子之言，而心解力行，造次颠沛未尝违之。如万物得时雨之润。发荣滋长，何有于情？此群弟子所不及也。”

子谓颜渊，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进、止二字，说见上章。颜子既死而孔子惜之，言其方进而未已也。

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〔1〕

〔1〕夫，音扶。穀之始生曰苗，吐华曰秀，成穀曰实。盖学而不至于成，有如此者，是以君子贵自勉也。
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〔1〕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〔2〕

〔1〕“焉知”之焉，於虔反。〔2〕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，足以积学而有待，其势可畏，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？然或不能自勉，至于老而无闻，则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，使及时勉学也。曾子曰：“五十而不以善闻，则不闻矣。”盖述此意。

尹氏曰：“少而不勉，老而无闻，则亦已矣。自少而进者，安知其不至于极乎？是可畏也。”

子曰：“法语〔1〕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〔2〕，能无说乎？绎〔3〕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〔4〕”

〔1〕法语者，正言之也。〔2〕巽言者，婉而导之也。〔3〕绎，寻其绪也。〔4〕法言人所敬惮，故必从；然不改，则面从而已。巽言无所乖忤，故必说；然不绎，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杨氏曰：“法言，若孟子论行王政之类是也。巽言，若其论好货、好色之类是也。语之而不达，拒之而不受，犹之可也。其或喻焉，则尚庶幾其能改、绎矣。从且说矣，而不改、绎焉，则是终不改、绎也已，虽圣人其如之何哉？”

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〔1〕

〔1〕重出而逸某半。

子曰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侯氏曰：“三军之勇在人，匹夫之志在己。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，如可夺，则亦不足谓之志矢。”

子曰：“衣敝缁袍〔1〕，与衣狐貉〔2〕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〔3〕？‘不伎不求，何用不臧？’〔4〕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”〔5〕

〔1〕衣，去声。敝，坏也。缁，纁粉反，袞著也。袍，衣有著者也，盖衣之贱者。〔2〕貉，胡各反。狐貉，以狐貉之皮为裘，衣之贵者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子路之志如此，则能不以贫富动其心，而可以进于道矣，故夫子称之。〔4〕伎，之鼓反，害也。求，贪也。臧，善也。言能不伎不求，则何为不善乎？此《卫风·雄雉》之诗，孔子引之，以美子路也。吕氏曰：“贫

与富交，强者必恃，弱者必求。”〔5〕终身诵之，则自喜其能，而不复求进于道矣，故夫子复言此以警之。谢氏曰：“耻恶衣恶食，学者之大病。善心不存，盖由于此。子路之志如此，其过人远矣。然以众人而能此，则可以善矣；子路之贤，宜不止此。而终身诵之，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，故激而进之。”

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范氏曰：“小人之在治世，或与君子无异。惟临利害、遇事变，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。”谢氏曰：“士穷见节义，世乱识忠臣。欲学者必周于德。”

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〔1〕

〔1〕明足以烛理，故不惑，理足以胜私，故不忧；气足以配道义，故不惧。此学之序也。

子曰：“可与〔1〕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，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〔2〕

〔1〕可与者，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。〔2〕程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知所以求之也。可与适道，知所往也。可与立者，笃志固执而不变也。权，称锤也，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。可与权，谓能权轻重，使合义也。”杨氏曰：“知为己，则可共学矣。学足以明善，然后可与适道。信道笃，然后可与立。知时措之宜，然后可与权。”洪氏曰：“《易》九卦，终于《巽》以行权。权者，圣人之大用。未能立而言权，犹人未能立而欲行，鲜不仆矣。”程子曰：“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，故有‘权变’、‘权术’之论，术旨非也。权只是经也。自汉以下，无人识权字。”愚按：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“偏其反而”为一章，故有反经合道之说。程子非之，是矣。然以《孟子》“嫂溺，援之以手”之义推之，则权与经亦当有辨。

“唐棣〔1〕之华，偏其反而〔2〕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。夫〔4〕何远之有？”〔5〕

〔1〕棣，大计反。唐棣，郁李也。〔2〕偏，《晋书》作翩。然则反亦当与翻同，言华之摇动也。而，语助也。〔3〕此逸诗也，于六义属兴。上两句无意义，但以起下两句之辞耳。其所谓“尔”，亦不知其何所指也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夫子借其言而反之，盖前篇“仁远乎哉”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圣人未尝言易以骄人之志，亦未尝言难以阻人之进。但曰：‘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’此言极有涵蓄，意思深远。”

## 乡党第十

杨氏曰：“圣人所谓道者，不离乎日用之间也。故夫子之平日，一动一静，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。”尹氏曰：“甚矣，孔门诸子之嗜学也！于圣人之容色言动，无不谨书而笔录之，以贻后世。今读其书，即其事，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。虽然，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？盖盛德之至，动容周旋，自中平礼耳。学者欲潜心于圣人，宜于此求焉。”旧说凡一章，今分为十七节。

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〔1〕。其在宗庙朝〔2〕廷，便便〔3〕言，唯谨尔。〔4〕

〔1〕恂，相伦反。恂恂，信实之貌。似不能言者，谦卑逊顺，不以贤知先人也。乡党，父兄宗族之所在，故孔子居之，其容貌辞气如此。〔2〕朝，直遥反，下同。〔3〕便，旁连反。便便，辩也。〔4〕宗庙，礼法之所在。朝廷，政事之所出。言不可以不明辩，故必详问而极言之，但谨而不放尔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乡党、宗庙、朝廷言貌之不同。

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〔1〕。君在，闾闾如也，与与如也。〔2〕〔1〕此君未视朝时也。《王制》：诸侯上大夫卿，下大夫五人。侃，苦旦反。

闾，鱼巾反。许氏《说文》：侃侃，刚直也。闾闾，和悦而诤也。〔2〕君在，视朝也。蹶，子六反。蹶，子亦反。蹶蹶，恭敬不宁之貌。与，平声，或如字。与与，威仪中适之貌。张子曰：“与与，不忘向君也。”亦通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。

君召使摈〔1〕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〔2〕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〔3〕。衣前后，躩〔4〕如也。趋进，翼如也〔5〕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“宾不顾矣。”〔6〕

〔1〕摈，必刃反，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。〔2〕勃，变色貌。躩，驱若反，盘辟貌。皆敬君命故也。〔3〕所与立。谓同为摈者也。摈用命数之半，如上公九命，则用五人，以次传命。揖左人，则左其手；揖右人，则右其手。〔4〕躩，亦占反，整貌。〔5〕疾趋而进，张拱端好，如鸟舒翼。〔6〕纾君敬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为君摈相之容。

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〔1〕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闾〔2〕。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〔3〕。摄齐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〔4〕。出，降一等〔5〕，逞颜色〔6〕，怡怡〔7〕如也。没阶〔8〕，趋〔9〕，翼如也。复其位，蹶蹶如也。〔10〕

〔1〕鞠躬，曲身也。公门高大而若不容，敬之至也。〔2〕中门，中于门也。谓当枅闾之间，君出入处也。闾，于逼反，门限也。礼：士大夫出入君门，由闾右，不践闾。谢氏曰：“立中门则当尊，行履闾则不恪。”〔3〕位，君之虚位。谓门屏之间，人君宁立之处，所谓宁也。君虽不在，过之必敬，不敢以虚位而慢之也。言似不足，不敢肆也。〔4〕摄，拑也。齐，音咨，衣下缝也。礼：将升堂，两手拑衣，使去地尺，恐躩之而倾跌失容也。屏，藏也。息，鼻息出入者也。近至尊，气容肃也。〔5〕等，阶之级也。〔6〕逞，放也。渐远所尊，舒气解颜。〔7〕怡怡，和悦也。〔8〕没阶，下尽阶也。〔9〕趋，走就位也。陆氏曰：“‘趋’下本无‘进’字。俗本有之，误也。”〔10〕复位蹶蹶，敬之馀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在朝之容。

执圭〔1〕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〔2〕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〔3〕。勃如战色〔4〕，足蹶蹶〔5〕，如有循〔6〕。享礼〔7〕，有容色〔8〕。私覿，愉愉如也。〔9〕

〔1〕圭，诸侯命圭。聘问邻国，则使大夫执以通信。〔2〕胜，平声。‘如不胜’，执主器，执轻如不克，敬谨之至也。〔3〕上如揖，下如授，谓执圭平衡，手与心齐，高不过揖，卑不过授也。〔4〕战色，战而色惧也。〔5〕蹢，色六反。蹢蹢，举足促狭也。〔6〕如有循，《记》所谓举前曳踵，言行不离地，如缘物也。〔7〕享，献也。既聘而享，用圭璧，有庭实。〔8〕有容色，和也。《仪礼》曰：“发气满容。”〔9〕私觐，以私礼见也。愉愉，则又和矣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为君聘于邻国之礼也。晁氏曰：“孔子，定公九年仕鲁，至十三年適齐，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。疑“使摈”、“执圭”两亲，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。”

君子〔1〕不以紺緌饰〔2〕。红紫不以为褻服〔3〕。当暑，袗絺绤〔4〕，必表而出之〔5〕。缁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黄衣狐裘〔6〕。褻裘长〔7〕。短右袂〔8〕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〔9〕。狐貉之厚以居〔10〕。去丧，无所不佩〔11〕。非帷裳，必杀之〔12〕。羔裘玄冠不以吊〔13〕。吉月〔14〕，必朝服而朝。〔15〕

〔1〕君子，谓孔子。〔2〕紺，古暗反，深青扬赤色，齐服也。緌，侧由反，绛色。三年之丧，以饰练服也。饰，领缘也。〔3〕红紫，间色不正，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。褻服，私居服也。言此，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。〔4〕袗，单也。葛之精者曰絺，粗者曰绤。〔5〕表而出之，谓先著裹衣，表絺绤而出之于外，欲其不见体也。《诗》所谓“蒙彼绉絺”是也。〔6〕缁，黑色。羔裘，用黑羊皮。麕，研奚反，鹿子，色白。狐，色黄。衣以褐裘，欲其相称。〔7〕长，欲其温。〔8〕短右袂，所以便作事。〔9〕长，去声。齐主于敬，不可解衣而寝，又不可著明衣而寝，故别有寝衣，其半盖以覆足。程子曰：“此错简，当在‘齐必有明衣布’之下。”愚谓如此则此条与“明衣”、“变食”，既得以类相从；而“褻裘”、“狐貉”，亦得以类相从矣。〔10〕狐貉，毛深温厚，私居取其适体。〔11〕去，上声。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。觿砺之属，亦皆佩也。〔12〕杀，去声。朝祭之服，裳用正幅如帷，腰有襞积，而旁无杀缝。其余若深衣，腰半下，齐倍要，则无襞积而有杀缝矣。〔13〕丧主素，吉主玄。吊必变服，所以哀死。〔14〕吉月，月朔也。〔15〕孔子在鲁致仕时如此。此一节，记孔子衣服之制。苏氏曰：“此孔氏遗书，杂记曲礼，非特孔子事也。”

齐，必有明衣，布〔1〕。齐，必变食〔2〕，居必迁坐〔3〕。

〔1〕齐，侧皆反。齐，必沐浴；浴竟，即著明衣，所以明洁其体也。以布为之。此下脱前章“寝衣”一简。〔2〕变食，谓不饮酒、不茹葷。〔3〕迁坐，易常处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谨齐之事。杨氏曰：“齐所以交神，故致洁变常以尽敬。”

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〔1〕。食饔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，不食〔2〕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〔3〕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〔4〕。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〔5〕。沽酒市脯，不食〔6〕。不撤姜食〔7〕。不多食〔8〕。祭于公，不宿肉〔9〕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〔10〕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〔11〕。虽疏食〔12〕菜羹，瓜〔13〕祭，必齐如也。〔14〕

〔1〕食，音嗣，饭也。精，凿也。牛羊与鱼之腥，裹而切之为脍。食精则能养人，脍粗则能害人。不厌，言以是为善，非谓必欲如是也。〔2〕“食饔”之食，音嗣。餲，於冀反，饭伤热湿也。餲，乌迈反，味变也。鱼烂曰馁。肉腐曰败。色恶、臭恶，未败而色、臭变也。饪，而甚反，烹调生熟之节也。不时，五穀不成、果实未熟之类。此数者皆足以伤人，故不食。〔3〕割肉不方正者不食，造次不离于正也。汉陆续之母，切肉未尝不方，断葱以寸为度，盖其质美，与此暗合也。食肉用酱，各有所宜，不得则不食，恶其不备也。此二者，无害于人，但不以嗜

味而苟食耳。〔4〕食，音嗣。食以穀为主，故不使肉胜食气。〔5〕量，去声。酒以为人合欢，故不为量，但以醉为节而不及乱耳。程子曰：“不及乱者，非惟不使乱志，虽血气亦不可使乱，但浹洽而已可也。”〔6〕沽、市，皆买也。恐不精洁，或伤人也。与不尝康子之药同意。〔7〕姜，通神明，去秽恶，故不撤。〔8〕適可而上，无贪心也。〔9〕助祭于公，所得胙肉，归即颁赐。不俟经宿者，不留神惠也。〔10〕家之祭肉，则不过三日，皆以分赐。盖过三日，则肉必败，而人不食之，是衰鬼神之余也。但比君所赐作，可少缓耳。〔11〕答述曰语。自言曰言。范氏曰：“圣人存心不他，当食而食，当寝而寝，言语非其时也。”杨氏曰：“肺为气主而声出焉，寝、食则气窒而不通，语、言恐伤之也。”亦通。〔12〕食，音嗣。〔13〕陆氏曰：“《鲁论》瓜作必。”〔14〕古人饮食，每种各出少许，置之豆间之地，以祭先代始为饮食主人，不忘本也。齐，严敬貌。孔子虽薄物必祭，其祭必敬，圣人之诚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饮食之节。谢氏曰：“圣人饮食如此，非极口腹之欲，盖养气体，不以伤生，当如此。然圣人之所不食，穷口腹者或反食之，欲心胜而不暇择也。”

### 席不正，不坐。〔1〕

〔1〕谢氏曰：“圣人心安于正，故于位之不正者，虽小不处。”

### 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〔1〕。乡人雉，朝服而立于阼阶。〔2〕

〔1〕杖者，老人也。“六十杖于乡。”未出不敢先，既出不敢后。

〔2〕雉：乃多反，所以逐疫，《周礼》方相氏掌之。阼阶，东阶也。雉虽古礼而近于戏，亦必朝服而临之者，无所不用其诚敬也。或曰：“恐其惊先祖五祀之神，欲其依己而安也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居乡之事。

### 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〔1〕。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。曰：“丘未达，不敢尝。”〔2〕

〔1〕拜送使者，如亲见之，敬也。〔2〕范氏曰：“凡赐食，必尝以拜。药未达，则不敢尝。受而不饮，则虚人之赐，故告之如此。然则可饮而饮，不可饮而不饮，皆在其中矣。”杨氏曰：“大夫有赐，拜而受之，礼也。未达不敢尝，谨疾也。必告之，直也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与人交之诚意。

### 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“伤人乎？”不问马。〔1〕

〔1〕非不爱马，然恐伤人之意多，故未暇问。盖贵人贱畜，理当如此。

### 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〔1〕。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〔2〕。君赐生，必畜之〔3〕。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〔4〕。疾，君视之，东首〔5〕，加朝服，拖绅〔6〕。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〔7〕

〔1〕食恐或馐馐，故不以荐。正席先尝，如对君也。言先尝，则馐当以颁赐矣。〔2〕腥，生肉。熟而荐之祖考，荣君赐也。〔3〕畜之者，仁君之惠，无故不敢杀也。〔4〕饭，扶晚反。《周礼》：“王日一举，膳夫授祭品尝食，王乃食。”故侍食者，君祭，则己不祭而先饭，若为君尝食然，不敢当客礼也。〔5〕首，去声。东首，以受生气也。〔6〕拖，徒我反。病卧不能著衣束带，又不可以褻服见君，故加朝服于身，又引大带于上也。〔7〕急趋君命，行出而驾车随之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事君之礼。

### 入太庙，每事问。〔1〕

〔1〕重出。

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“于我殡。”〔1〕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〔2〕

〔1〕朋友以义合，死无所归，不得不殡。〔2〕朋友有通财主义，故虽车马之重，不拜。祭肉则拜者，敬其祖考，同于己亲也。此一节，记孔子交朋友之义。

寝不尸，居不容〔1〕。见齐衰者，虽狎，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褻，必以貌〔2〕。凶服者，式之。式负版者〔3〕。有盛馔，必变色而作〔4〕。迅雷风烈，必变。〔5〕

〔1〕尸，谓僵卧似死人也。居，居家。客，客仪。范氏曰：“寝不尸，非恶其类于死也。惰慢之气不设于身体，虽舒布其四体，而亦未尝肆耳。居不容，非惰也。但不若奉祭祀、见宾客而已，‘申申’、‘夭夭’是也。”〔2〕狎，谓素亲狎。褻，谓燕见。貌，谓礼貌。馀见前篇。〔3〕式，车前横木。有所敬，则俯而凭之。负版，持邦国图籍者。式此二者，哀有丧，重民数也。人惟万物之灵，而王者之所天也，故《周礼》“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”。况其下者，敢不敬乎？〔4〕敬主人之礼，非以其馔也。〔5〕迅，疾也。烈，猛也。必变者，所以敬天之怒。《记》曰：“若有疾风、迅雷、甚雨则必变，虽夜必兴，衣服冠而坐。”此一节，记孔子容貌之变。

升车，必正立执绥〔1〕。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〔2〕。

〔1〕绥，挽以上车之索也。范氏曰：“正立执绥，则心体无不正，而诚意肃恭矣。盖君子庄敬无所不在，升车则见于此也。”〔2〕内顾，回视也。《礼》曰：“顾不过毂。”三者皆失容，且惑人。此一节，记孔子升车之容。

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〔1〕。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！时哉！”子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〔2〕。

〔1〕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，则飞去，回翔审视而后下止。人之见幾而作，审择所处，亦当如此。然此上下，必有阙文矣。〔2〕共，九用反，又居勇反。嗅，许又反。邢氏曰：“梁，桥也。‘时哉’，言雉之饮啄得其时。子路不达，以为时物而共具之。孔子不食，三嗅其气而起。”晁氏曰：“《石经》‘嗅’作戛，谓雉鸣也。”刘聘君曰：“嗅，当作臭，古阆反。张两翅也。见《尔雅》。”愚按：如后两说，则‘共’字当为拱执之义。然此必有阙文，不可强为之说。姑记所闻，以俟知者。

## 先进第十一

此篇多评弟子贤否。凡二十五章。胡氏曰：“此篇记闵子骞言行者四，而其一直称闵子，疑闵氏门人所记也。”
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〔1〕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〔2〕。”

〔1〕先进、后进，犹言前辈、后辈。野人，谓郊外之民。君子，谓贤士大夫也。程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，而以为野人。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，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何其过于文也。”〔2〕用之，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

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〔1〕”德行〔2〕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。〔3〕

〔1〕从，去声。孔子尝厄于陈、蔡之间，弟子多从之者，此时皆不在门。故孔子思之，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。〔2〕行，去声。〔3〕弟子因孔子之言，记此十人，而并目其所长，分为四科。孔子教人各因其材，于此可见。程子曰：“四科乃从夫子于陈、蔡者尔，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。曾子传道而不与焉，故知十哲世俗论也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〔1〕

〔1〕助我，若子夏之“起予”，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。说，音悦。颜子于圣人之言，默识心通，无所疑问。故夫子云然，其辞若有憾焉，其实乃深慕之。胡氏曰：“夫子之于回，岂真以‘助我’望之？盖圣人之谦德，又以深赞颜子云尔。”

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〔1〕

〔1〕间，去声。胡氏曰：“父母兄弟称其孝友，人皆信之无异辞者，盖其孝友之实，有以积于中而著于外，故夫子叹而美之。”

南容三复“白圭”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〔1〕

〔1〕三、妻，并去声。《诗·大雅·抑》之篇曰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南容一日三复此言，事见《家语》，盖深有意于谨言也。此邦有道所以不废，邦无道所以免祸，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范氏曰：“言者行之表，行者言之实，未有易其言而能谨于行。南容欲谨其言如此，则必能谨其行矣。”

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〔1〕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则亡。”〔2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〔2〕范氏曰：“哀公、康子问同而对有详略者：臣之告君，不可不尽。着康子者，必待其能问乃告之。此教诲之道也。”

颜渊死，颜路〔1〕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〔2〕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〔3〕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颜路，渊之父，名无繇。少孔子六岁，孔子始教而受学焉。〔2〕椁，外棺也。请为椁，

欲卖车以买椁也。〔3〕鲤，孔子之子伯鱼也，先孔子卒。言鲤之才虽不及颜渊，然已与颜路以父视之，则皆子也。〔4〕孔子时已致仕，尚从大夫之列。言“后”，谦辞。胡氏曰：“孔子遇旧馆人之丧，尝脱骖以贖之矣。今乃不许颜路之请，何邪？葬可以无椁，骖可以脱而复求，大夫不可以徒行，命车不可以与人而鬻诸市也。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，而勉强以副其意，岂诚心与直道哉？或者以为君子行礼，视吾之有无而已。夫君子之用财，视义之可否，岂独视有无而已哉？”

颜渊死。子曰：“噫〔1〕！天丧予〔2〕！天丧予！”

〔1〕噫，伤痛声。〔2〕丧，去声。悼道无传，若天丧己也。

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〔1〕。从〔2〕者曰：“子恸矣。”曰：“有恸乎〔3〕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！〔4〕”

〔1〕恸，哀过也。〔2〕从，去声。〔3〕哀伤之至，不自知也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为，去声。夫人，谓颜渊。言其死可惜，哭之宜恸，非他人之比也。胡氏曰：“痛惜之至，施当其可，皆情性之正也。”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〔1〕”门人厚葬之〔2〕。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丧具称家之有无。贫而厚葬，不循理也，故夫子止之。〔2〕盖颜路听之。〔3〕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，以责门人也。

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〔1〕

〔1〕焉，於虔反。问事鬼神，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。而死者人之所必有，不可不知。皆切问也。然非诚敬足以事人，则必不能事神；非原始而知所以生，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。盖幽明始终，初无二理，但学之有序，不可躐等，故夫子告之如此，程子曰：“昼夜者，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，则知死之道，尽事人之道，则尽事鬼之道。死、生、人、鬼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或言夫子不告子路，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。”

闵子侍侧，阊阊如也；子路，行行〔1〕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〔2〕如也。子乐〔3〕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〔4〕

〔1〕行，胡浪反。行行，刚强之貌。〔2〕阊、侃，音义见前篇。〔3〕乐，音洛。子乐者，乐得英才而教育之。〔4〕尹氏曰：“子路刚强，有不得其死之理，故因以戒之。其后子路卒死于卫孔悝之难。”洪氏曰：“《汉书》引此句，上有‘曰’字。或云：上文‘乐’字，即‘曰’字之误。”

鲁人为长府〔1〕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〔2〕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〔3〕

〔1〕长府，藏名。藏货财曰府。为，盖改作之。〔2〕仍，因也。贯，事也。王氏曰：“改作，劳民伤财。在于得已，则不如仍旧贯之善。”〔3〕夫，音扶。中，去声。盲不妄发，发必当理，惟有德者能之。

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〔1〕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言其声之不和，与己不同也。”《家语》云：“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杀伐之声。”

盖其气质刚勇，而不足于中和，故其发于声者如此。〔2〕门人以夫子之言，遂不敬子路，故夫子释之。升堂、入室，喻入道之次第。言子路之学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，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，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。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〔1〕，商也不及〔2〕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〔3〕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〔4〕”

〔1〕子张才高意广，而好为苟难，故常过中。〔2〕子夏笃信谨守，而规模狭隘，故常不及。〔3〕愈，犹胜也。与，平声。〔4〕道以中庸为至。贤知之过，虽着胜于愚不肖之不及，然其失中则一也。尹氏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夫过与不及，均也。差之毫厘，缪以千里。故圣人之教，抑其过，引其不及，归于中道而已。”

“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〔1〕。”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！”〔2〕

〔1〕为，去声。周公以王室至亲，有大功，位冢宰，其富宜矣。季氏以诸侯之卿，而富过之，非攘夺其君、刻剥其民，何以得此？冉有为季氏宰，又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。〔2〕“非吾徒”，绝之也。“小子鸣鼓而攻之”，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也。圣人之恶党恶而害民也如此。然师严而友亲，故已绝之，而犹使门人正之，又见其爱人之无已也。范氏曰：“冉有以政事之才，施于季氏，故为不鲁至于如此。由其心术不明，不能反求诸身，而以仕为急故也。”

柴也愚〔1〕，参也鲁〔2〕，师也辟〔3〕，由也喭。〔4〕

〔1〕柴，孔子弟子，姓高，字子羔。愚者，知不足而厚有馀。《家语》记其“足不履影，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。执亲之丧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。避难而行，不径不窆”，可以见其为人矣。〔2〕鲁，钝也。程子曰：“参也竟以鲁得之！”又曰：“曾子之学，诚笃而已。圣门学者，聪明才辩不为不多，而卒传其道，乃质鲁之人尔。故学以诚实为贵也。”尹氏曰：“曾子之才鲁，故其学也确，所以能深造乎道也。”〔3〕辟，婢亦反，便辟也。谓习于容止，少诚实也。〔4〕喭，五旦反，粗俗也。传称喭者，谓俗论也。杨氏曰：“四者性之偏，语之使知自励也。”吴氏曰：“此章之首，脱‘子曰’二字。或疑下章‘子曰’当在此章之首，而通为一章。”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！屡空〔1〕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〔2〕”

〔1〕庶，近也，言近道也。屡空，数至空匮也。不以贫窶动心而求富，故屡至于空匮也。言其近道，又能安贫也。〔2〕命，谓天命。货殖，货财生殖也。亿，意度也。中，去声。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，然其才识文明，亦能料事而多中也。程子曰：“子贡之货殖，非若后人之丰财，但此心未忘耳。然此亦子贡少时事，至闻性与天道，则不为此矣。”范氏曰：“屡空者，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也。天下之物，岂有可动其中者哉？贫富在天，而子贡以货殖为心，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。其言而多中者，亿而已，非穷理乐天者也。夫子尝曰：‘赐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赐多言也。’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。”

子张问善人〔1〕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〔2〕

〔1〕善人，质美而未学者也。〔2〕程子曰：“践迹，如言循途守辙。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，然亦不能入圣人之室也。”张子曰：“善人，欲仁而未志于学者也。欲仁，故虽不践成法，亦不蹈于恶，有诸己也。由不学，故无自而入圣人之室也。”

子曰：“论笃是与〔1〕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〔2〕

〔1〕与，如字。〔2〕言但以其言论笃实而与之，则未知其为君子者乎？为色庄者乎？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。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‘闻斯行诸’，子曰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‘闻斯行诸’，子曰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〔1〕，故退之。”〔2〕

〔1〕兼人，谓胜人也。〔2〕张敬夫曰：“闻义固当勇为，然有父兄在，则有不可得而专者。若不禀命而行，则反伤于义矣。‘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’则于所当为，不患其不能为矣；特患为之之意或过，而于所当禀命者有阙耳。若冉求之资真失之弱，不患其不禀命也；患其于所当为着逡巡畏缩，而为之不勇耳。圣人一进之，一退之，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，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。”

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〔1〕。子曰：“吾以女〔2〕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〔3〕

〔1〕后，谓相失在后。〔2〕女，音汝。〔3〕何敢死，谓不赴门而必死也。胡氏曰：“先王之制，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惟其所在，则致死焉。况颜渊之于孔子，恩义兼尽，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。即夫子不幸而遇难，回必捐生以赴之矣。捐生以赴之，幸而不死，则必上告天子、下告方伯，请讨以复讎，不但已也。夫子而在，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，以犯匡人之锋乎？”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〔2〕！所谓大臣者：以道事君〔3〕，不可则止〔4〕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〔5〕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〔6〕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〔7〕

〔1〕与，平声。子然，季氏子弟。自多其家得臣二子，故问之。〔2〕异，非常也。曾，犹乃也。轻二子以抑季然也。〔3〕“以道事君”者，不从君之欲。〔4〕“不可则止”者，必行己之志。〔5〕具臣，谓备臣数而已。〔6〕与，平声。意二子既非大臣，则从季氏之所为而已。〔7〕言二子虽不足于大臣之道，然君臣之义则闻之熟矣，弑逆大故必不从之。盖深许二子以死难不可夺之节，而又以阴折季氏不臣之心也。尹氏曰：“季氏专权僭窃，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，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是时季氏已有无君之心，故自多其得人，意其可使从己也。故曰：‘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’其庶乎二子可免矣。”

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〔1〕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〔2〕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〔3〕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〔4〕

〔1〕子路为季氏宰而举之也。〔2〕夫，音扶，下同。贼，害也。言子羔质美而未学，遽使治民，適以害之。〔3〕言治民、事神皆所以为学。〔4〕恶，去声。治民、事神，固学者事，然必学之已成，然后可仕以行其学。若初未尝学，而使之即仕以为学，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。子路之言，非其本意，但理屈辞穷，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。故夫子不斥其非，而特恶其佞也。范氏曰：“古者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。盖道之本在于修身，而后及于治人，其说具于方册；读而知之，然后能行，何可以不读书也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，失先后本末之序矣。不知其过而以口给御人，故夫子恶其佞也。”

子路、曾皙〔1〕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〔2〕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〔3〕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〔4〕”子路

率尔〔5〕而对曰：“千乘〔6〕之国，摄〔7〕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〔8〕，因〔9〕之以饥馧〔10〕；由也为之，比〔11〕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〔12〕也。”夫子哂〔13〕之。“求！尔何如？〔14〕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〔15〕”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〔16〕。宗庙之事〔17〕，如会同〔18〕，端章甫〔19〕，愿为小相〔20〕焉。”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瑟希〔21〕，铿〔22〕尔，舍〔23〕瑟而作〔24〕。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〔25〕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〔26〕者，春服〔27〕既成。冠〔28〕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〔29〕，风乎舞雩〔30〕，咏〔31〕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〔32〕”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〔33〕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〔34〕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〔35〕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〔36〕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〔37〕

〔1〕皙，曾参父，名点。〔2〕坐，才卧反。〔3〕长，上声。言我虽年少长于女，然女勿以我长而难言。盖诱之尽言以观其志，而圣人和气谦德，于此亦可见矣。〔4〕言女乎居，则言“人不知我”。如或有人知女，则女将何以为用也？〔5〕率尔，轻遽之貌。〔6〕乘，去声。〔7〕摄，管束也。〔8〕二千五百人为师，五百人为旅。〔9〕因，仍也。〔10〕饥，音机。馧，音仅。菜不熟曰饥，菜不熟曰馧。〔11〕比，必二反，下同。〔12〕方，向也，谓向义也。民向义，则能亲其上、死其长矣。〔13〕哂，诗忍反，微笑也。〔14〕“求，尔何如”，孔子问也，下放此。〔15〕方六七十里，小国也。如，犹或也。五六十里，则又小矣。足，富足也。俟君子，言非己所能。冉有谦退，又以子路见哂，故其辞益逊。〔16〕公西华志于礼乐之事，嫌以君子自屑，故将言己志而先为逊辞，言未能而愿学也。〔17〕宗庙之事，谓祭祀。〔18〕诸侯时见曰会，众觐曰同。〔19〕端，玄端服。章甫，礼冠。〔20〕相，去声，赞君之礼者。言“小”，亦谦辞。〔21〕四子侍坐，以齿为序，则点当次对。以方鼓瑟，故夫子先问求、赤而后及点也。希，间歇也。〔22〕铿，苦耕反。〔23〕舍，上声。〔24〕作，起也。〔25〕撰，士免反，具也。〔26〕莫春，和煦之时。〔27〕春服，单袷之衣。〔28〕莫、冠，并去声。〔29〕浴，盥濯也，今上已袷除是也。沂，鱼依反，水名，在鲁城南，地志以为有温泉焉，理或然也。〔30〕风，乘凉也。雩，音于。舞雩，祭天祷雨上处，有坛，树木也。〔31〕咏，歌也。〔32〕曾点上学，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，天理流行，随处充满，无少欠缺，故其动静之际，从容如此。而其言志，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上位，乐其日用之常，初无舍己为人之意。而其胸次悠然、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、各得其所之妙，隐然自见于言外，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，其气象不侔矣，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。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，盖亦有以识此矣。〔33〕夫，音扶。〔34〕点以子路之志乃所优为，而夫子哂之，故请其说。〔35〕夫子盖许其能，特哂其不逊。〔36〕与，平声，下同。曾点以冉求亦欲为国而不见哂，故微问之。而夫子之答无贬辞，盖亦许之。〔37〕此亦曾皙问而夫子答也。“孰能为之大”，言无能出其右者，亦许之之辞。程子曰：“古之学者，优柔厌飫，有先后之序。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赤亦言志如此，夫子许之，亦以此自是实事。后之学者好高，加入游心千里之外，然自身却只在此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与点，盖与圣人立志同，便是尧、舜气象也。诚异三子者之撰，特行有不掩焉耳，此所谓狂也。子路等所见者小。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，是以哂之。若达，却便是这气象也。”又曰：“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，故夫子不取。曾点，狂者也，未必能为圣人之事，而能知夫子之志，故曰‘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’，言乐而得其所也。孔子之志，在于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’，使万物莫不遂其性。曾点知之，故夫子喟然叹曰：‘吾与点也。’”又曰：“曾点、漆雕开，已见大意。”

## 颜渊第十二

### 凡二十四章。

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〔1〕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〔2〕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〔3〕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〔4〕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〔5〕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〔6〕矣。”

〔1〕仁者，本心之全德。克，胜也。己，谓身立私欲也。复，反也。礼者，天理之节文也。为仁者，所以全其心之德也。盖心之全德，莫非天理，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。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，则事皆天理，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。〔2〕归，犹与也。又言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之人皆与仁，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。〔3〕又言为仁由己，而非他人所能预，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。日日克之，不以为难，则私欲净尽，天理流行，仁不可胜用矣。程子曰：“非礼处便是私意。既是私意，如何得仁？须是克尽己私，皆归于礼，方始是仁。”又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，故曰天下归仁。”谢氏曰：“克己，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。”〔4〕目，条件也。颜渊闻夫子之言，则于天理人欲之际，已判然矣，故不复有所疑问，而直请其条目也。〔5〕非礼者，己之私也。勿者，禁止之辞。是人心之所以为主，而胜私复礼之机也。私胜，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，而日用之间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〔6〕事，如“事事”之事。“请事斯语”，颜子默识其理，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，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。程子曰：“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，子曰，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四者身之用也，由乎中而应乎外、制于外，所以养其中也。颜渊事斯语，所以进于圣人。后之学圣人者，宜服膺而勿失也。因箴以自警，其《视箴》曰：‘心兮本虚，应物无迹。操之有要，视为之则。蔽交于前，其中则迁。制之于外，以安其内。克己复礼，久而诚矣。’其《听箴》曰：‘人有秉彝，本乎天性。知诱物化，遂亡其正。卓彼先觉，知止有定。闲邪存诚，非礼勿听。’其《言箴》曰：‘人心之动，因言以宣。发禁躁妄，内斯静专。矧是枢机，兴戎出好。言凶荣辱，惟其所召。伤易则诞，伤烦则支。己肆物忤，出悖来违。非法不道，钦哉训辞！’其《动箴》曰：‘哲人知几，诚之于思。志士励行，守之于为。顺理则裕，从欲惟危。造次克念，战兢自持。习与性成，圣贤同归。’”愚按：此章问答，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。非至明不能察其几，非至健不能致其决。故惟颜子得闻之，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。程子之箴，发明亲切，学者尤宜深玩。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〔1〕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〔1〕敬以持己，恕以及物，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。内外无怨，亦以其效言之，使以自考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言仁，只说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’。看其气象，便须心广体胖，动容周旋中礼。惟谨独，便是守之之法。或问：‘出门、使民之时，如此可也；未出门、使民之时，如之何？’曰：此俨若思时也，有诸中而后见于外。观其出门、使民之时，其敬如此，则前乎此者敬可知矣，非因出门、使民然后有此敬也。”愚按：克己复礼，乾道也；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。颜、冉之学，其高下浅深，于此可见。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，亦将无己之可克矣。

司马牛〔1〕问仁。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讷。〔2〕”曰：“其言也讷，斯谓之仁已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讷乎？”〔3〕

〔1〕司马牛，孔子弟子，名犁，向魋之弟。〔2〕讷，音刃，忍也，难也。仁者心存而不放，

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，盖其德之一端也。夫子以牛多言而躁，故告之以此。使其于此而谨之，则所以为仁立方，不外是矣。〔3〕牛意仁道至大，不但如夫子之所言，故夫子又告之以此。盖心常存，故事不苟；事不苟，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，非强闭之而不出也。杨氏曰：“观此及下章再问之语，牛之易其言可知。”程子曰：“虽为司马牛多言故及此，然圣人之言，亦止此为是。”愚谓牛之为人如此，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，而泛以为仁之大概语之，则以彼之躁，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，而终无自以入德矣。故其告之如此。盖圣人之言，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，而旨为入德之要，则又初不异也。读者其致思焉。

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〔1〕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〔2〕

〔1〕向魑作乱，牛常忧惧。故夫子告之以此。〔2〕疚，病也。夫，音扶。牛之再问，犹前章之意，故复告之以此。言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，故能内省不疚，而自无忧惧，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。晁氏曰：“不忧不惧，由于德全而无疵。故无人而不自得，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。”

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〔1〕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〔2〕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〔3〕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〔4〕

〔1〕牛有兄弟而云然者，忧其为乱而将死也。〔2〕盖闻之夫子。〔3〕命禀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。天莫之为而为，非我所能必，但当顾受而已。〔4〕既安于命，又当修其在己者。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，接人以恭而有节文，则天下主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。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，故为是不得已之辞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。胡氏曰：“子夏‘四海皆兄弟’之言，特以广司马牛之意，意圆而语滞者也。惟圣人则无此病矣。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，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，是以不能践其盲尔。”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谮〔1〕，肤受之愬〔2〕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〔3〕

〔1〕浸润，如水之浸灌滋润，渐渍而不骤也。谮，庄荫反，毁人之行也。〔2〕肤受，谓肌肤所受，利害切身，如《易》所谓“剥床以肤，切近灾”者也。愬，苏路反，愬己之冤也。〔3〕毁人者渐渍而不骤，则听者不觉其入而信之深矣。愬冤者急迫而切身，则听者不及致详而发之暴矣。二者难察而能察之，则可见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，此亦必因子张之失而告之，故其辞繁而不杀，以致丁宁之意云。杨氏曰：“骤而语之，与利害不切于身者，不行焉，有不待明者能之也。故浸润之谮、肤受之愬不行，然后谓之明，而又谓之远。远则明之至也。《书》曰：‘视远惟明。’”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〔1〕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〔2〕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〔3〕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〔4〕

〔1〕言仓廩实而武备修，然后教化行，而民信于我，不离叛也。〔2〕去，上声，下同。〔3〕言食足而信孚，则无兵而守固矣。〔4〕民无食必死，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，无信，则虽生而无以自立，不若死之为安。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，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。程子曰：“孔门弟子善问，直穷到底，如此章者，非子贡不能问，非圣人不能答也。”愚谓以人情而言，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。以民德而言，则信本人之所固有，非兵食所得而失也。是以为政者，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，不以危急而可弃也。

棘子成曰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〔1〕”子贡曰：“惜乎！夫子之说，君子也。驷不及舌〔2〕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。”〔3〕

〔1〕棘子成，卫大夫。疾时人文胜，故为此言。〔2〕言子成之言，乃君子之意。然言出于舌，则驷马不能追之，又惜其失言也。〔3〕鞞，其郭反，皮去毛者也。言文质等耳，不可相无。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，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。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，固失之过；而子贡矫子成立弊，又无本末轻重之差，胥失之矣。

哀公问于有若〔1〕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〔2〕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〔3〕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〔4〕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〔5〕

〔1〕称有若者，君臣之辞。〔2〕用，谓国用。公意盖欲加赋以足用也。〔3〕彻，通也，均也。周制：一夫受田百亩，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，计亩均收。大率民得其九，公取其一，故谓之彻。鲁自宣公税亩，又逐亩什取其一，则为什而取二矣。故有若请但专行彻法，欲公节用以厚民边。〔4〕二，即所谓什二也。公以有若不喻其旨，故言此以示加赋之意。〔5〕民富，则君不至独贫；民贫，则君不能独富。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，以止公之厚敛，为人上看所宜深念也。杨氏曰：“仁政必自经界始。经界正，而后井地均、穀禄平，而军国之需皆量是以为出焉。故一彻而百度举矣，上下宁忧不足乎？以二犹不足，而教之彻，疑若迂矣。然什一，天下之中正，多则桀，寡则貉，不可改也。后世不究其本而惟未之图，故征敛无艺，费出无经，而上下困矣，又恶知‘盍彻’之当务而不为迂乎？”

子张问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〔1〕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：是惑也。〔2〕‘诚不以富，亦抵以异。’”〔3〕

〔1〕主忠信，则本立。徙义，则日新。〔2〕恶，去声。爱、恶，人之常情也。然人之生死有命，非可得而欲也。以爱恶而欲其生死，则惑矣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则惑之甚也。〔3〕此《诗·小雅·我行其野》之辞也。旧说：夫子引之，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，如此诗所言，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异也。程子曰：“此错简，当在第十六篇‘齐景公有马千驷’之上。因此下文亦有‘齐景公’字而误也。”杨氏曰：“‘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’则非诚善补过、不蔽于私者，故告之如此。”

齐景公〔1〕问政于孔子〔2〕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〔3〕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〔4〕

〔1〕齐景公，名杵臼。〔2〕鲁昭公末年，孔子適齐。

〔3〕此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也。是时景公失政，而大夫，陈氏厚施于国；景公又多内嬖，而不立太子。其君臣父子之间，皆失其道，故夫子告之以此。〔4〕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，其后果以继嗣不定，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。杨氏曰：“君之所以君，臣之所以臣，父之所以父，子之所以子，是必有道矣。景公知善夫子之言，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，盖悦而不绎者，齐之所以卒于乱也。”

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〔1〕”子路无宿诺。〔2〕

〔1〕片言，半言。折，之舌反，断也。与，平声。子路忠信明决，故言出而人信服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〔2〕宿，留也，犹宿怨之宿。急于践言，不留其诺也。记者因夫子之言而记此，以见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，由其养之有素也。尹氏曰：“小邾射以句绎奔鲁，曰：‘使季’

路要我，吾无盟矣。’千乘之国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路之一言，其见信于人可知矣。一言而折狱者，信在言前，人自信之故也。不留诺，所以全其信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〔1〕

〔1〕范氏曰：“听讼者，治其末，塞其流也。正其本，清其源，则无讼矣。”杨氏曰：“子路片言可以折狱，而不知以礼逊为国，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。故又记孔子之言，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，而以使民无讼为贵。”

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〔1〕，行之以忠〔2〕。”

〔1〕居，谓存诸心。无倦，则始终如一。〔2〕行，谓发于事。以忠，则表里如一。程子曰：“子张少仁。无诚心爱民，则必倦而不尽心。故告之以此。”

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〔1〕

〔1〕重出。

子曰：“君子成〔1〕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〔2〕

〔1〕成者，诱掖浆劝以成其事也。〔2〕君子、小人，所存既有厚薄之殊，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，故其用心不同如此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〔1〕

〔1〕范氏曰：“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。”胡氏曰：“鲁自中叶，政由大夫，家臣效尤，据邑背叛，不正甚矣。故孔子以是告之，欲康子以正自克，而改三家之故。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。”

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子不贪欲，则虽赏民使之为盗，民亦知耻而不窃。胡氏曰：“季氏窃柄，康子夺嫡，民之为盗，固其所也。盖亦反其本耶？孔子以‘不欲’启之，其旨深矣。”夺嫡事见《春秋传》。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〔1〕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〔2〕之风，必偃〔3〕。”

〔1〕焉，淤虔反。为政者，民所视效，何以杀为？欲善则民善矣。〔2〕上，一作尚，加也。

〔3〕偃，仆也。尹氏曰：“杀之为言，岂为人上之语哉？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，而况于杀乎？”

子张问，“士何如，斯可谓之达。〔1〕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〔2〕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〔4〕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〔5〕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〔6〕

〔1〕达者，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。〔2〕子张务外，夫子盖已知其发问之意，故反诘之，将以发其病而药之也。〔3〕言名誉著闻也。〔4〕“闻”与“达”相似而不同，乃诚伪之所以分，学者不可不审也。故夫子既明辨之，下文又详言之。〔5〕夫，音扶，下同。好、下，皆去声。内主忠信，而所行合宜，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，皆自修于内，不求人知之事。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，则所行自无窒碍矣。〔6〕行，去声。善其颜色以取于仁，而行实背之，又自以

为是而无所忌惮，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，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。程子曰：“学者须是务实，不要近名。有意近名，大本已失，更学何事？为名而学，则是伪也。今之学者，大抵为名。为名与为利。虽清浊不同，然其利心则一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子张上学，病在乎不务实。故孔子告之，旨笃实之事，充乎内而发乎外者也。当时门人亲受圣人之教，而差失有如此者，况后世乎？”

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、修慝〔1〕、辨惑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〔2〕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〔3〕

〔1〕慝，吐得反。胡氏曰：“慝之字从心从匿，盖恶上匿于心者。修者，治而去之。”〔2〕善其切于为己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先事后得，犹言先难后获也。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，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。专于治己而不责人，则己之恶无所匿矣，知一朝之忿为甚微，而祸及其亲为甚大，则有以辨惑而惩其忿矣。樊迟粗鄙近利，故告之以此三者，皆所以救其失也。范氏曰：“先事后得，上义而下利也。人惟有利欲之心，故德不崇。惟不自省己过而知人之过，故慝不修。感物而易动者莫如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惑之甚者也。惑之甚者必起于细微，能辨之于早，则不至于大惑矣。故惩忿所以辨惑也。”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〔1〕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〔2〕”樊迟未达〔3〕，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〔4〕”樊迟退，见子夏，曰：“乡〔5〕也吾见〔6〕于夫子而问‘知’，子曰：‘举直错诸在，能使在者直’，何谓也？〔7〕”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〔8〕！舜有天下，选〔9〕于众，举皋陶〔10〕，不仁者远〔11〕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〔12〕，不仁者远矣。”〔13〕

〔1〕爱人，仁之施。〔2〕上“知”，去声；下如字。知人，知之务。〔3〕曾氏曰：“迟之意，盖以爱欲其周，而知有所择，故疑二者之相悖尔。”〔4〕举直错枉者，知也。使枉者直，则仁矣。如此，则二者不惟不相悖，而反相为用矣。〔5〕乡，去声。〔6〕见，贤遍反。〔7〕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，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。〔8〕叹其所包者广，不止言“知”。〔9〕选，息恋反。〔10〕陶，音遥。〔11〕远，如字。不仁者远，言人皆化而为仁，不见有不仁者，若其远去尔，所谓使在者直也。〔12〕伊尹，汤之相也。〔13〕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兼仁、知而言矣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之语，因人而变化。虽若有浅近者，而其包含无所不尽，观于此章可见矣。非若他人之言，语近则遗远，语远则不知近也。”尹氏曰，“学者之间也，不独欲闻其说，又必欲知其方；不独欲知其方，又必欲为其事，如樊迟之问仁、知也，夫子告之尽矣。樊迟未达，故又问焉，而犹未知其何以为之也。及退而问诸子夏，然后有以知之。使其未喻，则必将复问矣。既问于师，又辨诸友，当时学者之务实也如是。”

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”〔1〕

〔1〕告，工毒反。道，去声。友所以辅仁，故尽其心以告之，善其说以道之。然以义合者也，故不可则止。若以数而见疏，则自辱矣。

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讲学以会友，则道益明；取善以辅仁，则德日进。

## 子路第十三

凡三十章。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，劳之，〔1〕”请益。曰：“无〔2〕倦。”〔3〕

〔1〕劳，如字。苏氏曰：“凡民之行，以身先之，则不令而行。凡民之事，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。”〔2〕无，古本作毋。〔3〕吴氏曰：“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，故以此告之。”程子曰：“子路问政，孔子既告之矣。及请益，则曰‘无倦，而已。未尝复有所告，姑使之深思也，’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〔1〕，赦小过〔2〕，举贤才〔3〕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〔4〕

〔1〕有司，众职也。宰兼众职，然事必先之于彼，而后考其成功，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。〔2〕过，失误也。大者于事或有所窒，不得不惩；小者赦之，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。〔3〕贤，有德者，才，有能者。举而用之，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。〔4〕焉，於虔反。舍，上声。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，故孔子告之以此。程子曰：“人各亲其亲，然后不独亲其亲。仲弓曰‘焉知贤才而举之’，子曰‘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’，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，则一心可以兴邦，一心可以丧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”范氏曰：“不先有司，则君行臣职矣；不赦小过，”则下无全人矣；不举贤才，则百职废矣。失此三者，不可以为季氏宰，况天下乎？”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〔1〕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〔2〕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〔3〕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〔4〕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〔5〕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〔6〕。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〔7〕

〔1〕卫君，谓出公辄也。是时鲁哀公之十年，孔子自楚反平卫。〔2〕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称其祖，名实紊矣，故孔子以正名为先。谢氏曰：“正名虽为卫君而言，然为政之道，皆当以此为失。”〔3〕迂，谓远于事情，言非今日之急务也。〔4〕野，谓鄙俗。责其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。〔5〕杨氏曰：“名不当其实，则言不顺。言不顺，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。”〔6〕中，去声。范氏曰：“事得其序之谓礼，物得其和之谓乐。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，故礼乐不兴。礼乐不兴，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，故刑罚不中。”〔7〕程子曰：“名实相须。一事苟，则其余皆苟矣。”胡氏曰：“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，欲杀之，不果而出奔。灵公欲立公子郢，郢辞。公卒，夫人立之，又辞。乃立蒯聩之子辄，以拒蒯聩。夫蒯聩欲杀母，得罪于父，而辄据国以拒父：皆无父之人也，其不可有国也明矣。夫子为政，而以正名为先。必将具其事之本末，告诸天王，请于方伯，命公子郢而立之，则人伦正，天理得，名正言顺而事成矣。夫子告之之详如此，而子路终不喻也，故事辄不去，卒死其难。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，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。”

樊迟请学稼〔1〕，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〔2〕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〔3〕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〔4〕。夫〔5〕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〔6〕负其子而至矣，焉〔7〕用稼？”〔8〕

〔1〕种五穀曰稼。〔2〕种蔬菜曰圃。〔3〕小人，谓细民，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。〔4〕好，去声。礼、义、信，大人之事也。好义，则事合宜。情，诚实也。“敬”、“服”、“用情”，盖各以其类而应也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〔6〕襁，居丈反。织缕为之，以约小儿子背者。〔7〕焉，於虔反。〔8〕杨氏曰：“樊须游圣人之门而同稼圃，志则陋矣，辞而辟之可也。待其出而后言其非，何也？盖于其问也，自谓农圃之不如，则拒之者至矣。须之学疑不及此，而不能问。不能以三隅反矣，故不复。及其既出，则惧其终不喻也，求老农老圃而学焉，则其失愈远矣。故复言之，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。”

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〔1〕；使〔2〕于四方，不能专〔3〕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〔4〕

〔1〕《诗》本人情，该物理，可以验风俗之盛衰，见政治之得失。其言温厚和平，长于风谕。故诵之者，必达于政而能言也。〔2〕使，去声。〔3〕专，独也。〔4〕程子曰：“穷经将以致用也。世之诵《诗》者，果能从政而专对乎？然则其所学者，章句之末耳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”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
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鲁，周公之后。卫，康叔之后。本兄弟之国，而是时衰乱，政亦相似，故孔子叹之。

子谓卫公子荆〔1〕善居室。“始有，曰：‘苟〔2〕合〔3〕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〔4〕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〔5〕

〔1〕公子荆，卫大夫。〔2〕苟，聊且粗略之意。〔3〕合，聚也。〔4〕完，备也。〔5〕言其循序而有节，不以欲速、尽美累其心。杨氏曰：“务为全美，则累物而骄吝之心生。公子荆皆曰‘苟，而已，则不以外物为心，其次易足故也。”

子適卫，冉有僕〔1〕。子曰：“庶〔2〕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〔3〕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〔4〕

〔1〕僕，御车也。〔2〕庶，众也。〔3〕庶而不富，则民生不遂，故制田里、薄赋敛以富之。〔4〕富而不教，则近于禽兽。故必立学校、明礼义以教之。胡氏曰：“天生斯民，立之司牧，而寄以三事。然自三代之后，能举此职者，百无一二。汉之文、明，唐之太宗，亦云庶且富矣。西京之教无闻焉。明帝尊师重傅，临雍拜老，宗戚子弟莫不受学；唐太宗大召名儒，增广生员，教亦至矣，然而未知所以教也。三代之教，天子公卿躬行于上，言行政事皆可师法。技二君者，其能然乎？”

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〔1〕

〔1〕期月，谓周一岁之月也。可者，仅辞，言纲纪布也。有成，治功成也。尹氏曰：“孔子叹当时莫能用已也，故云然。”愚按《史记》，此盖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。
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〔1〕，亦可以胜残去杀。〔2〕矣。诚哉是言也！〔3〕”

〔1〕为邦百年，言相繼而久也。〔2〕胜，平声。胜残，化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也。去，上声，去杀，谓民化于善，可以不用刑杀也。〔3〕盖古有是言，而夫子称之。程子曰：“汉自高、惠至于文、景，黎民醇厚，幾致刑措，庶乎其近之矣。”尹氏曰：“胜残去杀，不为恶而已，善人之功如是。若夫圣人，则不待百年，其化亦不止此。”

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王者，谓圣人受命而兴也。三十年为一世。仁，谓教化浃也。程子曰：“周自文、武至于成王，而后礼乐兴，即其效也。”或问：“‘三年’、‘必世’，迟速不同，何也？”程子曰：“‘三年有成’，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。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使之浃于肌肤，沦于骨髓，而礼乐可兴，所谓仁也。此非积久，何以能致？”
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冉子退朝〔1〕。子曰：“何晏〔2〕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〔3〕。”子曰：“其事〔4〕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〔5〕，吾其与〔6〕闻之。”〔7〕

〔1〕朝，音潮。冉有时为季氏宰。朝，季氏之私朝也。〔2〕晏，晚也，〔3〕政，国政。〔4〕事，家事。〔5〕以，用也。〔6〕与，去声。〔7〕礼：大夫虽不治事，犹得与闻国政。是时季氏专鲁，其于国政，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，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。故夫子为不知者而言：此必季氏之家事耳。若是国政，我尝为大夫，虽不见用，犹当与闻。今既不闻，则是非国政也。语意与魏征献陵之对略相似。其所以正名分，抑季氏，而教冉有之意深矣。
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〔1〕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〔2〕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〔3〕”曰：“一言而丧〔4〕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惟其言而莫予违也。〔5〕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〔6〕”

〔1〕几，期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如几如式。”言一言之间，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。〔2〕当时有此言也。易，去声。〔3〕因此言而知为君之难，则必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，而无一事之敢忽。然则此言也，岂不可以必期于兴邦乎？为定公言，故不及臣也。〔4〕丧，去声，下同。〔5〕乐，音洛。言他无所乐，惟乐此耳。〔6〕范氏曰：“言不善而莫之违，则忠言不至于耳，君日骄而臣日谄，未有不丧邦者也。”谢氏曰：“知为君之难，则必敬遭以持之。惟其言而莫予违，则谄谄面谀之人至矣。邦未必遽兴丧也，而兴丧之源分于此。然此非识微之君子，何足以知之？”

葉公问政：〔1〕。子曰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〔2〕

〔1〕音义并见第七篇。〔2〕说，音说。被其泽则说，闻其风则来。然必近者说，而后远看来也。

子夏为莒父〔1〕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〔2〕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〔3〕”

〔1〕父，音甫。莒父，鲁邑名。〔2〕欲事之速成，则急遽无序，而反不达。〔3〕见小者之为利，则所就者小，而所失者大矣。程子曰：“子张问政，子曰：‘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’子夏问政，子曰：‘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’子张常过高而未仁，子夏之病常在近小，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。”

葉公语〔1〕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〔2〕者，其父攘〔3〕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语，去声。〔2〕直躬，宜身而行者。〔3〕有因而盗曰攘。〔4〕为，去声。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故不求为直，而直在其中。谢氏曰：“顺理为直。父不为子隐，子不为父隐，于理顺邪？瞽瞍杀人，舜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。当时，爱亲之心胜，其于宜不直何暇计哉？”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恭主容，敬主事。恭见于外，敬主乎中。“之夷狄不可弃”，勉其固守而勿失也。程子曰：“此是彻上彻下语，圣人初无二语也，充之则睥面盎背；推而达之，则笃恭而天下平矣。”胡氏曰：“樊迟问仁者三：此最先，‘先难’次之，‘爱人’其最后乎？”
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：可谓士矣。〔1〕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

〔2〕”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硠硠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以为次矣。〔3〕”曰：“今之从政者〔4〕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〔5〕！斗筭之人〔6〕，何足算〔7〕也！”〔8〕

〔1〕使，去声。此其志有所不为，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。子贡能言，故以使事告之。盖为使之难，不独贵于能言而已。〔2〕弟，去声。此本立而材不足者，故为其次。〔3〕行，去声。果，必行也。硠，苦耕反，小石之坚确者。小人，言其识量之浅狭也。此其本末皆无足观，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，故圣人犹有取焉，下此则市井之人，不复可为士矣。〔4〕今之从政者，盖如鲁三家之属。〔5〕噫，心不平声。〔6〕斗，量名，容十升。筭，所交反，竹器，容斗二升。斗筭之人，言鄙细也。〔7〕算，亦作彘，悉乱反，数也。〔8〕子贡之问每下，故夫子以是警之。程子曰：“子贡之意，盖欲为皎皎之行，闻于人者。夫子告之，皆笃实自得之事。”

子曰：“不得中行〔1〕而与之，必也狂狷〔2〕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行，道也。〔2〕狂者，志极高而行不掩。狷，音绢。狷者，知来及而守有馀。〔3〕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，然既不可得，而徒得谨厚之人，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。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，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，以进于道，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。孟子曰：“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也。其志硠硠然，曰：‘古之人！古之人！’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”

子曰：“南人〔1〕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〔2〕”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南人，南国之人。〔2〕恒，胡登反，常久也。巫，所以交鬼神。医，所以寄死生。故虽贱役，而犹不可以无常。孔子称其言而善之。夫，音扶。〔3〕此《易·恒卦·九三》爻辞。承，进也。〔4〕复加“子曰”，以别《易》文也，其义未详。杨氏曰：“君子于《易》苟玩其占，则知无常之取羞矣。其为无常也，盖亦不占而已矣。”意亦略通。

子曰：“君子和〔1〕而不同〔2〕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〔3〕

〔1〕和者，无乖戾之心。〔2〕同者，有阿比之意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君子尚义，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，安得而和？”
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、恶，并去声。一乡之人，宜有公论矣，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。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，则必具有苟合之行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，则必其无可好之实。

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：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

人难事而易说也：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〔1〕

〔1〕易，去声。说，音悦。器之，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。君子之心公而恕，小人之心私而刻。天理人欲之间，每相反而已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〔1〕

〔1〕君子循理，故安舒而下矜肆，小人逞欲，故反是。

子曰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，近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木者，质朴。讷者，迟钝。四者质之近乎仁者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刚毅则不屈于物欲，木讷则不至于外驰，故近仁。”

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、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、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〔1〕

〔1〕胡氏曰：“切切，恳到也。偲偲，详勉也。怡怡，和悦也。皆子路所不足，故告之。又恐其混于所施，则兄弟有贼恩之祸，朋友有善柔之损，故又别而言之。”

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教民者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、务农讲武之法。即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民知亲其上，死其长，故可以即戎。程子曰：“‘七年’云者，圣人度其时可矣。如云‘期月’、‘三年’、‘百年’、‘一世’、‘大国五年’、‘小国七年’之类，皆当思其作为如何乃有益。”

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以，用也。言用不教之民以战，必有败亡之祸，是弃其民也。

## 宪问第十四

胡氏曰：“此篇疑原宪所记。”凡四十七章。

宪〔1〕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穀；邦无道，穀：耻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宪，原思名。〔2〕穀，禄也。邦有道不能有为，邦无道不能独善，而但知食禄，皆可耻也。宪之狷介，其于“邦无道，穀”之可耻，固知之矣；至于“邦有道，穀”之可耻，则未必知也。故夫子因其问而并言之，以广其志，使知所以自勉而进于有为也。

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此亦原宪以其所能而问也。克，好胜。伐，自矜。怨，忿恨。欲，贪欲。〔2〕有是四者而能制之，使不得行，可谓难矣。仁则天理浑然，自无四者之累，“不行”不足以言之也。程子曰：“人而无克、伐、怨、欲，惟仁者能之。有之而能制其情，使不行，斯亦难能也，谓之仁则未也。此圣人开示之深，惜乎宪之不能再问也。”或曰：“四者不行，固不得为仁矣。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，求仁之方乎？”曰：克去己私以复乎礼，则私欲不留，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。若但制而不行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，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。岂克己求仁之谓哉？学者察于二者之间，则其所以求仁之功，益亲切而无渗漏矣。

子曰：“士而怀居〔1〕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〔1〕居，谓意所便安处也。

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〔1〕

〔1〕危，高峻也。行、孙，并去声。孙，卑顺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，至于言则有时而不敢尽，以避祸也。然则为国者使士言孙，岂不殆哉，”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〔1〕

〔1〕有德者，和顺积中，英华发外。能言者，或便佞口给而已。仁者，心无私累，见义必为。勇者，或血气之强而已。尹氏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徒能言看来必有德也。仁者志必勇，徒能勇看未必有仁也。”

南宫适〔1〕问于孔子，曰：“羿善射〔2〕，奭荡舟〔3〕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〔4〕。”夫子不答，南宫适出。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〔5〕

〔1〕适，古活反。南宫适，即南容也。〔2〕羿：音诣。有穷之君，善射，灭夏后相而篡其位。其臣寒浞又杀羿而代之。〔3〕奭五报反，《春秋传》作“浇”。浞之子也，力能陆地行舟，后为夏后少康所诛。荡，土浪反。〔4〕禹平水土暨稷播种，身亲稼穡之事。禹受舜禅而有天下，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。〔5〕适之意，盖以羿、奭此当世之有权力者，而以禹、稷比孔子也，故孔子不答。然适之言如此，可谓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，不可以不与，故俟其出而赞美之。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〔1〕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

〔1〕夫，音扶。谢氏曰：“君子志于仁矣，然毫忽之间，心不在焉，则未免为不仁也。”

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”〔1〕

〔1〕苏氏曰：“爱而勿劳，禽、犊之爱也。忠而勿诲，妇、寺之忠也。爱而知劳之，则其为爱也深矣。忠而知海之，则其为忠也大矣。”

子曰：“为命：裨谌草创之〔1〕，世叔讨论之〔2〕，行人子羽修饰之〔3〕，东里子产润色〔4〕之〔5〕。”

〔1〕裨，婢之反。谌，时林反。草，略也。创，造也。谓造为草稿也。〔2〕世叔，游吉也，《春秋传》作子太叔。讨，寻究也。论，讲议也。〔3〕行人，掌使之官。子羽，公孙挥也。修饰，谓增损之。〔4〕东里，地名，子产所居也。润色，谓加以文采也。〔5〕裨谌以下四人，旨郑大夫。郑国之为辞命，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，详审精密，各尽所长。是以应对诸侯，鲜有败事。孔子言此，盖善之也。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〔1〕”问子西〔2〕。曰：“彼哉〔3〕！彼哉！”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〔4〕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〔5〕”

〔1〕子产之政，不专于宽，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。故孔子以为惠人，盖举其重而言也。〔2〕子西，楚公子申。能逊楚国，立昭王，而改纪其政，亦贤大夫也。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。昭王欲用孔子，又沮止之。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祸乱，则其为人可知矣。〔3〕“彼哉”者，外之之辞。〔4〕人也，犹言此人也。〔5〕伯氏，齐大夫。骈邑，地名。齿，年也。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，伯氏自知己罪，而心服管仲之功，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。荀卿所谓“与之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拒”者，即此事也。或问：“管仲、子产孰优？”曰：管仲之德，不胜其才。子产之才，不胜其德。然于圣人之学，则概乎其未有闻也。

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〔1〕

〔1〕易，去声。处贫难，处富易，人之常情。然人当勉其难，而不可忽其易也。

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〔1〕

〔1〕公绰，鲁大夫。赵、魏，晋卿之家。老，家臣之长。大家势重，而无诸侯之事；家老望尊，而无官守之责。优，有馀也。滕、薛，二国名。大夫，任国政者。滕、薛國小政繁，大夫位高贵重。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。杨氏曰：“知之弗豫，枉其才而用之，则为弃人矣。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。言此，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。”

子路问成人〔1〕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〔2〕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〔3〕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〔4〕”曰〔5〕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〔6〕

〔1〕成人，犹言全人。〔2〕武仲，鲁大夫，名纻。知，去声。〔3〕庄子，鲁卞邑大夫。〔4〕言兼此四子之长，则知足以穷理，廉足以养心，勇足以力行，艺足以泛应。而又节之以礼，和之以乐，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，则村全德备，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，中正和乐，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；而其为人也亦成矣。然“亦”之为言，非其至者，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语之也。若论其至，则非圣人之尽人道，不足以语此。〔5〕复加“曰”字者，既答而复言也。〔6〕授命，言不爱其生，持以与人也。久要，旧约也。平生，平日也。有是忠信之实，则虽其才知礼乐有所未备，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。程子曰：“知之明，信之笃，行之果，天下之达德也。若孔子所谓‘成人’，亦不出此三者。武仲，知也；公绰，仁也；卞庄子，勇也；冉求，

艺也。须是合此四人之能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然而论其大成，则不止于此。若今之成人，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，则又其次者也。”又曰：“臧武仲之知，非正也。若文之以礼乐，则无不正矣。”又曰：“语成人之名，非圣人孰能之？孟子曰：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。”如此方可以称成人之名。”胡氏曰，“‘今之成人’以下，乃子路之言。盖不复‘闻斯行之’之勇，而有‘终身诵之’之同矣。”未详是否？
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，曰：“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〔1〕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〔2〕

〔1〕公叔文子，卫大夫公孙拔也。公明姓，贾名，亦卫人。文子为人，其详不可知，然必廉静之士，故当时以三者称之。〔2〕厌者，苦其多而恶之之辞。事适其可，则人不厌，而不觉其有是矣，是以称之或过，而以为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也。然此言也，非礼义充溢于中、得时措之宜者不能。文子虽贤，疑未及此。但君子与人为善，不欲正言其非也，故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盖疑之也。

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〔1〕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〔2〕君，吾不信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防，地名，武仲所封邑也。〔2〕要，平声，有挟而求也。〔3〕武仲得罪奔邾，自邾如防，使请立后而避邑。以示若不得请，则将据邑以叛，是要君也。范氏曰：“要君者无上，罪之大者也，武仲之邑，受之于君。得罪出奔，则立后在君，非己所得专也。而据邑以请，由其好知而不好学也。”杨氏曰，“武仲卑辞请后，其迹非要君者，而意实要之。夫子之言，亦《春秋》诛意之法也。”

子曰：“晋文公谄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谄。”〔1〕

〔1〕晋文公，名重耳。谄，古穴反，诡也。齐桓公，名小白。二公皆诸侯盟主，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。虽其以力假仁，心皆不正，然桓公伐楚，仗义执言，不由诡道，犹为彼善于此。文公则伐卫以致楚，而阴谋以取胜，其谄甚矣。二君他事亦多类此，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。
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桓公九〔2〕合诸侯，不以兵车〔3〕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〔4〕”

〔1〕纠，居黝反。召，音邵。按《春秋传》，齐襄公无道，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及无知弑襄公，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鲁人纳之，未克，而小白入，是为桓公。使鲁杀子纠而请管、召，召忽死之，管仲请囚。鲍叔牙言于桓公以为相。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，忍心害理，不得为仁也。〔2〕九，《春秋传》作“纠”，督也，古字通用。〔3〕“不以兵车”，言不假威力也。〔4〕“如其仁”，言谁如其仁者，又再言以深许之。盖管仲虽来得为仁人，而其利泽及人，则有仁之功矣。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〔1〕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〔2〕诸侯，一匡天下〔3〕，民至于今受其赐。微〔4〕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〔5〕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〔6〕也，自经〔7〕于沟渎而莫之知〔8〕也。”

〔1〕与，平声。相，去声。子贡意：不死犹可，相之则已甚矣。〔2〕霸，与伯同，长也。〔3〕匡，正也。尊周室，攘夷狄，皆所以正天下也。〔4〕微，无也。〔5〕被，皮寄反。衽，而审反，衣衿也。被髮左衽，夷狄之俗也。〔6〕谅，小信也。〔7〕经，缢也。〔8〕莫之知，人

不知也。《后汉书》引此文，“莫”字上有“人”字。程子曰：“桓公，兄也。子纠，弟也。仲私于所事，辅之以争国，非义也。桓公杀之虽过，而纠之死实当。仲始与之同谋，遂与之同死，可也；知辅之争为不义，将自免以图后功，亦可也。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。若使桓弟而纠兄，管仲所辅者正，桓夺其国而杀之，则管仲之与桓，不可同世之讎也，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，圣人之言，无乃害义之甚，启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？如唐之王珪、魏征，不死建成之难，而从太宗，可谓害于义矣；后虽有功，何足赎哉？”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，故圣人独称其功，王、魏先有罪而后有功，则不以相掩可也。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与文子同升诸公〔1〕。子闻之曰：“可以为文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臣，家臣。僎，士免反。公，公朝。谓荐之与己同进为公朝之臣也。〔2〕文者，顺理而成章之谓。说法亦有所谓“锡民爵位曰文”者。洪氏曰：“家臣之贱而引之使与己并，有三善焉：知人，一也；忘己，二也；亭君，三也。”

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“夫〔1〕如是，奚而不丧〔2〕？”孔子曰：“仲叔圉〔3〕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〔4〕。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〔5〕

〔1〕夫，音扶。〔2〕丧，去声，失位也。〔3〕仲叔圉，即孔文子也。〔4〕三人皆卫臣，虽未必贤，而其才可用。灵公用之，又各当其才。〔5〕尹氏曰：“卫灵公之无道，宜丧也，而能用此三人，犹足以保其国。而况有道之君，能用天下之贤才者乎？《诗》曰：‘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’”

子曰：“其言之不怍，则为之也难。”〔1〕

〔1〕大言不惭，则无必为立志，而不自度其能否矣。欲践其言，岂不难哉？

陈成子弑简公〔1〕。孔子沐浴而朝〔2〕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〔3〕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！〔4〕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？〔5〕”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〔6〕

〔1〕成子，齐大夫，名恒。简公，齐君，名王。事在《春秋》哀公十四年。〔2〕朝，音潮。是时孔子致仕居鲁，沐浴斋戒以告君，重其事而不敢忽也。〔3〕臣弑其君，人伦之大变，天理所不容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况邻国乎？故夫子虽已告老，而犹请哀公讨之。〔4〕夫，音扶，下“告夫”同。三子，三家也。时政在三家，哀公不得自专，故使孔子告之。〔5〕孔子出而自言如此，意谓：弑君之贼，法所必讨。大夫谋国，义所当告。君乃不能自命三子，而使我告之邪？〔6〕以君命在告，而三子鲁之强臣，素有无君之心，实与陈氏声势相倚，故沮其谋。而夫子复以此应之，其所以警之者深矣。程子曰：“左氏记孔子之言曰：‘陈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’此非孔子之言。诚若此言，是以力不以义也。若孔子之志，必将正名其罪，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。而率与国以讨之。至于所以胜齐者，孔子之馀事也，岂计鲁人之众寡哉？当是时，天下之乱极矣，因是足以正之，周室其复兴乎？鲁之君臣，终不从之，可胜惜哉！”胡氏曰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：弑君之贼，人得而讨之。仲尼此举，先发后闻可也。”

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犯，谓犯颜谏争。范氏曰：“犯非子路之所难也，而以不欺为难。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上达。小人下达。”〔1〕

〔1〕君子循天理，故日进乎高明。小人徇人欲，故日究乎汗下。

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为，去声，程子曰：“为己，欲得之于己也。为人，欲见知于人也。”程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其终至于成物。今之学者为人，其终至于丧己。”愚按：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，其说多矣，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。于此明辨而日省之，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。

蓬伯玉使人于孔子〔1〕。孔子与之坐〔2〕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〔3〕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。子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〔4〕

〔1〕蓬伯玉，卫大夫，名瑗。使，去声，下同。孔子居卫，尝主于其家。既而反鲁，故伯玉使人来也。〔2〕与之坐，敬其主以及其使也。〔3〕夫子，指伯玉也。〔4〕言其但欲寡过而犹未能，则其省身克己、常若不及之意可见矣。使者之言愈自卑约，而其主之贤益彰，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，故夫子再言“使乎”以重美之。按庄周称“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”，又曰：“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”盖其进德之功，老而不倦，是以践履笃实，光辉宣著。不惟使者知之，而夫子亦信之也。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〔1〕

〔1〕重出。

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〔1〕

〔1〕此《艮卦》之象辞也。曾子盖尝称之，记者因上章之语而类记之也。范氏曰：“物备止其所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，而君臣、上下、大小皆得其职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耻〔1〕其言而过〔2〕其行〔3〕”

〔1〕耻者，不敢尽之意。〔2〕过者，欲有诗之辞。〔3〕行，去声。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〔1〕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〔2〕”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〔3〕也。”

〔1〕知，去声。〔2〕自责以勉人也。尹氏曰：“成德以仁为先，进学以知为先。故夫子之言，其序有不同者以此。”〔3〕道，言也。自道，犹云谦辞。

子贡方〔1〕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〔2〕？夫〔3〕我则不暇。”〔4〕

〔1〕方，比也。〔2〕乎哉，疑辞。〔3〕夫，音扶。

〔4〕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，虽亦穷理之事，然专务为此，则心驰于外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。故褒之而疑其辞，复自贬以深抑之。谢氏曰：“圣人责人，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如此。”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已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凡章指同而文不异者，一言而重出也，文小异者，屡言而各出也。此章凡四见，而文皆有异，则圣人于此一事，盖屡言之，其丁寧之意亦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不逆诈〔1〕，不亿不信〔2〕。抑〔3〕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”〔4〕

〔1〕逆，未至而迎之也。诈，谓人欺已。〔2〕亿，未见而意之也。不信，谓人疑己。〔3〕抑，反语辞。〔4〕言虽不逆不亿，而于人之情伪，自然先觉，乃为贤也。杨氏曰：“君子一于诚而已，然未有诚而不明者。故虽不逆诈、不亿不信，而常先觉也。若夫不逆不亿而卒为

小人所罔焉，斯亦不足观也已。”

微生亩〔1〕谓孔子曰：“丘何为是栖栖〔2〕者与〔3〕？无乃为佞〔4〕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微生，姓；亩，名也。亩名呼夫子而辞甚偶，盖有齿德而隐者。〔2〕栖栖，依依也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〔4〕为佞，言其务为口给以悦人也。〔5〕疾，恶也。固，执一而不通也。圣人之于达尊，礼恭而言直如此，其警之亦深矣。

子曰：“骥〔1〕不称其力，称其德〔2〕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骥，善马之名。〔2〕德，谓调良也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骥虽有力，其称在德。人有才而无德，则亦奚足尚哉？”

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〔1〕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〔2〕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〔3〕”

〔1〕或人所称，今见《老子》书。德，谓恩惠也。〔2〕言于其所怨，既以德报之矣，则人之有德于我者，又将何以报之乎？〔3〕于其所怨者，爱憎取舍，一以至公而无私，所谓直也。于其所德者，则必以德报之，不可忘也。或人之言，可谓厚矣。然以圣人之言观之，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，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。必如夫子之言，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。然怨有不讎，而德无不报，则又未尝不厚也。此章之言，明白简约，而其指意曲折反复，如造化之简易易知，而微妙无穷，学者所宜详玩也。

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〔1〕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〔2〕

〔1〕夫子自叹，以发子贡之问也。夫，音扶。〔2〕不得于天而不怨天，不合于人而不尤人，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。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，循序渐进耳，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。然深味其语意，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。盖在孔门，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，故特语以发之。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！程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在理当如此。”又曰：“下学上达，意在言表。”又曰：“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，乃学之要。盖凡下学人事，便是上达天理。然习而不察，则亦不能以上达矣。”

公伯寮〔1〕愬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〔2〕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〔3〕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〔4〕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〔5〕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〔6〕

〔1〕公伯寮，鲁人。〔2〕子服，氏；景，谥；伯，字。鲁大夫子服何也。〔3〕夫子，指季孙。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。〔4〕肆，除尸也。言欲诛寮。朝，音潮。〔5〕与，平声。〔6〕谢氏曰：“虽寮之愬行，亦命也。其实寮无如之何。”愚谓言此以晓景伯，安子路，而警伯寮耳。圣人于利害之际，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来然也。

子曰：“贤者辟世〔1〕，其次辟地〔2〕，其次辟色〔3〕，其次辟言〔4〕。”

〔1〕辟，去声，下同。天下无道而隐，若伯夷、太公是也。〔2〕去乱国，適治邦。〔3〕礼貌衰而去。〔4〕有违言而后去也。程子曰：“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，然非有优劣也，所遇不同耳。”

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李氏曰：“作，起也。言起而隐去者，今七人矣。不可知其谁何。必求其人以实之，则

苗矣。”

子路宿于石门〔1〕。晨门〔2〕曰：“奚自？〔3〕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〔4〕

〔1〕石门，地名。〔2〕晨门，掌晨启门，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。〔3〕自，从也。问其何所从来也。〔4〕与，平声。胡氏曰：“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，故以是讥孔子。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，无不可为之时也。”

子击磬〔1〕于卫。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！击磬乎！〔2〕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！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磬，乐器。〔2〕荷，去声，担也。蕢，草器也。此荷蕢者，亦隐士也。圣人之心来尝忘天下，此人闻其磬声而知之，则亦非常人矣。〔3〕硜，苦耕反。硜硜，石声，亦专确之意。“莫己”之己，音纪，余音以。揭，起例反。以衣涉水曰厉，摄衣涉水曰揭。此两句，《卫风·匏有苦叶》之诗也。讥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，不能適浅深之宜。〔4〕“果哉”，叹其果于忘世也。末，无也。圣人心中同天地，视天下犹一家，中国犹一人，不能一日忘也。故闻荷蕢之言，而叹其果于忘世；且言人之出处若但如此，则亦无所难矣。

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〔1〕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〔2〕

〔1〕高宗，商王武丁也。谅阴，天子居丧之名，未详其义。

〔2〕言君薨，则诸侯亦然。总己，谓总摄已职。冢宰，太宰也。百官听于冢宰，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。胡氏曰：“位有贵贱，而生于父母无以异者。故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子张非疑此也，殆以为人君三年不言，则臣下无所禀令，祸乱或由以起也。孔子告以听于冢宰，则祸乱非所忧矣。”

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、易，皆去声。谢氏曰：“礼达而分定，故民易使。”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！”〔1〕

〔1〕“修己以敬”，夫子之言至矣尽矣，而子路少之。故再以其充积之盛、自然及物者告之，无他道也。“人”者，对“己”而言。“百姓”，则尽平人矣。“尧、舜犹病”，言不可以有加于此，以抑子路，使反求诸近也。盖圣人之心无穷，世虽极治，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？故尧、舜犹以安百姓为病，若曰“吾治已足”，则非所以为圣人矣。程子曰：“君子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。惟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而四灵毕至矣。此体信达顺之道，聪明睿知皆由是出，以此事天殫帝。”

原壤夷俟〔1〕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〔2〕，长〔3〕而无述〔4〕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〔5〕！”以杖叩其胫。〔6〕

〔1〕原壤，孔子之故人。母死而歌，盖老氏之流，自放于礼法之外者。夷，蹲踞也。俟，待也。言见孔子来而蹲踞以待之也。〔2〕孙、弟，并去声。〔3〕长，上声。〔4〕述，犹称也。〔5〕贼者，害人之名。以其自幼至长，无一善状，而久生于世，徒足以败常乱俗，则是

贼而已矣。〔6〕叩，音口。胫，其定反，足骨也。孔子既责之，而因以所曳之杖，微击其胫，若使勿蹲踞然。

阙党童子将命〔1〕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〔2〕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益者也。欲速成者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阙党，党名。童子，未冠者之称。将命，谓传宾主之言。

〔2〕与，平声。或人疑此童子学有进益，故孔子使之传命以宠异之也。〔3〕礼：童子当隅坐，随行。孔子言，吾见此童子不循此礼，非能求益，但欲速成尔。故使之给使令之役，观长少之序，习揖逊之容，盖所以抑而教之，非宠而异之也。

## 卫灵公第十五

凡四十一章。

卫灵公问陈〔1〕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〔2〕之事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〔3〕在陈〔4〕绝粮，从〔5〕者病，莫能兴〔6〕。子路愠见〔7〕，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〔8〕

〔1〕陈，去声，谓军师行伍之列。〔2〕俎豆，礼器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卫灵公，无道之君也，复有志于战伐之事。故答以未学而去之。”〔4〕孔子去卫适陈。〔5〕从，去声。〔6〕兴，起也。〔7〕见，贤遍反。〔8〕何氏曰：“滥，溢也。言君子固有穷时，不若小人穷则放溢为非。”程子曰：“固穷者，固守其穷。”亦通。愚谓圣人当行而行，无所顾虑，处困而亨，无所怨悔，于此可见。学者宜深味之。

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〔1〕”对曰：“然。非与？〔2〕”曰：“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。”〔3〕

〔1〕女，音汝。识，音志。与，平声，下同。子贡之学，多而能识矣。夫子欲其知所木也，故问以发之。〔2〕方信而忽疑，盖其积学功至，而亦将有得也。〔3〕说见第四篇。然彼以行言，而此以知言也。谢氏曰：“圣人之道大矣，人不能遍观而尽识，宜其以为多学而识之也。然圣人岂务博者哉？如天之于众形，匪物物刻而雕之也。故曰：‘予一以贯之。’‘德輶如毛，毛犹有伦。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至矣！’”尹氏曰：“孔子之于曾子，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，曾子复深谕之曰‘唯’。若子贡，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，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‘唯’也。二子所学之浅深，于此可见。”愚按：夫子之于子贡，屡有以发之，而他人不与焉。则颜、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，又可见矣。

子曰：“由〔1〕！知德〔2〕者鲜〔3〕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由，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。〔2〕德，谓义理之得于己者。非已有之，不能知其意味之实也。〔3〕鲜，上声。〔4〕自第一章至此，疑皆一时之言，此章盖为“愠见”发也。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〔1〕？夫〔2〕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〔3〕”

〔1〕无为而治者，圣人德盛而民化，不待其有所作为止。独称舜者，绍尧之后，而又得人以任众职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。与，平声。〔2〕夫，音扶。〔3〕恭己者，圣人敬德之容。既无所为，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。

子张问行〔1〕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〔2〕？立，则见其参于前也；在舆，则见其倚于衡也。夫然后行。〔3〕”子张书诸绅。〔4〕

〔1〕犹“问达”之意也。〔2〕“行笃”、“行不”之行，去声。笃，厚也。蛮，南蛮。貊，亡百反，北狄。二千五百家为州。子张意在得行于外，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，犹答“干禄”、“问达”之意也。〔3〕“其”者，指忠信、笃敬而言。参，七南反，读如“毋往参焉”之参，言与我相参也。衡，轭也。夫，音扶。言其于忠信、笃敬念念不忘，随其所在，常若有见，虽欲顷刻离之而不可得；然后一言一行，自然不离于忠信、笃敬，而蛮貊可行也。〔4〕绅，大带之垂者。书之，欲其不忘也。程子曰：“学要鞭辟近裹，著己而已。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

思；言忠信，行笃敬；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；即此是学。质美者明得尽，渣滓便浑化，却与天地同体。其次惟庄敬以持养之，及其至则一也。”

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〔1〕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〔2〕”

〔1〕史，官名。鱼，卫大夫，名鳞。如矢，言直也。史鱼自以不能进贤、退不肖，既死犹以尸谏，故夫子称其直。事见《家语》。〔2〕伯玉出处，合于圣人之道，故曰君子。卷，收也。怀，藏也。如于孙林父、宁殖放弑之谋，不对而出，亦其事也。杨氏曰：“史鱼之直，未尽君子之道。若蘧伯玉，然后可免于乱世。若史鱼之如矢，则虽欲卷而怀之，有不可得也。”

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〔1〕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

〔1〕知，去声。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志士，有志之士。仁人，则成德之人也。理当死而求生，则于其心有不安矣，是害其心之德也。当死而死，则心安而德全矣。程子曰：“实理得之于心自别。实理者，实见得是，实见得非也。古人有捐躯陨命者，若不实见得，恶能如此？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、生不安于死也，故有杀身以成仁者，只是成就一个‘是’而已。”

子贡问为仁，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〔1〕

〔1〕贤以事言，仁以德言。夫子尝谓子贡悦不若己者，故以是告之，欲其有所严惮切磋以成其德也。程子曰：“子贡问‘为仁’，非问‘仁’也，故孔子告之以为仁之资而已。”

颜渊问为邦〔1〕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〔2〕，乘殷之辂〔3〕，服周之冕〔4〕，乐则《韶》舞〔5〕。放郑声〔6〕，远佞人〔7〕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〔8〕。”

〔1〕颜子王佐之才，故问治天下之道。曰“为邦”者，谦辞。〔2〕夏时，谓以斗柄初昏，建寅之月为岁首也。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，皆可以为岁首。而三代迭用之，夏以寅为人正，商以丑为地正，周以子为天正也。然时以作事，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，故孔子尝曰：“吾得夏时焉。”而说者以为谓《夏小正》之属。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，而于此又以告颜子也。〔3〕辂，音路，亦作路。商辂，木辂也。辂者，大车之名。古者以木为车而已，至商而有辂之名，盖始异其制也。周人饰以金玉，则过侈而易败，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，为质而得其中也。〔4〕周冕有五，祭服之冠也。冠上有覆，前后有旒。黄帝以来，盖已有之，而制度仪等，至周始备。然其为物小，而加于众体之上，故虽华而不为靡，虽费而不及奢。夫子取之，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。〔5〕取其尽善尽美。〔6〕放，谓禁绝之。郑声，郑国之音。〔7〕远，去声。佞人，卑谄辩给之人。〔8〕殆，危也。程子曰：“问政多矣，惟颜渊告之以此。盖三代之制，皆因时损益，及其久也，不能无弊。周衰，圣人不作，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，立万世常行之道，发此以为之兆尔。由是求之，则诗皆可考也。”张子曰：“礼乐，治之法也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，法外意也。一日不谨，则法坏矣。虞夏君臣更相饬戒，意盖如此。”又曰：“法立而能守，则德可久，业可大。郑声、佞人，能使人丧其所守，故放远之。”尹氏曰：“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盖此意也。孔、颜虽不得行之于时，然其为治之法，可得而见矣。”

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〔1〕

〔1〕苏氏曰：“人之所履看，容足之外，皆为无用之地，而不可废也。故虑不在于里之外，则患在几席之下矣。”

子曰：“已矣乎〔1〕！吾未见好〔2〕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〔1〕已矣乎，叹其终不得而见之也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

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〔1〕者与〔2〕？知柳下惠〔3〕之贤，而不与立〔4〕也。”

〔1〕窃位，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，如盗得而阴据之也。〔2〕“者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3〕柳下惠，鲁大夫展获，字禽，食邑柳下，谥曰惠。〔4〕与立，谓与之并立于朝。范氏曰：“臧文仲为政于鲁，若不知贤，是不明也，知而不举，是蔽贤也。不明之罪小，蔽贤之罪大。故孔子以为不仁，又以为窃位。”

子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〔1〕怨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远，去声。〔2〕责己厚，故身益修；责人薄，故人易从。所以人不得而怨之。

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，如之何’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“如之何，如之何”者，熟思而审处之辞也。不如是而妄行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。

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〔1〕，难矣哉〔2〕！”

〔1〕好，去声，小慧，私智也。言不及义，则放辟邪侈之心滋。好行小慧，则行险僥倖之机熟。〔2〕“难矣哉”者，言其无以入德，而将有患害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〔1〕

〔1〕孙，去声。义者制事之本，故以为质幹；而行之必有节文，出之必以退逊，成之必在诚实：乃君子之道也。程子曰：“义以为质，如质幹然；礼行此，孙出此，信成此。此四句只是一事，以义为本”又曰：“‘敬以直内’则‘义以方外’。‘义以为质’，则‘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’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〔1〕

〔1〕范氏曰：“君子学以为己，不求人知。然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谢氏曰：“君子无不反求诸己，小人反是。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君子虽不病人之不已知，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称也。虽疾没世而名不称，然所以求者，亦反诸己而已。小人求诸人，故违道干誉，无所不至。三者文不相蒙，而义实相足，亦记言者之意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矜而不争〔1〕，群而不党〔2〕。”

〔1〕庄以持己曰矜。然无乖戾之心，故不争。〔2〕和以处众曰群。然无阿比之意，故不党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‘恕’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推己及物，其施不穷，故可以终身行之。尹氏曰，“学贵于知要。子贡之问，可谓知要

矣。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。推而极之，虽圣人之无我，不出乎此。终身行之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子曰：“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〔1〕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毁者，称人之恶而损其真。誉，平声。誉者，扬人之善而过其实。夫子无是也。然或有所誉者，则必尝有以试之，而知某将然矣。圣人善鲁之速，而无所苟如此。若其恶恶，则已缓矣。是以虽有以前知其恶，而终无所毁也。〔2〕斯民者，今此之人也。三代，夏、商、周也。直道，无私曲也。言吾之所以无所毁誉者，盖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、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，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实也。尹氏曰：“孔子立于人也，岂有意于毁誉之哉？其所以誉之者，盖试而知其美故也。斯民也，三代所以直道而行，岂得容私于其间哉？”

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！”〔1〕

〔1〕夫，音扶。杨氏曰：“‘史阙文’、‘马借人’，此二事孔子犹及见之。‘今亡矣夫’，悼时之益偷也。”愚谓此必有为而言。盖虽细故，而时变之大者可知矣。胡氏曰：“此章义疑，不可强解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乱德〔1〕，小不忍〔2〕则乱大谋。”

〔1〕巧言，变乱是非，听之使人丧其所守。〔2〕小不忍，如妇人之仁、匹夫之勇皆是。
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、恶，并去声。杨氏曰：“惟仁者能好恶人。众好恶之而不察，则或蔽于私矣。”

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弘，廓而大之也。人外无道，道外无人。然人心有觉，而道体无为，故人能大其道，道不能大其人也。张子曰：“心能尽性，人能弘道也。性不知检其心，非道弘人也。”

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过而能改，则复于无过。惟不改，则其过遂成，而将不及改矣。

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〔1〕，无益〔2〕，不如学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句。〔2〕句。〔3〕此为思而不学者言之。盖劳心以必求，不如逊志而自得也。李氏曰：“夫子非思而不学者，特垂语以教人尔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〔1〕

〔1〕馁，奴罪反。耕所以谋食，而未必得食。学所以谋道，而禄在其中。然其学也，忧不得平道而已，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，岂以在外者为忧乐哉？”

子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〔1〕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庄以涖之，则民不敬〔2〕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涖之，动之〔3〕不以礼〔4〕，未善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知，去声。知足以知此理，而私欲间之，则无以有之于身矣。〔2〕涖，临也。谓临民也，

知此理而无私欲以间之，则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。然犹有不庄者，盖气习之偏，或有厚于内而不严于外者，是以民不见其可畏而慢易之。下句放此。〔8〕动之，动民也。犹曰鼓舞而作兴之云尔。〔4〕礼，谓义理之节文。〔5〕愚谓学至于仁，则善有诸己而大本立矣。涖之不庄，动之不以礼，乃其气禀学问之小疵，然亦非尽善之道也。故夫子历言之，使知德愈全则责愈备，不可以为小节而忽之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此言观人之法。知，我知之也。受，彼所受也。盖君子于细事未必可观，而村德足以任重，小人虽器量浅狭，而未必无一长可取。

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民之于水火，所赖以生，不可一日无。其于仁也亦然。但水火外物，而仁在己。无水火，不过言人之身，而不仁则失其心。是仁有甚于水火，而尤不可以一日无者也。况水火或有时而杀人，仁则未尝杀人，亦何惮而不为哉？李氏曰：“此夫子勉人为仁之语。”下章放此。

子曰：“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”〔1〕

〔1〕当仁，以仁为已任也。虽师亦无所逊，言当勇往而必为也。盖仁者，人所自有而自为之，非有争也，何逊之有？程子曰：“为仁在己，无所与逊。若著名在外，则不可不逊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〔1〕

〔1〕贞，正而固也。谅，则不择是非而必于信。

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〔1〕

〔1〕後，与“後获”之“後”同。食，禄也。君子之仕也，有官守者修其职，有言责者尽某忠。皆以敬吾之事而已，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。

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〔1〕

〔1〕人性皆善，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，气习之染也。故君子有教，则人皆可以复于善，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。

子曰：“道不同〔1〕，不相为〔2〕谋。”

〔1〕不同，如善恶、邪正之异。〔2〕为，去声。

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辞，取达意而止，不以富丽为工。

师冕见〔1〕，及阶，子曰：“阶也。”及席，子曰：“席也。”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〔2〕”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〔3〕”子曰：“然。固相师之道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师，乐师，瞽者。冕，名。见，贤遍反。〔2〕再言“某在斯”，历举在坐之人以诏之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圣门学者，于夫子之一言一动，无不存心省察如此。〔4〕相，去声，助也。古者瞽必有相，其道如此。盖圣人于此，非作意而为之，但尽其道而已。尹氏曰：“圣人处己为人，其心一致，无不尽其诚故也。有志于学者，求圣人之心，于斯亦可见矣。”范氏曰：“圣人不侮鳏寡，不虐无告，可见于此。推之天下，无一物不得其所矣。”

## 季氏第十六

洪氏曰：“此篇或以为《齐论》。”凡十四章。

季氏将伐颛臾〔1〕。冉有、季路〔2〕见〔3〕于孔子，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〔4〕？夫〔5〕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〔6〕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〔7〕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〔8〕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〔9〕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〔10〕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〔11〕？且尔言过矣。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〔12〕”冉有曰：“今夫〔13〕颛臾，固〔14〕而近于费〔15〕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〔16〕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于疾夫〔17〕舍〔18〕曰‘欲之’〔19〕，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：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〔20〕。夫〔21〕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〔22〕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〔23〕相夫子，远人〔24〕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〔25〕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〔26〕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〔27〕之内也。〔28〕”

〔1〕颛，音专。臾，音俞。颛臾，国名，鲁附庸也。〔2〕按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，二子仕季氏不同时。此云尔者，疑子路尝从孔子自卫反鲁，再仕季氏，不久而复之卫也。〔3〕见，贤遍反。〔4〕与，平声。冉求力季氏聚敛，尤用事。故夫子独责之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〔6〕东蒙，山名。先王封颛臾于此山之下，使主其祭。在鲁地七百里之中。〔7〕社稷，犹云公家。〔8〕是时四分鲁国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孙、叔孙各有其一。独附庸之国尚为公臣，季氏又欲取以自益。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，则不可伐，在邦域之中，则不必伐，是社稷之臣，则非季氏所当代也。此事理之至当，不易之定体，而一言尽其曲折如此，非圣人不能也。〔9〕夫子，指季孙。冉有实与谋，以孔子非之，故归咎于季氏。〔10〕任，平声。周任，古之良史。〔11〕陈，布也。列，位也。焉，於虔反。相：去声，下同；警者之相也。言二子不欲则当谏，谏而不听，则当去也。〔12〕兕，徐履反，野牛也。柙，户甲反，檻也。椟，音独，匱也。与，平声。言在柙而逸，在椟而毁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过。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，则季氏之恶，已不得不任其责也。〔13〕夫，音扶。〔14〕固，谓城郭完固。〔15〕费，季氏之私邑。〔16〕此则冉求之饰辞，然亦可见其实与季氏之谋矣。〔17〕夫，音扶。〔18〕舍，上声。〔19〕“欲之”，谓贪其利。〔20〕寡，谓民少。贫，谓财乏。均，谓各得其分。安，谓上下相安。季氏之欲取颛臾，患寡与贫耳。然是时季氏据国，而鲁公无民，则不均矣；君弱臣强，互生嫌隙，则不安矣，均则不患于贫而和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，安则不相疑忌，而无倾覆之患。〔21〕夫，音扶。〔22〕内治修，然后远人服。有不服，则修德以来之，亦不当勤兵于远。〔23〕子路虽不与谋，而素不能辅之以义，亦不得为无罪，故并责之。〔24〕远人，谓颛臾。〔25〕分崩离析，谓四分公室，家臣屡叛。〔26〕干，楯也。戈，戟也。〔27〕萧墙，屏也。〔28〕言不均不和，内变将作。其后哀公果欲以赴伐鲁而去季氏。谢氏曰：“当是时，三家强，公室弱，冉求又欲伐颛臾以附益之。夫子所以深罪之，为其瘠鲁以肥三家也。”洪氏曰：“二子仕于季氏，凡季氏所欲为，必以告于夫子。则因夫子之言而技止者，宜亦多矣。伐颛臾之事，不见于经传，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与？”

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〔1〕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〔2〕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〔3〕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〔4〕。天下有道，

则庶人不议。〔5〕”

〔1〕先王之制，诸侯不得变礼乐，专征伐。〔2〕陪臣，家臣也。〔3〕逆理愈甚，则其失之愈速。大约世数，不过如此。〔4〕言不得专政。〔5〕上无失政，则下无私议。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。此章通论天下之势。

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〔1〕三桓之子孙，微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夫，音扶。〔2〕鲁自文公薨，公子遂杀子赤，立宣公，而君失其政，历成、襄、昭、定，凡五公。逮，及也。自季武子始专国政，历悼、平、桓子，凡四世，而为家臣阳虎所执。三桓，三家，皆桓公之后。此以前章之说推之，而知其当然也。此章专论鲁事，疑与前章皆定公时语。苏氏曰：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宜诸侯之强也，而鲁以失政。政逮于大夫，宜大夫之强也，而三桓以微。何也？强生于安，安生于上下之分定。令诸侯、大夫皆陵其上，则无以令其下矣，故皆不久而失之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友直，则闻其过。友谅，则进于诚。友多闻，则进于明。便，平声，习熟也。辟，婢亦反。便辟，谓习于威仪而不直。善柔，谓工于媚悦而不谅。便佞，谓习于口语，而无闻见之实。三者损益，正相反也。尹氏曰，“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友以成者。而其损益有如是者，可不谨哉？”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乐，五教反。“礼乐”之乐，音岳。“骄乐”、“宴乐”立乐，音洛。节，谓辨其制度声容之节。骄乐，则侈肆而不知节。佚游，则惰慢而恶闻善。宴乐，则淫溺而狎小人。三者损益，亦相反也。尹氏曰：“君子之于好乐，可不谨哉？”

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〔1〕有三愆〔2〕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〔3〕。”

〔1〕君子，有德位之通称。〔2〕愆，过也。〔3〕瞽，无目，不能察言观色。尹氏曰：“时然后言，则无三者之过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门，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〔1〕

〔1〕血气，形之所待以生者，血阴而气阳也。得，贪得也。随时知戒，以理胜之，则不为血气所使也。范氏曰：“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，异于人者志气也。血气有时而衰，志气则无时而衰也。少未定、壮而刚、老而衰者，血气也。戒于色、戒于门，戒于得者，志气也。君子养其志气，故不为血气所动，是以年弥高而德弥劭也，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〔1〕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〔2〕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〔3〕”

〔1〕畏者，严惮之意也。〔2〕天命者，无所赋之正理也。知其可畏，则其戒谨恐惧，自有不能已者，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。大人、圣言，皆天命所当畏。知畏天命，则不得不畏之矣。〔3〕侮，戏玩也。不知天命，故不识义理，而无所忌惮如此，尹氏曰：“三畏者，修己之诚当然也。小人不务修身诚己，则何畏之有，”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〔1〕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困，谓有所不通。〔2〕言人之气质不同，大约有此四等。杨氏曰：“生知、学知以至困学，虽其质不同，然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故君子惟学之为贵。困而不学，然后为下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〔1〕，见得思义。”〔2〕

〔1〕难，去声。〔2〕视无所蔽，则明无不见。听无所壅，则聪无不闻。色，见于面者。貌，举身而言。思问，则疑不蓄。思难，则忿心慙。思义，则得不苟。程子曰：“九思各专其一。”谢氏曰：“未至于从容中道，无时而不自省察也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。此之谓思诚。”

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〔1〕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探，吐南反。语，盖古语也。真知善恶而诚好恶之，颜、曾、闵、冉之徒，盖能之矣。〔2〕求其志，守其所达之道也。达其道，行其所求之志也。盖惟伊尹、太公之流，可以当之，当时着颜子，亦庶乎此，然隐而未见，又不幸而蚤死，故夫子云然。

齐景公有马千驷〔1〕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〔2〕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？〔3〕

〔1〕驷，四马也。〔2〕首阳，山名。〔3〕胡氏曰：“程子以为第十二篇错简‘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’，当在此章之首。今详文势，似当在此句之上。言人之所称，不在于富。而在于异也。”愚谓此说近是，而章首当有“孔子曰”字，盖阙文耳。大抵此书后十篇多阙误。与，平声。

陈亢〔1〕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〔2〕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〔3〕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礼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〔4〕’鲤退而学《礼》。闻斯二者。〔5〕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：闻《诗》，闻《礼》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〔6〕也。”

〔1〕亢，音刚。〔2〕亢以私意窥圣人，疑必阴厚其子。〔3〕事理通达，而心气和平，故能言。〔4〕品节详明，而德性坚定，故能立。〔5〕当独立之时，所闻不过如此，其无异闻可知。

〔6〕远，去声。尹氏曰：“孔子之教其子，无异于门人，故陈亢以为‘远其子’。”

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“夫人”，夫人自称曰“小童”；邦人称之曰“君夫人”，称诸异邦曰“寡〔1〕小君”；异邦人称之，亦曰“君夫人”。〔2〕

〔1〕寡，寡德，谦辞。〔2〕吴氏曰：“凡《语》中所载如此类者，不知何谓。或古有之，或夫子尝言之，不可考也。”

## 阳货第十七

凡二十六章。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〔1〕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“来！予与尔言。”曰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“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”孔子曰：“诺。吾将仕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阳货，季氏家臣，名虎。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。欲令孔子来见己，而孔子不往。货以礼——“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”，故瞰孔子之亡而归之豚，欲令孔子来拜而见之也。归，如字，一作馈。〔2〕怀宝迷邦，谓怀藏道德，不教国之迷乱，好、亟、知，并去声。亟，数也。失时，谓不及事幾之会。将者，且然而夫必之辞。货语皆讥孔子而讽使速仕。孔子固来尝如此，而亦非不欲仕也，但不仕于货耳，故直据理答之，不复与辩，若不谕其意者。阳货之欲见孔子，虽其善意，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。故孔子不见者，义也。其往拜者，礼也。必时其亡而往者，欲其称也。遇诸涂而不避者，不终绝也。随问而对者，理之宜也。对而不辩者，言之孙而亦无所诘也。杨氏曰：“扬雄谓：‘孔子于阳货也，敬所不敬，为耻身以信道。’非知孔子者。盖道外无身，身外无道。身耻矣而可以信道，吾未之信也。”

子曰：“性相近也〔1〕，习相远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此所谓性，兼气质而言者也。程子曰：“此言气质之性，非言性之本也，若言其本，则性即是理，理无不善，孟子之言‘性善’是也。何相近之有哉？”〔2〕气质之性，固有美恶之不同矣。然以其初而言，则皆不甚相远也。但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，于是始相远耳。

子曰：“唯上知〔1〕与下愚不移。”〔2〕

〔1〕知，去声。〔2〕此承上章而言。人之气质相近之中，又有美恶一定，而非习之所能移者。程子曰：“人性本善，有不可移者何也？语其性则皆善也，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。所谓‘下愚’有二焉：自暴、自弃也。人苟以善自治，则无不可移，虽昏愚之至，皆可渐磨而进也。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，自弃者绝之以不为，虽圣人与居，不能化而入也：仲尼之所谓‘下愚’也。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，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，商辛是也。圣人以其自绝于善，谓之‘下愚’，然考其归则诚愚也。”或曰：“此与上章当合为一，‘子曰’二字盖衍文耳。”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〔1〕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〔2〕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〔3〕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〔4〕

〔1〕弦，琴瑟也。时子游为武城宰，以礼乐为教，故邑人皆弦歌也。〔2〕莞，华版反。莞尔，小笑貌，盖喜之也。焉，於虔反。因言其治小邑，何必用此大道也？〔3〕易，去声。君子、小人，以位言之。子游所称，盖夫子之常言。言君子、小人，皆不可以不学。故武城虽小，亦必教以礼乐。〔4〕嘉子游之笃信，又以解门人之惑也。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，则其为道一也。但众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独行之。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，因反其言以戏之。而子游以正对，故复是其言，而自实其戏也。

公山弗扰以费畔〔1〕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〔2〕，曰：“未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夫〔4〕召我者，而岂徒哉〔5〕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〔6〕乎？”

〔1〕弗扰，季氏宰。与阳货共执桓子，据邑以叛。〔2〕说，音悦。〔3〕末，无也。言道既不行，无所在矣，何必公山氏之在乎？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“岂徒哉”，言必用我也。〔6〕“为东周”，言兴周道于东方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，亦无不可改过之人，故欲往。然而终不往者，知其必不能改故也。”

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，”请问之。曰：“恭，宽，信，敏，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〔1〕

〔1〕行是五者，则心存而理得矣。“于天下”，言无適而不然，犹所谓虽之夷狄不可弃者。五者之目，盖因子张所不足而言耳。任，倚仗也。又言其效如此。张敬夫曰：“能行此五者于天下，则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。然恭其本与？”李氏曰：“此章与六言六蔽、五美、四恶之类，皆与前后文体大不相似。”

佛肸〔1〕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，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〔2〕”子曰：“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〔3〕。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〔4〕”

〔1〕佛，音粥。肸，许密反。佛肸，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也。

〔2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，故问此以止夫子之行。亲，犹自也。不入，不入其党也。〔3〕磷，力刃反，薄也。涅，乃结反，染皂物。言人之不善，不能浼己。杨氏曰：“磨不磷，涅不缁，而后无可无不可。坚白不足，而欲自试于磨涅，其不磷缁也者幾希。”〔4〕匏，瓠也。焉，於虔反。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，人则不如是也。张敬夫曰：“子路昔者之所闻，君子守身之常法。夫子今日之所言，圣人体道之大权也。然夫子于公山、佛肸之召皆欲往者，以天下无不可变主人，无不可为之事也。其卒不往者，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。一则生物之仁，一则知人之智也。”

子曰：“由也，女〔1〕闻六言六蔽〔2〕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居！吾语女〔3〕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〔4〕”

〔1〕女，音汝，下同。〔2〕蔽，遮掩也。〔3〕语，去声。礼：君子问更端，则起而对。故孔子谕子路，使还坐而告之。〔4〕六言皆美德，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，则各有所蔽。好、知，并去声。愚，若可陷可罔之类。荡，谓穷高极广而无所止。贼，谓伤害于物。勇者，刚之发。刚者，勇之体。狂，躁率也。范氏曰：“子路勇于为善，其失之者，未能好学以明之也，故告之以此。曰勇，曰刚，曰信，曰直，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”

子曰：“小子〔1〕！何莫学夫〔2〕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〔3〕，可以观〔4〕，可以群〔5〕，可以怨〔6〕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〔7〕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〔8〕”

〔1〕小子，弟子也。〔2〕夫，音扶。〔3〕感发志意。

〔4〕考见得失。〔5〕和而不流。〔6〕怨而不怒。

〔7〕人伦之道，《诗》无不备，二者举重而言。〔8〕其绪馀又足以资多识。学《诗》之法，此章尽之。读是经者，所宜尽心也。

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〔1〕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

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〔2〕也与〔3〕？”

〔1〕女，音汝。为，犹学也。《周南》，《召南》，《诗》首篇名。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。

〔2〕正墙面而立，言即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无所见，一步不可行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〔1〕

〔1〕敬而将之以玉帛，则为礼，和而发之以钟鼓，则为乐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，则岂礼乐之谓哉？程子曰：“礼只是一个‘序’，乐只是一个‘和’。只此两字，含蓄多少义理。天下无一物无礼乐。且如置此两椅，一不正，但是无序。无序便乖，乖便不和。又如盗贼至为不道，然亦有礼乐。盖必有总属，必相听顺，乃能为盗。不然，则叛乱无统，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。礼乐无处无之，学者须要识得。”

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〔1〕

〔1〕厉，威严也。荏，而审反，柔弱也。小人，细民也。穿，穿壁。窬，逾墙。与，平声。言其无实盗名，而常畏人知也。

子曰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乡者，鄙俗之意。原，与愿同。《荀子》“原悛”，《注》读作“愿”，是也。乡原，乡人之愿者也。盖其同流合汙以媚于世，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。夫子以其似德非德，而反乱乎德，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。详见《孟子》末篇。

子曰：“道听而涂说，德之弃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虽闻善言，不为己有，是自弃其德也。王氏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道听涂说则弃之矣。”

子曰：“鄙夫〔1〕可与事君也与〔2〕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〔3〕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鄙夫，庸恶陋劣之称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何氏曰：“患得之，谓患不能得之。”〔4〕小则吮痂舐痔，大则弑父与君，皆生于患失而已。胡氏曰：“许昌靳裁之有言曰：‘士之品大概有三：志于道德者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功名者，富贵不足以累其心；志于富贵而已者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’志于富贵，即孔子所谓鄙夫也。”

子曰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〔1〕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〔2〕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〔3〕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〔4〕而已矣。”

〔1〕气失其平则为疾，故气禀之偏者亦谓之疾。昔所谓疾，今亦亡之，伤俗之益衰也。〔2〕狂者，志愿太高。肆，谓不拘小节。荡，则逾大闲矣。〔3〕矜者，持守太严。廉，谓棱角峭厉。忿戾，则至于争矣。〔4〕愚者，暗昧不明。直，谓径行自遂。诈，则挟私妄作矣。范氏曰：“末世滋伪。岂惟贤者不如古哉？民性之蔽，亦与古人异矣。”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重出。

子曰：“恶〔1〕紫〔2〕之夺朱〔3〕也，恶郑声之乱雅〔4〕乐也、恶利口〔5〕之覆〔6〕邦家者。”

〔1〕恶，去声。〔2〕紫，间色。〔3〕朱，正色。〔4〕雅，正也。〔5〕利口，捷给。〔6〕覆，芳服反，倾败也。范氏曰：“天下之理，正而胜者常少，不正而胜者常多，圣人所以恶之

也。利口之人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人君苟悦而信之，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。”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〔1〕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〔2〕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〔3〕

〔1〕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，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上实，有不待言而著者，是以徒得其言，而不得其所以言。故夫子发此以警之。〔2〕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，故疑而问之。〔3〕四时行，百物生，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，不待言而可见。圣人一动一静，莫非妙道精义之发，亦天而已，岂待言而显哉？此亦开示子贡之切，惜乎其终不喻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之道，譬如日星之明，犹患门人未能尽晓，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颜子则便默识，其他则未免疑问，故曰‘小子何述’。”又曰：“‘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’，则可谓至明白矣。”愚按：此与前篇“无隐”之意相发，学者详之。

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。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〔1〕

〔1〕孺悲，鲁人，尝学《士丧礼》于孔子。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，故辞以疾，而又使知其非疾，以警教之也。程子曰：“此孟子所谓‘不屑之教诲’所以深教之也。”

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〔1〕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〔2〕。旧穀既没，新穀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〔3〕”子曰：“食夫〔4〕稻，衣〔5〕夫锦，于女〔6〕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〔7〕“女安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〔8〕不甘，闻乐不乐〔9〕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〔10〕”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〔11〕

〔1〕期，音基，下同。周年也。〔2〕恐居丧不习而崩坏也。〔3〕没，尽也。升，登也。钻，祖官反。燧，取火之木也。改火，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夏季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橧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，亦一年而周也。已，止也。言期年则天运一周，时物皆变，丧至此可止也。尹氏曰：“短丧之说，下愚且耻言之。宰我亲学圣人之门，而以是为问者，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强焉尔。”〔4〕夫，音扶，下同。〔5〕衣，去声。〔6〕女，音汝，下同。〔7〕礼：父母之丧。既殡，食粥、粗衰。既葬，疏食、水饮，受以成布。期而小祥，始食菜果，练冠，緇缘，要经不除。无食稻、衣锦之理。夫子欲宰我反求诸心，自得其所以不忍者，故问之以此，而宰我不察也。〔8〕旨，亦甘也。〔9〕乐，上如字，下音洛。〔10〕此夫子之言也。初言“女安则为之”，绝之之辞。又发其不忍之端，以警其不察，而再言“女安则为之”以深责之。〔11〕宰我既出，夫子惧其真以为可安而遂行之，故深探其本而斥之。言由其不仁，故爱亲之薄如此也。怀，抱也。又言君子所以下忍于亲而丧必三年之故，使之闻之，或能反求而终得其本心也。范氏曰：“丧虽止于三年，然贤者之情则无穷也。特以圣人为之中制而不敢过，故必俯而就之，非以三年之丧为足以报其亲也。所谓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特以责宰我之无恩，欲其有以跂而及之尔。”

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。”〔1〕

〔1〕博，局戏也。弈，围棋也。已，止也。李氏曰：“圣人非教人博弈也，所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尔。”

子路曰：“君子尚〔1〕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

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〔2〕

〔1〕尚，上之也。〔2〕君子为乱，小人为盗，皆以位而言者也。尹氏曰：“义以为尚，则其勇也大矣。子路好勇，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。”胡氏曰：“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。”

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〔1〕”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〔2〕以为知者，恶不孙〔3〕以为勇者，恶讦〔4〕以为直者。”

〔1〕恶，去声，下同。惟“恶者”之恶如字。讪，所谏反，谤毁也。窒，不通也。称人恶，则无仁厚之意。下讪上，则无忠敬之心。勇无礼，则为乱。果而窒，则妄作。故夫子恶之。〔2〕徼，古尧反，伺察也。“恶徼”以下，子贡之言也。〔3〕知、孙，并去声。〔4〕讦，居谒反，谓攻发人之阴私。杨氏曰：“仁者无不爱，则君子疑若无恶矣。子贡之有是心也，故问焉以质其是非。”侯氏曰：“圣贤之所恶如此，所谓‘唯仁者能恶人’也。”

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〔1〕之则怨。”〔2〕

〔1〕近、孙、远，并去声。〔2〕此小人，亦谓奴隶下人也。君子之于臣妾；庄以涖之，慈以畜之，则无二者之患矣。

子曰：“年四十而见恶〔1〕焉，其终也已。”〔2〕

〔1〕恶，去声。〔2〕四十，成德之时，见恶于人，则止于此而已。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。苏氏曰：“此亦有为而言，不知其为谁也。”

## 微子第十八

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，凡十一章。

“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〔1〕。”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〔2〕

〔1〕微、箕，二国名。子，爵也。微子，纣庶兄。箕子、比干，纣诸父。微子见纣无道，去之以存宗祀。箕子、比干皆谏，纣杀比干，囚箕子以为奴，箕子因佯狂而受辱。〔2〕三人行不同，而同出于至诚惻隐之意，故不啻乎爱之理，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。杨氏曰：“此三人者，各得其本心，故同谓之仁。”

柳下惠为士师〔1〕，三黜〔2〕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〔3〕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〔4〕

〔1〕士师，狱官。〔2〕三，去声。黜，退也。〔3〕焉，於虔反。〔4〕柳下惠三黜不去，而其辞气雍容如此，可谓和矣。然其不能枉道之意，则有确乎其不可拔者。是则所谓必以其道，而不自失焉者也。胡氏曰：“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，而亡之矣。”

齐景公待孔子，曰：“若季氏则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〔1〕孔子行。〔2〕

〔1〕鲁三卿，季氏最贵，孟氏为下卿。然此言必非面语孔子，盖自以告其臣，而孔子闻之尔。〔2〕孔子去之，事见《世家》。程子曰：“季氏强臣，君持之之礼极隆，然非所以持孔子也。以季、孟之间待之，则礼亦至矣。然复曰‘吾老矣。不能用也，故孔子去之。盖不系待之轻重，特以不用而去尔。”

齐人归女乐〔1〕。季桓子〔2〕受之，三日不朝〔3〕。孔子行。〔4〕

〔1〕归，如字，或作饋。按《史记》：“定公十四年，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。齐人惧，归女乐以沮之。”〔2〕季桓子，鲁大夫，名斯。〔3〕朝，音潮。〔4〕尹氏曰：“受女乐而怠于政事如此，其简贤弃礼、不足与有为可知矣，夫子所以行也。所谓‘见幾而作，不俟终日，者与？’范氏曰：“此篇记仁贤之出处，而折中以圣人之行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。”

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〔1〕，曰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〔2〕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〔3〕。已而〔4〕！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〔5〕而！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〔6〕之，不得与之言。〔7〕

〔1〕接舆，楚人，佯狂辟世。夫子时将适楚，故接舆歌而过其车前也。〔2〕接舆盖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。凤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接舆以比孔子，而讥其不能隐为“德衰”也。〔3〕“来者可追”，言及今尚可隐去。〔4〕已，止也。而，语助辞。〔5〕殆，危也。〔6〕辟，去声。〔7〕孔子下车，盖欲告之以出处之意。接舆自以为是，故不欲闻而避之也。

长沮、桀溺〔1〕耦〔2〕而耕，孔子过之〔3〕，使子路问津〔4〕焉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〔5〕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〔6〕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〔7〕矣。”问于桀溺，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〔8〕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〔9〕且而〔10〕与其从辟人〔11〕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〔12〕之士哉？”耰而不辍〔13〕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〔14〕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## 〔15〕

〔1〕二人，隐者。沮，七馀反。溺，乃历反。〔2〕耦，并耕也。〔3〕时孔子自楚反乎蔡。〔4〕津，济渡处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执舆，执辔在车也。盖本子路御而执辔，今下问津，故夫子代之也。〔6〕与，平声。〔7〕知津，言数周流，自知津处。〔8〕“徒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9〕滔，吐刀反。滔滔，流而不反之意。以，犹与也。言天下皆乱，将谁与变易之？〔10〕而，汝也。〔11〕辟，去声。辟人，谓孔子。〔12〕辟世，桀溺自谓。〔13〕耒，音忧，覆种也。亦不告以津处。〔14〕怵，音武。怵然，犹怅然，惜其不喻己意也。〔15〕与，如字。言所当与同群者，斯人而已，岂可绝入逃世以为洁哉？天下若已平治，则我无用变易之。正为天下无道，故欲以道易之耳。程子曰：“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，故其言如此也。”张子曰：“圣人之仁，不以无道，必天下而弃之也。”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〔1〕，以杖荷ò〔2〕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〔3〕。孰为夫子？”植〔4〕其杖而芸〔5〕。子路拱而立〔6〕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〔7〕之，见〔8〕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〔9〕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〔10〕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〔11〕？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〔12〕

〔1〕丈人，亦隐者。〔2〕ò，徒吊反，竹器。〔3〕分，辨也。五谷不分，犹言不辨菽麦尔，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。〔4〕植，音值，立之也。〔5〕芸，去草也。〔6〕知其隐者，敬之也。〔7〕食，音嗣。〔8〕见，贤遍反。〔9〕孔子使子路反见之，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。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，故先去之以灭其迹，亦接舆之意也。〔10〕长，上声。〔11〕伦，序也。人之大伦有五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是也。〔12〕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。盖丈人之接子路甚倨，而子路益恭，丈人因见其一子焉，则于长幼之节，固知其不可废矣。故因其所明以晓之。仕所以行君臣主义，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。然谓主义，则事之可否，身之去就，亦自有不可苟者。是以虽不洁身以乱伦，亦非忘义以徇禄也。福州有国初时写本，“路”下有“反子”二字，以此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。未知是否？范氏曰：“隐者为高，故往而不反。仕者为通，故溺而不止。不与鸟鲁同群，则决性命之情以饗富贵。此二者皆惑也，是以依平中庸者为难。惟圣人不废君臣主义，而必以其正，所以或出或处而终不离于道也。”

逸民〔1〕：伯夷，叔齐，虞仲〔2〕，夷逸，朱张〔3〕，柳下惠，少连〔4〕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〔5〕！”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〔6〕”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。废中权〔7〕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〔8〕”

〔1〕逸，遗逸。民者，无位之称。〔2〕虞仲，即仲雍，与泰伯同率荆蛮者。〔3〕夷逸、朱张，不见经传。〔4〕少，去声，下同。少连，东夷人。〔5〕与，平声。〔6〕中，去声，下同。伦，义理之次第也。虑，思虑也。中虑，言有意义合人心。柳下惠，事见上，少连不可考。然《记》称其“善居丧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。期悲哀，三年忧”，则行之中虑，亦可见矣。〔7〕仲雍居吴，断髮文身，裸以为饰。隐居独善，合乎道之清。放言自废，合乎道之权。〔8〕孟子曰：“孔子可以仕则仕，可以上则上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”所谓无可无不可也。谢氏曰：“七人隐遁不汗则同，其立心造行则异。伯夷、叔齐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盖已遁世离群矣。下圣人一等，此其最高与！柳下惠、少连，虽降志而不枉己，虽辱身而不求合，其心有不屑也，故言能中伦，行能中虑。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则言不合先王之法

者多矣。然清而不汗也，权而適宜也，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。是以均谓之逸民。”尹氏曰：“七人各守其一节，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，此所以常適其可，而异于逸民之徒也。扬雄曰：观乎圣人则见贤人。是以孟子语夷、惠，亦必以孔子断之。”

大师挚〔1〕適齐，亚饭干適楚，三饭缭適蔡，四饭缺適秦〔2〕。鼓方叔入于河〔3〕，播鼗武入于汉〔4〕，少师阳、击馨襄入于海。〔5〕

〔1〕大，音泰。大师，鲁乐官之长。挚，其名也。〔2〕饭，扶晚反。“亚饭”以下，以乐侑食之官。缭，音了。干、缭、缺，皆名也。〔3〕鼓，击鼓者。方叔，名。河，河内。〔4〕播，摇也。鼗，徒刀反，小鼓。两旁有耳，持其柄而摇之，则旁耳还自击。武，名也。汉，汉中。〔5〕少，去声。少师，乐官之佐。阳、襄，二人名。襄即孔子所从学琴者。海，海岛也。此记贤人之隐遁以附前章，然未必夫子之言也。未章放此。张子曰：“周衰乐废，夫子自卫反鲁，一尝治之，其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。及鲁益衰，三桓僭妄，自大师以下，皆知散之四方、逾河蹈海以去乱。圣人俄顷之助，功化如此。‘如有用我，期月而可。’岂虚语哉？”

周公谓鲁公〔1〕曰：“君子不施〔2〕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〔3〕。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〔4〕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〔5〕

〔1〕鲁公，周公子伯禽也。〔2〕施，陆氏本作弛，诗纸反。福本同。弛，遗弃也。〔3〕以，用也。〔4〕大臣非其人则去之，在其位则不可不用。大故，谓恶逆。〔5〕李氏曰：“四者皆君子之事，忠厚之至也。”胡氏曰：“此伯禽受封之国，周公训戒之辞。鲁人传诵，久而不忘也。其或夫子尝与门弟子言之欤？”

周有八士：伯达，伯适，仲突，仲忽，叔夜，叔夏，季随，季。〔1〕

〔1〕或曰“成王时人”，或曰“宣王时人”。盖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，然不可考矣。 ， 乌瓜反。张子曰：“记善人之多也。”愚按：此篇孔子于三仁、逸民、师挚、八士，既皆称赞而品列之；于接輿、沮、溺、丈人，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。皆衰世之志也，其所感者深矣！在陈之叹，盖亦如此。三仁则无间然矣，其余数君子者，亦皆一世之高士。若使得闻圣人之道，以裁其所过而勉其所不及，则其所立岂止于此而已哉？

## 子张第十九

此篇皆记弟子之言，而子夏为多，子贡次之。盖孔门自颜子以下，颖悟莫若子贡；自曾子以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故特记之详焉。凡二十五章。

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〔1〕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致命，谓委致其命，犹言授命也。〔2〕四者立身之大节，一有不至，则余无足观。故言士能如此，则庶乎其可矣。

子张曰：“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”〔1〕

〔1〕有所得而守之太狭，则德孤，有所闻而信之不笃，则道废。焉，於虔反。亡，读作无，下同。焉能为有亡，犹言不足为轻重。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：“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〔1〕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〔2〕

〔1〕“贤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2〕子夏之言迫狭，子张讥之，是也。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弊。盖大贤虽无所不容，然大故亦所当绝，不贤固不可以拒人，然损友亦所当远。学者不可不察。

子夏曰：“虽小道〔1〕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〔2〕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小道，如农圃医卜之属。〔2〕泥，去声，不通也。

〔3〕杨氏曰：“百家众技，犹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。非无可观也，致远则泥矣，故君子不为也。”

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〔1〕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〔2〕学也已矣。”〔3〕

〔1〕亡，无也，读作无。谓己之所未有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

〔3〕尹氏曰：“好学者日新而不失。”

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，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。然从事于此，则心不外驰，而所存自熟，故曰“仁在其中矣”。程子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何以言‘仁在其中矣’？学者要思得之。了此，便是彻上彻下之道。”又曰：“学不博则不能守约，志不笃则不能力行。切问近思在己者，则仁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近思者以类而推。”苏氏曰：“博学而志不笃，则大而无成；泛问远思，则劳而无功。”

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〔1〕

〔1〕肆，谓官府造作之处。致，极也。工不居肆，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。君子不学，则夺于外诱而志不笃。尹氏曰：“学所以致其道也。百工居肆，必务成其事。君子之于学，可不知所务哉？”愚按：二说相须，其义始备。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〔1〕

〔1〕文，去声，饰之也。小人惮于改过，而不惮于自欺，故必文以重其过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〔1〕，即之也温〔2〕，听其言也厉〔3〕。”

〔1〕俨然者，貌之庄。〔2〕温者，色二和。〔3〕厉者，辞之确。程子曰：“他人俨然则不温，温则不厉，惟孔子全之。”谢氏曰：“此非有意于变，盖并行而不相悖也，如良玉温润而栗然。”

子夏曰：“君子信〔1〕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厉〔2〕己也，信而后谏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”〔3〕

〔1〕信，谓诚意恻恒而人信之也。〔2〕厉，犹病也。

〔3〕事上使下，皆必诚意交孚，而后可以有为。

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大德、小德，犹言大节、小节。闲，阑也，所以止物之出入。言人能先立于其大者，则小节虽或未尽合理，亦无害也。吴氏曰：“此章之言，不能无弊。学者详之。”

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，则可矣。抑末也，本之则无。如之何？〔1〕”子夏闻之，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〔2〕

〔1〕洒，色卖反。扫，素报反。子游讥子夏弟子：于威仪容节之间则可矣；然此小学之末耳，推其本，如《大学》“正心”、“诚意”之事，则无有。〔2〕倦，如“诲人不倦”之倦。区，犹类也。别，必列反。焉，於虔反。言君子之道，非以其末为先而传之，非以其本为后而倦教。但学者所至，自有浅深，如草木上有大小，其类固有别矣。若不量其浅深，不问其生熟，而概以高且远者强而语之，则是诬之而已。君子之道，岂可如此？若夫始终本末一以贯之，则惟圣人为然，岂可责之门人小子乎？程子曰：“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小者近者，而后教以大者远者。非先传以近、小，而后不教以远、大也。”又曰：“洒扫、应对，便是形而上者，理无大小故也。故君子只在慎独。”又曰：“圣人之道，更无精粗。从洒扫、应对，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。虽洒扫、应对，只看所以然如何。”又曰：“凡物有本末，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。洒扫、应对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。”又曰：“自洒扫、应对上，便可到圣人事。”愚按：程子第一条，说此章文意，景为详尽。其后四条，皆以明精粗本末，其分虽殊，而理则一；学者当循序而渐进，不可厌末而求本。盖与第一条之意，实相表裏，非谓末即是本，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。

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〔1〕

〔1〕优，有馀力也。仕与学，理同而事异。故当其事者，必先有以尽其事，而后可及其馀。然仕而学，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，学而仕，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。

子游曰：“丧致乎哀而止。”〔1〕

〔1〕致极其哀，不尚文饰也。杨氏曰：“‘丧，与其易也宁戚’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馀之意。”愚按：“而止”二字，亦微有过于高远而简略细微之弊。学者详之。

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。然而未仁。”〔1〕

〔1〕子张行过高，而少诚实恻怛之意。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堂堂，容貌之盛。言其务外白高，不可辅而为仁，亦不能有以辅人之仁也。范氏曰：“子

张外有馀而内不足，故门人皆不与其为仁。子曰：‘刚、毅，木、讷，近仁。’宁外不足而内有馀，庶可以为仁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〔1〕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”〔2〕

〔1〕致，尽其极也。盖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。〔2〕尹氏曰：“亲丧固所自尽也，于此不用其诚，恶乎用其诚？”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，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孟庄子，鲁大夫，名速。其父献子，名蔑。献子有贤德，而庄子能用其臣，守其政。故其他孝行虽有可称，而皆不若此事之为难。

孟氏使阳肤〔1〕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〔2〕久矣。如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〔3〕

〔1〕阳肤，曾子弟子。〔2〕民散，谓情义乖离，不相维系。〔3〕谢氏曰：“民主散也，以使之无道，教之无素。故其犯法也，非迫于不得已，则陷于不知也。故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

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〔1〕

〔1〕“恶居”之恶，去声。下流，地形卑下之处，众流之所归。喻人身有汗贱之实，亦恶名之所聚也，子贡言此，欲人常自警省，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；非谓纣本无罪而虚被恶名也。

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〔1〕也，人皆仰之。”

〔1〕更，平声。

卫公孙朝〔1〕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〔2〕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、武之道〔3〕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〔4〕。贤者识〔5〕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〔6〕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

〔1〕朝，音潮。公孙朝，卫大夫。〔2〕焉，於虔反。〔3〕文、武之道，谓文王、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，皆是也。〔4〕在人，言人有能记之者。〔5〕识，音志，记也。〔6〕下“焉”字，於虔反。

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〔1〕，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予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：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〔2〕。夫子之墙数仞〔3〕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〔4〕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〔5〕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

〔1〕武叔，鲁大夫，名州仇。语，去声。朝，音潮。〔2〕墙卑室浅。〔3〕七尺曰仞。〔4〕不入其门，则不见其中之所有。言墙高而宫广也。〔5〕此“夫子”指武叔。

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无以为〔1〕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〔2〕也，犹可逾也。仲尼，日月〔3〕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〔4〕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〔5〕见其不知量〔6〕也！”

〔1〕无以为，犹言无用为此。〔2〕土高曰丘，大阜曰陵。〔3〕日月，喻其至高。〔4〕自绝，

谓以谤毁自绝于孔子。〔5〕多，与祗同，適也。〔6〕量，去声。不知量，谓不自知其分量。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〔1〕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〔2〕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〔3〕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〔4〕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〔5〕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！”

〔1〕为恭，谓为恭敬推逊其师也。〔2〕责子禽不谨言。知，去声。〔3〕阶，梯也。大可为也，化不可为也，故曰“不可阶而升”。〔4〕立之，谓植其生也。道，去声，引也，谓教之也。行，从也。绥，安也。来，归附也。动，谓鼓舞之也。和，所谓“於变时雍”。言其感应之妙，神速如此。程子曰：“此圣人之神化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。”〔5〕荣，谓莫不尊亲。哀，则如丧考妣。谢氏曰：“观子贡称圣人语，乃知晚年进德，盖极于高远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其鼓舞群动，捷于桴鼓影响。人虽见其变化，而莫窥其所以变化也。盖不离于圣，而有不可知存焉，此殆难以思勉及也。”

## 尧曰第二十

凡三章。

尧曰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〔1〕”舜亦以命禹〔2〕。曰〔3〕：“予小子履〔4〕，敢用玄牡〔5〕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简〔6〕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〔7〕”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〔8〕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〔9〕”谨权量〔10〕，审法度〔11〕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〔12〕。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〔13〕。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〔14〕。

〔1〕此尧命舜，而禅以帝位之辞。咨，嗟叹声。历数，帝王相继之次第，犹岁时气节之先径也。允，信也。中者，无过不及之名。四海之人困穷，则君禄亦永绝矣。戒之也。〔2〕舜後逊位于禹，亦以此辞命之。今见于《虞书·大禹谟》，比此加详。〔3〕“曰”上当有“汤”字。〔4〕履，盖汤名。〔5〕“用玄牡”，夏尚黑，未变其礼也。〔6〕简，阅也。〔7〕此引《尚书·汤诰》之辞，盖汤既放桀而告诸侯也。与《书》文大同小异。言桀有罪，己不敢赦，而天下贤人，皆上帝之臣，己不敢蔽。简在帝心，惟帝所命。此述其初请命而伐桀之辞也。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，民有罪实君所为，见其厚于责己、薄于责人之意。此其告诸侯之辞也。〔8〕此以下述武王事。赉，来代反，予也。武王克商，大赉于四海，见《周书·武成篇》。此言其所富者，皆善人也。《诗序》云“赉，所以锡予善人”，盖本于此。〔9〕此《周书·秦誓》之辞。孔氏曰：“周，至也。言纣至亲虽多，不如周家之多仁人。”〔10〕权，称锤也。量，斗斛也。〔11〕法度，礼乐制度皆是也。〔12〕兴灭继绝，谓封黄帝、尧、舜、夏、商之後。举逸民，谓释箕子之囚，复商容之位。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。〔13〕《武成》曰：“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。”〔14〕说，音悦。此于武王之事无所见，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。杨氏曰：“《论语》之书，旨圣人微言，而其徒传守之，以明斯道者也。故于终篇，具载尧、舜咨命之言，汤、武誓师之意，与夫施诸政事者。以明圣学之所传者，一于是而已，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。《孟子》于终篇，亦历叙尧、舜、汤、文、孔子相承之次，皆此意也。”

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〔1〕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，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〔2〕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〔3〕，不戒视成谓之暴〔4〕；慢令致期谓之贼〔5〕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〔6〕”

〔1〕费，芳味反。〔2〕焉，於虔反。〔3〕虐，谓残酷不仁。〔4〕暴，谓卒遽无渐。〔5〕致期，刻期也。贼者，切言之意。缓于前而急于后，以误其民而必刑之，是贼害之也。〔6〕犹之，犹言均之也。出，去声。均立以物与人，而于其出纳之际，乃或吝而不果；则是有司之事，而非为政之体，所与虽多，人亦不怀其惠矣。项羽使人，有功当封。刻印刑，忍弗能予，卒以取败，亦其验也。尹氏曰：“告问政者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备者也。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，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不知命，元以为君子也〔1〕。不知礼，无以立也〔2〕。不知言，

无以知人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知命者，知有命而信主也。人不知命，则见害必避，见利必趋，何以为君子？”

〔2〕不知礼，则耳目无所加，手足无所措。〔3〕言之得失，可以知人之邪正。尹氏曰：“知斯三者，则君子之事备矣。弟子记此以终篇，得无意乎？学者少而读之，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，不幾于侮圣言者乎？夫子之罪人也！可不念哉？”

孟子集注

## 孟子序说

《史记·列传》曰：“孟轲〔1〕，驺〔2〕人也。受业子思〔3〕之门人〔4〕。道既通〔5〕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〔6〕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鞅，楚、魏用吴起，齐用孙子、田忌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。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〔7〕。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孟子，鲁公族孟孙之后。”《汉书》注云：“字子车，一说字子舆。”〔2〕驺亦作邹，本邾国也。〔3〕子思，孔子之孙，名伋。〔4〕《索隐》云：“王劭以‘人’为衍字。”而赵氏注及《孔丛子》等书，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。未知是否。〔5〕赵氏曰：“孟子通五经，尤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程子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可以仕则仕，可以上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’‘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’故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。又曰：‘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’又曰：‘《春秋》无义战。’又曰：‘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’故知《春秋》者莫如孟子。”尹氏曰：“以此而言，则赵氏谓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而已，岂知孟子者哉？”〔6〕按《史记》：“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二酉，孟子始至梁。其后二十三年，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，齐人伐燕，而孟子在齐。”故《古史》谓“孟子先事齐宣王，后乃见梁惠王、襄王、齐湣王”。独《孟子》以伐燕为宣王时事，与《史记》、《荀子》等言皆不合。而《通鉴》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，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。然《考异》亦无他据，又未知孰是也。〔7〕赵氏曰：“凡二百六十一章，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”韩子曰：“孟轲之书，非轲自著。轲既没，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愚按：二说不同，《史记》近是。

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〔1〕”又曰：“孟氏，醇乎醇者也。荀与扬，大醇而小疵。〔2〕”又曰：“孔子之理，大而能博。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，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离散，分处诸侯之国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远而未益分。惟孟轲师子思，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，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，必自《孟子》始。〔3〕”又曰，“扬子云曰：‘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’夫杨、墨行，正道废。孟子虽贤圣，不得位，空言无施，虽切何补？然赖其言，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义、贵王贱霸而已。其大经大法，皆亡灭而不救，坏烂而不收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？然向无孟氏，则皆服左法而言休离矣，故愈尝推尊孟氏，以为功不在禹下者，为此也。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韩子此语，非是蹈袭前人，又非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见。若无所见，不知言所传者问事。”〔2〕程子曰：“韩子论孟子，甚善。非见得《孟子》意，亦道不到。其论荀、扬则非也。荀子极偏驳，只一句‘性恶’，大本已失。扬子虽少过，然亦不识性，更说甚道？”〔3〕程子曰：“孔子言‘参也鲁’，然颜子没后，终得圣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观其启手足时之言，可以见矣。所传者子思、孟子，皆其学也。”

或问于程子曰：“孟子还可谓圣人否？”程子曰：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，然学已到至〔1〕处。”程子又曰：“孟子有功于圣门，不可胜言。仲尼只说一个‘仁’字，孟子开口便说‘仁义’。仲尼只说一个‘志’，孟子便说许多

‘养气’出来。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”又曰：“孟子有大功于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”又曰：“孟子‘性善’、‘养气’之论，皆前圣所未发。”又曰：“学者全要识时。若不识时，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，世既无人，安可不以道自任？”又曰：“孟子有些英气。才有英气，便有圭角。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，便浑厚不同。颜子去圣人，只毫髮间。孟子大贤，亚圣之次也。或曰：‘英气见于甚处？’曰：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，便可见。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，比之玉，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，无许多光耀也。”

〔1〕愚按：“至”字恐当作“圣”字。

扬氏曰：“《孟子》一书，只是要正人心，教人存心养性，收其放心。至论仁义礼智，则以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，则曰‘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’。论事君，则曰‘格君心之非’，‘一正君而国定’。千变万化，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，则事无足为者矣。《大学》之‘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，然后知性之善，故孟子遇人便道‘性善’。欧阳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，性非所先’，可谓误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尧、舜所以为万世法，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，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，假饶立得功业，只是人欲之私，与圣贤作处，天地悬隔。”

## 梁惠王章句上

凡七章。

孟子见梁惠王〔1〕。王曰：“叟〔2〕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〔3〕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〔4〕。王曰：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：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：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履〔5〕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〔6〕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〔7〕”

〔1〕梁惠王，魏侯犇也。都大梁，僭称王，谥曰惠。《史记》：“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。”〔2〕叟，长老之称。〔3〕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〔4〕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，下文乃详言之。后多放此。〔5〕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“何必曰利”之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“交征”。国危，谓将有试夺之祸。乘，去声，车数也。万乘之国者，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车万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车千乘也。千乘之国，诸侯之国。百乘之家，诸侯之大夫也。弑，下杀上也。履，於艳反，足也。言臣之于君，每十分而取其一分，亦已多矣。若又以义为后，而以利为先，则不弑其君而尽夺之，其心未肯以为足也。〔6〕此言仁义来尝不利，以明上文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之意也。遗，犹弃也。后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爱其亲，义者必急其君。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，则其下化之，自亲戴于己也。〔7〕重言之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；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；徇人欲，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。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纒。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，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太史公曰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谈也。曰：嗟乎！利，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，故曰：‘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何以异哉！”程子曰：“君子未尝不欲利，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。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惟利是求，而不复知有仁义。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，此圣贤之心也。”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〔1〕上，顾鸿〔2〕雁麋〔3〕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〔4〕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。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〔5〕。《诗》〔6〕云：‘经〔7〕始灵台〔8〕，经之营〔9〕之。庶民攻〔10〕之，不日〔11〕成之。经始勿亟〔12〕，庶民子来〔13〕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物鱼跃。〔14〕，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麀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〔15〕。《汤誓》〔16〕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！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〔17〕”

〔1〕沼，池也。〔2〕鸿，雁之大者。〔3〕麋，鹿之。大者。〔4〕乐，音洛。篇内同。〔5〕此一章之大指。〔6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灵台》之篇。〔7〕经，量度也。〔8〕灵台，文王台名也。〔9〕营，谋为也。〔10〕攻，治也。〔11〕不日，不终日也。〔12〕亟，音棘，速也。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〔13〕子来，如子来趋父事也。〔14〕灵囿、灵沼，台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麀，音忧，牝鹿也。伏，安其所，不惊动也。濯濯，肥泽貌。鹤，作鹭，户角反。鹤鹤，洁白貌。於，音乌，叹美辞。物，满也。〔15〕此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“贤者而

后乐此”之意。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，而民反欢乐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乐其所有。盖由文王能爱其民，故民乐其乐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〔16〕《汤誓》，《商书》篇名。〔17〕此引《书》而释之，以明“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”之意也。时，是也。日，捐夏桀。害，音曷，何也。丧，去声。女，音汝。桀尝自言：“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”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“此日何时亡乎？若亡，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”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，则民怨之，而不能保其乐也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〔1〕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〔2〕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好〔3〕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〔4〕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。直〔5〕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〔9〕。不违农时〔7〕，穀不可胜食〔8〕也。数罟〔9〕不入洿〔10〕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。斧斤以时入山林、材木不可胜用也。穀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〔11〕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〔12〕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〔13〕。鸡豚狗彘之畜〔14〕，无失其时〔15〕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〔16〕。百亩之田〔17〕，勿夺其时，数〔18〕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〔19〕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〔20〕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〔21〕，途有饿莩〔22〕而不知发〔23〕；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〔24〕也。’是何异于刺〔25〕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〔26〕”

〔1〕寡人，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〔2〕河内、河东，皆魏地。凶，岁不熟也。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〔4〕填，音田，鼓音也。兵以鼓进，以金退。〔5〕直，犹但也。〔6〕言此以警邻国不恤其民，惠王能行小惠，然皆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，不可以此而笑彼也。杨氏曰：“移民、移粟，荒政之所不废也。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而徒以是为尽心焉，则未矣。”〔7〕农时，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。凡有兴作，不违此时，至冬乃役之也。〔8〕胜，音升。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〔9〕数，音促，密也。罟，音古，网也。〔10〕洿，音乌。窟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〔11〕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。鱼不满尺，市不得粥，人不得食。山林川泽，与民共之，而有厉禁。草木零落，然后斧斤入焉。此皆为治之初，法制未备，且因天地自然之利，而撙节爱养之事也，然饮食、宫室所以养生，祭祀、棺槨所以送死，皆民所急而不可无者。今皆有以资之，则人无所恨矣。王道以得民心为本，故以此为王道之始。〔12〕五亩之宅，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。田中不得育木，恐妨五穀，故于墙下植桑，以供蚕事。〔13〕衣，去声。五十始衰，非帛不暖；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〔14〕畜，敕六反，养也。〔15〕时，谓孕字之时，如孟春“牺牲毋用牝”之类也。〔16〕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也。〔17〕百亩之田，亦一夫所受。至此则经界正，井地均，无不受田之家矣。〔18〕数，去声。〔19〕庠、序，皆学名也。申，重也，叮咛反复之意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悌。颁，与斑同，老人头半白黑者也。负，任在背，戴，任在首。夫民，衣食不足，则不暇治礼义；而饱暖无教，则又近于禽兽。故既富而教以孝悌。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，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。〔20〕“衣帛食肉”但言七十，举重以见轻也。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髮之人，犹秦言“黔首”也。少壮之人，虽不得衣帛食肉，然亦不至于饥寒也。王，去声。凡有天下者，人称之曰王，则平声。据其身临天下而言曰王，则去声。后皆放此。此言尽法制品节之详，极裁辅相之道，以左右民，是王

道之成也。〔21〕检，制也。〔22〕莩，平表反，饿死人也。〔23〕发，发仓廩以赈贷也。〔24〕岁，谓岁之丰凶也。〔25〕刺，七亦反。〔26〕惠王不能制民主产，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上食，则与先王制度品节之意异矣。至于民饥而死，犹不知发，则其所移特民间之粟而已。乃以民不加多归罪于岁凶，是知刃之杀人，而不知操刀者之杀人也。不罪岁，则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，天下之民至焉，则不但多于邻国而已。程子曰：“孟子之论王道，不过如此，可谓实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之时，周室虽微，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，故《春秋》以尊周为本。至孟子时，七国争雄，天下不复知有周，而生民之涂炭已极。当是时，诸侯能行王道，则可以王矣。此孟子所以劝齐、梁之君也。盖王者，天下之义主也。圣贤亦何心哉？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。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〔1〕”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挺〔2〕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〔3〕”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〔4〕兽相食，且人恶之〔5〕；为民父母〔6〕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〔7〕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〔8〕者，其无後乎？’为〔9〕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！〔10〕”

〔1〕承上章言愿安意以受教。〔2〕挺，徒顶反，杖也。〔3〕孟子又问而王答也。〔4〕厚敛于民以养禽兽，而使民饥以死，则无异于驱兽以食人矣。〔5〕“恶之”之恶，去声。〔6〕君者，民主父母也。〔7〕“恶在”之恶，平声。恶在，犹言何在也。〔8〕俑，音勇，从葬木偶人也。〔9〕为，去声。〔10〕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，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而太似人矣，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後也。孟子言：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，孔子犹恶之，况实使民饥而死乎？李氏曰：“为人君者固来尝有率兽食人之心，然徇一己之欲，而不恤其民，则其流必至于此，故以为民父母告之。夫父母之于子，为之就利避害，未尝顷刻而忘于怀，何至视之不如犬马乎？”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〔1〕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〔2〕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一洒之〔3〕。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〔4〕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〔5〕。彼〔6〕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〔7〕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〔8〕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〔9〕王请勿疑。〔10〕”

〔1〕魏本晋大夫魏斯：与韩氏、赵氏共分晋地，号曰“三晋”，故惠王犹自谓晋国。〔2〕长，上声。丧，去声，惠王三十年，齐击魏，破其军，虏太子申。十七年，秦取魏少梁。后魏又数献地于秦。又与楚将昭阳战，败，亡其七邑。〔3〕比，必二反，犹为也。洒，与洗同。言欲为死者雪其耻也。〔4〕百里，小国也。然能行仁政，则天下之民归之矣。〔5〕省，所梗反。敛、易，皆去声。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易，治也。耨，奴豆反，耘也。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。长，上声。君行仁政，则民得尽力于农田，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，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。〔6〕彼，谓敌国也。〔7〕养，去声。〔8〕陷，陷于阱；溺，溺于水：暴虐之意。征，正也。夫，音扶。以彼暴虐其民，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在正其罪，彼民方怨其上而于归干我，则谁与我为敌哉？〔9〕“仁者无敌”，盖古语也。百里可王，以此而已。〔10〕恐王疑其迂阔，故勉使勿疑也。孔氏曰：“惠王之志，在于报怨。孟子之论，在于救民。所谓‘惟天吏则可以伐之’，盖孟子之本意。”

孟子见梁襄王〔1〕。出，语〔2〕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

焉。卒然〔3〕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〔4〕’‘孰能一之？〔5〕’对曰：‘不嗜〔6〕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〔7〕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〔8〕苗乎？七、八月〔9〕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〔10〕作云，沛然〔11〕下雨，则苗淳然〔12〕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〔13〕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〔14〕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〔15〕而望之矣！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〔16〕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〔17〕’”

〔1〕襄王，惠王子，名赫。〔2〕语，去声，告也。〔3〕不似人君，不见所畏，言其无威仪也。卒，七没反。卒然，急遽之貌。盖容貌辞气，乃德之符。其外如此，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。〔4〕恶，平声。王问列国分争，天下当何所定。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。〔5〕王问也。〔6〕嗜，甘也。〔7〕王复问也。与，犹归也。〔8〕夫，音扶。〔9〕周七、八月，夏五、六月也。〔10〕油然，云盛貌。〔11〕沛然，雨盛貌。〔12〕淳，音勃。淳然，兴起貌。〔13〕御，禁止也。〔14〕人牧，谓牧民之君也。〔15〕领，颈也。〔16〕由，当作犹，古字借用，后多放此。〔17〕盖好生恶死，人心所同，敌人君不嗜杀人，则天下悦而归二。苏氏曰：“孟子之言，非苟为大而已。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，未有不以为迂者矣。予观孟子以来，自汉高祖及光武，及唐太宗，及我太祖皇帝，能一天下者四君，皆以不嗜杀人致之，其余杀人愈多，而天下愈乱。秦、晋及隋，力能台之，而好杀不已，故或合而复分，或遂以亡国。孟子之言，岂偶然而已哉！”

齐宣王〔1〕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〔2〕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；无道桓、文之事者〔3〕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〔4〕，则王〔5〕乎？”曰：“德何如，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〔6〕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闻之胡龔〔7〕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〔8〕。’王曰：‘舍〔9〕之！吾不忍其觳觫〔10〕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〔11〕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。’不识有诸？〔12〕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〔13〕也，臣固知王的不忍也。〔14〕”王曰：“然。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〔15〕”曰：“王无异〔16〕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，以小易大，彼恶〔17〕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——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〔18〕。”曰：“无伤〔19〕也。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〔20〕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〔21〕”

〔1〕齐宣王，姓田氏，名辟疆，诸侯僭称王也。〔2〕齐桓公、晋文公，皆霸诸侯者。〔3〕道，言也。董子曰：“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，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。”亦此意也。〔4〕“以”、“已”通用。无已，必欲言之而不止也。〔5〕王，谓王天下之道。〔6〕保，爱护也。〔7〕龔，音核。胡龔，齐臣也。〔8〕衅钟：新铸钟成，而杀牲取血以涂其衅郤也。〔9〕舍，上声。〔10〕觳，音斛。觫，音速。觳觫，恐惧貌。〔11〕与，平声。〔12〕孟子述所闻胡龔之语而问王：“不知果有此事否？”〔13〕爱，犹吝也。〔14〕王见牛之觳觫而不忍杀，即所谓“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。扩而充之，则可以保四海矣。故孟子指而言之，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。〔15〕言以羊易牛，其迹似吝，实有如百姓所讥者，然我之心不如是也。〔16〕异，怪也。〔17〕恶，平声。〔18〕隐，痛也。择，犹分也。

言牛羊皆无罪而死，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？孟子故设此难，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。王不能然，故卒无以自解于百姓之言也。〔19〕无伤，言虽有百姓之言，不为害也。〔20〕术，谓法之巧者。盖杀牛既所不忍，衅钟又不可废，于此无处以之，则此心虽发，而终不得施矣。然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，未见羊，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，故以羊易牛，则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，此所以为仁之术也。〔21〕声，谓将死而哀鸣也。远，去声。盖人之于禽兽，同生而异类，故用之以礼，而不忍上心施于见闻之所及。其所以必远庖厨者，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。

王说〔1〕，曰：“《诗》〔2〕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〔3〕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〔4〕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〔5〕”曰：“有复〔6〕于王者，曰‘吾力足以举百钧〔7〕’，——而不足以举一羽〔8〕；‘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〔9〕’，——而不见舆薪〔10〕。则王许〔11〕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〔12〕”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〔13〕何以异？”曰：“挟〔14〕太山以超〔15〕北海，语〔16〕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〔17〕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：天下可运于掌〔18〕。《诗》〔19〕云：‘刑〔20〕于寡妻〔21〕，至于兄弟，以御〔22〕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〔23〕？权，然后知轻重。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〔24〕”

〔1〕说，音悦。〔2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巧言》之篇。

〔3〕忖，七本反。度，待洛反。〔4〕“夫我”之夫，音扶。〔5〕戚戚，心动貌。王因孟子之言，而前日之心复萌，乃知此心不从外得，然犹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。〔6〕复，白也。〔7〕钧，三十斤。百钧，至重难举也。〔8〕羽，鸟羽。一羽，至轻易举也。〔9〕“秋毫之末”，毛至秋而未锐，小而难见也。〔10〕舆薪，以车载薪，大而易见也。〔11〕许，犹可也。〔12〕“今恩”以下，又孟子之言也。与，平声。“为不”之为，去声。盖天地之性，人为贵，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。是以恻隐之发，则于民切而于物缓；推广仁术，则仁民易而爱物难。今王此心能及物矣，则其保民而王，非不能也，但自不肯为耳。〔13〕形，状也。〔14〕挟，以腋持物也。〔15〕超，跃而过也。〔16〕语，去声。〔17〕“为长”之为，去声；长，上声。折，之舌反。“为长者折枝”，以长者之命，折草木之枝，言不难也。是心固有，不待外求，扩而充之，在我而已，何难之有？〔18〕老，以老事之也。吾老，谓我之父兄。人之老，谓人之父兄。幼，以幼言之也。吾幼，谓我之子弟。人之幼，谓人之子弟。运于掌，言易也。〔19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思齐》之篇。〔20〕刑，法也。〔21〕寡妻，寡德之妻，谦辞也。〔22〕御，治也。〔23〕不能推恩，则众叛亲离，故无以保妻子。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，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，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，然后及于仁民，又推其馀，然后及于爱物。皆由近以及远，自易以及难。今王反之，则必有故矣，故复推本而再问之。与，平声。〔24〕权，称锤也。度，丈尺也。“度之”之度，待洛反。度之，谓称量之也。言物之轻重长短，人所难齐，必以权、度度之而后可见。若心之应物，则其轻重长短之难齐，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，又有甚于物者。今王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，是其爱物之心重且长，而仁民之心轻且短，失其当然之序而不自知也。故上文既发其端，而于此请王度之也。

“抑王兴甲兵、危士臣、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〔1〕”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！〔2〕”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〔3〕？”王笑而不言。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〔4〕不足使令〔5〕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曰：“否。吾不为〔6〕是也。”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〔7〕。欲辟〔8〕土地，朝秦、楚〔9〕，莅〔10〕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〔11〕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〔12〕也。”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与〔13〕？”曰：“邹人与楚〔14〕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曰：“楚人胜。”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〔15〕？盖〔16〕亦反其本〔17〕矣。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〔18〕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〔19〕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〔20〕于王，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〔21〕”

〔1〕抑，发语辞。士，战士也。构，结也。与，平声。孟子以王爱民之心所以轻且短者，必其以是三者为快也。然三事实非人心之所快，有甚于杀彘之牛者，故指以问王，欲其以此而度之也。〔2〕不快于此者，心之正也。而必为此者，欲诱之也。欲之所诱者独在于是，是以其心尚明于他而独暗于此，此其爱民之心所以轻、短，而功不至于百姓也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〔4〕便嬖，近习嬖幸之人也。〔5〕便、令，皆平声。〔6〕“为肥”、“抑为”、“岂为”、“不为”之为，皆去声。〔7〕已，语助辞。〔8〕辟，与闢同，开广也。〔9〕朝，音潮，致其来朝也。秦、楚，皆大国。〔10〕莅，临也。〔11〕若，如此也。所为，指兴兵、结怨之事。〔12〕缘木求鱼，言必不可得。〔13〕“甚与”、“闻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14〕邹，小国。楚，大国。〔15〕齐集有其一，言集合齐地，其方千里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。以一服八，必不能胜，所谓后灾也。〔16〕殆、盖，皆发语辞。〔17〕“反本”说见下文。〔18〕朝，音潮。〔19〕贾，音古。行货曰商，居货曰贾。〔20〕愬，与诉同。〔21〕发政施仁，所以王天下之本也。近者悦，远者来，则大小强弱非所论矣。盖力求所欲，则所欲者反不可得；能反其本，则所欲者不求而至。与首章意同。

王曰：“吾惛〔1〕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〔2〕。苟无恒心，放辟〔3〕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〔4〕民也。焉〔5〕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〔6〕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〔7〕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〔8〕？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〔9〕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〔10〕”

〔1〕惛，与昏同。〔2〕恒，胡登反，常也。产，生业也。恒产，可常生之业也。恒心，人所有之善心也。士尝学问，知义理，故虽无常产而有恒心。民则不能然矣。〔3〕辟，与僻同。〔4〕罔，犹罗网，欺其不见而取之也。〔5〕焉，於虔反。〔6〕畜，许六反。下同。〔7〕轻，犹易也。此言民有常产而有恒心也。〔8〕此所谓无常产而无恒心者也。赡，足也。治，平声。

凡治字，为理物之义者，平声；为已理之义者，去声。后皆放此。〔9〕盍，何不也。使民有常产者，又发政施仁之本也。说见下文。〔10〕此言制民之产之法也。赵氏曰：“八口之家，次上农夫也。此王政之本，常生之道，故孟子为齐、梁之君各陈之也。”杨氏曰：“为天下者，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。故以制民之产告之。”此章言人君当黜霸功、行王道，而王道之要，不过推其不忍之心，以行不忍之政而已。齐王非无此心，而夺于功利之私，不能扩充以行仁政。虽以孟子反复晓告，精切如此，而蔽固已深，终不能悟，是可叹也！音见前章。

## 梁惠王章句下

### 凡十六章。

庄暴〔1〕见孟子，曰：“暴见于〔2〕王，王语〔3〕暴以好〔4〕乐，暴未有以对也。”曰，“好乐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幾〔5〕乎？”他日见于王，曰：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王变乎色〔6〕，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幾乎！今之乐由古之乐也〔7〕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与〔8〕？”曰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〔9〕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曰：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众〔10〕。”“臣请为王言乐〔11〕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〔12〕，举疾首蹙頞〔13〕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鼓乐，夫〔14〕何使我至于此极〔15〕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〔16〕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？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〔17〕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幾无疾病与〔18〕？何以能鼓乐也？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幾无疾病与？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〔19〕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〔20〕”

〔1〕庄暴，齐臣也。〔2〕“见于”之见，音现。下“见于”同。〔3〕语，去声。下同。〔4〕好，去声。篇内并同。〔5〕庶幾，近辞也。言近于治。〔6〕变色者，惭其好之不正也。〔7〕今乐，世俗之乐。古乐，先王之乐。〔8〕“闻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9〕“乐乐”，下字音洛。“孰乐”，亦音洛。〔10〕独乐不若与人，与少乐不若与众，亦人之常情也。〔11〕此以下，皆孟子之言也。为，去声。〔12〕钟、鼓、管、籥、皆乐器也。〔13〕举，皆也。疾首，头痛也。蹙，子六反，聚也。頞，音遏，额也。人忧戚则蹙其额。〔14〕夫，音扶。〔15〕极，穷也。〔16〕羽旄，旌属。〔17〕“同乐”之乐，音洛。不与民同乐，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，使之穷困也。〔18〕“病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19〕“同乐”之乐，音洛。与民同乐者，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，使民各得其所也。〔20〕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，则天下之民归之矣。所谓“齐其庶幾”者如此。范氏曰：“战国之时，民穷财尽，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。孟子切于救民，故因齐王之好乐，开导其善心，深劝其与民同乐。而谓今乐犹古乐，其实今乐、古乐何可同也？但与民同乐之意，则无古今之异耳。若必欲以礼乐治天下，当如孔子之言，必用《韶》舞，必放郑声。盖孔子之言，为邦之正道；孟子之言，救时之急务：所以不同。”杨氏曰：“乐以和为主。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，而疾首蹙頞，则虽奏以《咸》、《英》、《韶》、《濩》，无补于治也。故孟子告齐王以此，姑正其本而已。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〔1〕，有诸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于传〔2〕有之。”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曰：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曰：“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刍豢〔3〕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。与民同之，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〔4〕，然后敢入。臣闻郊关〔5〕之内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。则是方四十里为阱〔6〕于国中，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

〔1〕囿，音又。囿者，蓄育鸟鲁之所。古者四时之田，皆于农隙以讲武事，然不欲驰骛于稼穡场圃之中，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。然文王七十里之囿，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与？〔2〕

传，直恋反，谓古书。〔3〕刍，音初，草也。菟，音饶，薪也。〔4〕礼：入国而问禁。〔5〕国外百里为郊，郊外有关。〔6〕阱，才性反，坎地以陷兽者。言陷民于死也。

齐宣王问曰：“交邻国有道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践事吴〔1〕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〔2〕。乐天者保天下〔3〕，畏天者保其国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：‘畏天之威，于时〔6〕保之。’”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〔7〕”对曰：“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，曰：‘彼恶敢当我哉！’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〔8〕。《诗》〔9〕云：‘王赫〔10〕斯怒，爰〔11〕整其旅〔12〕。以遏徂莒〔13〕，以笃〔14〕周祜〔15〕，以对于天下〔16〕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〔17〕。《书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有罪无罪，惟我在。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〔18〕’一人衡行〔19〕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〔20〕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〔21〕”

〔1〕仁人之心宽洪恻怛，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，故小国虽或不恭，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。智者明义理，识时势，故大国虽见侵陵，而吾所以事之之礼，尤不敢废。汤事见后篇。文王事见《诗·大雅》。大王事，见后章，所谓狄人，即獯鬻也。獯，音熏。鬻，音育。句，音钩。句践，越王名。事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天者，理而已矣。大之字小，小之事大，皆理之当然也。自然合理，故曰乐天。不敢违理，故曰畏天。〔3〕包含遍覆，无不周遍，保天下之气象也。〔4〕制节谨度，不敢纵逸，保一国之规模也。〔5〕《诗》，《周颂·我将》之篇。〔6〕时，是也。〔7〕言以好勇，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。〔8〕“夫抚”之夫，音扶。疾视，怒目而视也。恶，平声。小勇，血气所为。大勇，义理所发。〔9〕《诗·大雅·皇矣篇》。〔10〕赫，赫然怒貌。〔11〕爰，於也。〔12〕旅，众也。〔13〕遏，《诗》作按，止也。徂，往也。莒，《诗》作旅。徂旅，谓密入侵阮徂共之众也。〔14〕笃，厚也。〔15〕祜，福也。〔16〕对，答也。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。〔17〕此文王之大勇也。〔18〕《书》，《周书·泰誓》之篇也。然所引与今《书》文小异，今且依此解之。“宠之四方”，宠异之于四方也。有罪者，我得而诛之。无罪者，我得而安之。我既在此，则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者乎？〔19〕衡，与横同。衡行，谓作乱也。〔20〕孟子释《书》意如此，而言武王亦大勇也。〔21〕王若能如文、武之为，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，惟恐王之不好勇耳。此章言：人君能怨小忿，则能恤小事大，以交邻国；能养大勇，则能除暴救民，以安天下。张敬夫曰：“小勇者，血气之怒也。大勇者，理义之怒也。血气之怒不可有，理义之怒不可无。知此，则可以见性情之正，而识天理、人欲之分矣。”

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〔1〕。王曰：“贤者亦有此乐〔2〕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有。人不得，则非其上矣〔3〕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。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，亦非也〔4〕。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。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〔5〕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〔6〕，曰：‘吾欲观于转附、朝儻〔7〕，遵〔8〕海而南，放〔9〕于琅邪〔10〕，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〔11〕也？’晏子对曰：‘善哉问也！天子适诸侯曰巡狩〔12〕，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〔13〕，述职者，述所职也。无非事者。春省〔14〕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〔15〕而助不给〔16〕。夏谚〔17〕曰：‘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〔18〕，吾何以助？’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〔19〕今〔20〕也不然：师〔21〕行而粮〔22〕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。眊眊胥谗〔23〕，民乃作慝〔24〕。方命〔25〕虐民，

饮食若流〔26〕，流连荒亡〔27〕，为诸侯〔28〕忧。从流下而忘反，谓之流。从流上而忘反，谓之连。从兽无厌，谓之荒。乐酒无厌，谓之亡〔29〕。先王无流连之乐、荒亡之行〔30〕。惟君所行也。〔31〕’景公说〔32〕，大戒〔33〕于国，出舍〔34〕于郊。于是始兴发〔35〕补不足，召大师〔36〕，曰：‘为〔37〕我作君臣〔38〕相说之乐〔39〕。’盖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〔40〕是也。其诗〔41〕曰：‘畜君何尤？〔42〕’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〔43〕”

〔1〕雪宫，离宫名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下同。〔3〕言人君能与民同乐，则人皆有此乐。不然，则下之不得此乐者，必有非其君上之心。明人君当与民同乐，不可使人有不得者，非但当与贤者共之而已也。〔4〕下不安分，上不恤民，皆非理也。〔5〕乐民之乐，而民乐其乐，则乐以天下矣。忧民之忧，而民忧其忧，则忧以天下矣。〔6〕晏子，齐臣，名婴。〔7〕朝，音潮。转附、朝儻皆山名也。〔8〕遵，循也。〔9〕放，上声，至也。〔10〕琅邪，齐东南境上邑名。〔11〕观，游也。〔12〕狩，舒救反。〔13〕述，陈也。〔14〕省，悉井反，视也。〔15〕斂，收获也。〔16〕给，亦足也。〔17〕夏谚，夏时之俗语也。〔18〕豫，乐也。〔19〕巡所守，巡行诸侯所守之土也。述所职，陈其所受之职也。皆无有事而空行者。而又春秋循行郊野，察民之所不足而补助之。故夏谚以为王者一游一豫，皆有恩惠以及民，而诸侯皆取法焉，不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也。〔20〕今，谓晏子时也。〔21〕师，众也。二千五百人为师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君行师从。”〔22〕粮，谓糗粮之属。〔23〕睟，古县反。睟睟，侧目貌。胥，相也。谗，谤也。〔24〕慝，怨恶也。言民不胜其劳而起谤怨也。〔25〕方，逆也。命，王命也。〔26〕若流，如水之流，无穷极也。〔27〕流连荒亡，解见下文。〔28〕诸侯，谓附庸之国、县邑之长。〔29〕此释上文之义也。从流下，谓放舟随水而下。从流上，谓挽舟逆水而上。从兽，田猎也。荒，废也。乐酒，以饮酒为乐也。厌，平声。亡，犹失也，言废时失事也。〔30〕行，去声。〔31〕言先王之法，今时之弊，二者惟在君所行耳。〔32〕说，音悦。〔33〕戒，告命也。〔34〕出舍，自责以省民也。〔35〕兴发，发仓廩也。〔36〕太师，乐官也。〔37〕为，去声。〔38〕君臣，已与晏子也。〔39〕乐，如字。〔40〕徵，陟里反。招，与韶同，舜乐也。乐有五声，三曰角为民，四曰徵为事。〔41〕其诗，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之诗也。〔42〕畜，敕六反。尤，过也。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，宜为君之所尤，然其心则何过哉？〔43〕孟子释之，以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，乃是爱其君者也。尹氏曰：

“君之与民，贵贱虽不同，然其心未始有异也。孟子之言可谓深切矣，齐王不能推而用之，惜哉！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人皆谓我毁明堂，毁诸？已乎？〔1〕”孟子对曰：“夫〔2〕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〔3〕”王曰：“王政可得闻与〔4〕？”对曰：“昔者文王之治岐〔5〕也，耕者九一〔6〕，仕者世禄〔7〕，关市讥而不征〔8〕，泽梁无禁〔9〕，罪人不孥〔10〕。老而无妻曰鳏〔11〕，老而无夫曰寡，老而无子曰独，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〔12〕。《诗》〔13〕云：‘哿〔14〕矣富人，哀此茕〔15〕独！’”王曰：“善哉言乎！”曰：“王如善之，则何为不行？”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货。〔16〕”对曰：“昔者公刘〔17〕好货，《诗》〔18〕云：‘乃积〔19〕乃仓，乃裹餼〔20〕粮，于橐于囊〔21〕，思戢用光〔22〕。弓矢斯张，干戈戚扬〔22〕，爰方启行〔24〕。’故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粮也，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〔25〕？”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〔26〕”对曰：“昔者大王〔27〕好色，爱厥妃。《诗》〔28〕云：‘古公亶父〔29〕，

来朝走马〔30〕。率〔31〕西水浒〔32〕，至于岐下〔33〕。爰及姜女〔34〕，聿来胥宇〔35〕。’当是时也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〔36〕。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明堂，太山明堂，周天子东巡守、朝诸侯之处。汉时遗址尚在。人欲毁之者，盖以天子不夏巡守，诸侯又不当居之也。王问：‘当毁之乎？且止乎？’”〔2〕夫，音扶。

〔3〕明堂，王者所居，以出政令之所也。能行王政，则亦可以王矣，何必毁哉？〔4〕与，平声。〔5〕岐，周之旧国也。〔6〕九一者，井田之制也。方一里为一井，其田九百亩，中画井字，界为九区。一区之中为田百亩。中百亩为公田，外八百亩为私田。八家各受私田百亩，而同养公田，是九分而税其一也。〔7〕世禄者：先王之世，仕者之子孙皆教之，教之而成材则官之；如不足用，亦使之不失其禄。盖其先世尝有功德于民，故报之如此，忠厚之至也。

〔8〕关，谓道路之关。市，谓都邑之市。讥、察也。征，税也。关市之吏，察异服异言之人，而不征商贾之税也。〔9〕泽，谓瀦水。梁，谓鱼梁。与民同利，不设禁也。〔10〕孥，音奴，妻子也。恶恶止其身，不及妻子也。〔11〕鰥，姑顽反。〔12〕先王养民主政，导其妻子，使之养其老而恤其幼。不幸而有鰥寡孤独之人，无父母妻子之养，则尤宜怜恤，故必以为先也。〔13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正月》之篇。〔14〕胥，工可反，可也。〔15〕葑，音琼，困悴貌。〔16〕王自以为好货，故取民无制，而不能行此王政。〔17〕公刘，后稷之曾孙也。〔18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公刘》之篇。〔19〕积，露积也。〔20〕餼，音侯，乾粮也。〔21〕囊，音拓。无底曰囊，有底曰囊，皆所以盛餼粮也。〔22〕戢：《诗》作辑，音集；安集也。言思安集其人民，以光大其国家也。〔23〕戚，斧也。扬，钺也。〔24〕爰，於也。启行，言往迁于豳也。〔25〕何有，言不难也。孟子言公刘之民富足如是，是公刘好货，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。今王好货亦能如此，则其于王天下也何难之有？〔26〕王又言此者，好色，则心志蛊惑，用度奢侈，而不能行王政也。〔27〕大，音泰。大王，公刘九世孙。〔28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绵》之篇也。〔29〕古公，大王之本号，後乃追尊为大王也。亶父，大王名也。〔30〕来朝走马，避狄人之难也。〔31〕率，循也。〔32〕浒，水涯也。〔33〕岐下，岐山之下也。〔34〕姜女，大王之妃也。〔35〕胥，相也。宇，居也。〔36〕旷，空也。无怨旷者，是大王好色，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。杨氏曰：“孟子与人君言，皆所以扩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，不止就事论事。若使为人臣者论事每如此，岂不能尧、舜其君乎？”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，大意皆同。盖钟鼓、苑囿，游戏之乐，与夫好勇、好货、好色之心，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。然天理、人欲，同行异情。循理而公于天下者，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。纵欲而私于一己者，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。二者之间不能以髮，而其是非得失之归，相去远矣。故孟子因时君之问，而剖析于幾微之际，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。其法似疏而实密，其事似易而实难。学者以身体之，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，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。

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王之臣，有托〔1〕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。比〔2〕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”王曰：“弃〔3〕之。”曰：“士师〔4〕不能治士，则如之何？”王曰：“已〔5〕之。”曰：“四境之内不治〔6〕，则如之何？”王顾左右而言他。〔7〕

〔1〕托，寄也。〔2〕比，必二反，及也。〔3〕弃，绝也。〔4〕士师，狱官也。其属有乡士、遂士之官，士师皆当治之。〔5〕已，罢去也。〔6〕治，去声。〔7〕孟子将问此，而先设上二事以发之，及此而王不能答也。其惮于自责、耻于下问如此，不足与有为可知矣。赵氏曰：“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，无墮其职，乃安其身。”

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王无亲臣矣，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〔1〕”王曰：“吾何以识其不才而

舍之？〔2〕”曰：“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，可不慎与〔3〕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。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。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：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〔4〕。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。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。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；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国人杀之也〔5〕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〔6〕”

〔1〕世臣，累世勋旧之臣，与国同休戚者也。亲臣，君所亲信之臣，与君同休戚者也。此言乔木、世臣，皆故国所宜有，然所以为故国者，则在此而不在彼也。昨日所进用之人，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，则无亲臣矣，况世臣乎？〔2〕舍，上声。王意以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，我初不知而误用之，故今不以其去为意耳，因问：何以先识其不才而舍之邪？〔3〕如不得已，言谨之至也。盖尊尊亲亲，礼之常也。然或尊者亲者未必贤，则必进疏远之贤而用之。是使卑者逾尊，疏者逾戚，非礼之常，故不可不谨也。与，平声。〔4〕去，上声。左右，近臣，其言固未可信。诸大夫之言，宜可信矣，然犹恐其蔽于私也。至于国人，则其论公矣；然犹必察之者，盖人有同俗而为众所悦者，亦有特立而为俗所憎者，故必自察之而亲见其贤否之实，然后从而用，舍之，则于贤者知之深、任之重，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。所谓“进贤如不得已”者如此。〔5〕此言非独以此进退人才，至于用刑，亦以此道。盖所谓天命天讨，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。〔6〕传曰：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汤放桀〔1〕，武王伐纣，有诸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于传〔2〕有之。”曰：“臣弑其君〔3〕可乎？”曰：“贼仁者谓之贼〔4〕。贼义者谓之残〔5〕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〔6〕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〔7〕”

〔1〕放，置也。《书》云：“成汤放桀于南巢。”〔2〕传，直恋反。〔3〕桀、纣，天子。汤、武，诸侯。〔4〕贼，害也。害仁者，凶暴淫虐，灭绝天理，故谓之贼。〔5〕残，伤也。害义者，颠倒错乱，伤败彝伦，故谓之残。〔6〕一夫，言众叛亲离，不复以为君也。〔7〕《书》曰“独夫纣”。盖四海归之，则为天子；天下叛之，则为独夫。所以深警齐王，垂戒后世也。王勉曰：“斯言也，惟在下者有汤、武之仁，而在上者有桀、纣之暴，则可。不然，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。”

孟子见齐宣王，曰：“为巨室〔1〕，则必使工师〔2〕求大木。工师得大木，则王喜，以为能胜〔3〕其任也。匠人〔4〕斫而小之，则王怒，以为不胜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学之，壮而欲行之，王曰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〔5〕，则何如？今有璞玉于此，虽万镒，必使玉人雕琢之。至于治国家，则曰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，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？〔6〕”

〔1〕巨室，大宫也。〔2〕工师，匠人之长。〔3〕胜，平声。〔4〕匠人，众工人也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姑，且也。舍，上声。女，音汝，下同。言贤人所学者大，而王欲小之也。〔6〕璞，玉之在石中者。镒，音溢，二十两也。玉人，玉工也。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，爱之甚也。治国家则徇私欲而不任贤，是爱国家不如爱玉也。范氏曰：“古之贤者，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学。而世之庸君，亦常患贤者不能从其所好。是以君臣相遇，自古以为难。孔、孟终身而不遇，盖以此耳。”

齐人伐燕，胜之〔1〕。宣王〔2〕问曰：“或谓寡人勿取，或谓寡人取之。以万乘〔3〕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。不取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〔4〕。以万乘

之国伐万乘之国，箠食〔5〕壶浆，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亦运而已矣。〔6〕”

〔1〕按《史记》：燕王哈让国于其相子之，而国大乱。齐因伐之，燕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，遂大胜燕。〔2〕以伐燕为宣王事，与《史记》诸书不同，已见《序说》。〔3〕乘，去声。下同。〔4〕商纣之世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至武王十三年，乃伐纣而有天下。张子曰：“此事间不容髮。一日之间，天命未绝，则是君臣；当日命绝，则为独夫。然命之绝否，何以知之？人情而已。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，武王安得而止之哉？”〔5〕箠，音丹，竹器。食，音嗣，饭也。〔6〕运，转也。言齐若更为暴虐，则民将转而望教于他人矣。赵氏曰：“征伐之道，当顺民心。民心悦，则天意得矣。”

齐人伐燕，取之。诸侯将谋救燕。宣王曰：“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。未闻以千里畏人〔1〕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汤一征，自葛始。’天下信之。‘东面而征，西夷怨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曰：‘奚为後我？’’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也。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。诛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时雨降，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徯我后，后来其苏！〔2〕’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箠食壶浆，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〔3〕。王速出令，反〔4〕其旄倪〔5〕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则犹〔6〕可及止〔7〕也。”

〔1〕千里畏人，指齐王也。〔2〕两引《书》，皆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文也，与今《书》文亦小异。一征，初征也。天下信之，信其志在救民，不为暴也。奚为後我，言汤何为先来征我之国也。霓，五稽反，虹也。云合则雨，虹见则止。变，动也。徯，胡礼反，待也。后，君也。苏，复生也。他国之民，皆以汤为我君而待其来，使己得苏息也。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。〔3〕拯，救也。累，力追反。系累，繫缚也。重器，宝器也。畏，忌也。倍地，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。齐之取燕，若能如汤之征葛，则燕人悦之，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。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，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，是以不免于以千里而畏人也。〔4〕反，还也。〔5〕旄，与耄同，老人也。倪，五稽反，小儿也。谓所虏略之老小也。〔6〕犹，尚也。〔7〕及止，及其未发而止之也。范氏曰：“孟子事齐、梁之君，论道德则必称尧、舜，论证伐则必，称汤、武。盖治民不法尧、舜，则是为暴；行师不法汤、武，则是为乱。岂可谓吾君不能而舍所学以徇之哉？”

邹与鲁閼〔1〕。穆公〔2〕问曰：“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诛之则不可胜诛〔3〕，不诛，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〔4〕。如之何则可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〔5〕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幾〔6〕千人矣；而君之仓廩实、府库充〔7〕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〔8〕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：‘戒之，戒之！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’夫〔9〕民今而后得反之也，君无尤〔10〕焉！君行仁政，斯民亲其上、死其长矣。〔11〕”

〔1〕閼，胡弄反，门声也。〔2〕穆公，邹君也。〔3〕胜，平声。不可胜诛，言人众不可尽诛也。〔4〕长，上声，下同。长上，谓有司也。民怨其上，故疾视其死而不救也。〔5〕转，饥饿辗转而死也。〔6〕幾，上声。〔7〕充，满也。〔8〕上，谓君及有司也。〔9〕夫，音扶。〔10〕尤，过也。〔11〕君不仁而求富，是以有司知重敛而不知恤民。故君行仁政，则有司皆爱其民，而民亦爱之矣。范氏曰：“《书》曰：‘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’有仓廩府库，所以为民也，丰年则敛之，凶年则散之，恤其饥寒，救其疾苦。是以民亲爱其上，有危

难则赴救之，如子弟之卫父兄、手足之捍头目也。穆公不能反己，犹欲归罪于民，岂不误哉！”

滕文公问曰：“滕〔1〕，小国也，间〔2〕于齐、楚。事齐乎？事楚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。无已〔3〕，则有一〔4〕焉：凿斯池也，筑斯城也，与民守之。效死而民弗去，则是可为也。〔5〕”

〔1〕滕，国名。〔2〕间，去声。〔3〕无已，见前篇。〔4〕一，谓一说也。〔5〕效，犹致也。国君死社稷，故致死以守国。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，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。此章言有国者当守义而爱民，不可侥幸而苟免。

滕文公问曰：“齐人将筑薛，吾甚恐〔1〕。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大王居邠〔2〕，狄人侵之。去之岐山之下居焉，非择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〔3〕。苟为善，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〔4〕业垂统〔5〕，为可继也。若夫〔6〕成功，则天也。君如彼〔7〕何哉？强〔8〕为善而已矣。〔9〕”

〔1〕薛，国名，近滕。齐取其地而城之，故文公以其逼己而恐也。〔2〕邠，与豳同，地名。〔3〕言大王非以岐下为善、择取而居之也。详见下篇。〔4〕创，造。〔5〕统，绪也。〔6〕夫，音扶。〔7〕彼，齐也。〔8〕强，上声。〔9〕言能为善，则如大王虽失其地，而其后世遂有天下，乃天理也。然君子造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，但能不失其正，令后世可继续而行耳。若夫成功，则岂可必乎？君之力既无如之何，则但强于为善，使其可继而俟命于天耳。此章言人君但当竭力于其所当为，不可侥幸于其所难必。

滕文公问曰：“滕，小国也。竭力以事大国，则不得免焉，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大王居邠，狄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〔1〕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。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属〔2〕其耆老而告之曰：‘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〔3〕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？我将去之！’去邠，逾梁山，邑〔4〕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‘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〔5〕。或曰：‘世守也，非身之所能为也，效死勿去。〔6〕’君请择于斯二者。〔7〕”

〔1〕皮，谓虎豹麋鹿之皮也。币，帛也。〔2〕属，音烛，会集也。〔3〕土地本生物以养人，今争地而杀人，是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也。〔4〕邑，作邑也。〔5〕归市，人众而争先也。〔6〕又言：或谓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，非己所能专，但当致死守之，不可舍去。此国君死社稷之常法。《传》所谓“国灭，君死之，正也”，正谓此也。〔7〕能如大王则避之，不能则谨守常法。盖迁国以图存者，权也；守正而俟死者，义也。审己量力，择而处之可也。杨氏曰：“孟子之于文公，始告之以效死而已，礼立正也。至其甚恐，则以大王之事告之，非得已也。然无大王之德而去，则民或不从，而遂至于亡，则又不若效死之为愈。故又请择于斯二者。”又曰：“孟子所论，自世俗观之，则可谓无谋矣。然理之可为者，不过如此。舍此，则必为仪秦之为矣。凡事求可，功求成，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，非圣贤之道也。”

鲁平公将出，劈人臧仓者请曰：“他日君出，则必命有司所之。今乘舆〔1〕已驾〔2〕矣，有司未知所之，敢请。”公曰：“将见孟子。”曰：“何哉，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？以为贤乎？礼义由贤者出，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〔3〕。君无见焉！”公曰：“诺。〔4〕”乐正子〔5〕入见〔6〕，曰：“君奚为不见孟轲也？”曰：“或告寡人曰：‘孟子之后丧逾前丧。’是以不往见也。”曰：“何哉，君所谓逾者？前以士，后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后以五鼎与？〔7〕”曰：“否。谓棺槨衣衾之美也。”曰：“非所谓逾也，贫富

不同也。”乐正子见孟子，曰：“克〔8〕告于君，君为〔9〕来见也。嬖人有臧仓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来也。”曰：“行或使之，止或尼之。行、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，焉能使予不遇哉？〔10〕”

〔1〕乘，去声。乘舆，君车也。〔2〕驾，驾马也。〔3〕孟子前丧父，后丧母。逾，过也。言其厚母薄父也。〔4〕诺，应辞也。〔5〕乐正子，孟子弟子也，仕于鲁。〔6〕“入见”之见，音现。〔7〕三鼎，士祭礼。五鼎，大夫祭礼。与，平声。〔8〕克，乐正子名。〔9〕为，去声。〔10〕沮，慈吕反。尼，女乙反。沮、尼，皆止之之意也。焉，於虔反。言人之行，必有人使之者；其止，心有人尼之者。然其所以行、所以止，则固有天命，而非此人所能使，亦非此人所能尼也。然则我之不遇，岂臧仓之所能为哉？此章言圣贤之出处，关时运之盛衰，乃天命上所为，非人力之可及。

## 公孙丑章句上

凡九章。

公孙丑〔1〕问曰：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复许乎？〔2〕”孟子曰：“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〔3〕。或问乎曾西〔4〕曰：‘吾子与子路孰贤？’曾西蹙〔5〕然曰：‘吾先子〔6〕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’曾西艴〔7〕”然不悦，曰：‘尔何曾〔8〕比予于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〔9〕如彼其卑也，尔何曾比予于是！’〔10〕”曰〔11〕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〔12〕我愿〔13〕之乎？”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〔14〕。管仲、晏子，犹不足为与〔15〕？”曰：“以齐王〔16〕，由反手〔17〕也。”曰：“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〔18〕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，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〔19〕。今言王若易〔20〕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〔21〕？”曰：“文王何可当〔22〕也！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〔23〕。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〔24〕诸侯、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〔25〕，其故家〔26〕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〔27〕，皆贤人也，相与辅相〔28〕之。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犹方〔29〕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‘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。虽有镃基〔30〕，不如待时〔31〕。’今时则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〔32〕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〔33〕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〔34〕。孔子曰：‘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〔35〕’当今之时，万乘〔36〕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〔37〕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〔38〕”

〔1〕公孙丑，孟子弟子，齐人也。〔2〕当路，居要地也。管仲：齐大夫，名夷吾；相桓公，霸诸侯。复，扶又反。许，犹期也。孟子未尝得政，丑盖设辞以问也。〔3〕齐人但知其国有二子而已，不复知有圣贤之事。〔4〕曾西，曾子之孙。〔5〕蹙，子六反，不安貌。〔6〕先子，曾子也。〔7〕艴，音拂，又音勃。怒色也。〔8〕曾，并音增。曾之言则也。〔9〕烈，犹光也。〔10〕孟子引曾西与或人问答如此。桓公独任管仲四十馀年，是专且久也。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术，故言功烈之卑也。杨氏曰：“孔子言子路之才，曰：‘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’使其见于施为，如是而已，其于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，固有所不逮也。然则曾西推尊子路如此，而羞比管仲者，何哉？譬之御者，子路则範我驰驱而不获者也；管仲之功，诡遇而获禽耳。曾西，仲尼之徒也，故不道管仲上事。”〔11〕曰，孟子言也。〔12〕“子为”之为，去声。〔13〕愿，望也。〔14〕显，显名也。〔15〕与，平声。〔16〕王，去声。〔17〕由，犹，通。反手，言易也。〔18〕滋，益也。〔19〕文王九十七而崩，言“百年”，举成数也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。周公相成王，制礼作乐，然后教化大行。〔20〕易，去声。下同。〔21〕与，平声。〔22〕当，犹敌也。〔23〕商自成汤至于武丁，中间太甲、太戊、祖乙、盘庚，皆贤圣之君。作，起也。〔24〕朝，音潮。〔25〕自武丁至纣凡九世。〔26〕故家，旧臣之家也。〔27〕鬲，音隔，又音历。〔28〕“辅相”之相，去声。〔29〕“犹方”之犹，与由通。〔30〕镃基，音兹。镃基，田器也。〔31〕时，谓耕种之时。〔32〕此言其势之易也。三代盛时，王畿不过千里，今齐已有之，异于文王之百

里。又鸡犬之声相闻，自国都以至于四境，言民居稠密也。辟，与闾同。〔33〕此言其时之易也。自文、武至此，七百余年，异于商之贤圣继作。民苦虐政之甚，异于纣之犹有善政。〔34〕易为饮、食，言饥渴之甚，不待甘美也。〔35〕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。置，驿也。邮，音尤，驿也。所以传命边。〔36〕乘，去声。〔37〕倒悬，喻困苦也。〔38〕所施之事半于古人，而功倍于古人，由时势易而德行速也。

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则动心否乎？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否。我四十不动心。〔2〕”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〔3〕”曰：“是不难。告子先我不动心。〔4〕”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曰：“有〔5〕。北宫黜〔6〕之养勇也，不肤挠〔7〕，不目逃〔8〕。思以一毫挫〔9〕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〔10〕。不受于褐宽博〔11〕，亦不受于万乘〔12〕之君。视刺〔13〕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无严诸侯〔14〕。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犹胜也。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〔15〕’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黜似子夏〔16〕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〔17〕。昔者曾子谓子襄〔18〕曰：‘子好〔19〕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〔20〕矣：自反而不缩〔21〕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〔22〕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〔23〕’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〔24〕”曰：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，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”“告子曰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。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。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，至焉，气，次焉。故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〔25〕”“既曰‘志，至焉；气，次焉’，又曰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’者，何也？〔26〕”曰：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〔27〕”

〔1〕此承上章，又设问孟子：若得位而行道，则虽由此而成霸王之业，亦不足怪。任大责重如此，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？相，去声。〔2〕四十强仕，君子道明德立之时。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亦不动心之谓。〔3〕贲，音奔。孟贲，勇士。孟贲血气之勇，丑盖借之以赞孟子“不动心”之难。〔4〕告子，名不害。孟子言告子未为知道，乃能先我不动心，则此亦未足为难也。〔5〕程子曰：“心有主，则能不动矣。”〔6〕北宫，姓。黜：名，伊纠反。黜盖刺客之流，以必胜为主，而不动心者也。〔7〕挠，奴效反。肤挠，肌肤被刺而挠屈也。

〔8〕目逃，目被刺而转睛逃避也。〔9〕挫，犹辱也。〔10〕朝，音潮。〔11〕褐，毛布。宽博，宽大之衣，贱者之服也。不受者，不受其挫也。〔12〕乘，去声。〔13〕刺，杀也。〔14〕严，畏惮也。言无可畏惮之诸侯也。〔15〕孟，姓。施，发语声。舍：名也；去声，下同。会，合战也。舍自言其战虽不胜，亦无所惧。若量敌虑胜而后进战，则是无勇而畏三军矣。舍盖力战之士，以无惧为主，而不动心者也。〔16〕黜，务敌人。舍，专守己。子夏笃信圣人，曾子反求诸己。故二子之与曾子、子夏，虽非等伦，然论其气象，则各有所似。〔17〕夫，音扶。贤，犹胜也。约，要也。言论二子之勇，则未知谁胜；论其所守，则舍比于黜为得其要也。〔18〕子襄，曾子弟子也。〔19〕好，去声。〔20〕夫子，孔子也。〔21〕缩，直也。《檀弓》曰：“古者冠缩缝，今也衡缝。”又曰：“棺束缩二衡三。”〔22〕惴，之瑞反，恐惧之也。〔23〕往，往而敌之也。此言曾子之勇也。〔24〕言孟施舍虽似曾子，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，所守尤得其要也。孟子之不动心，其原盖出于此，下文详之。〔25〕此一节，公孙丑之问，孟子诵告子之言，又断以己意而告之也。告子谓：于言有所不达，则当舍置其言，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，于心有所不安，则当力制其心，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。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。孟子既诵其言而断之曰：“彼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，急于本而缓其

未，犹之可也；谓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，则既失于外，而遂遗其内，其不可也必矣。”然凡曰“可”者，亦仅可而有所来尽之辞耳。若论其极，则志固心之所之，而为气之将帅；然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，而为志之卒徒者也。故志固为至极，而气即次之。人固当敬守其志，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。盖其内外本末交相培养，此则孟子之心所以未尝必其不动，而自然不动之大略也。“闻与”之与，平声。“夫志”之夫，音扶。〔26〕公孙丑见孟子言志至而气次，故问：如此则专持其志可矣，又言“无暴其气”，何也？〔27〕壹，专一也。夫，音扶。蹶，颠蹶也。趋，走也。孟子言志之所向专一，则气固从之，然气之所在专一，则志亦反为之动。如人颠蹶趋走，则气专在是而反动其心焉。所以既持其志，而又必无暴其气也。程子曰：“志动气者什九，气动志者什一。”

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〔1〕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〔2〕”曰：“难言也〔3〕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〔4〕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〔5〕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〔6〕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〔7〕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〔8〕。无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闵〔9〕其苗之不长而揠〔10〕之者，芒芒〔11〕然归，谓其人〔12〕曰：‘今日病〔13〕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〔14〕”“何谓知言？”曰：“诋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，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〔15〕”

〔1〕公孙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如此者，有何所长而能然；而孟子又详告之以其故也。恶，平声。知言者，尽心知性，于凡天下之言，无不有以究极其理，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。浩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气，即所谓体之充者。本自浩然，失养故馁，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。盖惟知言，则有以明夫道义，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；养气，则有以配夫道义，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。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。告子之学，与此正相反，其不动心，殆亦冥然无觉、悍然不顾而已尔。〔2〕孟子先言“知言”，而且先问气者，承上文方论志气而言也。〔3〕难言者，盖其心所独得，而无形声之验，有未易以言语形容者。故程子曰：“观此一言，则孟子之实有是气可知矣。”〔4〕至大，初无限量。至刚，不可屈挠。盖天地之正气，而人得以生者，其体段本如是也。惟其自反而缩，则得其所养，而又无所作为以言之，则其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矣。程子曰：“天人一也，更不分别。浩然之气，乃吾气也，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。一为私意所蔽，则欲然而馁，却甚小也。”谢氏曰：“浩然之气，须于心得其正时识取。”又曰：“浩然，是无亏欠时。”〔5〕配者，合而有助之意。义者，人心之裁制。道者，天理之自然。馁，奴罪反，饥乏而气不充体也。言人能养成此气，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，使其行之勇决，无所疑惮。若无此气，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，然其体有所不充，则亦不免于疑惧，而不足以有为矣。〔6〕集义，犹言集善，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。袭，掩取也，如齐侯袭莒上袭。言气虽可以配乎道义，而其养之之始，乃由事皆合义，自反常直，是以无所愧怍，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。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，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。〔7〕慊，口箝、口劫二反，快也，足也。言所行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，则不足于心，而其体有所不充矣。然则义岂在外哉？告子不知此理，乃曰仁内义外，而不复以义为事，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矣。上文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，即外义之意。详见《告子》上篇。〔8〕长，上声。“必有事焉而勿正”，赵氏、程子以七字为句。近世或并下文“心”字读之者，亦通。必有事焉，有所事也，如“有事于颡臾”之“有事”。正，预期也，《春秋传》曰“战不正胜”是也。如作“正心”，义亦同。此与《大学》之所谓“正心”者，语意自

不同也。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，而勿预期其。其或未充，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，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，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。〔9〕闷，忧也。〔10〕擻，乌八反，拔也。〔11〕芒芒，无知之貌。〔12〕其人，家人也。〔13〕病，疲倦也。〔14〕舍，上声。舍之而不耘者，忘其所有事。擻而助之长者，正之不得而妄有作为者也。然不耘则失养而已，擻则反以害之。无是二者，则气得其养而无所害矣。如告子不能集义，而欲强制其心，则必不能免于正助之病。其于所谓浩然者，盖不惟不善养，而又反害之矣。〔15〕此公孙丑复问而孟子答之也。跛，彼寄反，偏跛也。淫，放荡也。邪，邪辟也。遁，逃避也。四者相因，言之病也。蔽，遮隔也。陷，沉溺也。离，叛去也。穷，困屈也。四者亦相因，则心之失也。人之有言，皆出于心。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，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。苟为了然，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。即其言之病，而知其心之失，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，非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，其孰能之？复，扶又反。彼告子者，不得于言而不肯求之于心，至为义外之说，则自不免于四者之病，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无所疑哉？程子曰：“心通平道，然后能辨是非，如特权衡以较轻重，孟子所谓‘知言’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孟子知言，正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，则不能判决矣。”

“宰我、子贡，善为说辞。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，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‘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〔1〕”曰：“恶〔2〕！是何言也！昔者〔3〕子贡问于孔子，曰：‘夫子〔4〕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〔5〕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〔6〕，孔子不居。——是何言也！〔7〕”“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皆有圣人之一体；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，则具体而微。敢问所安？〔8〕”曰：“姑舍是。〔9〕”曰：“伯夷、伊尹〔10〕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〔11〕则进，乱则退：伯夷也。‘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’治亦进，乱亦退：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：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〔12〕。吾未能有行焉，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“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乎？”曰：“否。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〔13〕”曰：“然则有同与〔14〕？”曰：“有〔15〕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，有天下。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〔16〕”曰：“敢问其所以异？”曰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智足以知圣人；汗，不至阿其所好〔17〕。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、舜远矣〔18〕。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〔19〕’有若曰：‘岂惟民哉！麒麟〔20〕之于走兽，凤凰〔21〕之于飞鸟，泰山之于丘垤〔22〕，河海之于行潦〔23〕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〔24〕’”

〔1〕说辞，言语也。行，去声。德行，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。三子善言德行者，身有之，故言之亲切而有味也。此一节，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，是也。公孙丑言数子各有所长，而孔子兼之，然犹自谓不能于辞命，今孟子乃自谓“我能知言，又善养气”，则是兼言语、德行而有之，然则岂不既圣矣乎？此“夫子”，指孟子也。程子曰：“孔子自谓不能于辞命者，欲使学者务本而已。”〔2〕恶，平声，惊叹辞也。〔3〕“昔者”以下，孟子不敢当丑之言，而引孔子、子贡问答之辞以告之也。〔4〕此“夫子”，指孔子也。〔5〕学不厌者，智之所以自明。教不倦者，仁之所以及物。〔6〕“夫圣”之夫，音扶。〔7〕再言“是何言也”，以深拒之。〔8〕一体，犹一肢也。具体而微，谓有其全体，但未广大耳。安，处也。此一节，林氏亦以

为皆公孙丑之问，是也。公孙丑复问孟子，“既不敢比孔子，则于此数子欲何所处也？”〔9〕舍，上声，孟子言且置是者，不欲以数子所至者自处也。〔10〕伯夷，孤竹君之长子。兄弟逊国，避纣隐居，闻文王之德而归之。及武王伐纣，去而饿死。伊尹，有莘之处士，汤聘而用之。使之就桀，桀不能用，复归于汤。如是者五，乃相汤而伐桀也。〔11〕治，去声。〔12〕三圣人入事，详见此篇之末及《万章》下篇。〔13〕班，齐等之貌。公孙丑问，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。〔14〕与，平声。〔15〕有，言有同也。〔16〕朝，音潮。以百里而王天下，德之盛也。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有所不为，心之正也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其根本节目之大者，惟在于此。于此不同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。〔17〕汗，音蛙，下也。好，去声。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，假使汗下，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誉之，明其言之可信也。〔18〕程子曰：“语圣则不异，事功则有异。‘夫子贤于尧、舜’，语事功也。盖尧舜治天下，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，尧、舜之道，非得孔子，则后世亦何所据哉？”〔19〕言大凡见人之礼，则可以知其政；闻人之乐，则可以知其德。是以我从百世之后，差等百世之王，无有能遁其情者，而见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。〔20〕麒麟，毛虫之长。〔21〕凤凰，羽虫之长。〔22〕埳，大结反，蚁封也。〔23〕潦，音老。行潦，道上无源之水也。〔24〕出，高出也。拔，特起也。萃，聚也。言自古圣人固皆异于众人，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。程子曰：“《孟子》此章扩前圣所未发，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以力〔1〕假人者霸〔2〕，霸必有大国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，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〔3〕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力，谓土地甲兵之力。假仁者本无是心，而借其事以为功者也。〔2〕霸，若齐桓、晋文是也。〔3〕以德行仁，则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，无適而非仁也。〔4〕赡，足也。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有声》之篇。王、霸之心，诚伪不同，故人所以应之者。其不同亦如此。邹氏曰：“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，而人不敢不服。以德服人者无意于服人，而人不能不服。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，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则荣不仁则辱。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〔1〕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国家閒暇，及是时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〔2〕。《诗》〔3〕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繆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〔4〕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！〔5〕’今国家閒暇，及是时般乐怠敖〔6〕，是自求祸也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〔7〕。《诗》〔8〕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〔9〕’《太甲》〔10〕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〔11〕’此之谓也。”

〔1〕恶，去声。下同。好荣恶辱，人之常情。然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，不能免也。〔2〕此因其恶辱之情，而进之以强仁之事也。贵德，犹尚德也。士，则指其人而言之。贤，有德者。使之在位，则足以正君而善俗。能，有才者。使之在职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。閒音閒 国家閒暇，可以有为之时也。详味“及”字，则惟日不足之意可见矣。〔3〕《诗》，《豳风·鸛鸣》之篇，周公之所作也。〔4〕迨，及也。彻，直列反，取也。土，音杜。桑土，桑根之皮也。绸，音稠。繆，武彪反。绸繆，缠绵补苴也。牖户。巢之通气出入处也。予，鸟自谓也。言我之备患详密如此，今此在下之人，或敢有侮予者乎？周公以鸟之为巢如此，比君之为国，亦当思患而预防之。〔5〕孔子读而赞之，以为知道也。〔6〕般，音盘。乐，音洛。敖，音傲。言其纵欲偷安，亦惟日不足也。〔7〕结上文之意。〔8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〔9〕永，长也。言，犹念也。配，合也。命，天命也。此言福之自己求者。〔10〕《太甲》，《商

书》篇名。〔11〕孽，鱼列反，祸也。违，避也。活：生也；《书》作逄，逄犹缓也。此言祸之自己求者。

孟子曰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〔1〕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〔2〕矣。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〔3〕，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。关，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〔4〕。耕者助而不税〔5〕，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。廛，无夫、里之布〔6〕，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〔7〕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〔8〕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〔1〕俊杰，才德之异于众者。〔2〕朝，音潮。〔3〕廛，市宅也。张子曰：“或赋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征其货。或治之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赋其廛。盖逐末者多，则廛以抑之，少则不必廛也。”

〔4〕解见前篇。〔5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税其私田也。〔6〕《周礼》：“宅不毛者有里布。民无职事者，出夫家之征。”郑氏谓：“宅不种桑麻者，罚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。民无常业者，罚之使出一夫百亩之税、一家力役之征也。”今战国时，一切取之市宅之民，已赋其廛，又令出此夫、里之布，非先王之法也。〔7〕氓，音盲，民也。〔8〕吕氏曰：“奉行天命，谓之天吏。废兴存亡，惟天所命，不敢不从，若汤、武是也。”此章言能行王政，则寇戎为父子；不行王政，则赤子为仇讎。
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〔1〕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〔2〕。所以谓‘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’者，今人乍〔3〕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、惻隐之心〔4〕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〔5〕。由是观之，无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〔6〕。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，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，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〔7〕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〔8〕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〔9〕，自贼者也。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、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〔10〕”

〔1〕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。

〔2〕言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，然物欲害之，存焉者寡，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。惟圣人全体此心，随感而应，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也。

〔3〕乍，犹忽也。〔4〕怵，音黜。怵惕，惊动貌。惻，伤之切也。隐，痛之深也。此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也。〔5〕内：结；读为纳。要：求；平声。恶，去声，下同。声，名也。言乍见之时便有此心，随见而发，非由此三者而然也。程子曰：“满腔于是惻隐之心。”谢氏曰，“人须是识其真心。方乍见孺子入井之时，其心怵惕，乃真心也。非思而得，非勉而中，天理之自然也。内交、要誉、恶其声而然，即人欲之私矣。”〔6〕羞，耻知立不善也。恶：憎人之不善也；去声，下同。辞，解使去己也。让，推以与人也。是，知其善而以为是也。非，知其恶而以为非也。人之所以为心，不外乎是四者，故因论惻隐而悉数之。言人若无此，则不得谓之人，所以明其必有也。〔7〕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情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也。心，统性情者也。端，绪也。因其情之发，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，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。〔8〕四体，四肢，人之所必有者也。〔9〕自谓不能者，物欲蔽之耳。〔10〕扩，音廓，推广之意。充，满也。四端在我，随处发见。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，则其日新又新，将有不能自己者矣。能由此而遂充之，则四海虽远，亦吾度内，无难保者。不能充之，则虽事之至

近而不能矣。程子曰：“人皆有是心，惟君子为能扩而充之。不能然者，皆自弃也。然其亢与不充，亦在我而已矣。”又曰：“四端不言信者，既有诚心为四端，则信在其中矣。”愚按：四端之信，犹五行之土，无定位，无成名，无专气，而水、火、金、木无不待是以生者，故土于四行无不在，于四时则寄王焉。其理亦犹是也。此章所论人之性情、心之体用，本然全具而各有条理如此。学者于此反求默识而扩充之，则天之所以与我者可以无不尽矣。

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〔1〕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、匠亦然〔2〕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〔3〕’夫〔4〕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〔5〕。不仁不智，无礼无义〔6〕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〔7〕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〔8〕。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己而後发，发而不中〔9〕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〔10〕”

〔1〕函，音含，甲也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。〔2〕巫者为人祈祷，利人之生。匠者作为棺槨，利人之死。〔3〕里有仁厚之俗者，犹以为美。人择所以自处而不于仁，安得为智乎？此孔子之言也。焉，於虔反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仁、义、礼、智，皆天所与之良贵。而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，所谓“元者善之长也”，故曰尊爵。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，有天理自然之安，无人欲陷溺之危。人当常在其中，而不可须臾离者也，故曰安宅。此又孟子释孔子之意，以为仁道之大如此，而自不为之，岂非不智之甚乎？〔6〕以不仁，故不智。不智，故不知礼、义之所在。〔7〕由，与犹通。〔8〕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，使志于仁也。不言智、礼、义者，仁该全体，能为仁则三者在其中矣。〔9〕中，去声。〔10〕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

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〔1〕。禹闻善言则拜〔2〕。大舜有大焉〔3〕：善与人同〔4〕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〔5〕；自耕稼、陶、渔〔6〕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，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〔7〕”

〔1〕喜其得闻而改之，其勇于自修如此。周子曰：“仲由喜闻过，令名无穷焉。今人有过，不喜人规，如讳疾而忌医，宁灭其身而无悟也。噫！”程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，亦可谓百世之师矣。”〔2〕《书》曰：“禹拜昌言。”盖不待有过，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。〔3〕言舜之所为，又有大于禹与子路者。〔4〕善与人同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。〔5〕舍，上声。乐，音洛。己未善，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。人有善，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。此“善与人同”之目也。〔6〕舜之侧微，耕于历山，陶于河滨，渔于雷泽。〔7〕与，犹许也、助也。取彼之善而为立于我，则彼益劝于为善矣，是我助其为善也。能使天下之人皆劝于为善，君子之善孰大于此！此章言圣贤乐善之诚，初无彼此之间，故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己，在己者有以及于人。
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，不立于恶人之朝〔1〕，不与恶人言。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加以朝衣朝冠坐于涂〔2〕炭。推恶恶〔3〕之心，思与乡人〔4〕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〔5〕然去之，若将浼〔6〕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〔7〕。柳下惠〔8〕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，进不隐贤〔9〕，必以其道。遗佚〔10〕而不怨，阨〔11〕穷而不悯〔12〕，故曰：‘尔为尔〔13〕，我为我。虽袒裼裸裎〔14〕于我侧，尔焉能〔15〕浼我哉！’故由由〔16〕然与之偕〔17〕而不自失〔18〕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〔19〕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〔20〕”

〔1〕朝，音潮。〔2〕涂，泥也。〔3〕恶恶，上去声，下如字。〔4〕乡人，乡里之常人也。〔5〕望望，去而不顾之貌。〔6〕浼，莫罪反，污也。〔7〕屑，赵氏曰：“洁也。”《说文》曰：“动作切切也。”不屑就，言不以就之为洁，而切切于是也。已，语助辞。〔8〕柳下惠，鲁大夫展禽，居柳下而谥惠也。〔9〕不隐贤，不枉道也。〔10〕佚，音逸。遗佚，放弃也。〔11〕阨，困也。〔12〕惘，忧也。〔13〕“尔为尔”至“焉能浼我哉”，惠之言也。〔14〕袒，音但。褐，音锡。袒褐，露臂也。裸，鲁果反。裻，音程。裸裻，露身也。〔15〕“焉能”之焉，於虔反。〔16〕由由，自得之貌。〔17〕偕，并处也。〔18〕不自失，不失其正也。〔19〕“援而止之而止”者，言欲去而可留也。〔20〕隘，狭窄也。不恭，简慢也。夷、惠之行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。然既有所偏，则不能无弊，故不可由也。

## 公孙丑章句下

凡十四章。自第二章以下，记孟子出处、行实为详。

孟子曰：“天时〔1〕不如地利〔2〕，地利不如人和〔3〕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〔4〕，环〔5〕而攻之而不胜。夫〔6〕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〔7〕；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〔8〕非不坚利也，米粟〔9〕非不多也，委〔10〕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〔11〕。故曰：域〔12〕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。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〔13〕”

〔1〕天时，谓时日、支干、孤虚、王相之属也。〔2〕地利，险阻、城池之固也。〔3〕人和，得民心之和也。〔4〕三里、七里，城郭之小者。郭，外城。〔5〕环，围也。〔6〕夫，音扶。〔7〕言四面攻围，旷日持久，必有值天时之善者。〔8〕革，甲也。〔9〕粟，穀也。〔10〕委，弃也。〔11〕言不得民心，民不为守也。〔12〕域，界限也。〔13〕言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。尹氏曰：“言得天下者，凡以得民心而已。”

孟子将朝王。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将视朝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〔1〕”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〔2〕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〔3〕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〔4〕不可乎？”曰：“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”王使人问疾，医来，孟仲子〔5〕对曰：“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〔6〕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？”使数人要于路，曰：“请必无归而造于朝。〔7〕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〔8〕宿焉。景子〔9〕曰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”曰：“恶〔10〕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‘是何足与言仁义也’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、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〔11〕”景子曰：“否，非此之谓也。《礼》曰：‘父召，无诺。’‘君命召，不俟驾。’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〔12〕”曰：“岂谓是与〔13〕？曾子曰：‘晋、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。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。吾何慊〔14〕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〔15〕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〔16〕？故将大有为之君〔17〕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〔18〕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〔19〕，故不劳而王。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醜〔20〕德齐，莫能相尚〔21〕，无他，好〔22〕臣其所教〔23〕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〔24〕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〔25〕者乎？”

〔1〕章内“朝”并音潮，惟“朝将”之“朝”如字。王，齐王也。造，七到反，下同。孟子本将朝王，王不知而托疾以召孟子，故孟子亦以疾辞也。〔2〕东郭氏，齐大夫家也。辞疾而出吊，与孔子不见孺悲、取瑟而歌同意。〔3〕昔者，昨日也。〔4〕或者，疑词。〔5〕孟仲子，赵氏以为孟子之从昆弟，学于孟子者也。〔6〕采薪之忧，言病不能采薪，谦辞也。〔7〕要，平声。仲子权辞以对，又使人要孟子，令勿归而造朝，以实己言。〔8〕景丑氏，齐大夫

家也。〔9〕景子，景丑也。〔10〕恶，平声，下同。叹辞也。〔11〕景丑所言，敬之小者也。孟子所言，敬之大者也。〔12〕夫，音扶，下同。《礼》曰：“父命呼，唯而不诺。”又曰：“君命召，在官不俟屦，在外不俟车。”言孟子本欲朝王而闻命中止，似与此礼之意不同也。〔13〕与，平声。〔14〕嫌，口箠反，恨也，少也。或作嫌，字书以为口衔物也。然则谦亦但为心有所衔主义，其为“快”、为“足”、为“恨”、为“少”，则因其事而所衔有不同耳。〔15〕孟子言：“我之意，非如景子之所言者。”因引曾子立言，而云：“夫此岂是不义？而曾子肯以为言，是或别有一种道理也。”〔16〕达，通也。长，上声。盖通天下之所尊，有此三者。曾子之说，盖以德言之也。今齐王但有爵耳，安得以此慢于齿、德乎？〔17〕大有为之君，大有作为，非常之君也。〔18〕乐，音洛。程子曰：“古主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，非欲自为尊大也，为是故耳。”〔19〕先从受学，师之也。后以为臣，任之也。〔20〕醜，类也。〔21〕尚，过也。〔22〕好，去声。〔23〕所教，谓听从于己，可役使者也。〔24〕所受教，谓己之所从学者也。〔25〕“不为管仲”，孟子自谓也。范氏曰：“孟子之于齐，处宾师之位，非当仕有官职者，故其言如此人。”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，而以责难陈善为敬；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，而以贵德尊士为贤：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。

陈臻〔1〕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〔2〕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，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：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〔3〕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。行者必以赆〔4〕，辞曰‘馈赆’，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〔5〕。辞曰：‘闻戒，故为兵馈之〔6〕。’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〔7〕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〔8〕有君子而可以货取〔9〕乎？”

〔1〕陈臻，孟子弟子，〔2〕兼金，好金也，其价兼倍于常者。一百，百镒也。〔3〕皆遍于义也。〔4〕赆，徐刃反，送行者之礼也。〔5〕时人有欲害孟子者，孟子设兵以戒备之。〔6〕“为兵”之为，去声。薛君以金馈孟子为兵备，辞曰：“闻子之有戏心也。”〔7〕无远行、戒心之事，是未有所处也。〔8〕焉，於虔反。〔9〕取，犹致也。尹氏曰：“言君子之辞受取予，唯当于理而已。”

孟子之平陆〔1〕，谓其大夫〔2〕曰：“子之持戟〔3〕之士〔4〕，一日而三失伍〔5〕，则去之〔6〕否乎？”曰：“不待三。”“然则子之失伍〔7〕也亦多矣，凶年饥岁，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幾〔8〕千人矣。”曰：“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。〔9〕”曰：“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〔10〕之牧之〔11〕者，则必为之求牧〔12〕与刍〔13〕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，则反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视其死与？〔14〕”曰：“此则距心之罪也。”他日，见〔15〕于王，曰：“王之为都〔16〕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〔17〕距心。为王诵之。〔18〕”王曰：“此则寡人之罪也。”

〔1〕平陆，齐下邑也。〔2〕大夫，邑宰也。〔3〕戟，有枝兵也。〔4〕士，战士也。〔5〕伍，行列也。〔6〕去，上声。去之，杀之也。〔7〕子之失伍，言其失职，犹士之失伍也。〔8〕幾，上声。〔9〕距心，大夫名。对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，非我所得专为也。〔10〕为，去声。〔11〕牧之，养之也。〔12〕牧，牧地也。〔13〕刍，草也。〔14〕“死与”之与，平声。孟子言：“若不得自专，何不致其事而去？”〔15〕见，音现。〔16〕为都，治邑也。邑有先君之庙曰都。〔17〕孔，大夫姓也。〔18〕“为王”之为，去声。为王诵其语，欲以风晓王也。陈氏曰：“孟子一言，而齐之君臣举知其罪，固足以兴邦矣，然而齐卒不得为

善国者，岂非说而下绎、从而不改故邪？”

孟子谓蚺蛙〔1〕曰：“子之辞灵丘〔2〕而请士师，似也〔3〕，为〔4〕其可以言〔5〕也。今既数月矣，未可以言与〔6〕？”蚺蛙谏于王而不用，致〔7〕为臣而去。齐人曰：“所以为蚺蛙则善矣，所以自为，则吾不知也。〔8〕”公都子〔9〕以告。曰：“吾闻之也：有官守〔10〕者，不得其职则去。有言责〔11〕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？〔12〕”

〔1〕蚺，音迟。蛙，乌花反。蚺蛙，齐大夫也。〔2〕灵丘，齐下邑。〔3〕似也，言所为近似有理。〔4〕为，去声。〔5〕可以言，谓士师近王，得以谏刑罚之不中者。〔6〕与，平声。〔7〕致，犹还也。〔8〕讥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。为，去声，〔9〕公都子，孟子弟子也。〔10〕官守，以官为守者。〔11〕言责，以言为责者。〔12〕绰绰，宽貌。裕，宽意也。

孟子居宾师之位，未尝受禄，故其进退之际宽裕如此。尹氏曰：“进迟久速，当天理而已。”孟子为卿于齐，出吊于滕。王使盖〔1〕大夫王驩〔2〕为辅行〔3〕。王驩朝暮见〔4〕，反〔5〕齐、滕之路，未尝与之言行事〔6〕也。公孙丑曰：“齐卿〔7〕之位，不为小矣。齐、滕之路，不为近矣。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〔8〕”

〔1〕盖，古盍反，齐下邑也。〔2〕王驩，王嬖臣也。〔3〕辅行，副使也。〔4〕见，音现。〔5〕反，往而还也。〔6〕行事，使事也。〔7〕王驩盖摄卿以行，故曰齐卿。〔8〕“夫既或治之”：夫，音扶。言有司已治之矣。孟子之待小人，不恶而严如此。

孟子自齐葬于鲁〔1〕。反于齐，止于赢〔2〕。充虞〔3〕请曰：“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，严〔4〕，虞不敢请。今愿窃有请也：木〔5〕若以美〔6〕然。”曰：“古者棺槨无度〔7〕。中古〔8〕棺七寸，槨称之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非直为观美也，然后尽于人心〔9〕。不得〔10〕，不可以为悦；无财，不可以为悦。得之为有财〔11〕。古之人旨用之，吾何为独不然？且比化者，无使上亲肤，于人心独无恻乎〔12〕？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。〔13〕”

〔1〕孟子仕于齐，丧母，归葬于鲁。〔2〕赢，齐南邑。〔3〕充虞，孟子弟子，尝董治作棺之事者也。〔4〕严，急也。〔5〕木，棺木也。〔6〕以、已，通。以美，太美也。〔7〕度，厚薄尺寸也。〔8〕中古，周公制礼时也。〔9〕称，去声。槨称之，与棺相称也。欲其坚厚久远，非特为人观视之美而已。〔10〕不得，谓法制所不当得。〔11〕得之为有财，言得之而又为有财也。或曰：“为”当作“而”。〔12〕比，必二反，犹为也。化者，死者也。校，音效，快也。言为死者不使上亲近其肌肤，于人子之心岂不快然无所恨乎，〔13〕送终之礼，所当得为而不自尽，是为天下爱惜此物而薄于吾亲也。

沈同〔1〕以其私问〔2〕曰：“燕可伐与〔3〕？”孟子曰：“可。子哂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哂〔4〕。有仕〔5〕于此，而子悦之，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。夫士〔6〕也，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，则可乎？何以异于是？”齐人伐燕。或问曰：“劝齐伐燕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未也。沈同问：‘燕可伐与，’吾应之曰：‘可。’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‘孰可以伐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天吏〔7〕，则可以伐之。’今有杀人者，或问之曰：‘人可杀与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可。’彼如曰：‘孰可以杀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士师，则可以杀之。’今以燕伐燕〔8〕，何为劝之哉？”〔9〕

〔1〕沈同，齐臣。〔2〕以私问，非王命也。〔3〕“伐与”之与，平声。下“伐与”、“杀与”同。〔4〕子恡、子之，事见前篇。诸侯、土地、人民，受之天子，传之先君。私以与人，则与者、受者皆有罪也。〔5〕仕，为官也。〔6〕夫，音扶。士，即从仕之人也。〔7〕天吏，解见上篇。〔8〕言齐无道，与燕无异，如以燕伐燕也。〔9〕《史记》，亦谓孟子劝齐伐燕，盖传闻此说之误。杨氏曰：“燕固可伐矣，故孟子曰‘可’。使齐王能诛其君、吊其民，何不可之有？乃杀其父兄、虏其子弟，而后燕人畔之。乃以是归咎孟子之言，则误矣。”

燕人畔〔1〕。王曰：“吾甚惭于孟子。”陈贾〔2〕曰：“王无患焉。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？”王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”曰：“周公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〔3〕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，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、智，周公未之尽也，而况于王乎？贾请见而解之。”见孟子，问曰：“周公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圣人也。”曰：“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诸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〔4〕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“然则圣人且有与？”曰：“周公弟也，管叔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〔5〕！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如日月之良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？又从为之辞。〔6〕”

〔1〕齐破燕后二年，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王。〔2〕陈贾。齐大夫也。〔3〕恶、监，皆平声。管叔，名鲜，武王弟，周公兄也。武王胜商杀纣，立纣子武庚，而使管叔与弟蔡叔、霍叔监其国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摄政。管叔与武庚畔，周公讨而诛之。〔4〕与，平声。〔5〕言周公乃管叔之弟，管叔乃周公之兄，然则周公不知管叔之将畔而使之，其过有所不免矣。或曰，“周公之处管叔，不如舜之处象，何也？”游氏曰：“象之恶已著，而其志不过富贵而已，故舜得以是而全之。若管叔之恶则未著，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，周公诘忍逆探其兄之恶而弃之邪？周公爱兄，宜无不尽者。管叔之事，圣人之不幸也。舜诚信而喜象，周公诚信而任管叔，此天理人伦之至，其用心一也。”〔6〕顺，犹遂也。更，平声，改也。辞，辩也。更之则无损于明，故民仰之。顺而为之辞，则其过愈深矣。责贾不能勉其君以迁善改过，而教之以遂非文过也。林氏曰：“齐王惭于孟子，盖羞恶之心有不能自己者。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将顺之，则义不可胜用矣。而陈贾鄙夫，方且为之曲为辩说，而沮其迁善改过之心，长其饰非拒谏之恶，故孟子深责之。然此书记事，散出而无先后之次，故其说必参考而后通。若以第二十章、十一章置于前章之后。此章之前，则孟子之意不待论说而自明矣。”

孟子致力臣而归〔1〕。王就见孟子，曰：“前日愿见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〔2〕，甚喜。今又弃寡人而归，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他日，王谓时子〔3〕曰：“我欲中国〔4〕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〔5〕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〔6〕，子盍〔7〕为〔8〕我言之？”时子因陈子〔9〕而以告孟子。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。孟子曰：“然。夫〔10〕时子恶〔11〕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辞十万而受万，是为欲富乎〔12〕？季孙曰：‘异哉子叔疑〔13〕！使己为政，不用，则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为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贵？而独于富贵之中，有私龙断焉。〔14〕’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〔15〕”

〔1〕孟子久于齐而道不行，故去也。〔2〕朝，音潮。〔3〕时子，齐臣也。〔4〕中国，当国之中也。〔5〕万钟，穀禄之数也。钟，量名，受六斛四斗。〔6〕矜，敬也。式，法也。〔7〕盍，何不也。〔8〕为，去声。〔9〕陈子，即陈臻也。〔10〕夫，音扶。〔11〕恶，平声。〔12〕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，则其义不可以复留；而时子不知，则又有难显言者。故但言：“设使我

欲富，则我前日为卿，尝辞十万之禄，今乃受此刀钟之馈？是我虽欲富，亦不为此也。”〔13〕季孙、子叔疑，不知何时人。〔14〕此孟子引季孙之语也。尤，音垄。龙断，冈垄之断而高也，义见下文。盖子叔疑者尝不用，而使其子弟为卿。季孙讥其既不得于此，而又欲求得于彼，如下文贱丈夫登龙断者之所为也。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，复受其禄，则无以异此矣。〔15〕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。治之，谓治其争讼。左右望者，欲得此而又取彼也。罔，谓罔罗取之也。从而征之，谓人恶其专利，故就征其税，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。程子曰：“齐王所以处孟子者，未为不可。孟子亦非不肯为国人矜式者。但齐王实非欲尊孟子，乃欲以利诱之，故孟子拒而不受。”

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〔1〕。有欲为〔2〕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应，隐几而卧〔3〕。客不悦，曰：“弟子齐宿〔4〕而后敢言，夫子卧而不听，请勿复〔5〕敢见矣。”曰：“坐。我明语〔6〕子。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〔7〕。泄柳、申详，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〔8〕。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。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〔9〕”

〔1〕昼，如字，齐西南近邑也。或曰：当作画，音获。下同。〔2〕为，去声。下同。〔3〕隐，於靳反，凭也。客坐而言，孟子不应而卧也。〔4〕齐，侧皆反。齐宿，齐戒越宿也。〔5〕复，扶又反。〔6〕语，去声。〔7〕缪公尊礼子思，常使人侯伺，道达诚意于其侧，乃能安而留之也。〔8〕泄柳，鲁人。申详，子张之子也。缪公尊之不如子思，然二子义不苟容，非有贤者在其君之左右维持调护之，则亦不能安其身矣。〔9〕长，上声。长者，孟子自称也。言齐王不使子来，而子自欲为王留我，是所以为我谋者不及缪公留子思之事，而先绝我也。我之卧而不应，岂为先绝子乎？

孟子去齐。尹士〔1〕语〔2〕人曰：“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、武，则是不明也。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于泽〔3〕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后出昼，是何濡滞〔4〕也？士则兹不悦。”高子〔5〕以告。曰：“夫〔6〕尹士恶〔7〕知予哉？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，岂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〔8〕。予三宿而出昼，于予心犹以为速，——王庶幾改之〔9〕；王如改诸，则必反予。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后浩然〔10〕有归志。予虽然，岂舍王哉？王由足用为善〔11〕。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？天下之民举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谏于其君而不受，则怒，悻悻〔12〕然见〔13〕于其面，去则穷〔14〕日之力而后宿哉？”尹士闻之，曰：“士诚小人也。”〔15〕

〔1〕尹士，齐人也。〔2〕语，去声。〔3〕干，求也。泽，恩泽也。〔4〕濡滞，迟留也。〔5〕高子，亦齐人。孟子弟子也。〔6〕夫，音扶。下同。〔7〕恶，平声。〔8〕见王，欲以行道也。今道不行，故不得已而去，非本欲如此也。〔9〕所改，必指一事而言，然今不可考矣。〔10〕浩然，如水之流，不可止也。〔11〕杨氏曰：“齐王天资朴实，如好勇、好货、好色、好世俗之乐，皆以直告而下隐于孟子，故足以为善。若乃其心不然，而谬为大言以欺人，是人终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矣，何善之能为？”〔12〕悻悻，形顶反。悻悻，怒意也。〔13〕见，音现。〔14〕穷，尽也。〔15〕此章见圣贤行道济时，汲汲之本心，爰君泽民，倦倦之余意。李氏曰：“于此见君子忧则违之上情，而荷蕢者所以为果也。”

孟子去齐，充虞路问〔1〕曰：“夫子若有不豫〔2〕色然。前日虞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’〔3〕”曰：“彼〔4〕一时，此〔5〕一时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〔6〕。由周而来，七百有馀岁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〔7〕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

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！〔8〕”

〔1〕路问，于路中问也。〔2〕豫，悦也。〔3〕尤，过也。此二句，实孔子之言，盖孟子尝称之以教人耳。〔4〕彼，前日。〔5〕此，今日。〔6〕自尧、舜至汤，自汤至文、武，皆五百余年而圣人出。名世，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，为之辅佐，若皋陶、稷、契、伊尹，莱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属。〔7〕周，谓文、武之间。数，谓三百年之期。时，谓乱极思治、可以有为之日。于是而不得一有所为，此孟子所以不能无不豫也。〔8〕夫，音扶。舍，上声。言当此之时而使我不遇于齐，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然天意未可知，而其具又在我，我何为不豫哉？然则孟子虽若有不豫然者，而实未尝不豫也。盖圣贤忧世立志，乐天上诚，有并行而不悖者，于此见矣。

孟子去齐，居休〔1〕。公孙丑问曰：“仕而不受禄，古之道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于崇〔2〕，吾得见王。退而有去志〔3〕，不欲变〔4〕，故不受也。继而有师命，不可以请〔5〕。久于齐，非我志也。”〔6〕

〔1〕休，地名。〔2〕崇，亦地名。〔3〕孟子始见齐王，必有所不合，故有去志。〔4〕变，谓变其去志。〔5〕师命，师旅之命也。国既被兵，难请去也。〔6〕孔氏曰：“仕而受禄，礼也。不受齐禄，义也。义之所在，礼有时而变。公孙丑欲以一端裁之，不亦误乎！”

## 滕文公章句上

凡五章。

滕文公为世子〔1〕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、舜〔2〕。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〔3〕。成覸〔4〕谓齐景公曰：‘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’颜渊曰：‘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！’公明仪曰：‘“文王，我师也。”周公岂欺我哉？〔5〕’今滕，绝〔6〕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《书》〔7〕曰：‘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’〔8〕”

〔1〕世子，太子也。〔2〕道，言也。性者，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。浑然至善，未尝有恶。人与尧、舜初无少异，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，尧、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。故孟子与世子言，每道性善而必称尧、舜以实之，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、圣人可学而至，而不懈于用力也。门人不能悉记其辞，而撮其大旨如此。程子曰：“性即理也。天下之理，原其所自，未有不善。喜怒哀乐未发，何尝不善？发而中节，即无往而不善；发不中节，然后为不善。故凡言善恶，皆先善而后恶；言吉凶，皆先吉而后凶；言是非，皆是而后非，〔3〕复，扶又反。夫，音扶。时人不知性之本善，而以圣贤为不可企及。故世子于孟子之言不能无疑，而复来求见，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也。孟子知之，故但告之如此，似明古今圣愚本同一性，前言已尽，无复有他说也。〔4〕覸，古苑反。成覸，人姓名。〔5〕彼，谓圣贤也。“有为者亦若是”，言人能有为，则皆如舜也。公明，姓，仪，名。鲁贤人也。“文王我师也”，盖周公之言。公明仪亦以文王为必可师，故诵周公之言而叹其不我欺也。孟子既告世子以道无二致，而复引此三言以明之，欲世子笃信力行以师圣贤，不当复求他说也。〔6〕绝，犹截也。〔7〕《书》，《尚书·说命篇》。〔8〕瞑，莫甸反。眩，音县。瞑眩，愤乱。言滕国虽小，犹足为治，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，则不足以去恶而为善也。愚按：孟子之言性善，始见于此，而详具于《告子》之篇。然默识而旁通之，则七篇之中无非此理。其所以扩前圣之未发，而有功于圣人之门，程子之言信矣。

滕定公〔1〕薨。世子谓然友〔2〕曰：“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，于心终不忘。今也不幸至于大故〔3〕，吾欲使子问于孟子，然后行事〔4〕。”然友之邹，问于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不亦善乎〔5〕！亲丧因所自尽也。曾子曰：‘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：可谓孝矣。〔6〕’诸侯之礼，吾未之学也。虽然，吾尝闻之矣：三年之丧，齐、疏之服，飧粥之食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。〔7〕”然友反命，定为三年之丧。父兄〔8〕百官皆不欲，曰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〔9〕。至于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《志》曰：‘丧祭从先祖。’”曰：“吾有所受之也。〔10〕”谓然友曰：“吾他日未尝学问，好驰马试剑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〔11〕”也，恐其不能尽于大事，子为〔12〕我问孟子。”然友复〔13〕之邹问孟子。孟子曰：“然，不可以他求者也〔14〕。孔子曰：‘君薨，听于冢宰〔15〕，斂〔16〕粥，面深墨〔17〕，即〔18〕位而哭。百官有司，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，风也。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〔19〕之风必偃〔20〕。’是在世子〔21〕。”然友反命，世子曰：“然，是诚在我。”五月居庐〔22〕，未有命戒〔23〕。百官族人，可谓曰知〔24〕。及至葬，四方来观之，颜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吊者大悦。〔25〕

〔1〕定公，文公父也。〔2〕然友，世子之傅也。〔3〕大故，大丧也。〔4〕事，谓丧礼。〔5〕

当时诸侯莫能行古丧礼，而文公独能以此为问，故孟子善之。〔6〕又言父母之丧，固人子之心所自尽者，盖悲哀之情、痛疾之意，非自外至，宜乎文公于此有所不能自己也。但所引曾子之言，本孔子告樊迟者，岂曾子尝诵之以告其门人欤？〔7〕三年之丧者，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也。齐，音资，衣下缝也。不缉曰斩衰，缉之曰齐衰。疏，所居反，粗也，粗布也。飡，诸延反，糜也。丧礼：三日始食粥，既葬乃疏食。此古今贵贱通行之礼也。〔8〕父兄，同姓老臣也。〔9〕滕与鲁俱文王之后，而鲁祖周公为长，兄弟宗之，故滕谓鲁为宗国也。然谓二国不行三年丧者，乃其后世之失，非周公之法本然也。〔10〕《志》，《记》也。引《志》之言而释其意，以为所以如此者，盖为上世以来有所侍受，虽或不同，不可改也。然《志》所言，本谓失王之世，旧俗所传，礼文小异而可以通行者耳，不谓后世失礼之甚者也。〔11〕不我足，谓不以我满足其意也。〔12〕好、为，皆去声。〔13〕复，扶又反。〔14〕然者，然其“不我足”之言。不可他求者，言当责之于己。〔15〕冢宰，六卿之长也。〔16〕鬻川悦反，饮也。〔17〕深墨，甚黑色也。〔18〕即，就也。〔19〕尚，加也。《论语》作上，古字通也。〔20〕偃，伏也。〔21〕孟子言但在世子自尽其哀而已。〔22〕诸侯五月而葬。未葬，居倚庐于中门之外。〔23〕居丧不言，故未有命令教戒也。〔24〕“可谓曰知”，疑有阙误。或曰：皆谓世子之知礼也。〔25〕林氏曰：“孟子之时，丧礼既坏，然三年之丧，侧隐之心、痛疾之意出于人心之所固有者，初未尝亡也。唯其溺于流俗之弊，是以丧其良心而不自知耳。文公见孟子而闻‘性善’、‘尧、舜’之说，则固有以启发其良心矣，是以往此而哀痛之诚心发焉。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，则亦反躬自责，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，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。虽其资质有过人者，而学问之力亦不可诬也。及其断然行之，而远近见闻无不悦服，则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发之，而彼之心悦诚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。人性之善，岂不信哉！”滕文公问为国〔1〕。孟子曰：“民事〔2〕不可缓也。《诗》〔3〕云：‘昼尔于茅，宵尔索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。〔4〕’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乎罪，然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〔5〕？是故贤君必恭俭、礼下，取于民有制〔6〕。阳虎〔7〕曰：‘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。〔8〕’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〔9〕。彻者彻也，助者藉也〔10〕。龙子〔11〕曰：‘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。’贡者，校数岁之中以为常。乐〔12〕岁，粒米狼戾〔13〕，多取之而不为虐，则寡取之；凶年，粪〔14〕其田而不足，则必取盈〔15〕焉。为民父母，使民〔16〕然，将终岁勤动〔17〕，不得以养〔18〕其父母，又称贷而益之〔19〕，使老稚〔20〕转乎沟壑，恶〔21〕在其为民父母也？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〔22〕。《诗》云：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’惟助为有公田，由此观之，虽周亦助也〔23〕。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：庠者养也，校者教也，序者射也〔24〕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〔25〕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〔26〕。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是为王者师也〔27〕。《诗》〔28〕云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’文王之谓也〔29〕。子〔30〕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国。”〔1〕

文公以礼聘孟子，故孟子至滕，而文公问之。〔2〕民事，谓农事。〔3〕《诗》，《豳风·七月》之篇。〔4〕于，往取也。，音陶，绞也。亟，纪力反，急也。乘，升也。播，布也。言农事至重，人君不可以为缓而忽之，故引《诗》言：治屋之急如此者，盖以来春将复始播百，而不暇为此也。〔5〕音、义并见前篇。〔6〕恭则能以礼接下，俭则能取民以制。〔7〕阳虎，阳货，鲁季氏家臣也。〔8〕天理人欲，不容并立。虎之言此，恐为仁之害于富也。孟子引之。恐为富之害于仁也。君子小人，每相反而已矣。〔9〕此以下，乃言制民常产与其取之上制也。夏时一夫授田五十亩，而每夫计其五亩之人以为贡。商人始为井田之制，以六

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，区七十亩。中为公田，其外八家各授一区，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，而不复税其私田。周时一夫授田百亩。乡遂用贡法，十大有沟，都鄙用助法，八家同井。耕则通力而作，收则计亩而分，故谓之彻。“其实皆什一”者，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，惟助法乃是九一，而商制不可考。周制则公田百亩，中以二十亩为庐舍，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，通私田百亩，为十一分而取其一，盖又轻于十一矣。窃料商制亦当似此，而以十四亩为庐舍，一夫实耕公田七亩，是亦不过什一也。〔10〕彻，敕列反，通也，均也。藉，子夜反，借也。〔11〕龙子，古贤人。〔12〕乐，音洛。〔13〕狼戾，犹狼藉，言多也。〔14〕粪，壅也。〔15〕盈，满也。〔16〕：五礼反，从目从号，恨视也。或音普宽反者，非。〔17〕勤动，劳苦也。〔18〕养，去声。〔19〕称，举也。贷，借也，取物于人，而出息以偿之也。益之，以足取盈之数也，〔20〕稚，幼子也。〔21〕恶，平声。〔22〕夫，音扶。孟子尝言：文王治岐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二者王政之本也。今世禄滕已行之，惟助法未行，故取于民者无制耳。盖世禄者，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，实与助法相为表裹，所以使君子、野人各有定业，而上下相安者也。故下文遂言助法。〔23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大田》之篇。雨，于付反，降雨也。言愿天雨于公田，而遂及私田，先公而后私也。当时助法尽废，典籍不存，惟有此诗可见周亦用助，故引之也。〔24〕庠以养老为义，校以教民为义，序以习射为义，皆乡学也。〔25〕学，国学也。共之，无异名也。〔26〕伦，序也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此人之大伦也。庠、序、学、校，皆以明此而已。〔27〕滕国褊小，虽行仁政，未必能兴王业。然为王者师，则虽不有天下，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。圣贤至公无我之心，于此可见。〔28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〔29〕言周虽后稷以来旧为诸侯，其受天命而有天下，则自文王始也。〔30〕子，指文公，诸侯来逾年之称也。

使毕战问井地〔1〕。孟子曰：“子之君将行仁政，选择而使子，子必勉之！夫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经界不正，井地不钧，穀禄不平。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，可坐而定也〔2〕。夫滕，壤地褊小，将为君子焉，将为野人焉。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〔3〕。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〔4〕。卿以下必有圭田〔5〕，圭田五十亩。馀夫二十五亩〔6〕。死徙〔7〕无出乡，乡田同井〔8〕，出入相友〔9〕，守望〔10〕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。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，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〔11〕。此其大略也〔12〕。若夫〔13〕润泽之〔14〕，则在君与子矣。”

〔1〕毕战，滕臣。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毕战主为井地之事，故又使之来问其详也。井地，即井田也。〔2〕夫，音扶。经界，谓治地分田，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。此法不修，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，故井地有不钧；赋无定法，而贪暴得以多取，故穀禄有不平。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从此始，而暴君污吏则必欲慢而废之也。有以正之，则分田制禄，可不劳而定矣。〔3〕夫，音扶。养，去声。言滕地虽小，然其间亦必有为君子而仕者，亦必有为野人而耕者，是以分田制禄之法不可偏废也。〔4〕此分田制禄之常法，所以治野人使养君子也。野，郊外都鄙之地也。九一而助，为公田而行助法也。国中，郊门之内，乡遂之地也。田不井授，但为沟洫，使什而自赋其一，盖用贡法也。周所谓彻法者盖如此。以此推之，当时非惟助法不行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。〔5〕此世禄常制之外，又有圭田，所以厚君子也。圭，洁也，所以奉祭祀也。不言世禄者，滕已行之，但此未备耳。〔6〕程子曰，“一夫上父母、下妻子，以五口、八口为率，受田百亩。如有弟，是馀夫也，年十六，别受田二十五亩。俟其壮而有室，然后更受百亩之田。”愚按：此百亩常制之外，又有馀夫之田，以厚野人也。〔7〕死，谓葬也。徙，谓徙其居也。〔8〕同井者，八家也。〔9〕友，犹伴也。〔10〕守望，防寇盗也。〔11〕养，去声。别，彼列反。此详言井田形体上制，乃周之助法也。公田以为君子之禄，而私日野

人之所受。先公稷私，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。不言君子，据野人而言，省文耳。上言野及国中二法，此独详于治野者，国中贡法，当时已行，但取之过于什一尔。〔12〕井地之法，诸侯皆去其籍，此特其大略而已。〔13〕夫，音扶。〔14〕润泽，谓因时制宜，使合于人情。宜于土俗，而不失先王之意也。吕氏曰：“子张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，论治人先务，未始不以经界为急；讲求法制，粲然备具。要之可以行于今，如有用我者，举而措之耳。尝曰：‘仁政必自经界始。贫富不均，教养无法，虽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世之病难行者，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。然兹法之行，悦之者众，苟处之有术，期以数年，不刑一人而可复，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。’乃言曰：‘纵不能行之天下，犹可验之一乡。’方与学者者古之法，买田一方，画为数井。上不失公家之赋役，退以其私，正经界，分宅里，立敛法，广储蓄，兴学校，成礼俗，救灾恤患，厚本抑末。足以推先王之遗法，明当今之可行。有志未就而卒。”愚按：丧礼、经界两章，见孟子之学，识其大者。是以虽当礼法废坏之后，制度节文不可复考，而能因略以致详，推旧而为新，不屑屑于既往之迹，而能合乎先王之意。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矣！

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〔1〕，自楚之滕，踵门〔2〕而告文公曰：“远方之人，闻君行仁政〔3〕，愿受一廛〔4〕而为氓〔5〕。”文公与之处。其徒数十人，皆衣褐〔6〕，捆〔7〕屨、织席以为食〔8〕。陈良〔9〕之徒陈相与其弟辛，负来耜〔10〕而自宋之滕，曰：“闻君行圣人之政，是亦圣人也。愿为圣人氓。”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

〔1〕神农，炎帝神农氏，始为耒耜、教民稼穡者也。为其言者，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。许，姓；行，名也。程子曰：“许行所谓神农之言，乃后世称述上古之事，失其义理者耳，犹阴阳、医方称黄帝之说也。”〔2〕踵门，足至门也。〔3〕仁政，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。〔4〕廛，民所居也。〔5〕氓，野人之称。〔6〕衣，去声。褐，毛布，贱者之服也。〔7〕捆：音阩，扣扱之，欲其坚也，〔8〕以为食，卖以供食也。〔9〕陈良，楚之儒者。〔10〕耜，所以起土耒，其柄也。

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曰：“滕君则诚贤君也，虽然，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今也滕有仓廩府库，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，恶得贤？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”曰：“否。许子衣褐。”“许子冠乎？”曰：“冠。”曰：“奚冠？”曰：“冠素。”曰：“自织之与？”曰：“否。以粟易之。”曰：“许子奚为不自织？”曰：“害于耕。”曰：“许子以釜甑爨，以铁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为之与？”曰：“否。以粟易之〔2〕。”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冶？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且许子何不为陶冶，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？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？何许子之不惮烦？”曰：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为也。〔3〕”“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为备，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劳心，或劳力。‘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。’天下之通义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饔，音雍。飧，音孙。饔飧，熟食也。朝曰饔，夕曰飧。言当自炊爨以为食，而兼治民事也。厉，病也。恶，平声。许行此言，盖欲阴坏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。〔2〕衣，去声。与，平声。釜，所以煮。甑，所以炊。爨，然火也。铁，耜属也。此语八反，皆孟子问而陈相对也。〔3〕此孟子言而陈相对也。械器，釜甑之属也。陶，为甑者。冶，为釜、铁者。舍，去声，止也。或读属上句，舍谓作陶冶之处也。〔4〕与，平声。食，音嗣。此以下，皆孟子

言也。路，谓奔走道路；无时休息也。治于人者，见治于人也。食于人者，出赋税以给公上也。食于人者，见食于人也。此四句皆古语，而孟子引之也。君子无小人则饥，小人无君子则乱，以此相易，正犹农夫、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易，乃所以相济，而非所以相病也。治天下者，岂必耕且为哉？

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〔1〕。洪水横流〔2〕，泛滥〔3〕于天下，草木茂〔4〕，禽兽繁殖〔5〕，五穀〔6〕不登〔7〕；禽兽逼人，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〔8〕。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〔9〕治焉。舜使益〔10〕掌火，益烈〔11〕，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〔12〕，濬济、漯〔13〕，而注诸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〔14〕。然後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，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、树艺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〔15〕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〔16〕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勋〔17〕曰：‘劳之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。〔18〕’圣人之忧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〔19〕。夫〔20〕以百亩之不易〔21〕为己忧者，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，教人以善谓之忠，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〔22〕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〔23〕，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：‘大哉尧之为君！惟天为大，惟尧则〔24〕之。荡荡〔25〕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君哉〔26〕舜也！巍巍〔27〕乎，有天下而不与〔28〕焉。’尧、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”

〔1〕天下犹未平者：洪荒之世，生民主害多矣。圣人迭兴，渐次除治，至此尚未尽平也。〔2〕洪，大也。横流，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。〔3〕泛滥，横流之貌。〔4〕茂，长盛也。〔5〕繁殖，众多也。〔6〕五穀、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也。〔7〕登，成熟也。〔8〕道，路也。兽蹄、鸟迹交于中国，言禽兽多也。〔9〕敷，布也。〔10〕益，舜臣名。〔11〕烈，炽也。〔12〕禽兽逃匿，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。疏，通也，分也。九河，曰徒骇，曰太史，曰马颊，曰覆全，曰胡苏，曰简，曰絜，曰钧盘，曰鬲津。〔13〕濬，音药，亦疏通之意。济，子礼反。漯，佗合反。济、漯，二水名。〔14〕决、排，皆去其壅塞也。汝、汉、淮、泗，亦皆水名也。据《禹贡》及今水路，惟汉水入江耳，汝、泗则入淮，而淮自入海。此谓四水皆入于江，记者之误也。〔15〕言水土平，然後得以教稼穡；衣食足，然後得以施教化。后稷，官名，弃为之。然言“教民”，则亦非并耕矣。树，亦种也。艺，殖也。契，音薛，亦舜臣名也。司徒，官名也。“人之有道”，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，然无教，则亦放逸怠情而失之。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，亦因其同有者而道之耳。《书》曰：“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”此之谓也。〔16〕别，彼列反。〔17〕长、放，皆上声。放勋，本史巨赞尧之辞，孟子因以为尧号也。〔18〕劳、来，皆去声。德，犹惠也。尧言：“劳者劳之，来者来之，邪者正之，枉者直之，辅以立之，翼以行之。使自得其性矣，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，不使其放逸怠情而或失之。”盖命契之辞也。〔19〕尧舜之忧民，非事事而忧之也，急先务而已。所以忧民者其大如此，则不惟不暇耕，而亦不必耕矣。〔20〕夫，音扶。〔21〕易，去声，治也。〔22〕分人以则，小惠而已。教人以善，虽有爱民之实，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难久。惟若尧之得舜，舜之得禹、皋陶，乃所谓为天下得人者，而其恩惠广大，教化无穷矣，此其所以为仁也。〔23〕为、易，并去声。〔24〕则，法也。〔25〕荡荡，广大之貌。〔26〕君哉，言尽君道也。〔27〕巍巍，高大之貌。〔28〕与，去声。不与，犹言不相关，言其不以位为乐也。

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〔1〕。陈良，楚产也，悦周公仲尼之道，

北学于中国。北方之学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谓豪杰之士也，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，师死而遂倍之〔2〕。昔者孔子没，三年〔3〕之外，门人治任〔4〕将归，入揖于子贡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于贡反，筑室于场〔5〕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〔6〕，欲以所事孔子〔7〕事之，强〔8〕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！〔9〕’今也南蛮r舌之人〔10〕非先王之道。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。吾闻出于幽谷，迁于乔木者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〔11〕。《鲁颂》〔12〕曰：‘戎狄是膺〔13〕，荆舒是惩〔14〕。’周公方且膺之〔15〕，子是之学，亦为不善变矣。”“从许子之道，则市贾不贰，国中无伪〔16〕。虽使五尺之童〔17〕适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，则贾相若。麻缕丝絮轻重同，则贾相若。五穀多寡同，则贾相若。屨大小同，则贾相若。〔18〕”曰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万，子比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？从许子之道，相率而为伪者也，恶能治国家？”〔19〕

〔1〕此以下，责陈相信师而学许行也。夏，诸夏礼义之教也。变夷，变化蛮夷主人也。变于夷，反见变化于蛮夷之人也。〔2〕产，生也。陈良生于楚，在中国之南，故北游而学于中国也。先，过也。豪杰，才德出众之称，言其能自拔于流俗也。倍，与背同。言陈良用夏变夷、陈相变于夷也。〔3〕三年，古者为师心丧三年，若夹父而无服也。〔4〕任，平声，担也。〔5〕场，冢上之坛场也。〔6〕有若似圣人，盖其言行气象有似之者，如《檀弓》所记子游谓“有若之言似夫子”之类是也。〔7〕所事孔子，所以事夫子之礼也。〔8〕强，上声。〔9〕江汉水多，言濯之洁也。暴，蒲木反。秋日燥烈，言暴之乾也。皜，音果。皜皜，洁白貌。尚，加也。言夫子道德明著，光辉洁白，非有若所能仿佛也。或曰：此三语者，孟子赞美曾子之辞也。〔10〕鸮：亦作鸱，古役反；博劳也，恶声之鸟。南蛮之声似之，指许行也。〔11〕《小雅·伐木》之诗云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〔12〕《鲁颂》，《閟宫》之篇也。〔13〕膺，击也。〔14〕荆，楚本号也。舒，国名，近楚者也。惩，艾也。〔15〕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，亦断章取义也。〔16〕贾，音价，下同。陈相又言许子之道如此。盖神农始为市井，故许行又托于神农而有是说也。〔17〕“五尺之童”，言幼小无知也。〔18〕许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论精粗美恶，但以长短、轻重、多寡、大小为价也。〔19〕夫，音扶。倍，一倍也。蓰：音师，又山绮反，五倍也。什伯、千万，皆倍数也。比，必二反，次也。恶，平声。孟子言物之不齐，乃其自然之理。其有精粗，犹其有大小也。若大屨小屨同价，则人岂肯为其大者哉？今不论精粗，使之同价，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为其精者，而竟为滥恶之物以相欺耳。

墨者夷之〔1〕因徐辟〔2〕而求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吾固愿见。今吾尚病，病愈，我且往见〔3〕。夷子不来！”他日，又求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吾今则可以见矣。不直，则道不见；我且直之。吾闻夷子墨者，墨之治丧也，以薄为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，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，则是以所贱事亲也〔4〕。”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曰：“懦者之道，古之人‘若保赤子’此言何谓也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。〔5〕”徐子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夫夷子，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，为着亲其邻之赤子乎？彼有取尔也。赤子匍匐将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，而夷子二本故也〔6〕。盖上世〔7〕尝有不葬其亲者。其亲死，则举而委〔8〕之于壑〔9〕。他日过之，狐狸食之，蝇蚋〔10〕姑〔11〕嘬〔12〕之。其颡〔13〕有泚〔14〕，睨而不视〔15〕。夫泚也，非为人泚〔16〕，中心达于面目。

盖归反藁裡而掩之，〔17〕，掩之诚是也，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，亦必有道矣。〔18〕”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怵然〔19〕为间〔20〕，曰：“命之矣！〔21〕”

〔1〕墨者，治墨翟之道者。夷，姓；之，名。〔2〕辟，音壁，又音闢。徐辟，孟子弟子。〔3〕孟子称疾，疑亦托辞以观其意之诚否。〔4〕又求见，则其意已诚矣。故因徐辟以质之如此。直，尽言以相正也。“不见”之见，音现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墨子生不歌，死无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”是墨之治丧，以薄为道也。易天下，谓移易天下之风俗也。夷子学于墨氏而不从其教，其心必有所不安者，故孟子因以诘之。〔5〕“若保赤子”，《周书·康诰篇》文，此儒者之言也。夷子引之，盖欲援儒而入于墨，以拒孟子之非已。又曰“爱无差等，施由亲始”，则推墨而附于儒，以释己所以厚葬具亲上意。皆所谓遁辞也。〔6〕夫，音扶。下同。圃，音蒲。圃，蒲北反。孟子言人之爱其兄子与邻之子，本有差等。《书》之取譬，本为小民无知而犯法，如赤子无知而入井耳。且人物之生，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，乃自然之理，若天使之然也。故其爱由此立，而推以及人，自有差等。今如夷子之言，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，但其施之之序，姑白此始耳，非二本而何哉？然其于先后之间犹知所择，则又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，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。〔7〕上世，谓大古也。〔8〕委，弃也。〔9〕壑，山水所趋也。〔10〕蚋，音纳，蚊属。〔11〕姑，语助声。或曰：蝼蛄也。〔12〕嘍，楚怪反，攒共食之也。〔13〕颡，额也。〔14〕泚，七礼反，泚然汗出之貌。〔15〕睨，音诣，邪视也。视，正视也。不能不视，而又不忍正视，哀痛迫切，不能为心之甚也。〔16〕为，去声。非为人泚，言非为他人见之而然也。所谓一本者于此见之，大为亲切，盖惟至亲故如此，在他人，则虽有不忍之心，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。〔17〕反，覆也。藁，力追反，土笼也。裡，力知反，土與也。于是归而掩覆其亲之尸，此葬埋之礼所由起也。〔18〕此掩其亲者，若所当然，则孝子仁人所以掩其亲者，必有其道，而不以薄为贵矣。因夷子厚葬其亲而言此，以深明一本之意。〔19〕怵，音武。怵然。茫然自失之貌。〔20〕间，如字。为间者，有顷之间也。〔21〕命，犹教也。言孟子已教我矣。盖因其本心之明，以攻其所学之蔽，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。

## 滕文公章句下

凡十章。

陈代〔1〕曰：“不见诸侯，宜若小〔2〕然。今一见之，大则以王〔3〕，小则以霸。且《志》曰‘枉尺而直寻〔4〕’，宜若可为也。”孟子曰：“昔齐景公田〔5〕，招虞人以旌〔6〕。不至，将杀之。‘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〔7〕’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〔8〕？且夫在尺而直寻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则在寻直尺而利，亦可为与〔9〕？昔者赵简子，〔10〕使王良与嬖奚乘〔11〕，终日而不获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‘天下之贱工也。’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‘请复之〔12〕。’强而后可〔13〕。一朝〔14〕而获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‘天下之良工也。’简子曰：‘我使掌〔15〕与女〔16〕乘。’谓王良，良不可，曰：‘吾为之範我驰驱，终日不获一；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〔17〕。《诗》〔18〕云：“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。〔19〕”我不贯〔20〕与小人乘，请辞。’御者且羞与射者比〔21〕，比而得禽兽，虽若丘陵〔22〕，弗为也。如在道而从彼，何也？且子过矣，在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〔23〕”

〔1〕陈代，孟子弟子也。〔2〕小，谓小节也。〔3〕王，去声。〔4〕枉，屈也。直，伸也。八尺曰寻。枉尺直寻，犹屈己一见诸侯而可以致王霸，所屈者小，所伸者大也。〔5〕田，猎也。〔6〕虞人，守苑囿之吏也。招大夫以旌，招虞人以皮冠。〔7〕志士困穷，常念死无棺槨，弃沟壑而不恨。丧，去声。元，首也。勇士轻生，常念战门而死。丧其首而不顾也。此二句，乃孔子叹美虞人之言。〔8〕夫虞人，招之不以其物，尚守死而不往，况君子，岂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见之邪？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见之意。〔9〕夫，音扶。与，平声。此以下，正其所称“枉尺直寻”之非。夫所谓枉小而所伸者大则为之者，计其利耳。一有计利之心，则虽枉多伸少而有利，亦将为之邪？甚言其不可也。〔10〕赵简子，晋大夫赵鞅也。〔11〕王良，兽御者也。嬖奚，简子幸臣。乘，去声。与之乘，为之御也。〔12〕复之，再乘也。〔13〕强，上声。“强而后可”，嬖奚不肯，强之而后肯也。〔14〕一朝，自晨至食时也。〔15〕掌，专主也。〔16〕女，音汝。〔17〕为，去声。範，法度也。诡遇，不正而与禽遇也。言奚不善射，以法驰驱则不获，废法诡遇而后中也。〔18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车攻》之篇。〔19〕舍，上声。言御者不失其驰驱之法，而射者发矢皆中而力。今嬖奚不能也。〔20〕贯，习也。〔21〕比，必二反，阿党也。〔22〕若丘陵，言多也。〔23〕或曰：“居今之世，出处去就，不必一一中节。欲其一一中节，则道不得行矣。”杨氏曰：“何其不自亘也？枉己其能直人乎？古之人宁道之不行，而不轻其去就，是以孔、孟虽在春秋、战国之时，而进必以正，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。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，孔、孟当先为之矣。孔、孟岂不欲道之行哉？”

景春〔1〕曰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〔2〕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”孟子曰：“是焉〔3〕得为大丈夫乎？子未学礼乎？丈夫之冠〔4〕也，父命之。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，往送之门，戒之曰：‘往之女家〔5〕，必敬必戒，无违夫子〔6〕。’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〔7〕。居天下之广居〔8〕，立天下之正位〔9〕，行天下之大道〔10〕。得志，与民由之〔11〕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〔12〕。富贵不能淫〔13〕，贫贱不能移〔14〕，威武不能屈〔15〕。此之谓大丈夫。”〔16〕

〔1〕景春，人姓名。〔2〕公孙衍、张仪，皆魏人。怒则说诸侯使相攻伐，故诸侯惧也。〔3〕焉，於虔反。〔4〕冠，去声。加冠于首曰冠。〔5〕“女家”之女，音汝。女家，夫家也。

妇人内夫家，以嫁为归也。〔6〕夫子，夫也。〔7〕女子从人，以顺为正道也。盖言二子阿谀苟容，窃取权势，乃妾妇顺从之道耳，非丈夫之事也。〔8〕广居，仁也。〔9〕正位，礼也。〔10〕大道，义也。〔11〕与民由之，推其所得干人也。〔12〕独自行道，守其所得于己也。〔13〕淫，荡其心也。〔14〕移，变其节也。〔15〕屈，挫其志也。〔16〕何叔京曰：“战国之时，圣贤道否，天下不复见其德业之盛。但见好巧之徒得志横行，气焰可畏，遂以为大丈夫。不知由君子观上，是乃妾妇之道耳，何足道哉？”

周霄〔1〕问曰：“古之君子仕乎？”孟子曰：“仕。《传》〔2〕曰：‘孔子三月无君〔3〕，则皇皇〔4〕如也。出疆必载质〔5〕。’公明仪曰：‘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。’”“三月无君则吊，不以急乎？〔6〕”曰：“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《礼》曰：‘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。夫人蚕缫，以为衣服。牺牲不成，粢盛不洁，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。’‘惟士无田，则亦不祭。〔7〕，牲杀〔8〕、器皿〔9〕、衣服不备，不敢以祭，则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吊乎？”“出疆必载质，何也？〔10〕”曰：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。农夫岂为〔11〕出疆舍〔12〕其耒耜哉？”曰：“晋国亦仕国也，未尝闻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难仕，何也？〔13〕”曰：“丈夫生而愿为之为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为有家〔14〕。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的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、国人皆贱之。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，又恶不由其道。不由其道而往者，与钻穴隙之“类也。〔15〕”

〔1〕周霄，魏人。〔2〕传，宜恋反。〔3〕无君，谓不得仕而事君也。〔4〕皇皇，如有求而弗得之意。〔5〕出疆，谓失位而去国也。质：与贄同，下同，所执以见人者。如士则执雉也。出疆载之者，将以见所適国之君而事之也。〔6〕周霄问也。以，已，通；太也。后章放此。〔7〕黍稷曰粢。盛，音成。在器曰盛，缫，素刀反。《礼》曰：“诸侯为藉百亩，冕而青紼，躬秉耒以耕，而庶人助以终亩。收而藏之御廩，以供宗庙之粢盛。使世妇蚕于公桑蚕室，奉茧以示于君，遂献于夫人。夫人副袿受之，缫三盆手，遂布于三宫世妇，使绰以为黼黻文章，而服以祀先王先公。”又曰：“士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”〔8〕牲杀，牲必特杀也。〔9〕皿，武永反，所以覆器者。〔10〕周霄问也。〔11〕为，去声。

〔12〕舍，上声。〔13〕晋国，解见首篇。仕国，谓君子游宦之国。霄意以孟子不见诸侯为难仕，故先问古之君子仕否，然后言此以凤切之也。〔14〕为，去声。男以女为室。女以男为家。〔15〕的，音酌，亦媒也。隙，去逆反。恶，去声。言为父母者，非不愿其男女之有室家，而亦恶其不由道。盖君子虽不洁身以乱伦，而亦不徇利而忘义也。

彭更〔1〕问曰：“后车数十乘，从〔2〕者数百人，以传〔3〕食于诸侯，不以泰〔4〕乎？”孟子曰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〔5〕不可受于人。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。子以为泰乎？”曰：“否。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〔6〕”曰：“子不通功易事〔7〕、以羨〔8〕补不足，则农有馀〔9〕粟，女有馀布。子如通之，则梓、匠、轮、舆〔10〕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。子何尊梓、匠、轮、舆，而轻为仁义者哉？”曰：“梓、匠、轮、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。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〔11〕？”曰：“子何以其志为哉：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〔12〕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〔13〕乎？”曰：“食志。”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〔14〕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〔15〕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〔16〕”

〔1〕更，平声。彭更，孟子弟子也。〔2〕乘、从，皆去声。〔3〕传，直恋反。〔4〕泰，侈

也，〔5〕革。音丹。食，音嗣。〔6〕言不以舜为泰，但谓今之士无功而食人之食，则不可也。〔7〕通功易事，谓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。〔8〕羹，延面反，馀也。〔9〕有馀，言无所贸易而积于无用也。〔10〕梓人、匠人，木工也。轮人、舆人，车工也。〔11〕与，平声。〔12〕孟子言：自我而言，固不求食，自彼而言，凡有功者则当食之。〔13〕“可食而食”、“食志”、“食功”之食，皆音嗣，下同。〔14〕墁，武安反，墙壁之饰也。毁瓦画但，言无功而有害也。〔15〕“子食”之食，亦音嗣。〔16〕既曰“食功”，则以上为“无事而食”者，真尊梓、匠、轮、舆而轻为仁义者矣。

万章〔1〕问曰：“宋，小国也，今将行王政，齐、楚恶而伐之〔2〕，则如之何？”孟子曰：“汤居亳，与葛〔3〕为邻。葛伯放而不祀〔4〕，汤使人问之曰：‘何为不祀？’曰：‘无以供牺牲也。’汤使遗〔5〕之牛羊，葛伯食之；又不以祀。汤又使人问之曰：‘何为不祀？’曰：‘无以供粢盛〔6〕也。’汤使亳众〔7〕往为〔8〕之耕，老弱馈食。葛伯率其民〔9〕，要〔10〕其有酒食〔11〕黍稻者夺之，不授〔12〕者杀之。有童予以黍肉饷〔13〕，杀而夺之。《书》〔14〕曰：‘葛伯仇饷〔15〕。’此之谓也。为〔16〕其杀是童子而征之，四海之内皆曰：‘非富天下〔17〕\*也，为匹夫匹妇复仇也。’汤始征，自葛载。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东面而征，西夷怨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曰：‘奚为後我？’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。归市者弗止，芸者不变。诛其君，吊其民，如时而降，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徯我后，后来其无罚。〔18〕’‘有攸不惟臣，东征，绥厥士女。匪厥玄黄，绍我周王见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’其君子实玄黄于匪，以迎其君子；其小人箠食壶浆，以迎其小人。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而已矣〔19〕。《太誓》曰：‘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，则取于残，杀伐用张，于汤有光。〔20〕’不行王政云尔；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，欲以为君。齐、楚虽大，何畏焉？〔21〕”

〔1〕万章，孟子弟子。〔2〕恶，去声。宋王偃尝灭滕伐薛，败齐、楚、魏之兵，欲霸天下，疑即此时也。〔3〕葛。

国名，〔4〕伯，爵也。放而不祀，放纵无道，不祀先祖也。

〔5〕遗，唯季反。〔6〕盛，音成。〔7〕亳众，汤之民。〔8〕“往为”之为，去声。

〔9〕其民，葛民也。

〔10〕要，平声。〔11〕“馈食”、“酒食”之食，音嗣。〔12〕授，与也。〔13〕饷，式亮反，亦馈也。〔14〕《书》，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也。〔15〕仇饷，言与纳者为仇也。〔16〕为，去声。〔17〕非富天下，言汤之心非以天下为富而欲得之也。〔18〕载，亦始也。十一征，所征十一国也。馀已见前篇。〔19〕按《周书·武成篇》载武王之言，孟子约其文如此。然其辞时与令《书》文不类，今姑依此文解之。有所不惟臣，谓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。

匪，与筐同。玄黄，帀也。绍，继也，犹言事也。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黄之帀，迎武王而事之也。商人而曰“我周王”，犹《商书》所谓“我后”也。休，美也。言武王能顺天命，而事之者皆见休也。臣附，归服也。孟子又释其意，言商人闻周师之来，各以其类相迎者，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取其残民者诛之，而不为暴虐耳。君子，谓在位主人。小人，谓细民也。食，音嗣。〔20〕《太誓》，周书也。今《书》文亦小异。言武王威武奋扬，侵彼纣之疆界，取其残贼，而杀伐之功因以张大，比于汤之伐桀，又有光焉。引此以证上文“取其残”主义。〔21〕未实不能行王政，后果为齐所灭，王偃走死。尹氏曰：“为国者能自治而得民心，则天下皆将归往之，恨其征伐之不早也，尚何强国之足畏哉？苟不自治，而以强弱之势言之，是可畏而已矣。”

孟子谓戴不胜〔1〕曰：“子欲子之王之善与〔2〕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，则使齐人傅诸？使楚人傅诸？”曰：“使齐人傅之。”曰：“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之，虽日挹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，虽日挹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〔3〕。子谓‘薛居州〔4〕，善士也’，使之居于王所。在于王所者，长〔5〕幼卑尊皆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谁与为善？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？〔6〕”

〔1〕戴不胜，宋臣也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齐语，齐人语也。傅，教也。咻，音休，讷也。齐，齐语也。庄岳，齐街里名也。楚，楚语也。此先设譬以晓之也。〔4〕居州。亦宋臣。〔5〕长，上声。〔6〕言小人众而君子独，无以成正君之功。

公孙丑问曰：“不见诸侯何义？”孟子曰：“古者不为臣不见〔1〕段于木逾垣而辟之，泄柳闭门而不内〔2〕，是皆已甚〔3〕。迫〔4〕斯可以见矣。阳货欲见孔子，而恶无礼。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。阳货矚孔子之亡也，而馈孔子蒸豚。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。当是时，阳货先，岂得不见〔5〕？曾子曰：‘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〔6〕。’子路曰：‘未同而言〔7〕，观其色赧赧〔8〕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〔9〕。’由是观之，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。〔10〕”

〔1〕不为臣，谓未仕于其国者也。此不见诸侯之义也。〔2〕辟，去声。内、与纳同。段干木，魏文侯时人。泄柳，鲁翼公时人。文侯、9公砍见此二人，而二人不肯见之，盖未为臣也。〔3〕已甚，过甚也。〔4〕迫，谓求见之切也。〔5〕此又引孔子之事，以明可见之节也。“欲见”之见，音现，欲见孔子，欲召孔子来见已也。恶，去声。恶无礼，畏人以己为无礼也。受于其家，对使人拜受于家也。其门，大夫之门也。矚，音勗，窥也。阳货于鲁为大夫，孔子为士，故以此物及具不在而馈之，欲其来拜而见之也。先，谓先来加礼也。〔6〕胁，虚业反。胁肩，竦体。谄笑，强笑。皆小人侧媚之态也。病，劳也。夏畦，夏月治畦之人也。言为此者，其劳过于夏畦之人也。〔7〕未同而言，与人来合而强与之言也。

〔8〕赧，奴简反。赧赧，惭而面赤之貌。〔9〕由，子路名。言非己所知，甚恶之之辞也。

〔10〕孟子言由此二言观之，则二子之所养可知，必不肯不俟其礼之至，而辄住见之也。此章言圣人礼义之中正，过之者伤于迫切而不洪，不及者沦于污贱而可耻。

戴盈之〔1〕曰：“什一〔2〕，去关市之征〔3〕，今兹未能。请轻之，以待来年然后已〔4〕，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今有人日攘〔5〕其邻之鸡者，或告之曰：‘是非君子之道。’曰：‘请损〔6〕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然后已。’一如知其非义，斯速已矣，何待来年？〔7〕”

〔1〕盈之，亦宋大夫也。〔2〕什一，井田之法也。〔3〕去，上声。关市之征，商贾之税也。〔4〕已，止也。〔5〕攘，如羊反，物自来而取之也。〔6〕损，减也。〔7〕知义理之不可，而不能速改，与月攘一鸡何以异哉？

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〔1〕辩，敢问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！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〔2〕久矣，一治一乱〔3〕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。民无所定，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《书》曰：‘降水警余。’——洚水者，洪水也〔4〕。——使禹治之。禹掘地面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。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上而居之〔5〕。尧、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〔6〕代

作。坏宫室叨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。弃日以为园圃。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（8）又作。园圃污池，沛泽（9）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（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；驱虎豹犀象而远之。天下大悦（11）。《书（12）》曰：‘丕显（13）哉！文王漠（丕承（15））哉！武王烈。佑启（17）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（，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（19）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）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刚）’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。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（21）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。此率昏而食人也。’，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、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〔22〕。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〔23〕。——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〔24〕”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〔25〕。——圣人复〔26〕起，不易吾言矣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〔27〕。《诗》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〔28〕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彼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〔29〕。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〔30〕”

〔1〕好，去声。下同。〔2〕生，谓生民也。〔3〕治，去声。一治一乱，气化盛衰，人事得失，反复相寻，理之常也。〔4〕“水逆行”，下流壅塞，故水倒流而旁溢也。下，下地。上，高地也。菅窞，穴处也。《书》《虞书·大禹谟》也。泽，音降，又胡贡、胡工二反。泽水，泽润无涯之水也。警，戒也。此一乱也。〔5〕掘地，掘去壅塞也。菹，侧鱼反。泽生享看也。地中，两涯之间也。险阻，谓水之泛滥也。远，去也。消，除也。此一治也。〔6〕暴君，谓夏太康、孔甲、履癸、商武二之类也。〔7〕坏，音怪。宫室，民居也。〔8〕行，去声。下同。〔9〕沛，蒲内反，草木之所生也。泽，水所钟也。〔10〕自“尧、舜没”至此，治乱非一，及纣而又一大乱也。〔11〕相，去声。奄：平声，东方之国，助纣为虐者也。飞廉，纣幸臣也。丑十国，皆纣党虐民者也。此一治也。〔12〕《书》，《周书·君牙》之篇。〔13〕丕，大也。显，明也。〔14〕谟，谋也。〔15〕承，继也。〔16〕烈，光也。〔17〕佑，助也。启，开也。〔18〕缺，坏也。〔19〕此周室东迁之后又一乱也。“有作”之有，读为又，古字通用。〔20〕胡氏曰：“仲尼作，《春秋》以寓王法，諄典庸礼，命德讨罪，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。知孔子者，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，存天理于既灭，为后世虑至深远也。罪孔子者，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，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，则威矣。”愚谓孔子作《春秋》以过乱贼，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，是亦一治也。〔21〕横、为，皆去声。杨朱但知爱身，而不复知有致身主义，故无君。墨子爱无差等，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，故无父。无父无君，则人道灭绝，是亦禽兽而已。〔22〕公明仪之言，义见首篇。葷，皮表反。充塞仁义，谓邪说遍满，妨于仁义也。孟子引仪之言，以明杨、墨道行则人皆无父无君，以陷于禽兽，而大乱将起，是亦率兽食人，而人又相食也。此又一乱也。〔23〕为，去声。闲，卫也。放，驱而远之也。作，起也。孟子虽不得志于时，然杨、墨之害自是灭息，而君臣、父子之道赖以不坠，是亦一治也。程子曰：“杨、墨之害甚于申、韩，佛氏之害甚于杨、墨。盖杨氏为我疑于义，墨氏兼爱疑于仁，申、韩则浅陋易见，故孟子止辟杨、墨，为其惑世之甚也。佛氏之言近理，又非杨、墨之比，所以为害尤甚。”〔24〕事，所行。〔25〕政，大体也。〔26〕复，扶又反。〔27〕抑，止也。兼，并之也。总结上文也。〔28〕说见上篇。承，当也。〔29〕行、好，皆去声。谗、淫，解见前篇。辞者，说之详也。承，继也。三圣，禹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盖邪说横流，坏人心術，甚于洪水猛兽之灾，惨于夷狄篡拭之祸，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。再言“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”，所以深致意焉。然非知道之君子，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：〔30〕言苟有能为此距杨、墨之说者，则其所趋正矣，虽未必知道，是亦圣人之徒也。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问，而意有未尽，故复言此。盖邪说害正，人人得而攻之，不必圣贤，如《春秋》之法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不必士师也。圣人救世立法之意，其切如此。若以此意推之，则不能攻讨、而又倡为“不必攻词”之说者，其为邪彼之徒、乱贼之党，可知矣。尹氏曰：“学者于是非之原，毫厘有差，则害流于生民，祸及于后世。故孟子辩邪说如是之严，而自以为承三圣之功也。当是时，方且以“好辩”目之，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圣贤之心也。”

匡章曰：“陈仲子〔1〕岂不诚廉〔2〕士哉？居於陵〔3〕，三日不食，耳无闻，目不见也。井上有李，螾〔4〕食实者过半矣。匍匐〔5〕往将食之，三咽〔6〕然后耳有闻，目有见。”孟子曰：“于齐国之士，吾必以仲子为巨擘〔7〕焉。虽然，仲子恶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则蚓而后可者也〔8〕。夫〔9〕蚓，上食槁壤〔10〕，下饮黄泉〔11〕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筑与〔12〕？抑〔13〕亦盗跖之所筑与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树与？抑亦盗跖之所树与？是未可知也。〔14〕”曰：“是何伤哉？彼身织屨，妻辟〔15〕，以易之也。”曰：“仲子，齐之世家〔16〕也。兄戴，盖禄万钟〔17〕。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，辟〔18〕兄离母，处于放陵。他日归〔19〕，则有馈其兄生鹅者，己频顛曰〔20〕‘恶〔21〕用是𩺰𩺰〔22〕者为哉？’他日，其母杀是鹅也，与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，曰：‘是𩺰𩺰之肉也。’出而哇〔23〕之。以母则不食，以妻则食之；以兄之室则弗居，以放陵则居之：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？若仲子者；蚓而后充其操者也。〔24〕”

〔1〕匡章、陈仲子，皆齐人。〔2〕廉，有分辨，不苟取也。〔3〕放，音乌，下“於陵”同。於陵，地名。〔4〕螾，音曹，蛴螬虫也。〔5〕匍匐，言无力不能行也。〔6〕咽，音宴，吞也。〔7〕擘，薄厄反。巨掌，大指也。言齐人中有仲子，如众小指中有大指也。〔8〕恶，平声。充，推而满之也。操，所守也。蚓，音引，丘蚓也。言仲子未得为廉也。必若满其所守之志，则惟丘蚓之无求于世，然后可以为廉耳。〔9〕夫，音扶。〔10〕槁壤，乾土也。〔11〕黄泉，浊水也，〔12〕与，平声。〔13〕抑，发语词也。〔14〕言蚓无求于人而自足，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，若所从来或有非义，则是未能如蚓之廉也。〔15〕辟，音壁，绩也。 ，音卢，练麻也。〔16〕世家，世卿之家。〔17〕兄名戴，食，采于盖，其入万钟也。盖，音闇。〔18〕辟，音避。〔19〕归，自放陵归也。〔20〕已，仲子也。频，与颦同。顛，与蹙同，子六反。频顛而言，以其兄受馈为不义也。〔21〕恶，平声。〔22〕𩺰，鱼一反。𩺰，鹅声也。〔23〕哇，音蛙，吐之也。〔24〕言仲子以母之食、兄之室为不义，而不食不居，其操守如此。至于妻所易之粟、放陵所居之室，既未必伯夷之所为，则亦不义之类耳。今仲子于此则不食不居，于彼则食之居之，岂为能充满其操守之类者乎？必其无求自足如丘蚓然，乃为能满其志而得为廉耳。然岂人之所可为哉？范氏曰：“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，惟人为大。人之所以为大者，以其有人伦也。仲子避兄离母，无亲戚、君臣、上下，是无人伦也。岂有无人伦而可以为廉哉？”

## 离娄章句上

凡二十八章。

孟子曰：“离娄〔1〕之明，公输于〔2〕之巧，不以规矩〔3〕，不能成方员。师旷〔4〕之聪，不以六律〔5〕，不能正五音〔6〕。尧、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〔7〕。今有仁心仁闻〔8〕，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〔9〕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〔10〕。《诗》〔11〕云：‘不想不忘，率由旧章。〔12〕’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员平直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，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〔13〕。故曰：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〔14〕。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智乎〔15〕？是以惟仁者〔16〕宜在高位；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〔17〕也。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〔18〕。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；田野不辟〔19〕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，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〔20〕《诗》〔21〕曰：‘天之方蹶，无然泄泄。〔22〕’泄泄，犹沓沓也〔23〕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〔24〕先王之道者，犹沓沓也。故曰：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谓之敬。‘吾君不能’，谓之贼。〔25〕”

〔1〕离娄，古之明目者。〔2〕公输子，名班，鲁之巧人也。〔3〕规，所以为员之器也。矩，所以为方之器也。〔4〕师旷，晋之乐师，知音者也。〔5〕六律，截竹为管，阴阳各六，以节五音之上下。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，为阳。大吕、夹钟、仲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，为阴也。〔6〕五音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〔7〕范氏曰：“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。仁政者，治天下之法度也。”〔9〕仁心，爱人之心也。闻，去声。仁闻者，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。〔9〕先王之道，仁政是也。范氏曰：“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，以羊易之，可谓有仁心。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，宗庙以 为牺牲，断死剂必为之涕泣，天下知其慈仁，可谓有仁闻。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，武帝之末江南大乱，其故何哉？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。”〔10〕徒，犹空也。有其心，无其政，是谓徒善。有其政，无其心，是谓徒法。程子尝言“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、谨权审量、读法平价，皆不可阙”，而又曰“必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”，正谓此也。〔11〕《诗》、《大雅·假乐》之篇。〔12〕愈，过也。率，循也。章，典法也。所行不过差、不遗忘者，以其循用旧典故也。〔13〕准，所以为平。绳，所以为直。胜，乎声。覆，被也。此言古之圣人既竭耳、目、心思之力，然犹以为未足以遍天下、及后世，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，则其用不穷，而仁之所被者广矣。〔14〕丘陵本高，川泽本下，为高下者因之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。〔15〕邹氏曰：“自章首至此，论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。”〔16〕仁者，有仁心仁闻而能扩而充之，以行先王之道者也。〔17〕播恶于众，谓贻患于下也。〔18〕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祸也。道，义理也。揆，度也。道揆，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。法，制度也。法守，谓以法度自守。朝，音潮。工，官也。度，即法也。君子、小人，以位而言也。由上无道择，故下无法守。无道揆，则朝不信道，而君子犯义；无法守，则工不信度，而小人犯刑。有此六者，其国必亡，其不亡者侥幸而已。〔19〕辟，与闢同。〔20〕上不知礼，则无以教民。下不知学，则易与为乱。丧，去声。邹氏曰：“自‘是以惟仁者’至此，所以责其君。”〔21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板》之篇。〔22〕蹶，居卫反，颠覆之意。泄，戈制反。泄泄，怠缓悦从之貌。言天欲颠覆周室，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。〔23〕沓，徒合反。沓沓，即泄泄之意。盖孟子时人语如此。〔24〕非，低毁也。

〔25〕范氏曰：“人臣以难事责于君，使其君为尧、舜之君者，尊君之大也。开陈舍道，以禁闭君之邪心，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，敬君之至也。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看，贼害其君之甚也。”邹氏曰：“自‘《诗》云“天之方蹶”’至此，所以责其臣。”邹氏曰：“此章言为治看当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，而君臣又当各任其责也。”孟子曰：“规矩，方员之至也。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〔1〕。欲为君尽君道，欲为臣尽臣道，二者皆法尧、舜而已矣〔2〕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‘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〔3〕’暴其民甚，则身弑国亡；不甚，则身危国削。名之曰‘幽’、‘厉’，虽孝子慈孙，百世不能改也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：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此之谓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至，极也。人伦，说见前篇。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，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。〔2〕法尧、舜以尽君臣之道，犹用规矩以尽方员之极，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称尧、舜也。〔3〕法尧、舜，则尽君臣之道而仁矣。不法尧、舜，则慢君贼民而不仁矣。二端之外，更无他道，出乎此，则人乎比矣，可不谨哉？〔4〕幽，暗。厉，虐。皆恶溢也。苟得其实，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，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。言不仁上祸必至于此，可惧之甚也。〔5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荡》之篇。〔6〕言商纣之所当鉴者，近在夏桀之世。而孟子引之，又欲后人以幽、厉为鉴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〔1〕。国。〔2〕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。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。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〔3〕。今恶〔4〕死亡而乐〔5〕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〔6〕酒。”〔7〕

〔1〕三代，谓夏、商、周也。禹，汤，文、武，以仁得之。桀，纣，幽、厉，以不仁失之。

〔2〕国，谓诸侯之国。〔3〕言必死亡。〔4〕恶，去声。〔5〕乐，音洛。〔6〕强，上声。〔7〕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。

孟子曰：“爱人，不亲，反其仁。治人，不治，反其智。礼人，不答，反其敬〔1〕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〔2〕。《诗》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〔3〕。’”〔4〕

〔1〕“治人”之治，平声。“不治”之治，去声。我爱人，而人不亲我，则反求诸己，恐我之仁未至也。“智”，“敬”，放此。〔2〕不得，谓不得其所欲，如“不亲”、“不治”、“不答”是也。反求诸己，谓“反其仁”、“反其智”、“反其敬”也。如此，则其自治益详，而身无不正矣。天下归之，极言其效也。〔3〕解见前篇。〔4〕亦承上章而言。

孟子曰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‘天下国家’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〔1〕

〔1〕恒，胡登反，常也。虽常言之，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。故推言之，而又以家本乎身也。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。《大学》所谓“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为是故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〔1〕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国慕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〔2〕”

〔1〕巨室，世臣大家也。得罪，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。麦丘邑人祝齐桓公曰：“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。”意盖如此。〔2〕慕，向也，心说诚服之谓也。沛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溢，充满也，盖巨室上心难以力服，而国人素所取信：今既悦服，则国人皆服，而吾德教之所施可

以无远而不至矣。此亦承上章而言。盖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，而患吾身之不修。吾身既修，则人心之难服者服，而无一人之不服矣。林氏曰：“战国之世，诸侯失德，巨室擅权，为患甚矣。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胜之，则未必能胜而適以取祸。故孟子推本而言：惟务修德以服其心。彼既悦服，则吾之德教无所留碍，可以及乎天下矣。裴度所谓‘韩弘舆疾讨贼，承宗敛手削地，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，特以处置得宜，能服其心故尔’，正此类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。天下无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强〔1〕。斯二者天〔2〕也，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齐景公曰：‘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绝物也。〔3〕’涕出而女于吴〔4〕。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〔5〕。如耻之，莫若师文王。师文王，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〔6〕。《诗》云：‘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候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。’孔子曰：‘仁不可为众也。夫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。〔7〕’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〔8〕，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。《诗》〔9〕云：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？’〔10〕”

〔1〕有道之世，人皆佳德，而位必称其德之大小。天下无道，人不修德，则但以力相役而已。  
〔2〕天者，理势之当然也。〔3〕引此以言小役大、弱役强之事也。令，出令以使人也。受命，听命于人也。物，犹人也。〔4〕女，去声。以女与人也。吴，蛮夷之国也。景公羞与为昏而畏其强，故涕位而以女与之。〔5〕言小国不修德以自强，其般乐意效若效大国之所为者，而独耻受其教命，不可得也。〔6〕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以修德也。“文王之政，布在方策”，举而行之，所谓师文王也。五年、七年，以其所乘之势不同为差。盖天下虽无道，然修德之至，则道自我行，而大国反为吾役矣。程子曰：“五年、七年，圣人度其时则可矣。然凡此类，学者皆当思其作为如何，乃有益耳。”〔7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文王》之篇。孟子引此诗及孔子之言，以言文王之事。丽，数也。千万日亿。侯，维也。商士，商孙子之臣也。肤，大也。敏，达也。裸，音灌，宗庙之祭，以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。将，助也。言商之孙子众多，其数不但十万而已。上帝既命周以天下，则凡此商之孙子皆臣服于周矣。所以然者，以天命不常，归于有德故也，是以商上之肤大而敏达者，皆执裸献之礼，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师也。孔子因漆此诗而言：有仁者，则虽有十万之众，不能当之。故国君好仁，则必无敌于天下也。不可为众，犹所谓“难为兄，难为弟”云尔。夫，音扶。好，去声。〔8〕耻受命于大国，是欲无敌于天下也。乃师大国而不师文王，是不以仁也。〔9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桑柔》之篇。〔10〕逝，语辞也。言谁能执持热物，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？此章言不能自强，则听天所命，修德行仁，则大命在我。

孟子曰：“不仁者可与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慈，乐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与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有〔1〕！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〔2〕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〔3〕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‘小子听之：清斯濯纓，浊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〔4〕’夫〔5〕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〔6〕。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〔7〕’此之谓也。”〔8〕

〔1〕菑，与灾同。安其危、利其灾者，不知其为危、灾，而反以为安、利也。乐，音洛。所以亡者，谓荒淫暴虐，所以致亡之道也。不仁之人，私欲固蔽，失其本心，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，所以不可告以忠言，而卒至于败亡也。〔2〕浪，音郎。沧浪，水名。〔3〕纓，冠系也。〔4〕言水之清浊，有以自取之也。圣人声人心通，无非至理，此类可见。〔5〕夫，音扶。〔6〕所谓自取之者。〔7〕解见前篇。〔8〕此章言心存则有以审夫得失之幾，不存则无以辨于存亡之著。祸福之来，皆其自取。

孟子曰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〔1〕。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圯也〔2〕。故为渊馘鱼者獭也，为丛馘爵者鹞也，为汤、武馘民者桀与纣也〔3〕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则诸侯皆为之馘矣，虽欲无王〔4〕，不可得已。“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。苟为不畜，终身不得〔5〕。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《诗》〔6〕云：‘其何能淑？载胥及溺。〔7〕’此之谓也。”

〔1〕恶，去声。民之所欲，皆为致之，如聚敛然。民之所恶，则勿施于民。晁错所谓“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之而不伤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之而不困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之而不危，人情莫不欲逸，三王节其力而不尽”，此类之谓也。〔2〕走，音奏。圯，广野也。言民之所以归乎此，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。〔3〕为，去声。渊，深水也。馘，与驱同。獭，音闾，食鱼者也。丛，茂林也。爵，与雀同。鹞，诸延反，食雀者也。言民之所以去此，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。〔4〕好、为、王，皆去声。〔5〕王，去声。艾，草名，所以灸者，乾久益善。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，固难卒办，然自今畜之；则犹或可及。不然，则病日益深，死日益迫，而艾终不可得矣。〔6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桑柔》之篇。〔7〕淑，善也。载，则也。胥，相也。言今之所为，其何能善？则相引以陷于乱亡而已。

孟子曰：“自暴者，不可与有言也。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。‘吾身不能居仁由义’，谓之自弃也〔1〕。仁，人之安宅也〔2〕。义，人之正路也〔3〕。旷〔4〕安宅而弗居，舍〔5〕正路而不由〔6〕，哀哉！”〔7〕

〔1〕暴，犹害也。非，犹毁也。自害其身者，不知礼义主为美而非毁之；虽与之言，必不见信也。自弃其身者，犹知仁义之为美，但溺于怠惰，自谓必不能行，与之有为，必不能勉也。程子曰：“人苟以善自治，则无不可移者。虽昏愚之至，皆可流磨而进也。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，自弃者绝之以不为，虽圣人与居，不能化而入也。此所谓‘下愚之不移’也。”〔2〕仁宅，已见前篇。〔3〕义者，宜也。乃天建之当行，无人欲之邪曲，故曰正路。〔4〕旷，空也。〔5〕舍，上声。〔6〕由，行也。〔7〕此章言道本固有，而人自绝之，是可哀也。此圣贤之深戒，学者所当猛省也。

孟子曰：“道在尔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之难。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〔1〕

〔1〕尔，迩，古字通用。易，去声。长，上声。亲、长在人为甚迩，亲之、长之在人为甚易，而道初不外是也。舍此而他求，则远且难而反失之。但人人各亲其亲，各长其长，则天下自平矣。

孟子曰：“居下位而不获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：不信于友，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：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。悦亲有道：反身不诚，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〔1〕。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〔2〕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，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〔3〕。”

〔1〕“获于上”，得上之信任也。诚，实也。“反身不诚”，反求诸身，而其所以为善之心有不实也。“不明乎善”，不能即事以穷理，无以真知善之所在也。游氏曰：“欲诚其意，失致其知。不明乎鲁，不诚乎身矣。学至于诚身，则安往而不致其极哉？以内则顺乎亲，以外

则信乎友，以上则可以得君，以下则可以得民矣。”〔2〕诚者，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天道之本然也。思诚者，彼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人道之当然也。〔3〕至，极也。杨氏曰：“动，便是验处，若获乎上、信乎友、悦于亲之类是也。此章述《中庸》孔子之言，见思诚为修身之本，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。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，亦与《大学》相表裏，学者宜潜心焉。”

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〔1〕’二老〔2〕者，天下之大老〔3〕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在〔4〕？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〔5〕之内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”

〔1〕辟，去声。作、兴，皆起也。盍，何不也。西伯，即文王也。纣命为西方诸侯之长，得专征伐，故称西伯。太公，姜姓，吕氏，名尚。文王发政，必先鳏寡孤独。庶人之老，皆无冻馁。故伯夷、太公来就其养，非求仕也。〔2〕二老，伯夷、太公也。〔3〕大老，言非常人之老者。〔4〕焉，於虔反。“天下之父”，言齿德皆尊，如众父然。既得其心，则天下之心不能外矣。萧何所谓“养民致贤，以图天下”者，暗与此合。但其意则有公私之辨，学者又不可以不察也。〔5〕“七年”，以小国而言也。大国五年，在其中矣。

孟子曰：“求也为季氏宰〔1〕，无能改于其德，而赋粟倍他日〔2〕。孔子曰：‘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〔3〕可也。’由此观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弃于孔子者也。况于为〔4〕之强战？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〔5〕。故善战〔6〕者服上刑，连诸侯〔7〕者次之，辟〔8〕草莱、任土地〔9〕者次之。”

〔1〕求，孔子弟子冉求。季氏，鲁卿。宰，家臣。〔2〕赋。犹取也。取民之粟倍于他日也。〔3〕小子，弟子也。鸣鼓而攻之，声其罪而责之也。〔4〕为，去声。〔5〕林氏曰：“富其君者，夺民主财耳，而夫子犹恶之，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，使其肝脑涂地？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，其罪之大，虽至于死。犹不足以容之也。”〔6〕善战，如孙臆、吴起之徒。〔7〕连结诸侯，如苏秦、张仪之类。〔8〕辟，与闢同，开垦也。〔9〕任土地，谓分土授民，使任耕稼之责，如李悝尽地力、商鞅开阡陌之类也。

孟子曰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〔1〕于眸子〔2〕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，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〔3〕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〔4〕”

〔1〕良，善也。〔2〕眸，音牟。眸子，目瞳子也。〔3〕瞭，音了，明也。眊，音耄。眊者，蒙蒙目不明之貌。盖人与物接之时，其神在目，故胸中正则神精而明，不正则神散而昏。〔4〕焉，於虔反。廋，音搜，匿也。言亦心之所发，故并此以观，则人之邪正不可匿矣。然言犹可以伪为，眸子则有不容伪者。

孟子曰：“恭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。侮夺人之君，惟恐不顺〔1〕焉，恶〔2〕得为恭俭？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〔3〕为哉？”

〔1〕“惟恐不顺”，言恐人之不顺己。〔2〕恶，平声。

〔3〕“声音笑貌”，伪为于外也。

淳于髡〔1〕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〔2〕，礼与〔3〕？”孟子曰：“礼也。”

曰：“嫂溺，则援〔4〕之以手乎？”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〔5〕也。”曰：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〔6〕”曰：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。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”〔7〕

〔1〕淳于，姓；髡，名。齐之辩士。〔2〕授，与也。受，取也。古礼：男女不亲授受，以远别也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〔4〕援，音爰，救之也。〔5〕权，称锤也，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。权而得中，是乃礼也。〔6〕言今天下大乱，民遭陷溺，亦当从权以援之，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。〔7〕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，非若嫂溺可手援也。今子欲援天下，乃欲使我枉道求合，则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，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？此章言直己守道，所以济时，枉道徇人，徒为失己。

公孙丑曰：“君子之不教子〔1〕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势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。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。继之以怒，则反夷矣〔2〕。‘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’则是父子相夷也〔3〕。父子相夷，则恶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〔4〕，父子之间不责善〔5〕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”

〔1〕不亲教也。〔2〕夷，伤也。教子者，木为爱其子也。继之以怒，则反伤其子矣。〔3〕父既伤其子，子之心又责其父曰：“夫子教我以正道，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。”则是子又伤其父也。〔4〕易子而教，所以全父子之恩，而亦不失其为教。〔5〕贵善，明友之道也。王氏曰：“父有争子，何也？所谓争者，非责善也，当不义则争之而已矣。父之于子也如何？曰：当不义，则亦戒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事孰为大？事亲为大。守孰为大？守身为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闻之矣。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未之闻也〔1〕。孰不为事？事亲，事之本也。孰不为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〔2〕。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必请‘所与’。问：‘有馀？’必曰：‘有。’曾皙死，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不请‘所与’。问：‘有馀？’曰：‘亡矣。’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〔3〕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守身，持守其身，使不陷于不义也。一失其身，则亏体辱亲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亦不足以为孝矣。〔2〕事亲孝，则忠可移于君，顺可移于长。身正，则家齐、国治而天下平。〔3〕养，去声。曾皙，名点，曾于父也。曾元，曾子子也。复，扶又反。。此承上文“事亲”言之。曾子养其父，每食必有酒肉，食毕将彻去，必请于父曰：“此诗者与谁，”或父问：“此物尚有馀否？”必曰：“有。”恐亲意更欲与人也。曾元不请所与，虽有言无，其意将以复进于亲，不欲其与人也，此但能养父母之口体而已。曾子则能承顺父母之志，而不忍伤之也。〔4〕言当如曾子之养志，不可如曾元但养口体。程子曰：“子之身所能为者，皆所当为，无过分之亭也。故事亲若曾子，可谓至矣。而孟子止曰‘可也’，岂以曾子之孝为有馀哉？”

孟子曰：“人不足与適也，政不足间也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，莫不仁。君义，莫不义。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適，音谪。间，去声。赵氏曰：“適，过也。间，非也。格，正也，”徐氏曰：“格者，物之所取正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格其非心’。”愚谓“间”字上亦当有“与”字。言人君用人之非，不足过谪；行政之失，不足非间。惟有大人之德，则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，而国无不治矣。大人者，大德主人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程子曰：“天下主治乱，系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。心之非，即害于政，不待乎发之于外也。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，门人疑之。孟子曰，‘我先攻其邪心。心既正，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。’夫政事之失，用人之非，知者能更之，

直者能谏之。然非心存焉，则事事而更之，后复有其事，将不胜其更矣，人人而去之，后复用其人，将不胜其去矣。是以辅相之职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，然后无所不正。而欲格君心之非者，非有大人之德，则亦莫之能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〔1〕

〔1〕虞，度也。吕氏曰：“行不足以致誉而偶得沓，是谓不虞之誉。求免于毁而反致毁，是谓求全之毁。言毁誉之言未必皆实、修己者不可以是遽为忧喜，观人者不可以是轻为进退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人之易其言也，无责耳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易，去声。人之所以轻易其言者，以其未遭失言之责故耳。盖常人之情，无所愆于前，则无所警于后。非以为君子之学，必俟有责而后不敢易其言也。然此岂亦有为而言之与？

孟子曰：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。”〔1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王勉曰：“学问有馀，人资于己，不得已而应之可也。若好为人师，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，此人之大患也。”

乐正子从于子敖〔1〕之齐。乐正子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子亦来见我乎？”曰：“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”曰：“子来幾日矣？”曰：“昔者。”曰：“‘昔者’，则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”曰：“舍馆未定。”曰：“子闻之也：‘舍馆定，然後求见长者，乎？’”〔2〕曰：“克有罪”〔3〕

〔1〕子敖，王驩字。〔2〕昔者，前日也。馆，客舍也。长，上声。王驩，孟子所不与言看，则其人可知矣。乐正子乃从之行，其失身之罪大矣。又不早见长者，则其罪又有甚者焉。故孟子姑以此责之。〔3〕陈氏曰：“乐正子固不能无罪矣。然其勇于受责如此，非好善而笃信之，其能若是乎？世有强辩饰非、闻谏愈甚者，又乐正子之罪人也。”

孟子谓乐正子曰：“子之从于子敖来，徒餽啜也。我不意子学古之道，而以餽啜也！”〔1〕

〔1〕徒，但也。餽，博孤反，食也。啜，昌悦反，饮也。言其不择所从，但求食耳。此乃正其罪而切责之。

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後为大〔1〕。舜不告而娶，为无〔2〕後也，君子以为犹告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于礼有不孝者三事，谓：阿义曲从，陷亲不义，一也。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，二也。不娶无子，绝先祖祀，三也。三者之中，无後为大。”〔2〕“为无”之为，去声。〔3〕舜告焉，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後矣。告者礼也，不告者权也。“犹告”，言与告同也。盖权而得中，则不离于正矣。范氏曰：“天下之道，有正有权。正者万世之常，权者一时之用。常道人旨可守，权非体道者不能用也。盖权出于不得已者也。若父非瞽瞍，子非大舜，而钦不告而娶，则天下之罪人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〔1〕。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〔2〕。礼之实，节文〔3〕斯二昔是也。乐之实，乐斯二者，乐则〔4〕生矣；生则恶〔5〕可已也？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、手之舞之。〔6〕”

〔1〕仁主于爱，而爱莫切于事亲。义主于敬，而敬莫先于从兄。故仁义之道，其用至广，而其实不越于事亲、从兄之间，盖良心之发，晨为切近而槽实者。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，其意

亦犹此也。〔2〕“斯二者”，指事亲、从兄而言。知而弗去，则见之明而守之固矣。〔3〕节文，谓品节文章。〔4〕“乐斯”、“乐则”之乐，音洛。〔5〕恶，平声。〔6〕“乐则生矣”，谓和顺从容，无所勉强，事亲、从兄之意油然而生，如草木之有生意也。既有生意，则其茂条达自有不可遏者，所谓“恶可已”也。其又盛，则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。此章言事亲、从兄，良心真切，天下之道皆原于此。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，然后节之密而乐之深也。

孟子曰：“天下大悦而归己，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，惟舜为然。不得乎亲，不可以为人。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〔1〕。舜尽事亲之道，而瞽瞍瞽豫。瞽瞍瞽豫，而天下化。瞽瞍底豫，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。此之谓大孝〔2〕。”

〔1〕言舜视天下之归己如草芥，而惟欲得其亲而顺之也。得者，曲为承顺以得其心之悦而已。顺则有以谕之于道，心与之一而未始有违，尤人所难也。“为人”盖泛言之，“为子”则愈密矣。〔2〕瞽瞍，舜父名。底，之尔反，致也。豫，悦乐也。瞽瞍至顽，尝欲杀舜，至是而底豫焉。《书》所谓“不格奸，亦允若”是也，盖舜至此而有以顺乎亲矣。是以天下之为子者，知天下无不可事之亲，顾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，于是莫不勉而为孝，至于其亲亦底豫焉。则天下之为父者亦莫不慈，所谓“化”也。子孝父慈，各止其所而无不安其位之意，所谓“定”也。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，此所以为大孝也。李氏曰：“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，尽事亲之道，共为子职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，昔罗仲素语此云：‘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。’了翁闻而善之，曰：‘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。彼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者，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。’”

## 离娄章句下

凡三十三章。

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〔1〕。文王生于岐周〔2〕，卒于毕郢〔3〕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，得志行乎中国〔4〕，若合符节〔5〕。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诸冯、负夏、鸣条，皆地名，在东方夷服之地。〔2〕岐周，岐山下，周旧邑，近畎夷。〔3〕毕郢，近丰镐。今有文王墓。〔4〕“得志行乎中国”，谓舜为天子，文王为方伯，得行其道于天下也。〔5〕符节：以玉为之，篆刻文字而中分之；彼此各藏其半，有故则左右相合以为信也。“若合符节”，言其同也。〔6〕揆，度也。“其揆一”者，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。范氏曰：“言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，然其道则一也。”

子产〔1〕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、洧〔2〕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〔3〕。岁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〔4〕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济之〔5〕？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〔6〕”

〔1〕子产，郑大夫公孙侨也。〔2〕乘，去声。溱，音臻。洧，荣美反。溱、洧，二水名也。子产见人有徒涉此水者，以其所乘之车载而渡之。〔3〕惠，谓私恩小利。政，则有公平正大之体、纲纪法度之施焉。〔4〕周十一月，夏九月也。杠，音江，方桥也。徒杠，可通徒行者。周十二月，夏十月也。梁，亦桥也。舆梁，可通车舆者。《夏令》曰：“十月成梁。”盖农功已毕，可用民力。又时将寒沍，水有桥梁，则民不患于徒涉，亦王政之一事也。〔5〕辟，与闢同，辟除也，如《周礼·阍人》“为之辟”之辟。焉，於虔反。言能干其政，则出行之际辟除行人，使之避已，亦不为过，况国中之水，当涉者众，岂能悉以乘舆济之哉？〔6〕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，则人多日少，亦不足于用矣。诸葛武侯尝言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”，得孟子之意矣。
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。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君之视臣如上芥，则臣视君如寇讎。〔1〕”王曰：“礼，为旧君有服。何如斯可为服矣？〔2〕”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，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〔3〕，又先于其所往〔4〕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〔5〕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，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之于其所往〔6〕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讎。寇讎何服之有？”

〔1〕孔氏曰：“宣王之遇臣下，恩礼衰薄，至于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，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。故孟子告之以此。‘手足’、‘腹心’，相待一体，恩义之至也。‘如犬马’，则轻贱之，然犹有豢养之恩焉。‘国人’，犹言路人，言无怨无德也。‘上芥’，则践踏之而已矣，斩艾之而已矣，其贱恶之又甚矣；‘寇讎’之报，不亦宜乎！”〔2〕为，去声。下“为之”同。《仪礼》曰：“以道去君而未绝者，服齐衰三月。”王疑孟子之言太甚，故以此礼为问。〔3〕导之出疆，防剽掠也。〔4〕先于其所往，称道其贤，欲其收用之也。〔5〕三年而后收其田禄里居，前此犹望其归也。〔6〕极，穷也。穷之于其所往之国，如晋锢栾盈也。潘兴嗣曰：“孟子告齐王之言，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。而其言有迹，不若孔子之浑然也。盖圣贤之别如此。”杨氏曰：“君臣以义台者也。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，使知为君者不可不以

礼遇其臣耳。若君子之自处，则岂处具薄乎？孟子曰：‘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’君子之言盖如此。”

孟子曰：“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；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君子当见幾而作，祸已迫则不能去矣。

孟子曰：“君仁，莫不仁。君义，莫不义。”〔1〕

〔1〕张氏曰：“此章重出。然上篇主言人臣当以正君为急，此章直戒人君，义亦小异耳。”

孟子曰：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”〔1〕

〔1〕察理不精，故有二者之蔽。大人则随事而顺理，因时而处宜，岂为是哉？

孟子曰：“中〔1〕也养〔2〕不中，才〔3〕也养不才，故人乐有贤父兄〔4〕也。如中也弃不中，才也弃不才，则贤不肖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寸。〔5〕”

〔1〕无过不及之谓中。〔2〕养，谓涵育薰陶，俟其自化也。〔3〕足以有为之谓才。〔4〕乐，音洛。贤，谓中而才者也。乐有贤父兄者，乐其终能成己也。〔5〕为父兄者，若以子弟之不贤，遂遽绝之而不能教，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，其相去之间能幾何哉？

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〔1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‘有不为’，知所择也。惟能不为，是以可以有为。无所不为者，安能有所为邪？”

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！”〔1〕

〔1〕此亦有为而言。

孟子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者。”〔1〕

〔1〕已，犹太也。杨氏曰，“言圣人所为，本分之外，不加毫末。非孟子真知孔子，不能以是称之。”

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”〔1〕

〔1〕必，犹期也。行，去声。大人言、行，不先期于信、果。但义之所在，则必从之，卒亦未尝不信、果也。尹氏曰：“主于义，则信、果在其中矣。主于信、果，则未必含义。”王勉曰：“若不合于义而不信、不果，则妄人尔。”

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大人之心，通过万变。赤子之心，则纯一无伪而已。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，正以其不为物诱，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；是以扩而充之，则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而极其大也。

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〔1〕

〔1〕养，去声。事生固当爱敬，然亦人道之常耳。至于送死，则人道之大变，孝子之事亲，舍是无以用其力矣；——故尤以为大事，而必诚必信，不便少有后日之悔也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〔1〕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则资〔2〕之深。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〔3〕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

也。”〔4〕

〔1〕造，七到反，诣也。深造之者，进而不已之意。道，则其进为之方也。〔2〕资，犹藉也。〔3〕左右，身之两旁，言至近而非一处也。逢，犹值也。原，本也，水之来处也。〔4〕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，欲其有所持循，以俟夫默识心通，自然而得之于己也。自得于己，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。处之安固，则所藉者深远而无尽。所藉者深，则日用之间，取之至近，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。程子曰：“学不言而自得者，乃自得也。有安排布置者，旨非自得也。然必潜心积虑、优游履饫于其间，然后可以有得；着急追求之，则是私己而已，终不足以得之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，非欲以夸多而门靡也；欲其融会贯通，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。盖承上章之意而言，学非欲其徒博，而亦不可以径约也。

孟子曰：“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面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王，去声。服人者，欲以取胜于人。养人者，欲其同归于善。盖心之公私小异，而人之向背顿殊。学者于此不可以不审也。

孟子曰：“言无实不祥。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”〔1〕

〔1〕或曰：天下文言无有实不祥者，惟蔽贤为不祥之实。或曰：言而无实者不祥，故蔽贤为不祥之实。二说不同，未知孰是。疑或有阙文焉。

徐子曰：“仲尼亟〔1〕称于水，曰：‘水哉，水哉！〔2〕’何取于水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原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〔3〕。苟为无本，六、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〔4〕。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〔5〕”

〔1〕亟，去吏反，数也。〔2〕水哉水哉，叹美之辞。〔3〕原泉，有原之水也。混混，涌出之貌。舍、放，皆上声。不舍昼夜，言常出不竭也。盈，满也。科，坎也。言其进以渐也。放，至也。言水有原本，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，如人有实行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。〔4〕集，聚也。浍，古外反，田间水道也。涸，下各反，乾也。如人无实行，而暴得虚誉，不能长久也。〔5〕闻，去声。声闻，名誉也。情，买也。耻者，耻其无实而将不继也。林氏曰：“徐子之为人，必有躐等于誉之病，故孟子以是答之。”邹氏曰：“孔子之称水，其旨微矣。孟子独取此者，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。孔子尝以“闻”、“达”告子张矣：达者，有本之谓也；闻则无本之谓也。然则学者其可以不务本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〔1〕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〔2〕；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幾希，少也。庶，众也。人、物之生，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，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。其不同者，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，而能有以全其性，为少异耳。虽曰少异，然人、物之所以分，实在于此。众人不知此而去之，则名虽为人，而实无以异于禽兽。君子知此而存之，是以战兢惕厉，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。〔2〕物，事物也。明，则有以识其理也。人伦，说见前篇。察，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。物理固非度外，而人伦尤切于身，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，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。〔3〕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，则仁义已根于心，而所行皆从此出；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，所谓安而行之也。此则圣人之事，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。尹氏曰：“存之者，君子也。存者，圣人也。君子所存，存天理也。由仁义行，存者能之。”

孟子曰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〔1〕。汤执中〔2〕，立贤无方〔3〕。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未之见〔4〕。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〔5〕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〔6〕”

〔1〕恶、好，皆去声。《战国策》曰：“仪狄作酒，禹饮而甘之，曰：‘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’遂疏仪狄而绝旨酒。”《书》曰：“禹拜昌言。”〔2〕执，谓守而不失。中者，无过不及之名。〔3〕方，犹类也。立贤无方，惟贤则立之于位，不同其类也。〔4〕而，读为如，古字通用，民已安矣，而视之犹若有伤。道已至矣，而望之犹若未见。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，不自满足，终日乾乾之心也。〔5〕泄，狎也。迩者人所易狎而不泄，远者人所易忘而不忘，德之盛，仁之至也。〔6〕三王，禹也，汤也，文、武也。四事，上四条之事也。时异势殊，故其事或有所不合。思而得之，则其理初不异矣，坐以待旦，急于行也。此承上章言舜，因历叙群圣以继之，而各举其一事，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，盖天理之所以常存，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。程子曰：“孟子所称，备因其一事而言，非谓武王不能执中立贤、汤却泄迩忘远也。人谓各举其盛，亦非也，圣人亦无不盛。”
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〔1〕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〔2〕。晋之《乘》〔3〕，楚之《檮杌》〔4〕，鲁之《春秋》〔5〕，一也〔6〕。‘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’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〔7〕”

〔1〕王者之迹熄，谓平王东迁，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。《诗》亡，谓《黍离》降为国风而雅亡也。〔2〕《春秋》，鲁史记之名，孔子因而笔削之。始于鲁隐公之元年，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。〔3〕乘，去声。乘义未详。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。或曰：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。〔4〕檮。音逃。杌，音兀。檮杌，恶兽名。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，取记恶垂戒主义也。〔5〕《春秋》者，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〔6〕古者列国皆有史官，掌记时事。此三者，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。〔7〕春秋之时，五霸迭兴，而桓、文为盛。史，史官也。窃取者，谦辞也。《公羊传》作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”，意亦如此。盖言断之在己，所谓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”者也。尹氏曰：“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，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，为百王之大法。”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，因以孔子之事继之。而孔子之事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故特言之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小人之泽，五世而斩〔1〕。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泽，犹言流风馥韵也。父子相继为一世。三十年亦为一世。斩，绝也。大约君子、小人之泽，五世而绝也。杨氏曰：“四世而缌，服之穷也。五世袒免，杀同姓也。六世亲属竭矣。服穷则遗泽寝微，故五世而斩。”〔2〕私，犹窃也。淑，善也。李氏以为方言，是也。人谓子思之徒也。自孔子卒，至孟子游梁时，方百四十余年，而孟子已老。然则孟子之生，去孔子未百年也。故孟子言，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，然· 圣人之泽尚存，犹有能传其学者，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，而私窃以善其身。盖推尊孔子而自谦之辞也。此又承上三章，历叙舜、禹至于周、孔，而以是终之。其辞虽谦，然其所以自任之重，亦有不得而辞者矣。

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。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〔1〕

〔1〕先言“可以”者，略见而自许之辞也。后言“可以无”者，深察而自疑上辞也。过取固害于廉，然过与亦反害其惠，过死亦反害其勇，盖过犹不及之意也。林氏曰：“公西华受五秉之粟，是伤廉也。冉子与之，是伤惠也。子路之死于卫，是伤勇也。”

逢蒙〔1〕学射于羿〔2〕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〔3〕己，于是杀羿。孟子曰：“是亦鼻有罪焉。”公明仪曰：“宜若无罪焉。”曰：“薄〔4〕乎云尔，恶〔5〕得无罪？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，卫使庾公之〔6〕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吾死矣夫！’问其僕〔7〕曰：‘追我者谁也？’其僕曰：‘庾公之斯也。’曰：‘吾生矣！’其僕曰：‘庾公之斯，卫之善射者也。夫子曰“吾生”，何谓也？’曰：‘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〔8〕，尹公之他学射于我。夫尹〔9〕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〔10〕’庾公之斯至，曰：‘夫子何为不执弓？’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’曰：‘小人〔11〕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虽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废。’抽矢扣轮，去其金〔12〕，发乘矢〔13〕，而後反。”〔14〕

〔1〕逢，薄江反。逢蒙，羿之家众也。〔2〕羿，有穷后羿也。羿善射，篡夏自立，後为家众所杀。〔3〕愈，犹胜也。〔4〕薄，言其罪差薄耳。〔5〕恶，平声。〔6〕之，语助也。〔7〕僕，御也。〔8〕他，徒何反。尹公他，亦卫人也。〔9〕“矣夫”、“夫尹”之夫，并音扶。〔10〕端，正也。孺子以尹公正人，知其取友必正，故度庾公必不害己。〔11〕小人，庾公自称也。〔12〕去，上声。金，镞也。扣轮出镞，令不害人，乃以射也。〔13〕乘，去声。乘矢，四矢也。〔14〕孟子言：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，则必无逢蒙之祸。然夷羿篡弑之贼，蒙乃逆俦，庾斯虽全私思，亦废公义，其事皆无足论者。孟子盖特以取友而言耳。

孟子曰：“西子蒙不洁〔1〕，则人皆掩鼻〔2〕而过之。虽有恶人〔3〕，齐〔4〕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。”〔5〕

〔1〕西子，美妇人。蒙，犹冒也。不洁，污秽之物也。〔2〕掩鼻，恶其臭也。〔3〕恶人，醜貌者也。〔4〕齐，侧皆反。〔5〕尹氏曰：“此章戒人之丧善，而勉人以自新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”故者以利为本〔1〕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〔2〕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性者，人、物所以生之理也。故者，其已然之迹，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。利，犹顺也，语其自然之势也。言事物之理，虽若无形而难知，然其发见之已然，则必有迹而易见。故天下之言性者，但言其故而理自明，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。然其所谓故者，又必本其自然之势，如人之善、水之下，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；若人之为恶、水之在山，则非自然之故矣。〔2〕恶、为，皆去声。天下之理，本皆顺利。小智之人务为穿凿，所以失之。禹之行水，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，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，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。〔3〕天虽高，星辰虽远，然求其已然之迹，则其运有常，虽千岁之久，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。况于事物之近，若因其故而求之，岂有不得其理者？而何以穿凿为哉？心言“日至”者，造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也。程子曰：“此章专为智而发。”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，顺而循之，则为大智，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，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。程子之言，可谓深得此章之旨矣。

公行子〔1〕有子之丧。右师〔2〕往吊，入门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。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，曰：“诸君子皆与驩言，孟子独不与驩言，是简〔3〕驩也。”孟子闻之，曰：“礼：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〔4〕，不逾阶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礼〔5〕，子敖以我为简，不亦异乎？”

〔1〕公行子，齐大夫。〔2〕右师，王驩也。〔3〕简，略也。〔4〕朝，音潮。是时齐卿

大夫以君命吊，各有位次，若《周礼》“凡有爵者之丧礼，则职丧洫其禁令，序其事”，故云朝廷也。历，更涉也位，他人之位也。〔5〕右师未就位而进与上言，则右师历己之位矣。右师已就位而就与之言，则已历右师之位矣。孟子，右师之位又不同阶，孟子不敢失此礼，故不与右师言也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〔1〕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〔2〕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〔3〕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〔4〕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‘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〔5〕奚宜至哉？’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〔6〕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‘我必不忠。〔7〕’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〔8〕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〔9〕！’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优则有之：舜，人也；我，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〔10〕也，是则可优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〔11〕君子所患，则亡矣。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〔12〕”

〔1〕以仁、礼存心，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。〔2〕此仁、礼之施。〔3〕此仁、礼之验。恒，胡登反。〔4〕横，去声，下同。横逆，谓强暴不顺理也。〔5〕物，事也。〔6〕由，与犹同。下放此。〔7〕忠者，尽己之谓。“我必不忠”，恐所以爱敬人者有所不尽其心也。〔8〕奚择，何异也。〔9〕难，去声。“又何难焉”，言不足与之校也。〔10〕乡人，乡里之常人也。〔11〕夫，音扶。〔12〕君子存心不苟，故无后忧。

“‘禹、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’孔子贤之〔1〕。‘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。一箪食〔2〕，一瓢饮。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〔3〕。’孔子贤之。”孟子曰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〔4〕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〔5〕。禹、稷、颜子，易地则皆然〔6〕。今有同室之人门者，救之，虽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〔7〕。乡邻有门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，虽闭户可也。〔8〕”

〔1〕事见前篇。〔2〕食，音嗣。〔3〕乐，音洛。〔4〕圣贤之道，进则救民，退则修己，其心一而已矣。〔5〕由，与犹同。禹、稷身任其职，故以为己责而救之急也。〔6〕圣贤之心，无所偏倚，随感而应，各尽其道。故使禹、稷居颜子之地，则亦能乐颜子之乐；使颜子居禹、稷之任，亦能忧禹、稷之忧也。〔7〕不暇束髮而结纓往救，言急也。以喻禹、稷。〔8〕喻颜子也。此章言圣贤心无不同，事则所遭或异，然处之各当其理，是乃所以为同也。尹氏曰：“当其可之谓时，前圣后圣，其心一也，故所遇皆尽善。”

公都子曰：“匡章〔1〕，通国〔2〕皆称不孝焉。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〔3〕之，敢问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。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。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。从〔4〕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〔5〕，四不孝也。好勇斗很〔6〕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于是乎？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〔7〕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。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〔8〕。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，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〔9〕。是则章子已矣。”

〔1〕匡章，齐人。〔2〕通国，尽一国之人也。〔3〕礼貌，敬之也。〔4〕养、好、从，皆去声。〔5〕戮，羞辱也。〔6〕很，胡恳反，忿戾也。〔7〕夫，音扶。遇，台也。

相责以善而不相台，故为父所逐也。〔8〕贼，害也。朋友当相责以善，父子行之，则害天性之恩也。〔9〕“夫章”之夫，音扶。为，去声。屏，必并反。养，去声。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、子有子母之属，但为身不得近于父，故不敢受妻子之养，以自责罚。其心以为不如此，则具罪益大也。此章之旨，于众所恶而必察焉，可以见圣贤至公至仁之心矣。杨氏曰：“章子之行，孟子非取之也，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。”

曾子居武城〔1〕。有越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〔2〕去诸？”曰：“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”寇退，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”寇退，曾子反，左右〔3〕曰：“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〔4〕，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〔5〕，寇退则反，殆于不可。”沈犹行〔6〕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〔7〕”子思居于卫。有齐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子思曰：“如伋去，君谁与守？〔8〕”孟子曰：“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。子思，臣也，微〔9〕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〔10〕”

〔1〕武城，鲁邑名。〔2〕盍，何不也。〔3〕左右，曾子之门人也。〔4〕忠、敬，吉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诚恭敬也。〔5〕为民望，言使民望而效之。〔6〕沈犹行，弟子姓名也。〔7〕与，去声。言曾子尝舍于沈犹氏，时有负刍者作乱，来攻沈犹氏；曾子率其弟子去之，不与其难。言师宾不与臣同。〔8〕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。〔9〕微，犹贱也。〔10〕尹氏曰：“或远害，或死难，其事不同者，所处之地不同也。君子之心不系于利害，惟其是而已，故易地则皆能为二。”孔氏曰：“古之圣贤，言行不同，事业亦异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。学者知此，则因所遇而应之，若权衡之称物，低昂屡变，而不害其为同也。”

储子〔1〕曰：“王使人矚〔2〕夫子，果有以异于人乎？”孟子曰：“何以异于人哉？尧、舜与人同耳。”〔3〕

〔1〕储子，齐人也。〔2〕矚，古苒反，窃视也。〔3〕圣人亦人耳，岂有异于人哉？

〔1〕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。其良人〔2〕出，则必饜〔3〕酒肉而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“良人出，则必饜酒肉而后反。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〔4〕来。吾将矚良人之所之也。”蚤起，施〔5〕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矚〔6〕间，之祭者乞其馀；不足，又顾〔7〕而之他：此其为饜足之道也。其妻归，告其妾曰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。今若此！”与其妾讪〔8〕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〔9〕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由君子观之，叫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！〔10〕

〔1〕章首当有“孟子曰”字，阙文也。〔2〕良人，夫也。〔3〕饜，饱也。〔4〕显者，富贵人也。〔5〕施，音迤，又音易，邪施而行，不使良人知也。〔6〕墦，音燔，冢也。〔7〕顾，望也。〔8〕讪，怨詈也。〔9〕施施，如字，喜悦自得之貌。〔10〕孟子言：自君子而观，今之求富贵者，皆若此人耳。使其妻妾见之，不羞而泣者少矣，言可羞之甚也。赵氏曰：“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，昏夜乞哀以求之，而以骄人于白日，与斯人何以异哉！”

## 万章章句上

### 凡九章

万章问曰：“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〔1〕。何为其号泣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怨慕〔2〕也。”万章曰：“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。父母恶〔3〕之，劳而不怨。然则舜怨乎？”曰：“长息〔4〕问于公明高〔5〕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号泣于旻天、于父母〔6〕，则吾不知也。’公明高曰：‘是非尔所知也。’夫〔7〕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愬〔8〕。‘我竭力耕田，共为子职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哉？〔9〕’帝〔10〕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〔11〕，帝将胥〔12〕天下而迁之〔13〕焉。为〔14〕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〔15〕。天下之士悦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忧。富，人之所欲；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忧。贵，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忧。人悦之，好色，富，贵，无足以解忧者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〔16〕。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，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〔17〕”

〔1〕舜往于田，耕历山时也。仁覆闾下，谓之旻天。号，平声。号泣于旻天，呼天而泣也。事见《虞书·大禹谟篇》。〔2〕怨慕，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。〔3〕恶，去声。〔4〕长息，公明高弟子。〔5〕公明高，曾子弟子。〔6〕“于父母”，亦《书》辞。言呼父母而泣也。〔7〕夫，音扶。〔8〕愬，苦八反，无愁之貌。〔9〕共，平声。“于我何哉”，自责不知己有何罪耳，非怨父母也。杨氏曰：“非孟子深知舜之心，不能为此言。盖舜惟恐不顺于父母，未尝自以为孝也。若自以为孝，则非孝矣。”〔10〕帝，尧也。〔11〕《史记》云：“二女妻之，以观其内。九男事之，以观其外。”又言：“一年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”是天下之士就之也。〔12〕胥，相视也。〔13〕迁之，移以与之也。〔14〕为，去声。〔15〕“如穷人之无所归”，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。〔16〕孟子推舜之心如此，以解上文之意，极天下之欲，不足以解忧，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！〔17〕言常人之情因物有迁，惟圣人为能不失其本心也。少、好，皆去声。艾，美好也。《楚辞》、《战国策》所谓幼艾，义与此同，不得，失意也。热中，躁急心热也。言“五十”者，舜摄政时年五十也。“五十而慕”，则其终身慕可知矣。此章言舜不以得众人之所欲为己乐，而以不顺乎亲之心为己忧。非圣人之尽性，其孰能之？

万章问曰：“《诗》〔1〕云：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’信斯言也〔2〕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以怙父母〔3〕，是以不告也。”万章曰：“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帝之妻〔4〕舜而不告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。〔5〕”万章曰：“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掩之〔6〕。象〔7〕曰：‘谩盖都君咸我绩〔8〕。牛羊，父母。仓廩，父母。干戈，朕。琴，朕。箠，朕。〔9〕。二嫂，使治朕栖。〔10〕’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〔11〕。象曰：‘鬱陶思君耳。〔12〕’忸怩〔13〕。舜曰：‘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〔14〕’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〔15〕？”曰：“奚而不知也？象优亦忧，象喜亦喜。〔16〕”曰：“然则舜伪喜者与〔17〕？”曰：“否。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〔18〕畜〔19〕

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，攸然而逝〔20〕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“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”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〔21〕，难罔以非其道〔22〕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？〔23〕”

〔1〕《诗》，《齐国风·南山》之篇也。〔2〕信，诚也。诚如此诗之言也。〔3〕怗，直类反，讎怨也。舜父顽母，党欲害舜。告则不听其娶，是废人之大伦，以讎怨于父母也。〔4〕妻，去声。以女为人妻曰妻。〔5〕程子曰：“尧妻舜而不告者，以君治之而已。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。”〔6〕完，治也。捐，去也。阶，梯也。掩，盖也。按《史记》曰：“使舜上涂廩，瞽瞍从下纵火焚廩，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，去，得不死。后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为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，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。舜从匿空中出，去。”即其事也。〔7〕象，舜异母弟也。〔8〕谲，谋也。盖，盖井也。舜所居三年成都，故谓之都君。咸，皆也。绩，功也。舜既入井，象不知舜已出，欲以杀舜为己功也。〔9〕干，盾也。戈，戟也。琴，舜所弹五弦琴也。砥，都礼反，珣弓也。象欲以舜之牛羊、仓廩与父母，而自取此物也。〔10〕二嫂，尧二女也。栖，床也。象欲使为已妻也。〔11〕象往舜宫，欲分取所有，见舜生在床弹琴，盖既出即潜归其宫也。〔12〕鬱陶，恩之甚而气不得伸也。象言己思君之甚，故来见尔。〔13〕忸，女六反。怩，音尼。忸怩，惭色也。〔14〕臣庶，谓其百官也。象素憎舜，不至其宫。故舜见其来而喜，使之治其臣庶也。〔15〕与，平声。〔16〕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将杀己，但见其优则忧，见其喜则喜，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。万章所言，其有无不可知；然舜之心，则孟子有以知之矣。他亦不足辨也。程子曰：“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，人情天理，于是为至。”〔17〕与，平声。〔18〕校，音效，又音教。校人，主池沼小吏也。〔19〕畜，许六反。〔20〕圉圉，困而未纾之貌。洋洋，则稍纵矣。攸然而逝者，自得而远去也。〔21〕方，亦道也。欺以其方，谓诳之以理之所有。〔22〕罔，蒙蔽也。罔以非其道，谓昧之以理之所无。〔23〕象以爱兄之道来，所谓欺之以其方也。舜本不知其伪，故实喜之，何伪之有？此章又言舜遭人伦之变，而不失天理之常也。

万章问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。立为天子，则放之〔1〕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封之也。或曰‘放焉’。〔2〕”万章曰：“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杀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：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〔3〕。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〔4〕？在他人则诛之，在弟则封之。”曰：“仁人之于弟也，不藏怒〔5〕焉，不宿怨〔6〕焉，亲爱之而已矣。亲之欲其贵也，爱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贵之也。身为天子，弟为匹夫，可谓亲爱之乎？”“敢问‘或曰放’者何谓也？”曰：“象不得有为于其国，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，故谓之‘放’。岂得暴彼民哉〔7〕？虽然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源源而来〔8〕。‘不及贡，以政接于有庠。’〔9〕此之谓也。”

〔1〕放，犹置也。置之于此，使不得去也。〔2〕万章疑舜何不诛之。孟子言舜实封之，而或者误以为放也。〔3〕流，徙也。共工，官名。驩兜，人名。二人比周，相与为党。三苗，国名，负固不服。杀，杀其君也。殛，诛也。鲧，禹父名，方命圯族，治水无功。皆不仁之人也。庠，音鼻。幽州、崇山、三危、羽山、有庠，皆地名也。或曰：今道州鼻亭，即有庠之地也。未知是否。〔4〕万章疑舜不当封象，使彼有庠之民无罪而遭象之虐，非仁人之心也。〔5〕藏怒，谓藏匿其怒。〔6〕宿怨，谓留蓄其怨。〔7〕孟子言象虽封为有庠之君，然不得治其国，天子使吏代主治，而纳其所收之贡税于象。有似于放，故或者以为放也。盖象至不仁，处之如此，则既不失吾亲爱之心，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。〔8〕源源，若水之相继也。来，谓来朝觐也。〔9〕“不及贡，以政接于有庠”，谓不待及诸侯朝贡之期，而以政事接见有庠

之君。盖古书之辞，而孟子引以证“源源而来”之意，见其亲爱之无已如此也。吴氏曰：“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，亦不以私思害公义。舜立于象，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”

咸丘蒙〔1〕问曰：“语〔2〕云：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〔3〕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〔4〕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！岌岌乎！〔5〕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孟子曰：“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〔6〕野人之语也。尧老而舜摄也〔7〕。《尧典》〔8〕曰：‘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徂落〔9〕。百姓如丧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〔10〕。’孔子曰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舜既为天子矣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，是二天子矣。”咸丘蒙曰：“舜之不臣尧〔11〕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《诗》〔12〕云：‘普〔13〕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〔14〕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？”曰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。劳于王事，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：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。〔15〕’故说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如以辞而已矣，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。’信斯言也，是周无遗民也〔16〕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。尊亲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。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〔17〕。《诗》〔18〕曰：‘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。〔19〕’此之谓也。《书》〔20〕曰：‘祗载见瞽瞍，夔夔齐栗，瞽瞍亦允若。’是为父不得而子也。〔21〕”

〔1〕咸丘蒙，孟子弟子。〔2〕语者，古语也。〔3〕朝，音潮。〔4〕蹙，蹙蹙不自安也。〔5〕岌，鱼及反。岌岌，不安貌也。言人伦乖乱，天下将危也。〔6〕齐东。齐国之东鄙也。〔7〕孟子言尧但老不治事，而舜摄天子之事耳。尧在时，舜未尝即天子位，尧何由北面而朝乎？又引《书》及孔子之言以明之。〔8〕《尧典》，《虞书》篇名。今此文乃见于《舜典》，盖古书二篇，或合为一耳。〔9〕言舜摄位二十八年而尧死也。徂，升也。落，降也。人死则魂升而魄降，故古者谓死为徂落。〔10〕遏，止也。密，静也。八音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乐器之音也。〔11〕不臣尧，不以尧为臣、使北面而朝也。〔12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北山》之篇也。〔13〕普，遍也。〔14〕率，循也。〔15〕此诗今毛氏序云：“役使不均，己劳于王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。”其诗下文亦云：“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。”乃作诗者自言：“天下皆王巨，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乎？”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。〔16〕文，字也。辞，语也。逆，迎也。《云汉》，《大雅》篇名也。孑，独立之貌。遗，脱也。言说《诗》之法，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，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，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，乃可得之。若但以其辞而已，则如《云汉》所言，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。惟以意逆之，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，而非真无遗民也。〔17〕养，去声。言瞽瞍既为天子之义，则当享天下之养，此舜之所以为尊亲养亲之至也，岂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？〔18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下武》之篇。〔19〕言人能长言孝思而不忘，则可以天下法则也。〔20〕《书》，《大禹谟》篇也。〔21〕祗，敬也。载，事也。见，音现。齐，侧皆反。夔夔齐栗，敬谨恐惧之貌。允，信也。若，顺也。言舜敬事瞽瞍，往而见之，敬谨如此。瞽瞍亦信而顺之也。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眷及其子，而反见化于其子，则是所谓“父不得而子”者，而非如咸丘蒙之说也。

万章曰：“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〔1〕”“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”曰：“天与之。〔2〕”“天与之者，谆谆然命之乎？〔3〕”曰：“否。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〔4〕”曰：“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？”曰：“天子能荐人于天，不能使天与之天下。诸侯能荐人于天子，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。大夫能荐人于诸侯，不能使

诸侯与之大夫〔5〕。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‘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’〔6〕”曰：“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”曰：“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〔7〕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与之，人之与，故曰：‘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’舜相〔8〕尧，二十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〔9〕。天下诸侯朝〔10〕觐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，讼狱〔11〕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：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。故曰：“天也。”夫〔12〕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而居尧之宫，逼尧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与也。《泰誓》曰：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’此之谓也。〔13〕”

〔1〕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私有故也。〔2〕万章问而孟子答也。〔8〕万章问也。諄，之淳反。諄諄，详语之貌，〔4〕行，去声，下同。行之于身谓之行。措诸天下谓之事。言但因舜之行、事，而示以与之意耳。〔5〕言下能荐人于上，不能令上必用之。〔6〕暴：步卜反，下同，显也。舜为天人所受，是因舜之行与、事，而示之以与之意也。〔7〕治，去声。〔8〕相，去声。〔9〕南河，在冀州之南。其南即豫州也。〔10〕朝，音潮。〔11〕讼狱，谓狱不决而讼之也。〔12〕夫，音扶。〔13〕自，从也。天无形，其视听皆从于民主视听。民之归舜如此，则天与之可知矣。

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‘至于禹而德衰，不传于贤而传于子’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也。大与贤，则与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。昔者舜荐禹于天。十有七年，舜崩。三年之丧毕，禹避舜之子于阳城，天下之民从之，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。禹荐益于天。七年，禹崩。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。’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，曰：‘吾君之子也。〔1〕’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；舜之相尧、禹之相舜也，历年多，施泽于民久。启贤，能敬承继禹之道，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于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，相去久远。其子之贤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〔2〕。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、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。故仲尼不有天下〔3〕。继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废，必若桀、纣者也，故益、伊尹、周公不有天下〔4〕。伊尹相汤以王〔5〕于天下。汤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。太甲〔6〕颠覆〔7〕汤之典刑〔8〕，伊尹放之于桐〔9〕三年。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，于桐处仁迁义三年，以听伊尹之训己也，复归于亳〔11〕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犹益之于夏，伊尹之于殷也〔12〕。孔子曰：“唐、虞禅，夏后、殷、周继，其义一也。〔13〕”〔1〕阳城、箕山之阴，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处。朝，音潮。启，禹之子也。

杨氏曰：“此语孟子必有所受，然不可考矣。但云‘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’，可以见尧、舜、禹之心皆无一毫私意也。”〔2〕“之相”之相，去声。“相去”之相，如字。尧、舜之子皆不肖，而舜、禹之为相久，此尧、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、禹有天下也。禹之子贤，而益相不久，此启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。然此皆非人力所为而自为。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。盖以理言之谓之天，自人言之谓之命，其实则一而已。〔3〕孟子因禹、益之事，历举此下两条以推明之。言仲尼之德虽无愧于舜、禹，而无天子荐之者，故不有天下。〔4〕继世而有天下者，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，故必有大怒如桀、纣，则天乃废之。如启及太甲、成王，虽不及益、伊尹、周公之贤圣，但能嗣守先业，则天亦不废之。故益、伊尹、周公虽有舜、禹之德，而亦不有天下。〔5〕相、王，皆去声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。〔6〕赵氏曰：“太丁，汤之太子，未立而死。外丙立二年，仲壬立四年，皆太丁弟也。太甲，大丁子也。”

程子曰：“古人谓岁为年。汤崩时，外丙方二岁，仲壬方四岁，惟太甲差长，故立之也。”二说未知孰是。〔7〕颠覆，坏乱也。〔8〕典刑，常法也。〔9〕桐，汤墓所在。〔10〕艾，音义，治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“芟草也。”盖斩绝自新之意。〔11〕亳，商所都也。〔12〕此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。〔13〕禅，音擅，授也。或禅或继，皆天命也。圣人岂有私意于其间哉？尹氏曰：“孔子曰：‘唐、虞禅，夏后、殷、周继，其义一也。’孟子曰：‘天与贤，则与贤。天与子，则与子。’知前圣之心者，无如孔子。继孔子者，孟子而已矣。”

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‘伊尹以割烹要〔1〕汤’〔2〕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。伊尹耕于有莘〔3〕之野，而乐尧、舜之道〔4〕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弗顾也，系马千驷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〔5〕。汤使人以币聘之。嚣嚣〔6〕然曰：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？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哉？’汤三使往聘之。既而幡然〔7〕改曰：‘与我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、舜之君哉？吾岂若使是民为尧、舜之民哉？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〔8〕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，非予觉之而谁也？〔9〕’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有不被尧、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之沟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〔10〕，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〔11〕。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，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〔12〕？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〔13〕。吾闻其以尧、舜之道要汤，未闻以割烹也〔14〕。《伊训》〔15〕曰：‘天诛造攻自牧官，朕载自亳。’〔16〕”

〔1〕要，平声，求也。下同。〔2〕按《史记》：“伊尹欲行道，以致君而无由，乃为有莘氏之媵臣，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，致于王道。”盖战国时有为此说者。〔3〕莘，国名。〔4〕乐，音洛。“乐尧、舜之道”者，诵其诗，读其书，而欣慕爱乐之也。〔5〕驷，四匹也。介，与“草芥”之芥同。言其辞受取与，无大无细，一以道义而不苟也。〔6〕嚣，五高反，又户骄反。嚣嚣，无欲自得之貌。〔7〕幡然，变动之貌。〔8〕“于吾身亲见之”，言于我之身亲见其道之行，不徒通说向慕之而已也。〔9〕此亦伊尹之言也。知，谓识其事之所当然。觉，谓悟其理之所以然。觉后知后觉，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。言天使者，天理当然，若使之也。程子曰：“‘予，天民之先觉’，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有民道而先觉者也。既为无觉之民，岂可不觉其未觉者？及彼之觉，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，皆彼自有此理，我但能觉之而已。”〔10〕推，吐回反。内，音纳。《书》曰：“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，曰：‘予弗克俾厥后为尧、舜。’其心愧耻，若挹于市。一夫不获，则曰‘时予之辜’。”孟子之言，盖取诸此。〔11〕说，音税。是时夏桀无道，暴虐其民，故欲使汤伐夏以救之。徐氏曰，‘伊尹乐尧、舜之道。尧、舜揖逊，而伊尹说汤以伐夏者，时之不同。义则一也。’〔12〕辱己甚于枉己，正天下难正人。若伊尹以割烹要汤，辱己甚矣，何以正天下乎？〔13〕行，去声。远，谓隐遁也。近，谓仕近君也。言圣人之行虽不必同，然其要归在洁其身而已。伊尹岂肯以割烹要汤哉？〔14〕林氏曰：“以尧、舜之道要汤者，非头以是要之也，道在此而汤之聘自来耳，犹子贡言‘夫子之求之，异乎人之求之’也。”愚谓此语亦执前章所论“父不得而子”之意。〔15〕《伊训》，《尚书》篇名。孟子引以证伐夏救民之事也。〔16〕今《书》“牧富”作“鸣条”。造、载，皆始也。伊尹言始攻桀无道，由我始其事于亳也。

万章问曰：“或谓孔子于卫主〔1〕痼疽，于齐主侍人瘠环〔2〕，有诸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也。好事〔3〕者为之也。于卫主颜雝由〔4〕。弥子〔5〕之妻与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弥子谓子路曰：‘孔子主我，卫卿可得也。’于

路以告。孔子曰：‘有命。’孔子进以礼，退以义，得之不得曰‘有命’〔6〕。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是无义无命也。孔子不悦于鲁、卫〔7〕。遭宋桓司马〔8〕，将要〔9〕而杀之。微服而过宋。是时孔子当阨，主司城贞子，为陈侯周臣〔10〕。吾闻观近臣，以其所为主，观远臣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，何以为孔子？〔11〕”

〔1〕主，谓舍于其家，以之为主人也。〔2〕痈，於容反。疽，七余反。痈疽，疡医也。待人，奄人也。瘠，姓，环，名。皆时君所近狎之人也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好事，谓喜造言生事之人也。〔4〕讎，如字，又音犍。颜讎由，卫之贤大夫也。《史记》作颜浊邹。〔5〕弥子，卫灵公幸臣弥子瑕也。〔6〕徐氏曰：“礼主于辞逊，故进以礼。义主于制断，故退以义。难进而易退者也。在我者，有礼义而已。得之不得，则有命存焉。”〔7〕不悦，不乐居其国也。〔8〕桓司马，宋大夫向魑也。〔9〕要，平声。〔10〕司城贞子，亦宋大夫之贤者也。陈侯，名周。按《史记》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齐人馈女乐以间之，孔子遂行。适卫月馀，去卫适宋。司马魑欲杀孔子，孔子去，至陈，主于司城贞子。”孟子言孔子虽当魑难，然犹择所主，况在齐、卫无事之时，岂有主痈疽、侍人之事乎？〔11〕近臣，在朝之臣。远臣，远方来仕者。君子、小人，各从其类。故观其所为主与其所主者，而其人可知。

万章问曰：“或曰：‘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，五羊之皮。食牛，以要秦穆公。〔1〕’信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。好〔2〕事者为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，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谏。百里奚不谏，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〔3〕。之秦，年已七十矣，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，可谓智乎？不可谏而不谏，可谓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谓不智也。时举于秦，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〔4〕之，可谓不智乎？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不贤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乡党自好〔5〕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为之乎？”〔6〕

〔1〕食，音嗣。百里奚，虞之贤臣。人言其自卖于秦养牲者之家，得五羊之皮，而为之食牛，因以干秦穆公也。〔2〕好，去声。下同。〔3〕虞、虢，皆国名。垂棘之璧，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。屈，求勿反。乘，去声，四匹也。屈产之乘，屈地所生之良马也。晋欲伐虢，道经于虞，故以此物借道，其实欲并取虞。宫之奇，亦虞之贤臣，谏虞公令勿许。虞公不用，遂为晋所灭。百里奚知其不可谏，故不谏而去之。〔4〕相，去声。〔5〕自好，自爱其身之人也。〔6〕孟子言：百里奚之智如此，必知食牛以干主之为污，其贤又如此，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。然此事当孟子时已无所据，孟子直以事理反复推之，而知其必不然耳。范氏曰：“古之圣贤未遇之时，鄙贱之事不耻为之，如百里奚为人养牛；无足怪也。惟是人君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可得而见，岂有先自污辱以要其君哉？庄周曰：‘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，故饭牛而牛肥，使穆公忘其贱而与之政。’齐可谓知百里奚矣。伊尹、百里奚之事，皆圣贤出处之大节，故孟子不得不辩。”尹氏曰：“当时好事者之论，大率类此，盖以其不正之心度圣贤也。”

## 万章章句下

### 凡九章。

孟子曰：“伯夷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〔1〕则进，乱则退。横〔2〕政之所出，横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与乡人处，加以朝〔3〕衣朝冠坐于涂炭也。当纣之时，居北海之滨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〔4〕。伊尹曰：‘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’治亦进，乱亦进。曰：‘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。于，天民之先觉者也。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。’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、舜之泽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〔5〕。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；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，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与乡人处，由由然不忍去也：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〔6〕。孔子之去齐，接淅而行。去鲁，曰：‘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’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：孔子也。〔7〕”孟子曰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〔8〕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〔9〕。智，譬则巧也。圣，譬则力也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，非尔力也。〔10〕”

〔1〕治，去声。下同。〔2〕横，夫声，谓不循法度。〔3〕朝，音潮。〔4〕顽者，无知觉。廉者，有分辨。懦，柔弱也。徐并见前篇。〔5〕与，音预。“何事非君”，言所事即君。“何使非民”，言所使即民。无不可事之君，无不可使之民也。徐见前篇。〔6〕鄙，狭陋也。敦，厚也。徐见前篇。〔7〕接，犹承也。淅，先历反，渍米水也。渍米将炊，而欲去之速，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，不及炊也。举此一端，以见其久、速、仕、止，各当其可也，或曰：“孔子去鲁，不税冕而行，岂得为迟。”杨氏曰：“孔子欲去之意久矣。不欲苟去，故迟迟其行也。膳肉不至，则得以微罪行矣。故不税冕而行，非速也。”〔8〕张子曰：“无所杂者清之极，无所异者和之极。勉而清，非圣人之清。勉而和，非圣人之和。所谓圣者，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。”孔氏曰：“任者，以天下为己责也。”愚谓孔子仕、止、久、速，各当其可，盖兼三子主所以圣者而时出之，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。或疑伊尹出处合乎孔子，而不得为圣之时，何也？程子曰：“终是‘任’底意思在。”〔9〕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，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。成者，乐之一终，《书》所谓“箫韶九成”是也。金，钟属。声，宣也，如“声恶致讨”之声。玉，磬也。振，收也，如“振阿海而不泄”之振。始，始之也。终，终之也。条理，犹言脉络，指众音而言也。智者，知之所及。圣者，德之所就也。盖乐有八音：金，石，丝，竹，匏，土，革，木。若独奏一音，则其一音自为始终，而为一小成；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，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。八音之中，金、石为重，故特为众音之纲纪。又，金始震而玉终讙然也，故并奏八音，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铸钟以宣其声；俟其既闋，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。宣以始之，收以终之，二者之间脉络通贯，无所不备，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，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。“金声玉振”，“始终条理”，疑古《乐经》之言。故兕宽云：“惟天子建中和之极，兼总条贯，金声而玉振之。”亦此意也。〔10〕中，去声。此复以射之巧、力，发明“智”、“圣”二字之义，见孔子巧、力俱全，而圣、智兼备，三子则力有馀而巧不足，是以一节虽至于圣，而智不足以及乎“时”、“中”也。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，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。所以偏者，由其蔽于始，是以缺于终。所以全者，由其知之至，是以行

之尽。三子犹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各一其时，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。

北宫锜〔1〕问曰：“周室班〔2〕爵禄也，如之何？”孟子曰：“其详不可得闻也。诸侯恶其害己也〔3〕，而皆去〔4〕其籍。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〔5〕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〔6〕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附庸〔7〕。天子之卿，受地视侯，大夫授地视伯，元士受地视子、男〔8〕。大国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禄，卿禄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〔9〕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〔10〕。次国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禄〔11〕，卿禄三〔12〕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借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国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禄〔13〕，卿禄二〔14〕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禄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所获，一夫百亩，百亩之粪，上农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。〔15〕”

〔1〕北宫，姓。锜，名，鱼绮反。卫人。〔2〕班，列也。〔3〕恶，去声。当时诸侯兼并僭窃，故恶周制妨害己之所为也。〔4〕去，上声。〔5〕此班爵之制也，五等通于天下，六等施于国中。〔6〕此以下，班禄之制也。〔7〕不能，犹不足也。小国之地不足五十里者，不能自达于天子，因大国以姓名通，谓之附庸，若春秋邾仪父之类是也。〔8〕视，比也。元士，上士也。徐氏曰：“王畿之内，亦制都鄙受地也。”〔9〕十，十倍之也。四，四倍之也。倍，加一倍也。徐氏曰：“大国：君田三万二千亩，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。卿田三千二百亩，可食二百八十八人。大夫田八百亩，可食七十二人。上士田四百亩，可食三十六人。中士田二百亩，可食十八人。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亩，可食九人至五人。庶人在官，府史胥徒也。”〔10〕愚按：君以下所食之禄，皆助法之公田，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。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，则但受禄于官，如田之人而已。〔11〕徐氏曰：“次国君田二万四千亩，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。卿田二千四百亩，可食二百十六人。”〔12〕三，谓三倍之也。〔13〕徐氏曰：“小国君田一万六千亩，可食千四百四十人。卿田一千六百亩，可食百四十四人。”〔14〕二，即倍也。〔15〕获，得也。食，音嗣。一夫一妇，佃田百亩，加之以粪。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，其所收可供九人。其次用力不齐，故有此五等。庶人在官者，其受禄不同，亦有此五等也。愚按：此章之说与《周礼》、《王制》不同，盖不可考，阙之可也。程子曰：“孟子之时，去先王未远，载籍未经秦火，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。今之礼书，皆掇拾于煨烬之余，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上傅会，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？然则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复矣。”

万章问曰：“敢问友。”孟子曰：“不挟〔1〕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孟献子〔2〕，百乘〔3〕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：乐正裘，牧仲，其三人则予忘之矣。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，无献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，则不与之友矣〔4〕。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，虽小国之君亦有之。费惠公〔5〕曰：‘吾于子思，则师〔6〕之矣。吾于颜般〔7〕，则友〔8〕之矣。王顺、长息，则事我者〔9〕也。’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，虽大国之君亦有之。晋平公之于亥唐也，入云则入，坐云则坐，食云则食。虽疏食菜羹，未尝不饱，盖不敢不饱也。然终于此而已矣，弗与共天位也，弗与治天职也，弗与食天禄也。士之尊贤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贤也〔10〕。舜尚见帝〔11〕。帝馆甥于贰室，亦飨舜〔12〕，迭为宾主，

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下敬上，谓之贵贵。用上敬下，谓之尊贤。贵贵、尊贤，其义一也。〔13〕”

〔1〕挟者，兼而有恃之称。〔2〕孟献子，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。〔3〕乘，去声，下同。

〔4〕张子曰：“献子忘其势，五人者忘人之势。不资其势而利其有，然后能忘人之势。若五人者有献子之家，则反为献子之所贱矣。”〔5〕费，音秘。惠公，费邑之君也。〔6〕师，所尊也。〔7〕般，音班。〔8〕友，所敬也。〔9〕事我者，所使也。〔10〕亥唐，晋贤人也。平公造之，唐言“入”，公乃入；言“坐”，乃坐；言“食”，乃食也。“疏食”之食，音嗣。疏食，粝饭也。不敢不饱，敬贤者之命也。范氏曰：“位曰‘天位’，职曰‘天职’，禄曰‘天禄’，言无所以待贤人，使治天民，非人君所得专者也。”“平公”、“王公”下，诸本多无“之”字，疑阙文也。〔11〕尚，上也。舜上而见于帝尧也。〔12〕馆，舍也。《礼》：“妻父曰外舅。”“谓我舅者，吾谓之甥。”尧以女妻舜，故谓之甥。贰室，副宫也。尧舍舜于副宫，而就馆其食。〔13〕贵贵、尊贤，皆事之宜者。然当时但知贵贵，而不知尊贤，故孟子曰“其义一也”。此言朋友人伦之一，所以辅仁，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为讪，以匹夫友天子而不为僭。此尧、舜所以为人伦之至，而孟子言必称之也。

万章问曰：“敢问交际〔1〕何心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恭也。”曰：“‘却之却之为不恭’，何哉〔2〕？”曰：“尊者赐之，曰：‘其所取之者，义乎？不义乎？’而后受之，以是为不恭，故弗却也。〔3〕”曰：“请无以辞却之，以心却之，曰：‘其取诸民之不义也。’而以他辞无受，不可乎？〔4〕”曰：“其交也以道〔5〕，其接也以礼〔6〕，斯孔子受之〔7〕矣。”万章曰：“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〔8〕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馈也以礼，斯可受御与〔9〕？”曰：“不可。《康诰》〔10〕曰：‘杀越人于货，闵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讫。’是不待教而诛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辞也，于今为烈，如之何其受之〔11〕？”曰：“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，犹御也。苟善其礼际矣，斯君子受之。敢问何说也？”曰：“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将比〔12〕今之诸侯而诛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？夫〔13〕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，充类至义之尽也。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，孔子亦猎较〔14〕；猎较犹可，而况受其赐乎？〔15〕”曰：“然则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与？”曰：“事道也。〔16〕”“事道奚猎较也？〔17〕”曰：“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〔18〕。”曰：“奚不去也？”曰：“为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仁，而后去，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〔19〕。孔子有见行可〔20〕之仕，有际可〔21〕之仕，有公养〔22〕之仕。于季桓子〔23〕，见行可之仕也。于卫灵公〔24〕，际可之仕也。于卫孝公〔25〕，公养之仕也。〔26〕”

〔1〕际，接也。交际，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接也。〔2〕却，不受而还之也。再言之，未详。万章疑交际之间有所却者，人便以为不恭，何哉？〔3〕孟子言：尊者之赐，而心窃计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台义与否；必其合义，然后可受；不然，则却之矣。所以却之为不恭也。〔4〕万章以为彼既得之不义，则其馈不可受，但无以言语间而却之，直以心度其不义，而托于他辞以却之，如此可否邪？〔5〕交以道，如馈赈、闻戒、周其饥饿之类。〔6〕接以礼，谓辞命恭敬之节。〔7〕孔子受之，如受阳货烝豚之类也。〔8〕御，止也。止人而杀之，且夺其货也。国门之外，无人之处也。〔9〕与，平声。万章以为苟不问其物之所从来，而但观其交接之礼，则设有御人者用其御得之货以礼馈我，则可受之乎？〔10〕《康诰》，《周书》篇名。〔11〕今《书》“闵”作“愍”，无“凡民”二字。“殷受”至“为烈”十四字，语意不伦。李氏以为此必有断简或阙文者，近之。而愚意其直为衍字耳。然不可考，姑阙之可也。越。颠越也。讫，《书》作“愍”，徒对反，怨也。言杀人而颠越之，因取其货，闵然不知畏死，凡

民无不怨之。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当即诛者也，如何而可受之乎？〔12〕比，去声，连也。〔13〕夫，音扶。〔14〕较，音角。“猎较”，未详。赵氏以为田猎相较，夺禽兽以祭，孔子不违，所以小同于俗也。张氏以为猎而较所获之多少也。二说未知孰是。〔15〕言今诸侯之取于民，固多不义，然有王者起，必不连台而尽诛之，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，则其与御人之盗——不待教而诛者不同矣。夫御人于国门之外，与非其有而取之，二者固皆不义之类，然必御人，乃为真盗。其谓非有而取为盗者，乃推其类，至于义之至精至密之处而极言之耳，非便以为真盗也。然则今之诸侯，虽曰取非其有，而岂可遽以同于御人之盗也哉？又引孔子之事，以明世俗所尚犹或可从，况受其赐，何为不可乎？〔16〕此因孔子事而反复辩论也。事道者，以行道为事也。与，平声。〔17〕“事道奚猎较也”，万章问也。〔18〕“先簿正祭器”，未详。徐氏曰：“先以簿书正其祭器，使有定数，不以四方难继之物实之。夫器有常数，实有常品，则其本正矣。彼猎较者，将久而自废矣。”未知是否也。〔19〕兆，犹卜之兆，盖事之端也。孔子所以不去者，亦欲小试行道之端，以示于人，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。若其端既可行，而人不能遂行之，然后不得已而必去之。盖其去虽不轻，而亦未尝不决，是以来尝终三年留于一国也。〔20〕“见行可”，见其道之可行也。〔21〕“际可”，接遇以礼也。〔22〕“公养”，国君养贤之礼也。〔23〕季桓子，鲁卿季孙斯也。〔24〕卫灵公，卫侯元也。〔25〕孝公，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皆无之，疑出公辄也。〔26〕因孔子仕鲁，而言其仕有此三者。故于鲁，则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然后去；而于卫之事，则又受其交际问馈而不却之一验也。尹氏曰：“不闻孟子主义，则自好看为於陵仲子而已。圣贤辞受进退，惟义所在”愚按：此章文义多不可晓，不必强为之说。

孟子曰：“仕非为贫也，而有时乎为贫。娶妻非为养也，而有时乎为养〔1〕为贫者）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〔2〕。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，恶〔3〕乎宜乎？抱关击柝〔4〕。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：‘会计当而已矣。’尝为乘田矣，曰：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。〔5〕’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耻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为、养，并去声。下同。仕本为行道，而亦有家贫亲老，或道与时违，而但为禄仕者。如娶妻本为继嗣，而亦有为不能亲操井臼而欲资其馈养者。〔2〕贫、富，谓禄之厚薄。盖仕不为道，已非出处之正，故其所处但当如此。〔3〕恶，平声。〔4〕柝，音托，行夜所击木也。盖为贫者虽不主于行道，而亦不可以苟禄，故惟抱关击柝之吏位卑禄薄，其职易称，为所宜居也。李氏曰：“道不行矣，为贫而仕者，此其律令也。若不能然，则是贪位慕禄而已矣。”〔5〕委，乌伪反。委吏，主委积之吏也。会，工外反。当，丁浪反。乘，去声。乘田，主苑囿刍牧之吏也。茁，阻刮反，肥貌。长，上声。此孔子之为贫而仕者也。言以孔子大圣而尝为贱官，不以为辱者，所谓为贫而仕，官卑禄薄而职易称也。〔6〕朝，音潮。以出位为罪，则无行道之责；以废道为耻，则非窃禄之官；此为贫者之所以必辞尊、富而宁处贫、贱也。尹氏曰：“言为贫者不可以居尊，居尊者必欲以行道。”

万章曰：“士之不托〔1〕诸侯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不敢也。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，礼也。士之托于诸侯，非礼也。〔2〕”万章曰：“君馈之粟，则受之乎？”曰：“受之。”“受之何义也？”曰：“君之于氓也，固周之。〔3〕”曰：“周之则受，赐之则不受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不敢也。”曰：“敢问其不敢何也？”曰：“抱关击柝者，皆有常职以食于上。无常职而赐于上者，以为不恭也。〔4〕”曰：“君馈之，则受之，不识可常继乎？”曰：“缪公之于子思也，亟问，亟馈鼎肉。子思不悦，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〔5〕，曰：‘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〔6〕！’盖自是台无馈也〔7〕。悦贤不能举，又不能养也，可谓悦贤乎？〔8〕”曰：“敢

问国君欲养君子，如何斯可谓养矣？”曰：“以君命将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后廩人继粟，庖人继肉，不以君命将之。子思以为鼎肉使己僕僕尔亟拜也，非养君子之道也〔9〕。尧之于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〔10〕焉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养舜于畎亩之中，后举而加诸上位，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。〔11〕”

〔1〕托，寄也。谓不仕而食其禄也。〔2〕古者诸侯出奔他国，食其廩饩，谓之寄公。士无爵士，不得比诸侯；不仕而食禄，则非礼也。〔8〕周，救也。视其空乏，则周恤之，无常数，君待民之礼也。〔4〕赐，谓予之禄，有常数，君所以待臣之礼也。〔5〕亟：去声，下同；数也。鼎肉，熟肉也。卒，未也。漂，音构，麾也。使，去声。数以君命来馈，当拜受之；非养贤之礼，故不悦。而于其未后来馈时，麾使者出，拜而辞之。〔6〕犬马畜伋，言不以人礼待己也。〔7〕台，贱官，主使令者，盖繆公愧悟，自此不复令台来致馈也。〔8〕举，用也。能养者未必能用也，况又不能养乎？〔9〕初以君命来馈，则当拜受。其后有司各以其职继续所无，不以君命来馈，不使贤者有亟拜之劳也。僕僕，烦猥貌。〔10〕下女字，去声。〔11〕能养能举，悦贤之至也。惟尧舜为能尽之，而后世之所当法也。

万章曰：“敢问不见诸侯，何义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谓庶人。庶人不传质为臣，不敢见于诸侯〔1〕，礼也。”万章曰：“庶人，召之役，则往役〔2〕；君欲见之，召之，则不往见〔3〕之。何也？”曰：“往役，义也。往见，不义也。且君之欲见之也，何为也哉？”曰：“为其多闻也，为其贤也。”曰：“为其多闻也，则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？为〔4〕其贤也，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。纒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‘古千乘〔5〕之国以友士，何如？’子思不悦，曰：‘古之人有言，曰：“事之云乎？”岂曰“友之云乎”？’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‘以位，则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？’千乘之君，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与〔6〕？齐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将杀之。‘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〔7〕其元。’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〔8〕”曰：“敢问招虞人何以？”曰：“以皮冠〔9〕。庶人〔10〕以旃〔11〕，士〔12〕以旂〔13〕，大夫以旌〔14〕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岂敢往哉？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〔15〕？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，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夫〔16〕义，路也；礼，门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门也。《诗》〔17〕云：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。’〔18〕”万章曰：“孔子‘君命召不俟驾而行’。然则孔子非与〔19〕？”曰：“孔子当仕有官职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”〔20〕

〔1〕传，通也。质，与贄同。质者，士执雉，庶人执鹩，相见以自通者也。国内莫非君臣，但未仕者与执贄在位之臣不同，故不敢见也。〔2〕往役者，庶人之职。〔3〕不往见者，士之礼。〔4〕为，并去声。〔5〕亟、乘，皆去声。

〔6〕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释之，以明不可召之意。“召与”之与，平声。〔7〕丧，息浪反。〔8〕说见前篇。〔9〕皮冠、田猎之冠也。事见《春秋传》。然则皮冠者，虞人之所有事也，故以是招之。〔10〕庶人，未仕之臣。〔11〕通帛曰旃。〔12〕士，谓已仕者。〔13〕交龙为旂。〔14〕析羽而注于旂干之首曰旌。〔15〕欲见而召之，是不贤人之招也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则不敢往。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，则不可往矣。〔16〕夫，音扶。〔17〕《诗》，《小雅·大东》之篇。〔18〕砥，与砥同。《诗》作砥，之履反。砺石也，言其平也。矢，言其直也。视，视以为法也。引此以证上文“能由是路”之义。〔19〕与，平声。〔20〕

孔子方仕而任职，君以其官名召之，故不俟驾而行。徐氏曰：“孔子，孟子，易地则皆然。”此章言“不见诸侯”之义，最为详悉。更合陈代、公孙丑所问者而观之，其说乃尽。

孟子谓万章曰：“一乡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。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〔1〕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〔2〕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〔3〕。是尚友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言己之善盖于一乡，然后能尽友一乡之善士。推而至于一国、天下皆善，随其高下以为广狭也。〔2〕尚，上，同。言进而上也。〔3〕颂，诵，通。论其世，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。言既观其言，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，是以又考其行也。〔4〕夫能友天下之善士，其所友众矣。犹以为未足，又进而取于古人，是能进其取友之道，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。

齐宣王问卿。孟子曰：“王何卿之问也？”王曰：“卿不同乎？”曰：“不同。有贵戚之卿，有异姓之卿。”王曰：“请问贵戚之卿。”曰：“君有大过〔1〕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〔2〕”王勃然〔3〕变乎色。曰：“王勿异也。王问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对。〔4〕”王色定，然后请问异姓之卿。曰：“君有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去。”〔5〕

〔1〕大过，谓足以亡其国者。〔2〕易位，易君之位，更立亲戚之贤者。盖与君有亲亲之恩，无可去之义；以宗庙为重，不忍坐视其亡，故不得已而至于此也。〔3〕勃然，变色貌。〔4〕孟子言也。〔5〕君臣义合，不合则去。此章言大臣之义，亲疏不同，守经行权，各有其分。贵戚之卿，小过非不谏也，但必大过而下听，乃可易位。异姓之卿，大过非不谏也，虽小过而下听，已可去矣。然三仁贵戚，不能行之于纣！而霍光异姓，乃能行之于昌邑。此又委任权力之不同，不可以执一论也。

## 告子章句上

### 凡二十章

告子曰：“性〔1〕，犹杞柳〔2〕也。义，犹柷椽〔3〕也。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柷椽。〔4〕”孟子曰：“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柷椽乎？将戕〔5〕贼杞柳，而后以为柷椽也。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柷椽，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〔6〕？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〔7〕”

〔1〕性者，人生所禀之天理也。〔2〕杞柳，柅柳。〔3〕柷音杯。椽，丘圆反。柷椽，屈木所为，若卮匱之属。〔4〕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，必待矫揉而后成，如荀子“性恶”之说也。

〔5〕戕，音墙。〔6〕与，平声。〔7〕言如此，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，是因告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也。夫，音扶。

告子曰，“性犹湍〔1〕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。〔2〕”孟子曰：“水信无分于东西。无分于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〔3〕。今夫〔4〕水，搏〔5〕而跃〔6〕之，可使过颡〔7〕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岂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也。〔8〕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”〔9〕

〔1〕湍，他端反，波流濿回之貌也。〔2〕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，近于扬子“善恶混”之说。

〔3〕言水诚不分东西矣，然岂不分上下乎？性即天理，未有不善者也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搏，补各反，击也。〔6〕跃，跳也。〔7〕颡，额也。〔8〕水之过额、在山，皆不就下也。然其本性未尝不就下，但为搏、激所使而逆其性耳。〔9〕此章言性本善，故顺之而无不善；本无恶，故反之而后为恶。非本无定体而可以无所不为也。

告子曰：“生之谓性。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生之谓性也，犹白之谓白与？〔2〕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白羽之白也，犹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犹白玉之白与？”曰：“然。〔3〕”“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”〔4〕

〔1〕生，指人、物之所以知觉、运动者而言。告子论性，前后四章语虽不同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，与近世佛氏所谓“作用是性”者略相似。〔2〕白之谓白，犹言凡物之白者同谓之白，更无差别也。与，平声，下同。〔3〕“白羽”以下，孟子再问，而告子曰“然”，则是谓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。〔4〕孟子又言：若果如此，则犬牛与人皆有知觉，皆能运动，其性皆无以异矣。于是告子自知其说之非而不能对也。愚按：性者，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。性，形而上者也。气，形而下者也。人、物之生，莫不有是性，亦莫不有是气。然以气言之，则知觉、运动，人与物若不异也；以理言之，则仁、义、理、智上禀，岂物之所得而全哉？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。告子不知性之为理，而以所谓气者当之，是以“杞柳”、“湍水”之喻，食、色“无善无不善”之说，纵横缪戾，纷纭舛错，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。所以然者，盖徒知知觉、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，而不知仁、义、礼、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。孟子以是折之，其义精矣。

告子曰：“食、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。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何以谓仁内义外也？”曰：“彼长〔2〕而我长之〔3〕，非有长于我也。犹彼白而我白之〔4〕，从其白于外也，故谓之外也。”曰：“异于〔5〕白马之白也，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。不识长马之长也，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〔6〕？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〔7〕”曰：“吾弟则爱之，秦人

之弟则不爱也。是以我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内。长楚人之长，亦长吾之长，是以长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外也。〔8〕”曰：“耆〔9〕秦人之炙，无以异于耆吾炙。夫〔10〕物则亦有然者也，然则耆炙亦有外与？”〔11〕

〔1〕告子以人之知觉、运动者为性，故言人之甘食、悦色者即其性。故仁爱之心生于内，而事物之宜由乎外；学者但当用力于仁，而不必求合于义也。〔2〕长，上声，下同。〔3〕我长之，我以彼为长也。〔4〕我白之，我以彼为白也。〔5〕张氏曰：“上‘异于’二字疑衍。”李氏曰：“或有阙文焉。”〔6〕与，平声，下同。〔7〕愚按：“白马”、“白人”，所谓“彼白而我白之”也。“长马”、“长人”。所谓“彼长而我长之”也。“白马”、“白人”不异，而“长马”、“长人”不同，是乃所谓义也。义不在彼之长，而在我长之之心，则义之非外，明矣。〔8〕言爱主于我，故仁在内；敬主于长，故义在外。〔9〕耆，与嗜同。〔10〕夫，音扶。〔11〕言长之、耆之，皆出于心也。林氏曰：“告子以食、色为性，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。”自篇首至此四章，告子之辩屡屈，而屡变其说以求胜，卒不闻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。此正其所谓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者，所以卒于卤莽而不得其正也。

孟季子问公都子曰：“何以谓义内也？〔1〕”曰：“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。〔2〕”“乡人长于伯兄一岁，则谁敬？”曰：“敬兄。”“酌则谁先？”曰：“先酌乡人。”“所敬在此，所长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〔3〕”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“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将曰：‘敬叔父。’曰：‘弟为尸〔4〕，则谁敬？’彼将曰：‘敬弟。’子曰：‘恶〔5〕在其敬叔父也？’彼将曰：‘在位〔6〕故也。’子亦曰：‘在位〔7〕故也。’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〔8〕”季子闻之，曰：“敬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公都子曰：“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，然则饮食亦在外也？”〔9〕

〔1〕孟季子，疑孟仲子之弟也。盖闻孟子之言而未达，故私论之。〔2〕所敬之人员在外，然知其当敬，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，则不在外也。〔3〕长，上声。伯，长也。酌，酌酒也。此皆季子问，公都子答。而季子又言：如此，则敬长之心果不由中出也。〔4〕尸，祭祀所主以象神。虽子弟为主，然敬之当如祖考也。〔5〕恶，平声。〔6〕在位，弟在尸位。〔7〕乡人在宾客之位也。〔8〕庸，常也。斯须，暂时也。言因时制宜，皆由中出也。〔9〕此亦上章耆炙之意。范氏曰：“二章问答，大旨略同。皆反复譬喻以晓当世，使明仁义之在内，则知人之性善，而皆可以为尧、舜矣。”

公都子曰：“告子曰：‘性无善无不善也。〔1〕’或曰：‘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。是故文、武兴则民好善，幽、厉兴则民好暴。〔2〕’或曰：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〔3〕。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，以瞽瞍为父而有舜，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，而有微子启、王子比干。〔4〕’今曰‘性善’，然则彼皆非与〔5〕？”孟子曰：“乃若〔6〕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〔7〕。若夫〔8〕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〔9〕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恶〔10〕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〔11〕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也。恭敬之心，礼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〔12〕。《诗》〔13〕曰：‘天生蒸〔14〕民，有物〔15〕有则〔16〕。民之秉夷〔17〕，好〔18〕是懿〔19〕德。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则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〔20〕”

〔1〕此亦“生之谓性”、“食、色，性也”之意。近世苏氏、胡氏之说盖如此。〔2〕此即“湍水”之说也。好，去声。〔3〕韩子“性有三品”之说盖如此。〔4〕按此文，则微子、比干皆纣之叔父，而《书》称微子为商王元子，疑此或有误字。〔5〕与，平声。〔6〕乃若，发语辞。〔7〕情者，性之动也。人之情，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，则性之本善可知矣。〔8〕夫，音扶。〔9〕才，犹材质，人之能也。人有是性，则有是才。性既善则才亦善。人之为不善，乃物欲陷溺而然，非其才之罪也。〔10〕恶，去声。〔11〕恭者，敬之发于外者也。敬者，恭之主于中者也。〔12〕铄，以火销金文名，自外以至内也。舍，上声。蕘，音师。算，数也。言四者之心，人所固有，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。所以善恶相去之远，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扩充以尽其才也。前篇言是四者为仁、义、礼、智之端，而此不言端者，彼欲其扩而充之，此直因用以著其本体，故言有不同耳。〔13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蒸民》之篇。〔14〕蒸，《诗》作烝，众也。〔15〕物，事也。〔16〕则，法也。〔17〕夷，《诗》作彝，常也。〔18〕好，去声。〔19〕懿，美也。〔20〕有物必有法，如有耳目，则有聪明之德；有父子，则有慈孝之心。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，故人之情无不好此懿德者。以此观之，则人性之善可见，而公都子所问之三说皆不辩而自明矣。程子曰：“性即理也，理则尧、舜至于涂人一也。才禀于气。气有轻浊。禀其清者为贤，禀其浊者为愚。学而知之，则气无清浊，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，汤、武身之是也。孔子所言‘下愚不移’者，则自暴自弃之人也。”又曰：“论性不论气，不备。论气不论性，不明。二之则不是。”张子曰：“形而后有气质之性，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。故气质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”愚按：程子此说“才”字，与孟子本文小异。盖孟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，故以为才无不善；程子专指其禀于气者言之，则人之才固有昏、明、强、弱之不同矣，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是也。二说虽殊，各有所当。然以事理考之，程子为密。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，而不害性之本善；性虽本善，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。学者所当深玩也。

孟子曰：“富岁子弟多赖，凶岁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〔1〕。今夫〔2〕〔3〕麦，播种而耰〔4〕之，其地同，树之时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于日至之时〔5〕，皆熟矣。虽有不同，则地有肥磽〔6〕，雨露之养、人事之不齐也。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，何独至于人而疑之？圣人与我同类者〔7〕。故龙子曰：‘不知足而为屨，我知其不为蕘〔8〕也。’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于味，有同嗜〔9〕也。易牙〔10〕，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、马之与我不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？至于味，天下期于易牙〔11〕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于声，天下期于师旷〔12〕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于子都〔13〕，天下莫不知其姣〔14〕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故曰：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〔15〕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，义也，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、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〔16〕”

〔1〕富岁，丰年也。赖，藉也。丰年衣食饶足，故有所顾藉而为善。凶年衣食不足，故有以陷溺其心而为暴。〔2〕夫，音扶。〔3〕，音牟，大麦也。〔4〕耰，音优，覆种也。〔5〕日至之时，谓当成熟之期也。〔6〕磽，苦交反，瘠薄也。〔7〕圣人亦人耳，其性之善，无不同也。〔8〕蕘，音匱，草器也。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为之屨，虽未必通中，然必似足形，不至成蕘也。〔9〕嗜，与嗜同，下同。〔10〕易牙，古之知味者。〔11〕言易牙所谓之味，则天下皆以为美也。〔12〕师旷，能审音者也。言师旷所和之音，则天下皆以为美也。〔13〕子都，古之美人也。〔14〕姣，古卯反，好也。〔15〕然，犹可也。〔16〕草食曰刍，牛羊是也。穀食曰豢，犬豕是也。程子曰：“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体用之谓也。孟子言：人心无不悦理义者，但圣人则先知失觉乎此耳，非有以异于人也。”程子又曰：“‘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

悦我口。’此语亲切有味。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，真犹刳豢上悦口始得。”

孟子曰：“牛山之木尝美矣。以其郊于大国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为美乎〔1〕？是其日夜之所息〔2〕，雨露之所润，非无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〔3〕。人见其濯濯也，以为未尝有材〔4〕焉，此岂山之性也哉？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幾希，则其旦昼之所为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复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。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〔5〕。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〔6〕。孔子曰：‘操则存，舍则亡；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。’惟心乏谓与〔7〕！”

〔1〕牛山，齐之东南山也。邑外谓之郊。言牛山之木，前此固尝美矣；今为大国之郊，伐之者众，故失其美耳。〔2〕息，生长也。日夜之所息，谓气化流行，未尝间断，故日夜之间，凡物皆有所生长也。〔3〕萌，芽也。蘖，五割反，芽之旁出者也。濯濯，光洁之貌。言山木虽伐，犹有萌蘖，而牛羊又从而害之，是以至于光洁而无草木也。〔4〕材，材木也。〔5〕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，即所谓仁义之心也。平旦之气，谓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也。好、恶，并去声。好、恶与人相近，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。幾希，不多也。梏，械也。反复，展转也。言人之良心虽已放失，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生长，故平旦未与物接，其气清明之际，良心犹必有发见者。但其发见至微，而旦昼所为之不善，又已随而梏亡之，如山木既伐，犹有萌蘖，而牛羊又牧之也。昼之所为，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；夜之所息，又不能胜其昼之所为。是以展转相害，至于夜气之生日以寢薄，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；则平旦之气亦不能清，而所好恶遂与人远矣。〔6〕长，上声。山木、人心，其理一也。〔7〕舍，音捨。与，平声。孔子言心，操之则在此，舍之则失去，其出入无定时、亦无定处如此。孟子引之，以明心之神明不测，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，不可顷刻失其养。学者当无时而不用其力，使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，则此心常存，无適而非仁义也。程子曰：“心岂有出入？亦以操舍而言耳。操之上道，敬以直内而已。”愚闻之师曰：“人理义之心未尝无，惟持守之即在尔。若于旦昼之间不至梏亡，则夜气愈清。夜气清，则平旦未与物接之时，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矣。”孟子发此夜气之说，于学者极有力，宜熟玩而深省之也。

孟子曰：“无或〔1〕乎王〔2〕之不智也。虽有天下易〔3〕生之物也，一日暴〔4〕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见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〔5〕？今夫〔6〕弈〔7〕之为数〔8〕，小数也。不专心致〔9〕志，则不得也。弈秋〔10〕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。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。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〔11〕而射〔12〕之。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。为是〔13〕其智弗若与〔14〕？曰：非然也。”

〔1〕或，与惑同。疑怪也。〔2〕王，疑指齐王。〔3〕易，去声。〔4〕暴，步卜反，温之也。〔5〕见，音现。我见王之时少，犹“一日暴之”也。我退则谄谀杂进之日多，是“十日寒之”也。虽有萌蘖之生，我亦安能如之何哉？〔6〕夫，音扶。〔7〕弈，围棋也。〔8〕数，技也。〔9〕致，极也。〔10〕弈秋，善弈者名秋也。〔11〕缴，音灼，以绳系矢而射也。〔12〕射，食亦反。〔13〕“为是”之为，去声。〔14〕“若与”之与，平声。程子为讲官，言于上曰：“人主一日之间，接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宦官宫妾之时少，则可以涵养气质而薰陶德性。”时不能用，识者恨之。范氏曰：“人君之心，惟在所养。君子养之以善则智，小人养之以恶则愚。然贤人易疏，小人易亲，是以寡不能胜众，正不能胜邪。自古国家治日常少，而乱日常多，盖

以此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鱼，我所欲也。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〔1〕。生，亦我所欲也。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〔2〕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为也〔3〕？由是则生，而有不用也。由是则可以辟患，而有不为也〔4〕。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〔5〕。一箪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则生，弗得则死。蹴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〔6〕。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，万钟于我何加〔7〕焉？为官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所识穷乏者得我与〔8〕？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宫室之美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妻妾之奉为之；乡为身死而不受，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〔9〕！此之谓失其本心〔10〕。”

〔1〕舍，上声。鱼与熊掌皆美味，而熊掌尤美也。〔2〕释所以舍生取义之意。得，得生也。欲生恶死者，虽众人利害之常情，而欲、恶有甚于生、死者，乃秉彝、义理之良心，是以欲生而不为苟得，恶死而有所不避也。恶，辟，皆去声，下同。〔3〕设使人无秉彝之良心，而但有利害之私情，则凡可以偷生免死者，皆将不顾礼义而为之矣。〔4〕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，是以前能舍生取义如此。〔5〕丧，去声。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但水人汨于利欲而忘之，惟贤者能存之而不丧耳。〔6〕食，音嗣。豆，木器也。噉，呼故反，啮啐之貌。行道之人，路中凡人也。蹴，子六反，践踏也。乞人，丐乞之人也。不屑，不以为洁也。言虽饮食之急，而犹恶无礼，有宁死而不食者。是其羞恶之本心，欲、恶有甚于生、死者，人皆有之也。〔7〕“万钟于我何加”，言于我身无所增益也。〔8〕为，去声。“所识穷乏者得我”，谓所知识之穷乏者感我之惠也。与，平声。上言人皆有羞、恶之心，此言众人所以丧之，由此三者。盖理义之心，虽曰固有，而物欲之蔽，亦人所易昏也。〔9〕乡、为，并去声。“为之”之为，并如字。言三者身外之物，其得失比生、死为甚轻。乡为身死犹不肯受噉蹴之食，今乃为此三者而受无礼义之万钟，是岂不可以止乎？〔10〕本心，谓羞、恶之心。此章言羞、恶之心，人所固有，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，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，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。

孟子曰，“仁，人心也〔1〕。义，人路也〔2〕。舍〔3〕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〔4〕！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〔5〕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〔6〕”

〔1〕仁者，心之德，程子所谓“心如穀种，仁则其生之性”是也。然但谓之仁，则人不知其切于己，故反而名之曰“人心”，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，而不可须臾失矣。〔2〕义者，行事之宜。谓之“人路”，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，而不可须臾舍矣。〔3〕舍，上声。〔4〕“哀哉”二字，最宜详味，令人惕然有深省处。〔5〕程子曰：“心至重，鸡犬至轻。鸡犬放则知求之，心放而不知求，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？弗思而已矣。”愚谓上兼言仁义，而此下专论求放心者，能求放心，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。〔6〕学问之事，固非一端，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。盖能如是，则志气清明，义理昭著，而可以上达；不然，则昏昧放逸，虽曰从事于学，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。故程子曰：“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，使反复入身来，自能寻向上去，下学而上达也。”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言，程子又发明之，曲尽其指，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。

孟子曰：“今有无名之指〔1〕，屈而不信〔2〕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则不远秦、楚之路，为〔3〕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〔4〕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：此之谓不知类〔5〕也。”

〔1〕无名指，手之第四指也。〔2〕信，与伸同。〔3〕为，去声。〔4〕恶，去声。〔5〕不知类，言其不知轻重之等也。

孟子曰：“拱把之桐、梓〔1〕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养之者。至于身，而不知所以养之者。岂爱身不若桐、梓哉？弗思甚也！”

〔1〕拱，两手所围也。把，一手所握也。桐、梓，二木名。

孟子曰：“人之于身也，兼所爱。兼所爱，财兼所养也。无尺寸之肤不爱焉，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岂有他哉？于己取之而已矣〔1〕。体有贵贱，有小大〔2〕。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今有场师〔3〕，舍〔4〕其梧、檟〔5〕，养其槲棘〔6〕，则为贱场师焉。养其一指，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则为狼疾人〔7〕也。饮食之人〔8〕，则人贱之矣，为〔9〕其养小以失大也。饮食之人无有失也，则口腹岂適为尺寸之肤哉？〔10〕”

〔1〕人于一身，固当兼养。然欲考其所养上善否者，惟在反之于身，以审其轻重而已矣。〔2〕贱而小者，口腹也。贵而大者，心志也。〔3〕场师，治场圃者。〔4〕舍，上声。〔5〕梧，桐也。檟，音贾，梓也。皆美材也。〔6〕槲，音貳。槲棘，小枣，非美材也。〔7〕狼善医，疾则不能，故以为失肩背之喻。〔8〕饮食之人，专养口腹者也。〔9〕为，去声。〔10〕此言若使专养口腹，而能不失其大体，则口腹之养，躯命所关，不但为尺寸之肤而已。但养小之人，无不失其大者，故口腹虽所当养，而终不可以小害大、贱害贵也。

公都子问曰：“钧〔1〕是人也，或为大人，或为小人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从〔2〕其大体〔3〕，为大人。从其小体〔4〕，为小人。”曰：“钧是人也，或从其大体，或从其小体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耳目之官，不思而蔽于物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〔5〕”

〔1〕钧，同也。〔2〕从，随也。〔3〕大体，心也。〔4〕小体，耳目之类也。〔5〕官之力言司也。耳司听，目司视，各有所职而不能思，是以蔽于外物。既不能思而蔽于外物，则亦一物而已。又以外物交于此物，其引之而去不难矣。心则能思，而以思为职。凡事物之来，心得其职，则得其理。而物不能蔽；失其职，则不得其理，而物来蔽之。此三者，皆天之所以与我者，而心为大。若能有以立之；则事无不思，而耳目立欲不能夺之矣。此所以为大人也。然“此天”之此，旧本多作比，而赵注亦以“比方”释之。今本既多作“此”，而注亦作“此”，乃未详孰是。但作“比方”，于义为短，故且从今本云。范浚《心箴》曰：“茫茫堪舆，俯仰无垠。人于其间，眇然有身。是身之微，太仓稊米。参为三才，曰惟心耳。往古来今，孰无此心？心为形役，乃兽乃禽。惟口耳目，手足动静。投闲抵隙，为厥心病。一心之微，众欲攻之。其与存者，呜呼幾希！君子存诚，克念克敬。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今。”

孟子曰：“有天爵〔1〕者，有人爵者。仁、义、忠、信，乐〔2〕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从之〔3〕。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。则惑之甚者也，终亦必亡而已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天爵者，德义可尊，自然之贵也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〔3〕修其天爵，以为吾分之所当然

者耳。人爵从之，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。〔4〕要，音邀，求也。修天爵以要人爵，其心固已惑矣。得人爵而弃天爵，则其惑又甚焉，终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。

孟子曰：“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，人人有贵于己者〔1〕，弗思耳。人之所贵〔2〕者，非良〔3〕贵也。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〔4〕。《诗》〔5〕云，‘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令闻广誉施于身，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贵于己者，谓天爵也。〔2〕人之所贵，谓人以爵位加己而后贵也。〔3〕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〔4〕赵孟，晋卿也。能以爵禄与人而使之贵。则亦能夺之而使之贱矣。若良贵，则人安得而贱之哉？〔5〕《诗》，《大雅·既醉》之篇。〔6〕饱，充足也。愿，欲也。膏，肥肉。粱，美穀。令，善也。闻，去声，亦誉也。仁义充足而闻誉彰著，皆所谓良贵也。文绣，衣之美者也。尹氏曰：“言在我者重，则外物轻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；不熄，侧谓之水不胜火，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〔1〕。亦终必亡而已矣！〔2〕”

〔1〕与，犹助也。仁之能胜不仁，必然之理也。但为之不力，则无以胜不仁，而人遂以为真不能胜，是我之所为，有以深助于不仁者也。〔2〕言此人之心，亦且自怠于为仁，终必并与其所为而亡之。赵氏曰：“言为仁不至，而不反诸己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五穀者，种之美者也。苟为不熟，不如萁稗。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萁，音蹄。稗，蒲卖反。夫，音扶。萁稗，草之似穀者，其实亦可食，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。但五穀不熟，则反不如萁稗之熟，犹为仁而不熟，则反不如为他道之有成。是以为仁必贵乎熟，而不可徒恃其种之美，又不可以仁之难熟而甘为他道之有成也。尹氏曰：“日新而不已，则熟。”

孟子曰：“羿〔1〕之教人射，必志〔2〕于彀〔3〕；学〔4〕者亦必志于彀。大匠〔5〕诲人，必以规矩〔6〕；学者亦必以规矩。”〔7〕〔1〕羿，善射者也。

〔2〕志，犹期也。〔3〕彀，古侯反，弓满也。满而后发，射之法也。〔4〕学，谓学射。〔5〕大匠，工师也。〔6〕规矩，匠之法也。〔7〕此章言事必有法，然后可成。师舍是则无以教，弟子舍是则无以学。曲艺且然，况圣人之道乎？

## 告子章句下

### 凡十六章。

任〔1〕人有问屋庐子〔2〕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“色与礼孰重？”〔3〕曰：“礼重。”曰：“以礼食，则饥而死；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——必以礼乎？亲迎〔4〕，则不得妻；不亲迎，则得妻，——必亲迎乎？”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“於〔5〕答是也何有〔6〕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〔7〕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〔8〕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〔9〕？”往应之曰：“紵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紵则不得食，——则将紵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则不得妻，——则将搂之乎？〔10〕”

〔1〕任，平声，国名。〔2〕屋庐子，名连，孟子弟子也。〔3〕任人复问也。〔4〕迎，去声。〔5〕於，如字。〔6〕何有，不难也。〔7〕揣，初委反。本，谓下。末，谓上。方寸之木，至卑，喻食、色。岑楼，楼之高锐似山者，至高，喻礼。若不取其下之平，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，则寸木反高，岑楼反卑多。〔8〕钩，带钩也。金本重而带钩小，故轻，喻礼有轻于食、色者。羽本轻而一舆多，故重，喻食、色有重于礼者。〔9〕翅，与童同，古字通用，施智反。奚翅，犹言何但。礼食、亲迎，礼之轻者也。饥而死以灭其性，不得妻而废人伦，食、色之重者也。言其相去悬绝，不但有轻重之差而已。〔10〕紵，音軫，戾也。搂，音娄，牵也。处子，处女也。此二者，礼与食、色皆其重者，而以之紵较，则礼为尤重也。此章言义理事物，其轻重固有分。然于其中，又各自有轻重之别。圣贤于此错综斟酌，毫髮不差，固不肯枉尺而直寻，亦未尝胶柱而调瑟，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。

曹交〔1〕问曰：“‘人皆可以为尧，舜’〔2〕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然。”“交闻文王十尺，汤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长〔3〕，食粟而已〔4〕，如何则可？〔5〕”曰：“奚有于是？亦为之而已矣。有人于此，力不能胜〔6〕一匹〔7〕雏，则为无力人矣。今日举百钧，则为有力人矣。然则举乌获〔8〕之任，是亦为乌获而已矣。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？弗为耳。徐行后长者谓之弟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岂人所不能哉？所不为也。尧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〔9〕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诵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〔10〕”曰：“交得见〔11〕于邹君，可以假馆，愿留而受业于门。〔12〕”曰：“夫〔13〕道，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馀师。”〔14〕

〔1〕赵氏曰：“曹交，曹君之弟也。”〔2〕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”，疑古语，或孟子所尝言也。〔3〕句。〔4〕食粟而已，言无他材能也。〔5〕曹交问也。〔6〕胜，平声。〔7〕匹，字本作鹇，鸭也。从省作匹。《礼记》说匹为鹇，是也。〔8〕乌获，古之有力人也，能举移于钧。〔9〕后，去声。长，上声。先，去声。夫，音扶。陈氏曰：“孝弟者，人之良知良能，自然之性也。尧、舜人伦之至，亦率是性而已，岂能加毫末于是哉？”杨氏曰：“尧、舜之道大矣，而所以为之，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间，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。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。”〔10〕“之行”二“行”，并去声。言为善为恶，皆在我而已。详曹交之问，浅陋粗率，必其进见之时，礼貌、衣冠、言动之间多不循礼，故孟子告之如此两节云。〔11〕见，音现。〔12〕假馆而后受业，又可见其求道之不笃。〔13〕夫，音扶。〔14〕言道不难知，若归而求之事亲敬长之间，则性分之内万理皆备，随处发见，无不可师，不必留此而受业也。曹交事长之礼既不至，

求道之心又不笃，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业，盖孔子“余力学文”之意，亦不屑之教诲也。

公孙丑问曰：“高子〔1〕曰：‘《小弁》〔2〕，小人之诗也。’”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怨。”曰：“固〔3〕哉，高叟之为〔4〕《诗》也！有人于此，越〔5〕人关〔6〕弓而射〔7〕之，则已谈笑而道〔8〕之；无他，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已垂涕泣而道之；无他，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，亲亲也。亲亲，仁也〔9〕。固矣夫〔10〕，高叟之为《诗》也！”曰：“《凯风》〔11〕何以不怨？”曰：“《凯风》，亲之过小者也。《小弁》，亲之过大者也。亲之过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。亲之过小而怨，是不可矶〔12〕也。愈疏，不孝也。不可矶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‘舜其至孝矣！五十而慕。’〔13〕”

〔1〕高子，齐人也。〔2〕弁，音盘。《小弁》，《小雅》篇名。周幽王娶申后，生太子宜臼。又得褒姒，生伯服，而黜申后，废宜臼。于是宜臼主傅为作此诗，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。〔3〕固，谓执滞不通也。〔4〕为，犹治也。〔5〕越，蛮夷国名。〔6〕关，与弯同。〔7〕射，食亦反。〔8〕道，语也。〔9〕亲亲之心，仁之发也。〔10〕夫，音扶。〔11〕《凯风》，《邶风》篇名。卫有七子之母，不能安其室，七子作此以自责也。〔12〕矶，音机，水激石也。不可矶，言微激之而遽怒也。〔13〕言舜犹怨慕，《小弁》之怨不为不孝也。赵氏曰：“生之膝下，一体而分。喘息呼吸，气通于亲。当亲而疏，怨慕号天。是以《小弁》之怨，未足为愆也。”

宋轻〔1〕将之楚。孟子遇于石丘〔2〕，曰：“先生〔3〕将何之？”曰：“吾闻秦、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；楚王不悦，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〔4〕。二王我将有所遇〔5〕焉。”曰：“轲也请无问其详，愿闻其指。说之将何如？”曰：“我将言其不利也。”曰：“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〔6〕。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〔7〕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，怀利以事其君；为人于者，怀利以事其父；为人弟者，怀利以事其兄：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，怀利以相接；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，怀仁义以事其君；为人于者，怀仁义以事其父；为人弟者，怀仁义以事其兄：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；然而不王〔8〕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”〔9〕

〔1〕宋，姓。<sup>轻</sup>名，口茎反。〔2〕石丘，地名。〔3〕赵氏曰：“学士年长者，故谓之先生。”〔4〕说，音税。时宋<sup>轻</sup>方欲见楚王，恐其不悦，则将见秦王也。按《庄子》书有宋<sup>轻</sup>者，禁攻寝兵，救世之战，上说下教，强聒不舍。《疏》云：“齐宣王时人。”以事考之，疑即此人边。〔5〕遇，合也。〔6〕徐氏曰：“能于战国扰攘之中，而以罢兵息民为说，其志可谓大矣。然以利为名，则不可也。”〔7〕乐，音洛，下同。〔8〕王，去声。〔9〕此章言休兵息民，为事则一，然其心有义利之殊，而其效有兴亡之异，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。

孟子居邹。季任为任处守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处于平陆，储子为相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〔1〕。他日由邹之任，见季子；由平陆之齐，不见储子。屋庐子喜曰：“连得间矣〔2〕。”问曰：“夫子之任见季子，之齐不见储子，为其为相与？〔3〕”曰：“非也。《书》〔4〕曰：‘享多仪，仪不及物，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〔5〕’为其不成享也。〔6〕”屋庐子悦。或问之，屋庐子曰：“季子不得之邹，储子得之平陆。”〔7〕

〔1〕任，平声。相，去声，下同，赵氏曰：“季任，任君之弟。任君朝会于邻国，季任为之居守其国也。储子，齐相也。”不报者，来见则当报之，但以币交，则不必报也。〔2〕屋庐子知孟子之处此必有义理，故喜得其间隙而问之。〔3〕“为其”之为，去声，下同。与，平声。言储子但为齐相，不若季子摄守君位，故轻之邪？〔4〕《书》，《周书·洛诰》之篇。〔5〕享，奉上也。仪，礼也。物，币也。役，用也。言虽享而礼意不及其币，则是不享矣，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。〔6〕孟子释《书》意如此。〔7〕徐氏曰：“季子为君居守，不得往他国以见孟子，则以币交而礼意已备。储子为齐相，可以至齐之境内，而不来见，则虽以币交，而礼意不及其物也。”

淳于髡曰：“先名实者，为人也。后名实者，自为也〔1〕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实未加于上下〔2〕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居下位，不以贤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汤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〔3〕。不恶污君，不辞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趋〔4〕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〔5〕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曰：“鲁缪公之时，公仪子〔6〕为政，子柳〔7〕、子思为臣，鲁之削〔8〕也滋甚。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！〔9〕”曰：“虞不用百里奚〔10〕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〔11〕？”曰：“昔者王豹〔12〕处于淇〔13〕，而河西善讴。绵驹〔14〕处于高唐〔15〕，而齐右善歌。华周、杞梁之妻善哭其夫，而变国俗〔16〕。有诸内必形诸外。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髡未尝睹之也。是故无贤者也，有则髡必识之。〔17〕”曰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；从而祭，燔肉不至。不税冕而行。不知者以为为肉也，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，不欲为苟去。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”〔18〕

〔1〕先、后、为，皆去声。名，声誉也。实，事功也。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，是有志于救民者也。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，是欲独善其身者也。〔2〕名实未加于上下，言上未能正其君，下未能济其民也。〔3〕杨氏曰：“伊尹之就汤，以三聘之勤也。其就桀也，汤进之也。汤岂有伐桀之意哉？其进伊尹以事之也，欲其悔过迁善而已。伊尹既就汤，则以汤之心为心矣。及其终也，人归之，无命之，不得已而伐之耳。若汤初求伊尹，即有伐桀之心，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，是以取天下为心也。以取天下为心，岂圣人之心哉？”〔4〕恶、趋，并去声。〔5〕仁者，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。〔6〕公仪子，名休，为鲁相。〔7〕子柳，泄柳也。〔8〕削，地见侵夺也。〔9〕髡讥孟子虽不去，亦未必能有为也。〔10〕百里奚事见前篇。〔11〕与，平声。〔12〕王豹，卫人，善讴。〔13〕淇，水名。〔14〕绵驹，齐人，善歌。〔15〕高唐，齐西邑。〔16〕华，去声。华周、杞梁，二人皆齐臣，战死于莒。其妻哭之哀，国俗化之，皆善哭。〔17〕髡以此讥孟子仕齐无功，朱足为贤也。〔18〕税，音脱。“为肉”、“为无”之为，去声。按《史记》，“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。齐人闻而惧，于是以女乐遗鲁君。季桓子与鲁君往观之，怠于政事。子路曰：‘夫子可以行矣。’孔子曰：‘鲁令且郊，如致膾于大夫，则吾犹可以止。’桓子卒受齐女乐，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，孔子遂行。”孟子言以为为肉者固不足道，以为为无礼，则亦未为深知孔子者。盖圣人于父母之国，不欲显其君相之失，又不欲为无故而苟去，故不以女乐去，而以膾肉行。其见幾明决而用意忠厚，固非众人所能识也。然则孟子之所为，岂髡之所能识哉？尹氏曰：“淳于髡未尝知仁，亦未尝识贤也。宜平其言若是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五霸者，三王〔1〕之罪人也。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適诸侯，曰巡狩，诸侯朝〔2〕于天子，曰述职。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入其疆，土地辟〔3〕，田野治〔4〕，

养老尊贤，俊杰在位，则有庆，庆以地〔5〕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芜，遗老失贤，掎克〔6〕在位，则有让〔7〕。一不朝则贬其爵，再不朝则削其地，三不朝则六师移之〔8〕。是故天子讨〔9〕而不伐〔10〕，诸侯伐而不讨。五霸者、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〔11〕。故曰：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桓公为盛。葵丘之会诸侯，束牲载书而不歃血〔12〕。初命曰：‘诛不孝，无易树子，无以妾为妻。〔13〕’再命曰：“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”三命曰：“敬老慈幼，无忘宾旅。〔14〕”四命曰：“士无世官〔15〕，官事无摄〔16〕，取士必得〔17〕，无专杀大夫〔18〕。”五命曰：“无曲防〔19〕，无遏余〔20〕，无有封而不告〔21〕。”曰：“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〔22〕。”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：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长君之恶〔23〕，其罪小。逢君之恶〔24〕，其罪大。今之大夫，皆逢君之恶，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”〔25〕

〔1〕赵氏曰：“五霸，齐桓、晋文、秦穆、宋襄、楚庄也。三王，夏禹，商汤，周文、武也。”丁氏曰：“夏昆吾，商大彭、豕韦，周齐桓、晋文，谓之五霸。”〔2〕朝，音潮。〔3〕辟，与鬪同。〔4〕治，去声。〔5〕庆，赏也。益其地以赏之也。〔6〕掎克，聚敛也。〔7〕让，责也。自“入其疆”至“则有让”，言巡狩之事。〔8〕“移之”者，诛其人而变置之也。自“一不朝”至“六师移之”，言述职之事。〔9〕讨者，出命以讨其罪，而使方伯、连帅帅诸侯以伐之也。〔10〕伐者，奉天子之命，声其罪而伐之也。〔11〕搂，牵也。五霸牵诸侯以伐诸侯，不用天子之命也。〔12〕歃，所洽反。按《春秋传》：“僖公九年葵丘之会，陈牲而不杀，读书加于牲上，壹明天子之禁。”〔13〕树，立也。已立世子，不得擅易。初命三事，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。〔14〕宾，宾客也。旅，行旅也。皆当有以待之，不可忽忘也。〔15〕士世禄而不世官，恐其未必贤也。〔16〕“官事无摄”，当广求贤才以充之，不可以阙人废事也。〔17〕“取士必得”，必得其人也。〔18〕“无专杀大夫”，有罪则请命于天子而后杀之也。〔19〕“无曲防”，不得曲为堤防、壅泉激水，以专小利、病邻国也。〔20〕余，音狄。“无遏余”，邻国凶荒，不得闭余也。〔21〕“无有封而不告”者，不得专封国邑而不告天子也。〔22〕好，去声。〔23〕长，上声。君有过不能谏，又顺之者，长君之恶也。〔24〕君之过未萌，而先意导之者，逢君之恶也。〔25〕林氏曰，“邵子有言：‘治《春秋》者，不先治五霸之功罪，则事无统理，而不得圣人之心。春秋之间，有功者未有大于五霸，有过者亦未有大于五霸。故五霸者，功之首、罪之魁也。’孟子此章主义，其亦若此也与？然五霸得罪于三王，今之诸侯得罪于五霸，皆出于异世，故得以逃其罪。至于今之大夫，其得罪于今之诸侯，则同时矣；而诸侯非惟莫之罪也，乃反以为良臣而厚礼之，不以为罪而反以为功，何其谬哉！”

鲁欲使慎子〔1〕为将军。孟子曰：“不教民〔2〕而用之〔3〕，谓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于尧、舜之世。一战胜齐，遂有南阳，然且不可。〔4〕”慎子勃然不悦，曰：“此则滑厘〔5〕所不识也。”曰：“吾明告子：天子之地方千里；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诸侯〔6〕。诸侯之地方百里；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〔7〕。周公之封于鲁，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，而俭于百里。太公之封于齐也，亦为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也，而俭于百里〔8〕。今鲁方百里者五，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则鲁在所损乎？在所益乎〔9〕？徒取〔10〕诸彼以与此，然且仁者不为，况于杀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务引其君以当道〔11〕，志于仁〔12〕而已。”

〔1〕慎子，鲁臣。〔2〕教民者，教之礼义，使知入事父兄、出事长上也。〔3〕用之，使之战也。〔4〕是时鲁盖欲使慎子伐齐取南阳也，故孟子言：就使慎子善战、有功如此，且犹不

可。〔5〕滑，音骨。滑厘，慎子名。〔6〕待诸侯，谓待其朝覲聘问之礼。〔7〕宗庙典籍，祭祀会同之常制也。〔8〕俭，止而不过之意也。二公有大勋劳于天下，而其封国不过百里。〔9〕鲁地之大，皆并吞小国而得之。有王者作，则必在所损矣。〔10〕徒，空也。言不杀人而取之也。〔11〕当道，谓事合于理。〔12〕志仁，谓心在于仁。

孟子曰：“今之事君者曰：‘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〔1〕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‘我能为君约与国〔2〕，战必克。’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为之强战，是辅桀也。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虽与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为，去声。辟，与闢同，开垦也。乡，与向同。下皆同。〔2〕约，要结也。与国，和好相与之国也。〔3〕言必争夺而至于危亡也。

白圭曰：“吾欲二十而取一〔1〕，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子之道，貉〔2〕道也。万室之国，一人陶，则可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器不足用也。〔3〕”曰：“夫〔4〕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〔5〕。无城郭宫室、宗庙祭祀之礼，无诸侯币帛饗飧〔6〕。无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国，去人伦，无君子〔7〕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为国，况无君子乎〔8〕？欲轻之于尧、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。欲重之于尧、舜之道者，大桀、小桀也。〔9〕”

〔1〕白圭，名丹，周人也。欲更税法，二十分而取其一分。林氏曰：“按《史记》：白圭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与童僕同苦乐；乐观时变，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以此居积致富。其为此论，盖欲以其术施之国家也。”〔2〕貉，音陌。北方夷狄之国名也。〔3〕孟子设喻以诘圭，而圭亦知其不可也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〔5〕北方地寒，不生五穀。黍早熟，故生之。〔6〕饗飧，以饮食饗客之礼也。〔7〕无君臣、祭祀、交际之礼，是去人伦。无百官有司，是无君子。〔8〕因其辞以折之。〔9〕什一而税，尧、舜之道也。多则桀，寡则貉。今欲轻重之，则是小貉、小桀而已。

白圭曰：“丹之治水也〔1〕，愈于禹。”孟子曰：“子过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〔2〕，是故禹以四海为壑〔3〕。今吾子以邻国为壑。水逆行，谓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〔4〕，仁人之所恶〔5〕也。吾子过矣。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当时诸侯有小水。白圭为之筑堤，壅而注之他国。”〔2〕顺水之性也。〔3〕壑，受水处也。〔4〕水逆行者，下流壅塞，故水逆流。今乃壅水以害人，则与洪水之灾无异矣。〔5〕恶，去声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不亮〔1〕，恶乎执？〔2〕”

〔1〕亮，信也。与谅同。〔2〕恶，平声。恶乎执，言凡事苟且，无所执持也。

鲁欲使乐正子为政。孟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喜而不寐。〔1〕”公孙丑曰：“乐正子强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有知虑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多闻识乎？〔2〕”曰：“否。”“然则奚为喜而不寐？〔3〕”曰：“其为人也好〔4〕善。”“好善足乎？〔5〕”曰：“好善优于天下〔6〕，而况鲁国乎？夫〔7〕苟好善，则四海之内，皆将轻千里〔8〕而来告之以善。夫苟不好善，则人将曰：‘地地〔9〕，予既已知之矣。’訿訿之声音颜色，距人于千里之外。士止于

千里之外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〔10〕。与谗谄面谀之人居，国欲治〔11〕，可得乎？”〔12〕

〔1〕喜其道之得行。〔2〕此三者，皆当世之所尚，而乐正子之所短，故丑疑而历问之。知，去声。〔3〕丑问也。〔4〕好。去声，下同。〔5〕丑问也。〔6〕优，有馀裕也。言虽治天下，尚有馀力也。〔7〕夫，音扶，下同。〔8〕轻，易也。言不以千里为难也。〔9〕訑，音移。訑訑，自足其智，不嗜善言之貌。〔10〕君子小人，迭为消长。直谅多闻之士远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，理势然也。〔11〕治，去声。〔12〕此章言为政不在于用一己之长，而贵于有以来天下之善。

陈子曰：“古之君子何如则仕？”孟子曰：“所就三，所去三〔1〕。迎之致敬以有礼，言将行其言也，则就之；礼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则去之〔2〕。其次，虽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礼，则就之，礼貌衰，则去之〔3〕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。君闻之，曰：‘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从其言也。使饥饿于我土地，吾耻之。’周之。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其目在下。〔2〕所谓“见行可”之仕，若孔子于季桓子是也。受女乐而不朝，则去之矣。〔3〕所谓“际可”之仕，若孔子于卫灵公是也。故与公游于圃，公仰视蜚雁，而后去之。〔4〕所谓“公养”之仕也。君之于民，固有周之之义，况此又有悔过之言，所以可受。然未至于饥饿不能出门户，则犹不受也。其曰“免死而已”，则其所受亦有节矣。

孟子曰：“舜发于畎亩之中〔1〕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〔2〕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〔3〕，管夷吾举于士〔4〕，孙叔敖举于海〔5〕，百里奚举于市〔6〕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〔7〕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。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。徵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〔8〕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〔9〕。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〔10〕”

〔1〕舜耕历山，三十登庸。〔2〕说，音悦。说筑傅巖，武丁举之。〔3〕膠鬲遭乱，鬻贩鱼盐。文王举之。〔4〕管仲囚于士官，桓公举以相国。〔5〕孙叔敖隐处海滨，楚庄王举之为令尹。〔6〕百里奚事见前篇。〔7〕降大任，使之任大事也，若舜以下是也。空，穷也。乏，绝也。拂，戾也。言使之所为不遂，多背戾也。动心忍性，谓竦动其心，坚忍其性也。然所谓性，亦指气禀食色而言耳。曾，与增同。程子曰：“若要熟，也须从这裏过。”〔8〕恒，常也，忧言大率也。衡，与徵同，不顺也。作，奋起也。徵，验也。喻，晓也。此又言中人之性，常必有过，然后能改。盖不能谨于平日，故必事势穷蹙，以至困于心、横于虑，然后能奋发而兴起；不能烛于幾微，故必事理暴著，以至验于人之色、发于人之声，然后能警悟而通晓也。〔9〕此言国亦然也。法家，法度之世臣也。拂，与弼同。拂士，辅弼之贤士也。〔10〕乐，音洛。以上文观之，则知人之生全，出于忧患，而死亡由于安乐矣。尹氏曰：“言困穷拂鬱，能坚人立志，而熟人之仁以安乐失之者多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教亦多術〔1〕矣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〔2〕”

〔1〕多術，言非一端。〔2〕屑，洁也。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，所谓不屑之教诲也。其人若能感此，退自修省，则是亦我教诲之也。尹氏曰：“言或抑或扬，或与或不与，各因其材而笃之，无非教也。”

## 尽心章句上

凡四十六章。

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〔1〕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〔2〕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〔3〕，所以立命〔4〕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性则心之所具之理，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。人有是心，莫非全体。然不穷理，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。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，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。既知其理，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。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“物格”之谓，尽心则“知至”之谓也。〔2〕存，谓操而不舍。养，谓顺而不害。事，则奉承而不违也。〔3〕夭寿，命之短长也。贰，疑也。不贰者，知天之至，修身以俟死，则事天以终身也。〔4〕立命，谓全其天之所付，不以人为害之。〔5〕程子曰：“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理也。自理而言谓之天，自禀受而言谓之性，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。”张子曰：“由太虚有天之名，由气化有道之名，合虚与气有性之名，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。”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，所以造其理也。存心养性以事天，所以履其事也。不知其理，固不能履其事，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，则亦无以有诸己矣。知天而不以夭寿贰其心，智之尽也。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，仁之至也。智有不尽，固不知所以为仁；然智而不仁，则亦将流荡不法，而不足以为智矣。

孟子曰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〔1〕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墙之下〔2〕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〔3〕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〔4〕。”

〔1〕人物之生，吉凶祸福，皆天所命，然惟莫之致而至者，乃为正命，故君子修身以俟之，所以顺受乎此也。〔2〕命，谓正命巖墙，墙之将覆者。知正命，则不处危地以取覆压之祸。

〔3〕尽其道，则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。〔4〕桎梏，所以拘罪人者。言犯罪而死，与立巖墙之下者同，皆人所取，非天所为也。此章与上章盖一时之言，所以发其末句未尽之意。

孟子曰：“求则得之，舍〔1〕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〔2〕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〔3〕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〔4〕也。”〔5〕

〔1〕舍，上声。〔2〕在我者，谓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凡性之所有者。〔3〕有道，言不可妄求。有命，则不可必得。〔4〕在外者，谓富、贵、利、达，凡外物皆是。〔5〕赵氏曰：“言为仁由己，富贵在天，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孟子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〔1〕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〔2〕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〔3〕。”

〔1〕此言理之本然也。大则君臣父子，小则事物细微，其当然之理，无一不具于性之内也。

〔2〕诚，实也。乐，音洛。言反诸身，无所备之理皆如恶恶臭、好好色之实然，则其行之不待勉强而无不利矣。其为乐孰大于是？〔3〕强，上声，勉强也。恕，推己以及人也。反身而诚，则仁矣。其有未诚，则是犹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纯也。故当凡事勉强，推己及人，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远也。此章言万物之理具于吾身，体之而实，则道在我而乐有馀！行之以恕，则私不容而仁可得。

孟子曰：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”

〔1〕

〔1〕著者，知之明。察者，识之精。言方行立而不能明其所当然，既习矣而犹不识其所以然，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。

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赵氏曰：“人能耻己之无所耻，是能改行从善之人，终身无复有耻辱之累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〔1〕。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〔2〕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〔3〕？”

〔1〕耻者，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。存之则进于圣贤，失之则入于禽鲁，故所系为甚大。〔2〕为机械变诈上巧者，所为之事皆人所深耻，而彼方且自以为得计，故无所用其愧耻之心也。〔3〕但无耻一事不如人，则事事不如人矣。或曰：“不耻其不如人，则何能有如人之事？”其义亦通。或问：“人有耻不能之心，如何？”程子曰：“耻其不能而为主，可也。耻其不能而掩藏之，不可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古之贤王好〔1〕善而忘势，古之贤士何独不然？乐〔2〕其道而忘人之势，故王公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得亟〔3〕见之。见且由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”〔4〕

〔1〕好，去声。〔2〕乐，音洛。〔3〕亟，去吏反。〔4〕言君当屈己以下贤，士不枉道而求利，二者势着相反而实则相成，盖亦各尽其道而已。

孟子谓宋句践〔1〕曰：“子好游乎？吾语〔2〕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〔3〕；人不知，亦嚣嚣。”曰：“何如斯可以嚣嚣矣？”曰：“尊德乐义〔4〕，则可以嚣嚣矣。故士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〔5〕。穷不失义，故士得己〔6〕焉。达不离道，故民不失望〔7〕焉。古之人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〔8〕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〔9〕”

〔1〕宋，姓。句，音钩。句践，名。〔2〕好、语，皆去声。游，游说也。〔3〕赵氏曰：“嚣嚣，自得无欲之貌。”〔4〕德，谓所得之善。尊之，则有以自重，而不慕乎人爵之荣。乐，音洛，义，谓所守之正。乐之，则有以自安，而不徇乎外物之诱矣。〔5〕离，力智反。言不以贫贱而移，不以富贵而淫，此尊德乐义见于行事之实也。〔6〕得己，言不失己也。〔7〕民不失望，言人素望其兴道致治，而今果如所望也。〔8〕见，音现，谓名实之显著也。〔9〕此又言士得己、民不失望之实。此章言内重而外轻，则无住而不善。

孟子曰：“待文王而后兴〔1〕者，凡民〔2〕也。若夫〔3〕豪杰〔4〕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”〔5〕

〔1〕兴者，感动奋发之意。〔2〕凡民，庸常之人也。〔3〕夫，音扶。〔4〕豪杰，有过人之才智者也。〔5〕盖降衷秉彝，人所同得，惟上智之资无物欲之蔽，为能无待于教，而自能感发以有为也。

孟子曰：“附〔1〕之以韩、魏〔2〕之家，如其自视欷然〔3〕，则过人远矣。”〔4〕

〔1〕附，益也。〔2〕韩、魏，晋卿富家也。〔3〕欷，音坎。欷然，不自满之意。〔4〕尹氏曰：“言有过人之识，则不以富贵为事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以佚道使民，虽劳不怨。以生道杀民，虽死不怨杀者。”〔1〕

〔1〕程子曰：“以佚道使民，谓本欲佚之也，播穀、乘屋之类是也。以生道杀民，谓本欲生之也，除害去恶之类是也。盖不得已而为其所当为，则虽拂民主欲而民不怨。其不然者反是。”

孟子曰：“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〔1〕。杀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〔2〕。夫〔3〕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！〔4〕”

〔1〕驩虞，与欢娱同。皞，胡老反。皞皞，广大自得之貌。程子曰：“驩虞，有所造为而然，岂能久也？耕田凿井，帝力何有于我？如天之自然，乃王者之政。”杨氏曰：“所以致人驩虞，必有违道干誉之事。若王者则如天，亦不会人喜，亦不令人怒。”〔2〕此所谓皞皞如也。庸，功也。丰氏曰：“因民之所恶而去之，非有心于杀之也，何怨之有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非有心于利之也，何庸之有？辅其性之自然，使自得之，故民日迁善而不知谁之所为也。”〔3〕夫，音扶。〔4〕君子，圣人之通称也。“所过者化”，身所经历之处，即人无不化，如舜之耕历山而日者逊畔，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。“所存者神”，心所存主处，便神妙不测，如孔子之“立斯立，道斯行，绥斯来，动斯和”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是其德业之盛，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，举一世而甄陶之，非如霸者，但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。此则王道之所以为大，而学者所当尽心也。

孟子曰：“仁言，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”〔1〕。善政〔2〕，不如善教〔3〕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爱之。善政得民财〔4〕，善教得民心〔5〕。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仁言，谓以仁厚之言加于民。仁声，谓仁闻，谓有仁之实，而为众所称道者也。此尤见仁德之昭著，故其感入尤深也。”〔2〕政，谓法度禁令，所以制其外也。〔3〕教，谓道德齐礼，所以格其心也。〔4〕得民财者，百姓足而君无不足也。〔5〕得民心者，不遗其亲，不後其君也。
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〔1〕。孩提〔2〕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〔3〕。亲亲，仁也。敬长，义也。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〔4〕。”

〔1〕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程子曰：“良知、良能，皆无所由。乃出于天，不系于人。”〔2〕孩提，二，三岁之间，知孩笑、可提抱者也。〔3〕长，上声，下同。爱亲敬长，所谓良知良能者也。〔4〕言亲亲敬长，虽一人之私，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，所以为仁义也。

孟子曰：“舜之居深山〔1〕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。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〔2〕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居深山，谓耕历山时也。〔2〕行，去声。〔3〕盖圣人心至虚至明，浑然之中，万理毕具。一有感触，则其应甚速，而无所不通。非孟子造道之深，不能形容至此也。

孟子曰：“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李氏曰：“有所不为、不欲，人皆有是心也。至于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礼意制之，则为所不为、欲所不欲者多矣。能反是心，则所谓扩充其羞恶之心者，而义不可胜用矣。故曰‘如此而已矣’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〔1〕。独孤臣孽子〔2〕，其操

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〔3〕。”

〔1〕知，去声。疚，丑刃反。德慧者，德之慧。术知者，术之知。术疾，犹灾患也。言人必有术疾，则能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也。〔2〕孤臣，远臣。孽子，庶子。皆不得于君亲，而常有术疾者也。〔3〕达，谓达于事理，即所谓德慧术知也。

孟子曰：“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〔1〕。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〔2〕。有天民〔3〕者，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〔4〕。有大人〔5〕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”〔6〕

〔1〕阿谀以为容，逢迎以为悦，此鄙夫之事、妾妇之道也。〔2〕言大臣之计安社稷，如小人之务悦其君，眷眷于此而不忘也。〔3〕民者，无位之称。以其全尽天理，乃天之民，故谓为天民。〔4〕必其道可行于天下，然后行之。不然，则宁没世不见知而不悔，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于人也。张子曰：“必功覆斯民然后出，如伊、吕之徒。”〔5〕大人，德盛而上下化之，所谓“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”者。〔6〕此章言人品不同，略有四等。容悦佞臣不足言。安社稷则忠矣，然犹一

国之士也。天民则非一国之士矣，然犹有意也。无意无必，惟其所在而物无不化，唯圣者能之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〔1〕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〔2〕。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二乐也〔3〕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〔4〕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”〔5〕

〔1〕乐，音洛。王、与，皆去声。下并同。〔2〕此人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，今既得之，其乐可知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人能克己，则仰不愧，俯不作，心广体胖，其乐可知。有息则馁矣。”〔4〕尽得一世明睿之才，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，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，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。圣人之心所愿欲者，莫大于此。今既得之，其乐为何如哉？〔5〕林氏曰：“此三乐者，一系于天，一系于人。其可以自致者，惟不愧不作而已。学者可不勉哉？”

孟子曰：“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〔1〕。中天下而立。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〔2〕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〔3〕。君子所性，仁、义、礼、智根于心。其生色也，晬然见于面、盎于背、施于四体。四体不言而喻。〔4〕”

〔1〕乐，音洛，下同。地辟民聚，泽可远施，故君子欲之，然未足以为乐也，〔2〕其道大行，无一夫不被其泽，故君子乐之。然其所得于天者，则不在是也。〔3〕分，去声。分者，所得于天上全体，故不以穷达而有异。〔4〕上言所性之分，与所欲、所乐不同，此乃言其蕴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之四德也。根，本也。生，发见也。晬，音粹。晬然，清和润泽之貌。见，音现。盎，乌浪反，丰厚盈溢之意。施于四体，谓见于动作威仪之间也。喻，晓也。四体不言而喻，言四体不待吾言，而自能晓吾意也。盖气禀清明，无物欲之累，则性之四德，根本于心；其积之盛，则发而著见于外者，不待言而无不顺也。程子曰：“阵面盎背，皆积盛致然。四体不言而喻，惟有德者能之。”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太行，然其所得于天者，则不以是而有所加损也。

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？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大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‘盍归乎来？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天下有善养老，则仁人以为已归矣〔1〕。五亩之宅，树墙下以桑，匹妇蚕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鸡，二母彘。无失其时，老者足以无失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〔2〕。所谓西

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、畜，导其妻子，使养其老〔3〕。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。不暖不饱，谓之冻馁。文王之民，无冻馁之老者，此之谓也。”

〔1〕辟，去声。下同。大，他盖反。“已归”，谓己之所归，余见前篇。〔2〕此文王之政也。衣，去声。一家养母鸡五、母彘二也。余见前篇。〔3〕田，谓百亩立田。里，谓五亩之宅。树，谓耕桑。畜，谓鸡、彘也。赵氏曰：“善养老者，教导之，使可以养其老耳。非家赐而人益之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〔1〕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财不可胜用也〔2〕。民非水火不生活。昏暮叩人之门户，求水火，无弗与者，至足矣〔3〕。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〔4〕有不仁者乎？”〔5〕

〔1〕易、敛，皆去声。易，治也。畴，耕治之田也。〔2〕胜，音升。教民节俭，则财用足矣。〔3〕水火，民之所急，宜其爱之。而反不爱者，多故也。〔4〕焉，於虔反。〔5〕尹氏曰：“言礼义生于富足，民无常产，则无常心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太山而小天下。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〔1〕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〔2〕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〔3〕。”

〔1〕此言圣人之道大也。东山，盖鲁城东之高山。而太山则又高矣。此言所处益高，则其视下益小；所见既大，则其小者不足观也。“难为水”，“难为言”，犹“仁不可为众”之意。〔2〕此言道之有本也。澜，水之湍急处也。明者，光之体。光者，明之用也。观水之澜，则知其源之有本矣。观日月于容光之隙无不照，则知其明之有本矣。〔3〕言学当以渐，乃能至也。成章，所积者厚，而文章外见也。达者，足于此而通于彼也。此章言圣人主道大而有本，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。

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〔1〕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〔2〕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孳孳，勤勉之意。言虽未至于圣人，亦是圣人之徒也。或问：“鸡鸣而起，若未接物，如何为善？”程子曰：“只主于敬，便是为善。”〔2〕蹠，盗蹠也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言间者，谓相去不远，所争毫末耳。善与利，公私而已矣。才出于善，便以利言也。”杨氏曰：“舜、蹠之相去远矣，而其分乃在利、善之间而已。是岂可以不谨？然讲之不熟，见之不明，未有不以利为义者，又学者所当深察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〔1〕。墨子〔2〕兼爱〔3〕，摩顶〔4〕放〔5〕踵利天下，为之。子莫执中，执中为近之。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〔6〕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〔7〕”

〔1〕杨子，名朱。取者，仅足之意。“为我”之为，去声。“取为我”者，仅足于为我而已，不及为人也。《列子》称其言曰：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。”是也。〔2〕墨子，名翟。〔3〕兼爱，无所不爱也。〔4〕摩顶，摩突其顶也。〔5〕放，上声，至也。〔6〕子莫，鲁之贤人也。知杨、墨之失中也，故度于二者之间而执其中。近，近道也。权，称锤也，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取中也。执中而无权，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，是亦执一而已矣。子曰：“‘中’字最难识，须是默识心通。且试言一厅，则中央为中，一家，则厅非中而堂为中，一国，则堂非中，而国之中为中。推此类可见矣。”又曰：“中不可执也。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，不待

安排，安排奢则不中矣。”〔7〕恶、为，皆去声。贼，害也。“为我”害仁，“兼爱”害义，“执中”，看害于时中，皆举一而废百者也。此章言道之所贵者中，中之所贵者权。杨氏曰：“禹、稷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苟不当其可，则与墨子无异，颜子在陋巷，不改其乐，苟不当其可。则与杨氏无异。子莫执‘为我’、‘兼爱’之中而无权，乡邻有门而不知闭户，同室有门而不知救之，是亦犹执一耳，故孟子以为贼道。禹、稷、颜回，易地则皆然，以其有权也，不然，则是亦杨、墨而已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未得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？人心亦皆有害〔1〕。人无能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则不及人不为忧矣〔2〕。”

〔1〕口腹为饥渴所害，故于饮食不暇择，而失其正味。人心为贫贱所害，故于富贵不暇择，而失其正理。〔2〕人能不以贫贱之故而动其心，则过人远矣。

孟子曰：“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”〔1〕

〔1〕介有分辨主意。柳下惠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，遗佚不怨，阨穷下悯，直道事人，至于三黜，是其介也。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，与孔子论夷、齐不念旧恶，意正相类。皆圣贤微显阐幽之意也。

孟子曰：“有为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犹为弃井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辟，读作譬。仞，音刃，与仞同。八尺为仞。言凿井虽深，然未及泉而止，犹为自弃其井也。吕侍讲曰：“仁不如尧，孝不如舜，学不如孔子，终未入于圣人之域，终未至于天道，未免为半途而废、自弃前功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尧、舜，性之也。汤、武，身之也。五霸，假之也〔1〕。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也？〔2〕”

〔1〕尧、舜天性浑全，不假修习。汤、武修身体道，以复其性。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，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。尹氏曰：“‘性之’者，与道一也。‘身之’者，履之也。及其成功，则一也。五霸则假之而已，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。”〔2〕归，还也。恶，平声。有，实有也。言窃其名以终身，而不自知其非真有。或曰：“盖叹世人莫觉其伪者。”亦通。旧说“久假不归，即为真有”，则误矣。

公孙丑曰：“伊尹曰：‘予不狎于不顺。’放大甲于桐，民大悦。大甲贤，又反之，民大悦〔1〕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固可放与〔2〕？”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志〔3〕，则可。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”

〔1〕“予不狎于不顺”，《商书·大甲篇》文。狎，习见也。不顺，言大甲所为不顺义理也。馀见前篇。〔2〕与，平声。〔3〕伊尹之志，公天下以为心，而无一毫之私者也。

公孙丑曰：“《诗》〔1〕曰：‘不素餐〔2〕兮。’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子弟从之，则孝弟忠信。‘不素餐兮’，孰大于是？”〔3〕

〔1〕《诗》，《魏国风·伐檀》之篇。〔2〕素，空也。餐，七丹反。无功而食禄，谓之素餐。

〔3〕此与告陈相、彭更之意同。

王子垫〔1〕问曰：“士何事？〔2〕”孟子曰：“尚志。〔3〕”曰：“何谓

尚志？”曰：“仁义而已矣。杀一无罪，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义也。屈恶在？仁是也。路恶在？义是也。居仁由义，大人之事备矣。〔4〕”

〔1〕塾，丁念反。齐王之子也。〔2〕上则公卿大夫，下则农工商贾，皆有所事。而士居其间，独无所事，故王子问之也。〔3〕尚，高尚也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，又不当为农工商贾之业，则高尚其志而已。〔4〕恶，平声。非仁非义之事，虽小，不为。而所居所由，无不在于仁义，此士所以尚其志也。大人，谓公卿大夫。言士虽来得大人之位，而其志如此，则大人之事体用已全。若小人之事，则固非所当为也。

孟子曰：“仲子〔1〕，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，人皆信之。是舍〔2〕簞食〔3〕豆羹之义也。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。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？”〔4〕

〔1〕仲子，陈仲子也。〔2〕舍，音捨。〔3〕食，音嗣。〔4〕言仲子设若非义而与之齐国，必丁肯受。齐人皆信其贤，然此但小廉耳。其辟兄离母，不食君禄，无人道之大伦，罪莫大焉。岂可以小廉信其大节，而遂以为贤哉？

桃应问曰：“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则如之何？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执之而已矣〔2〕。”“然则舜不禁与？〔3〕”曰：“夫舜恶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〔4〕”“然则舜如之何？〔5〕”曰：“舜视弃天下，犹弃敝蹠〔6〕也；窃负而逃，遵〔7〕海滨而处，终身诟〔8〕然，乐〔9〕而忘天下。”〔10〕

〔1〕桃应，孟子弟子也。其意以为舜虽爱父，而不可以私害公，皋陶虽执法，而不可以刑天子主义。故设此问，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，非以为真有此事也。〔2〕言皋陶之心，知有法而已，不知有天子之父也。〔3〕桃应问也。与，平声。〔4〕夫，音扶。恶，平声。言皋陶之法，有所传受，非所敢私，虽天子之命，亦不得而废之也。〔5〕桃应问也。〔6〕蹠，音徒，草履也。〔7〕遵，循也。〔8〕诟，与欣同。〔9〕乐，音洛。〔10〕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，不知有天下也。孟子尝言舜视天下犹草芥，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，与此意互相发。此章言为士者但知有法，而不知天子父之为尊；为子者但知有父，而不知天下之为大。盖其所以为心者，莫非天理之极、人伦之至。学者察此而有得焉，则不待较计论量，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。

孟子自范〔1〕之齐，望见齐王之子，喟然叹曰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。大哉居乎！夫非尽人之子与！〔2〕”孟子曰：〔3〕“王子宫室、车马、衣服，多与人同。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。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〔4〕？鲁君之宋，呼〔5〕于埳泽〔6〕之门。守者曰：‘此非吾君也，何其声之似我君也？’此无他，居相似也。〔7〕”

〔1〕范，齐邑。〔2〕居，谓所处之位。养，奉养也。言人之后处所系甚大，王子亦人子耳，特以所居不同，故所养不同，而其气体有异也。夫，音扶。与，平声。〔3〕张、邹皆云：“羨文也。”〔4〕广居，见前篇。尹氏曰：“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”，居天下之广居者然也。〔5〕呼，去声。〔6〕埳泽，宋城门名也。〔7〕孟子又引此事为证。

孟子曰：“食〔1〕而弗爱，豕交〔2〕之也。爱而不敬，兽〔3〕畜〔4〕之也。恭敬者，币之未将者也〔5〕。恭敬而无实〔6〕，君子不可虚拘〔7〕。”

〔1〕食，音嗣。〔2〕交，接也。〔3〕兽，谓犬马之属。〔4〕畜，许六反，养也。〔5〕将，犹奉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承匡是将。”程子曰：“恭敬虽因威仪币帛而后发见，然币之未将时，已有此恭敬之心，非因币帛而后有也。”〔6〕此言当时诸侯之待贤者，特以币帛为恭敬

而无其实也。〔7〕拘，留也。

孟子曰：“形、色，天性也〔1〕。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〔2〕。”

〔1〕人之有形有色，无不备有自然之理，所谓天性也。〔2〕践，如“践言”之践。盖众人有是形，而不能尽其理，故无以践其形。惟圣人有是形，而又能尽其理，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。程子曰：“此言圣人尽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。盖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，与万物不同。既为人，须尽得人理，然后称其名。众人有之而不知，贤人践之而未尽。能充其形，惟圣人也。”杨氏曰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‘物者，形、色也。则者，性也。各尽其则，则可以践形矣。”

齐宣王欲短丧。公孙丑曰：“为期之丧，犹愈于已〔1〕乎？”孟子曰：“是犹或紵〔2〕其兄之臂，子谓之，姑徐徐云尔。亦教之孝弟而已矣〔3〕。”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。公孙丑曰：“若此者，何如也？〔4〕”曰：“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，虽加一日愈于已。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。〔5〕”

〔1〕已，犹止也。〔2〕紵，之忍反，戾也。〔3〕教之以孝弟之道，则彼当自知兄之不可戾，而丧之不可短矣。孔子曰：“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所谓教之以孝弟者如此，盖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，非强之也。〔4〕为，去声。陈氏曰：“王子所生之母死，厌于嫡母而不敢终丧。其傅为请于王，欲使得行数月之丧也。时又适有此事，丑问：‘如此者，是非何如？’按《仪礼》：‘公子为其母，练冠，麻衣繅缘，既葬除之。’疑当时此礼已废，或既葬而未忍即除，故请之也。”〔5〕夫，音扶。言王子欲终丧而不可得，其傅为请，虽止得加一日，犹胜不加。我前所讥，乃谓夫莫之禁而自不为者耳。此章言三年通丧，天经地义，不容私意有所短长。示之至情，则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〔1〕。有如时雨化之者〔2〕，有成德者，有达财者〔3〕，有答问者〔4〕，有私淑艾者〔5〕。此五者，君子之所以教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下文五者，盖因人品高下或相去远近、先后之不同。〔2〕时雨，及时之雨也。草木之生，播种封植，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，所少者，雨露之滋耳。及此时而雨之，则其化速矣。教人之妙，亦犹是也，若孔子之于颜、曾是已。〔3〕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。成德，如孔子之于冉、闵。财，与材同。达财，如孔子之于由、赐。〔4〕就所问而答之，若孔、孟立于樊迟、万章也。〔5〕私，窃也。淑，善也。艾，音义，治也。人或不能及门受业，但闻君子之道于人，而窃以善治其身，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，若孔、孟之于陈亢、夷之是也。孟子亦曰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〔6〕圣贤施教，各因其材，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无弃人也。

公孙丑曰：“道则高矣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。何不使彼为可几〔1〕及而日孳孳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〔2〕。君子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〔3〕。中道而立，能者从之。〔4〕”

〔1〕几，音机。〔2〕为，去声。彀，古侯反。率，音律。彀率，弯弓上限也。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，不容自贬以徇学者之不能也。〔3〕引，引弓也。发，发矢也。跃如，如踊跃而出也。因上文“彀率”，而言君子教人，但授以学之之法，而不告以得之之妙，如射者之引弓而不发矢。然其所不告者，已如踊跃而见于前矣。〔4〕中者，无过不及之谓。中道而立，言其非难非易。能者从之，言学者当自勉也。此章言道有定体，教有成法；卑不可抗，高不可贬，语不能显，默不能藏。

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〔1〕。未闻以道殉乎

人者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殉，如“殉葬”之殉，以死随物主名也。身出则道在必行，道屈则身在必退，以死相从而不离也。〔2〕以道从人，妾妇之道。

公都子曰：“滕更〔1〕之在门也，若在所礼。而不答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挟贵而问，挟贤而问，挟长〔2〕而问，挟有勋劳而问，挟故而问，皆所不答也〔3〕。滕更有二〔4〕焉。”〔5〕

〔1〕更，平声。赵氏曰：“滕更，滕君之弟，来学者也。”〔2〕长，上声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有所挟，则受道之心不专，所以不答也。”〔4〕赵氏曰：“二，谓挟贵、挟贤也。”〔5〕此言君子虽诲人不倦，又恶夫意之不诚者。

孟子曰：“于不可已而已者，无所不已。于所厚者簿，无所不薄也〔1〕。其进锐者，其退速〔2〕。”〔3〕

〔1〕已，止也。不可止，谓所不得不为者也。所厚，所当厚者也。此言不及者之弊。〔2〕进锐者，用心太过。其气易衰，故退速。〔3〕三者之弊，理势必然。虽过、不及之不同，然卒同归于废弛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之于物〔1〕也，爱〔2〕之而弗仁。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〔3〕

〔1〕物，谓禽兽草木。〔2〕爱，谓取之有时，用之有节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仁，推己及人，如‘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’。于民则可，于物则不可。统而言之则皆仁，分而言之则有序。”杨氏曰：“其分不同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，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。”尹氏曰：“何以有是差等？一本故也，无伪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。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〔1〕。尧、舜之知〔2〕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。尧、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〔3〕，而缙、小功〔4〕之察〔5〕；放饭流歠〔6〕，而问〔7〕无齿决〔8〕；是之谓不知务。”〔9〕

〔1〕知者固无不知，然常以所当务者为急，则事无不治，而其为知也大矣。仁者固无不爱，然常急于亲贤，则恩无不洽，而其为仁也博矣。〔2〕“知者”、“之知”，并去声。〔3〕三年之丧，服之重者也。〔4〕缙麻，三月；小功，五月；服之轻者也。〔5〕察，致详也。〔6〕饭，扶晚反。歠，昌悦反。放饭，大饭；流歠，长；不敬之大者也。〔7〕问，讲求之意。〔8〕齿决，啮断乾肉，不敬之小者也。〔9〕此章言君子之于道，识其全体则心不狭，知所先后则事有序。丰氏曰：“智不急于先务，虽遍知人之所知，遍能人之所能，徒弊精神而无益于天下主治矣。仁不急于亲贤，虽有仁民爱物之心，小人在位，无由下达，聪明日蔽于上，而恶政日加于下。此孟子所谓不知务也。”

## 尽心章句下

凡三十八章。

孟子曰：“不仁哉，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爱，及其所不爱〔1〕。不仁者，以其所不爱，及其所爱。”公孙丑曰：“何谓也？”“梁惠王〔2〕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，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。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所谓“以其所爱，及其所不爱”也。〔2〕“梁惠王”以下，孟子答辞也。〔3〕“糜烂其民”，使之战斗，糜烂其血肉也。“复之”，复战也。子弟，谓太子申也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，以反之故及其子，皆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，言仁人之恩自内及外，不仁之祸由疏逮亲。

孟子曰：“《春秋》无义战，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〔1〕。征者上伐下也，敌国不相征也。〔2〕”

〔1〕《春秋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，必加讥贬，以著其擅兴之罪，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。但就中“彼善于此”者则有之，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。〔2〕征，所以正人也。诸侯有罪，则天子讨而正之。此《春秋》所以无义战也。

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〔1〕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〔2〕。仁人无敌于天下。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〔3〕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载事之辞，容有重称而过其实者，学者当识其义而已。苟执于辞，则时或有害于义，不如无《书》之愈也。”〔2〕《武成》，《周书》篇名。武王伐纣，归而记事之书也。策，竹简也。取其二三策之言，其余不可尽信也，程子曰：“取其奉天伐暴之意、反政施仁之法而已。”〔3〕杵，春杵也。或作卤，楯也。《武成》言武王伐纣，纣之“前徒倒戈，攻于后以北，血流飘杵”。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。然《书》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，非谓武王杀之也。孟子之设是言，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。

孟子曰：“有人曰：‘我善为陈〔1〕，我善为战〔2〕。’大罪也。国君好〔3〕仁，天下无敌焉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；东面而征，西夷怨。曰：‘奚为后我？〔4〕’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〔5〕。王曰：‘无畏！宁尔也，非敌百姓也。’若崩厥角稽首〔6〕。征之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〔7〕，焉〔8〕用战？”

〔1〕陈，去声。制行伍曰陈。〔2〕交兵曰战。〔3〕好，去声。〔4〕此引汤之事以明之。解见前篇。〔5〕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。两：去声；车数，一车两轮也。贲，音奔。“千”，《书序》作“百”。〔6〕《书·大誓》文与此小异。孟子之意当云：“王谓商人曰：‘无畏我也。我来伐纣，本为安宁汝，非敌商之百姓也。’于是商人稽首至地，如角之崩也。”〔7〕民为暴君所虐，皆欲仁看来正己之国也。〔8〕焉，放虔反。

孟子曰：“梓匠轮舆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〔1〕

〔1〕尹氏曰：“规矩，法度可告者也。巧则在其人，虽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。盖下学可以言传，上达必由心悟。庄周所论斫轮之意盖如此。”

孟子曰：“舜之饭糗茹〔1〕草也，若将终身焉。及其为天子也，被袵〔2〕

衣，鼓琴，二女果〔3〕，若固有之。”〔4〕

〔1〕饭，上声，食也。糗，去久反，乾糗也。茹，音汝，亦食也。〔2〕衿，之忍反，画衣也。

〔3〕二女，尧二女也。果，《说文》作媠，乌果反，女侍也。〔4〕言圣人之心，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，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，随遇而安，无预于己，所性分定故也。

孟子曰：“吾今而后知〔1〕杀人亲之重也。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。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然则非自杀之也，一间〔2〕耳。”

〔1〕言“吾今而后知”者，必有所为而感发也。〔2〕间，去声。一间者，我往彼来，间一人耳，其实与自害其亲无异也。范氏曰：“知此则爱敬人之亲，人亦爱敬其亲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古之为关也，将以御暴〔1〕。今之为关也，将以为暴〔2〕。”

〔1〕讥察非常。〔2〕征税出入。范氏曰：“古之耕者什一。后世或收大半之税，此以赋敛为暴也。文王之圃，与民同之。齐宣王之圃，为圉园中，此以园圃为暴也。后世为暴，不止于关。若使孟子用于诸侯，必行文王之政，凡此之类，皆不终日而改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身不行道〔1〕，不行〔2〕于妻子。使人不以道〔3〕，不能行〔4〕于妻子。”

〔1〕身不行道者，以行言之。〔2〕不行者，道不行也。〔3〕使人不以道者，以事言之。〔4〕不能行者，令不行也。

孟子曰：“周〔1〕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。周于德者，邪世不能乱。”〔2〕

〔1〕周，足也。〔2〕言积之厚则用有馀。

孟子曰：“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。苟非其人，箪食〔1〕豆羹见〔2〕于色。”〔3〕

〔1〕好、乘、食，皆去声。〔2〕见，音现。〔3〕好名之人，矫情干誉，是以能让千乘之国。然若本非能轻富贵之人，则于得失之小者，反不觉其真情之发见矣，盖观人不于其所勉，而于其所忽，然后可以见其所安之实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不信仁贤，则国空虚〔1〕。无礼义〔2〕，则上下乱。无政事，则财用不足〔3〕。”

〔1〕空虚，言若无人然。〔2〕礼义，所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〔3〕生之无道，取之无度，用之无节故也。尹氏曰：“三者以仁贤为本。无仁贤，则礼义、政事，处之皆不以其道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。不仁而得天下，未之有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言不仁主人聘其私智，可以盗于乘之国，而不可以得丘民心。邹氏曰：“自秦以来，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，然皆一再传而失之，犹不得也。所谓得天下者，必如三代而后可。”

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〔1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〔2〕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诸侯危社稷，则变置〔3〕。牺牲既成，粢盛既洁，祭祀以时，然而旱干水溢，则变置社稷。〔4〕”

〔1〕社，土神。稷，穀神。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。盖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，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，故其轻重如此。〔2〕丘民，田野之民，至微贱也，然得其心，则天下归之。天子，至尊贵也，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。是民为重也。〔3〕诸侯无道，将使社稷为人所灭，则当更立贤君。是君轻于社稷也。〔4〕盛，音成。祭祀不失礼，而土穀之神不

能为民御灾捍患，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，亦“年不顺成，八蜡不通”之意。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。

孟子曰：“圣人，百世之师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闻柳下惠之风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宽。奋乎百世之上〔1〕。百世之下，闻者莫不兴起也。非圣人而能若是乎？——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〔2〕”

〔1〕句。〔2〕兴起，感动奋发也。亲炙，亲近而熏炙之也。馀见前篇。

孟子曰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〔1〕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”〔2〕

〔1〕或曰：“外国本‘人也’之下，有‘义也者，宜也。礼也者，履也。智也者，知也。信也者，实也’凡二十字。”今按：如此则理极分明，然未详其是否也。〔2〕仁者，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。然仁，理也，人，物也。以仁之理，台于人之身而言立，乃所谓道者也。程子曰：“《中庸》所谓‘率性之谓道’是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去鲁，曰：“迟迟吾行也。”去父母国之道也。去齐，接淅而行，去他国之道也。”〔1〕

〔1〕重出。

孟子曰：“君子〔1〕之扈〔2〕于陈、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〔3〕。”

〔1〕君子，孔子也。〔2〕扈，与厄同。〔3〕君臣皆恶，无所与交也。

貉稽曰：“稽大不理于口。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无伤也。士憎兹多口〔2〕。《诗》〔3〕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孔子也。‘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问。’文王也。〔4〕”

〔1〕貉，音陌。赵氏曰：“貉，姓。稽，名。为众口所讪。理，赖也。”今按：《汉书》“无俚”。《方言》亦训赖。〔2〕赵氏曰：“为士者益多为众口所讪。”按此则“憎”当从士，今本皆从心，盖传写之误。〔3〕《诗》，《邶风·柏舟》及《大雅·绵》之篇也。〔4〕悄悄，忧貌。愠，怒也。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，孟子以为孔子之事可以当之。肆，发语辞。隕，坠也。问，声问也。本言大王事昆夷，虽不能殄绝其愠怒，亦不自坠其声问之美。孟子以为文王之事可以当之。尹氏曰：“言人顾自处如何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”

孟子曰：“贤者以其昭昭〔1〕，使人昭昭。今以其昏昏〔2〕，使人昭昭。”〔3〕

〔1〕昭昭，明也。〔2〕昏昏，暗也。〔3〕尹氏曰：“《大学》之道，在自昭明德而施于天下国家，其有不顺者寡矣。”

孟子谓高子曰：“山径〔1〕之蹊〔2〕间〔3〕，介然〔4〕用〔5〕之而成路〔6〕。为间〔7〕不用，则茅塞〔8〕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”〔9〕

〔1〕径，小路也。〔2〕蹊，人行处也。〔3〕句。〔4〕介，音戛。介然，倏然之顷也。〔5〕用，由也。〔6〕句。路，大路也。〔7〕为间，少顷也。〔8〕茅塞，茅草生而塞之也。〔9〕言理义之心，不可少有间断也。

高子曰：“禹之声，尚文王之声。〔1〕”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以追蠡。〔2〕”曰：“是奚足哉？城门之轨，两马之力与？〔3〕”

〔1〕尚，加尚也。丰氏曰：“言禹之乐过于文王之乐。”〔2〕追，音堆。蠡，音礼。丰氏

曰：“追，钟纽也，《周礼》所谓旋虫是也。蠹者，啮木虫也。言禹时钟在者，钟纽如虫啮而欲绝，盖用之者多，而文王之钟不然。是以知禹之乐过于文王之于也。〔3〕与，平声。丰氏曰：“奚足，言此何足以知之也。轨，车辙迹也。两马，一车所驾也。城中之涂客九轨，车可散行，故其辙迹浅。城门惟容一车，车皆由之，故其辙迹深；盖日久车多所致，非一车两马之力能使乏然也。言禹在文王前千馀年，故钟久而纽绝，文王之钟，则未久而纽全。不可以此而议优劣也。”此章文义本不可晓，旧说相承如此，而丰氏差明白，故今存之，亦未知其是否也。

齐饥。陈臻曰：“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，殆不可复〔1〕。”孟子曰：“是为冯妇也。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〔2〕虎，卒为善士〔3〕。则之〔4〕野，有众逐虎。虎负嵎〔5〕，莫之敢撻〔6〕。望见冯妇，趋而迎之。冯妇攘臂下车，众皆悦之。其为士者笑之。〔7〕”

〔1〕失时齐国尝饥，孟子劝王发棠邑之仓，以振贫穷。至此又饥，陈臻问，言齐人望孟子复劝王发棠；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。复，挾又反。〔2〕手执曰搏。〔3〕卒为善士，后能改行为善也。〔4〕之，適也。〔5〕负，依也。山曲曰嵎。〔6〕撻，触也。〔7〕笑乏，笑其不知止也。疑此时齐王已不能用孟子，而孟子亦将去矣，故其言如此。

孟子曰：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。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〔1〕。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巨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智之于贤者也，圣人〔2〕之于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〔3〕”

〔1〕程子曰：“五者之欲，性也。然有分，不能皆如其愿，则是命也。不可谓‘我性之所有’而求必得之也。”愚按：“不能皆如其愿”，不止为贫贱。盖虽富贵二极，亦有品节限制，则是亦有命也。〔2〕或曰：“者”当作“否”；“人”，衍字。更详之。〔3〕程子曰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天道，在人则赋于命者，所禀有厚、薄、清、浊。然而性善可学而尽，故不谓之命也。”张子曰：“晏婴智矣，而不知仲尼，是非命邪？”愚按：所禀者厚而清，则其仁立于父子也至，义立于君臣也尽，礼之于宾主也恭，智立于贤否也哲，圣人立于天道也无不吻合，而纯亦不已焉。薄而浊，则反是。是皆所谓命也。愚闻主师曰：此二条者，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。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，虽有不得，而必欲求之，以后五者为命，一有不至，则不复致力。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，以伸此而抑彼也。张子所谓“养则付命于天，道则责成于己”，其言约而尽矣。

浩生不害〔1〕问曰：“乐正子，何人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善人也，信人也。”“何谓善？何谓信？〔2〕”曰：“可欲之谓善。有诸己之谓信〔3〕。充实之谓美〔4〕。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〔5〕。大而化之之谓圣〔6〕。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〔7〕。乐正子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〔8〕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浩生，姓；不害，名。齐人也。”〔2〕不害问也。〔3〕天下之理，其善者必可欲，其恶者必可恶。其为人也，可欲而不可恶，则可谓善人矣。凡所谓善，皆实有之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是则可谓信人矣。张子曰：“志仁无恶之谓善。诚善于身之谓信。”〔4〕力行其善，至于充满而积实，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。〔5〕‘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’，‘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，发于事业’，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。〔6〕大而能化，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，则不思不勉，从容中道，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。张子曰：“大可为也，化不可为也，在熟之而已矣。”〔7〕程子曰：“圣不可知，谓圣之至妙，人所不能测。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。”〔8〕盖在“善”、“信”之间。观其从于子敖，则其有诸己者或未实也。张子曰：“颜渊、乐正子皆知好仁矣。乐正子志仁无恶，而不致于学，所以但为善人、信人而

已。颜子好学不倦，台仁与智，具体圣人，独未至圣人之止耳。”程子曰：“士之所难者，在有诸己而已。能有诸己，则居之安、资之深，而美且大可以驯致矣。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，则能不受变于俗者鲜矣。”尹氏曰：“自‘可欲之善’，至于‘圣而不可知之神’，上下一理。扩充之至于神，则不可得而名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〔1〕。归，斯受之而已矣〔2〕。今之与杨、墨辩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茆，又从而招之。〔3〕”

〔1〕墨氏务外而不情，杨氏大简而近实，故其反正之渐，大略如此。〔2〕“归，斯受之”者，悯其陷溺之久，而取其悔悟之新也。〔3〕放豚，放逸之豕豚也。茆，阑也。招，骂也，羁其足也。盲彼既来归，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。此章见圣贤之于异端，拒之甚严；而于其来归，持之甚恕。拒之严，故人知彼说之为邪，待之恕，故人知此道之可反。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

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、粟米之征、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。”〔1〕

〔1〕征赋之法，岁有常数，然布缕取之于夏，粟米取之于秋，力役取之于冬，当各以其时。若并取之，则民力有所不堪矣。今两税三限之法，亦此意也。尹氏曰：“言民为邦本，取之无度，则其国危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宝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”〔1〕

〔1〕尹氏曰：“言宝得其宝者安，宝失其宝者危。”

盆成括〔1〕仕于齐。孟子曰：“死矣盆成括！”盆成括见杀，门人问曰：“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？”曰：“其为人也小有才。未闻君子之大道也，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。”〔2〕

〔1〕盆成，姓，括，名也。〔2〕恃才妄作，所以取祸。徐氏曰：“君子道其常而已。括有死之道焉，设使幸而获免，孟子之言犹信也。”

孟子之滕，馆〔1〕于上宫〔2〕。有业屨于牖上，馆人求之弗得〔3〕。或问之曰：“若是乎从者之度也？〔4〕”曰：“予以是为〔5〕窃屨来与〔6〕？”曰：“殆非也。夫子〔7〕之设科也，往者不追，来者不拒。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”〔8〕

〔1〕馆，合也。〔2〕上宫，别宫名。〔3〕业屨，织之有次业而未成者。盖馆人所作，置之牖上而失之也。〔4〕“或问之”者，问于孟子也。度，匿也。言子之从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？〔5〕从、为，并去声。〔6〕与，平声。〔7〕“夫子”，如字。旧读为扶、余者，非。〔8〕孟子答之，而或人自悟其失，因言：“此从者固不为窃屨而来。但夫子设置科条以待学者，苟以向道之心而来，则受之耳，虽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。”门人取其言有合于圣贤之指，故记之。
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〔1〕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〔2〕。人能充无穿逾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〔3〕。人能充无受“尔”、“汝”之实，无所往而不为义也〔4〕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餽〔5〕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餽之也。是皆穿逾之类也。〔6〕”

〔1〕惻隐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莫不有所不忍、不为，此仁、义之端也。然以气质之偏、物欲之蔽，则于他事或有不能者，但推所能，达之于所不能，则无非仁、义矣。〔2〕充，满

也。胜，平声。能推所不忍，以达于所忍，则能满其无欲害人之心，而无不仁矣。〔3〕穿，穿穴，逾，逾墙：皆为盗之事也。能推其所不为，以达于所为，则能满其无穿逾之心，而无不义矣。〔4〕此申说上文“充无穿逾之心”之意也。盖“尔”、“汝”，人所轻贱之称，人虽或有所贪昧隐忍而甘受之者，然其中心必有惭忿而不肯受之之实。人能即此而推之，使其充满，无所亏缺，则无適而非义矣。〔5〕舐，音忝，探取之也。今人以舌取物曰舐，即此意也。〔6〕便佞隐默，皆有意探取于人，是亦穿逾之类。然其事隐微，人所易忽，故特举以见例。明必推无穿逾之心，以达于此而悉去之，然后为能充其无穿逾之心也。

孟子曰：“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。守约而施〔1〕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带而道存焉〔2〕。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〔3〕。人病舍其日而芸人之田，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轻。〔4〕”

〔1〕施，去声。〔2〕古人视不下于带，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。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，所以为言近而指远也。〔3〕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。〔4〕舍，音捨。此言不守约而务博施之病。

孟子曰：“尧、舜，性者也。汤、武，反之也〔1〕。动容周旋中礼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为生者也。经德不回，非以干禄也。言语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〔2〕。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〔3〕”

〔1〕性者，得全于天，无所污坏，不假修为，圣之至也。反之者，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。程子曰：“‘性之’、‘反之’，古未有此语，盖自孟子发之。”吕氏曰：“无意而安行，性者也。有意利行而至于无意，衷性者也。尧、舜不失其性，汤、武善反其性，及其成功则一也。”〔2〕中、为、行，并去声。细微曲折，无不中礼，乃其盛德之至，自然而中，而非有意于中也。经，常也。回，曲也。三者亦皆自然而然，非有意而为之也，皆圣人之事，“性之”之德也。〔3〕法者，天理之当然者也。君子行之，而吉凶祸福有所不计，盖虽来至于自然，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矣。此“反之”之事，董子所谓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正此意也，程子曰：“‘动容周旋中礼’者，盛德之至。‘行法以俟命’者，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生意也。”吕氏曰：“法由此立，命由此出，圣人也。行法以俟命，君子也。圣人性之，君子所以复其性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〔1〕。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我得志弗为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数商人，我得志弗为也。般杀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我得志弗为也。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？〔2〕”

〔1〕说，音税。藐，音眇。赵氏曰：“大人，当时尊贵者也。藐，轻之也。巍巍，富贵高显之貌。藐焉而不畏之，则志意舒展，言语得尽也。”〔2〕榱，楚危反，桷也。题，头也。食前方丈，饌食列于前者，方一丈也。般，音盘。乐，音洛。乘，去声。此皆其所谓巍巍然者，我虽得志，有所不为，而所守者皆古圣贤之法，则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？杨氏曰：“孟子此章，以己之长，方人之短，犹有此等气象；在孔子则无此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。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”〔1〕

〔1〕欲，如口、鼻、耳、目，四支之欲，虽人之所不能无，然多而不节，未有不失其本心者，学者所当深戒也。程子曰：“所欲不必沈溺。只有所向便是欲。”

曾皙嗜羊枣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枣〔1〕。公孙丑问曰：“脍炙〔2〕与羊枣孰

美？”孟子曰：“脍炙哉！”公孙丑曰：“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？”曰：“脍炙所同也，羊枣所独也。讳名不讳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独也。”

〔1〕羊枣，实小黑而圆，又谓之羊矢枣。曾子以父嗜之，父歿之后，食必思亲，故不忍食也。

〔2〕肉聂而切主为脍。炙，炙肉也。

万章问曰：“孔子在陈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？吾党之士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〔1〕’孔子在陈，何思鲁之狂士？”孟子曰：“孔子：‘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进取，艰者有所不为也。〔2〕’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〔3〕”“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？〔4〕”曰：“如琴张〔5〕、曾皙〔6〕、牧皮〔7〕者，孔子之所谓狂矣。”“何以谓之狂也？”〔8〕曰：“其志嚶嚶〔9〕然，曰：‘古之人，古之人！〔10〕’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〔11〕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〔12〕”“孔子曰：‘过我门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乡原乎！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’〔13〕曰：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？〔14〕”“曰：‘何以是嚶嚶也？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“古之人，古之人”。’‘行何为踽踽凉凉？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〔15〕’阉然媚于世也者，是乡原也。〔16〕”万子曰：“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〔17〕”曰：“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〔18〕。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。而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，故曰‘德之贼’也。孔子曰〔19〕：‘恶〔20〕似而非者：恶莠〔21〕，恐其乱苗也。恶佞〔22〕，恐其乱义也。恶利口〔23〕，恐其乱信也。恶郑声〔24〕，恐其乱乐〔25〕也。恶紫〔26〕，恐其乱朱〔27〕也。恶乡原，恐其乱德也。〔28〕’君子反经而已矣。经正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矣。〔29〕”

〔1〕盍，何不也。狂简，谓志大而略于事。进取，谓求望高远。不忘其初，谓不能改其旧也。此语与《论语》小异。〔2〕狷音绢。“不得中道”至“有所不为”，据《论语》亦孔子之言。然则“孔子”字下当有“曰”字。《论语》“道”作“行”，“狷”作“狷”。“有所不为”者，知耻自好，不为不善之人也。〔3〕“孔子岂不欲中道”以下，孟子言也。〔4〕万章问。〔5〕琴张，名牢，字子张。子桑户死，琴张临其丧而歌，事见《庄子》。虽未必尽然；要必有近似者。〔6〕曾，见前篇。季武子死，曾倚其门而歌，事见《檀弓》。又，言志“异乎三子者之撰”，事见《论语》。〔7〕牧皮未详。〔8〕万章问。〔9〕嚶，火交反。嚶嚶，志大言大也。〔10〕重言“古之人”，见其动辄称之，不一称而已也。〔11〕夷，平也。行去声。掩，覆也。言平考其行，则不能覆其言也。程子曰：“曾皙言志，而夫子与之，盖与圣人之志同，便是尧、舜气象也。特行有不掩焉耳，此所谓狂也。”〔12〕此因上文所引，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。狂，有志者也。有志者，能进于道。屑，洁也。狷，有守者也。有守者，不失其身。〔13〕乡原，非有识者。原，与愿同。《荀子》“原慝”，字皆读作愿，谓谨愿之人也。故乡里所谓愿人，谓之乡原。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，故以为“德主贼”。过门不入而不恨之，以其不见亲就为幸，深恶而痛绝之也。〔14〕万章又引孔子之言而问也。〔15〕行，去声。踽，其禹反。踽踽，独行不进之貌。凉凉，薄也，不见亲厚于人也。乡原讥狂者曰：“何用如此嚶嚶然，行不掩其言，而徒每事必称‘古人’邪？”又讥狷者曰：“何必如此踽踽凉凉，无所亲厚哉？人既生于此世，则但当为此世之人，使当世之人皆以为善，则可矣。”此乡原立志也。〔16〕阉，音奄，如奄人之奄，闭藏之意也。媚，求悦于人也。孟子言：此深自闭藏，以求亲媚于世，是乡原立行也。〔17〕原，亦谨厚之称，而孔子以为“德之贼”，故万章疑之。〔18〕吕侍讲曰：“言此等之人，欲非之则无可举，欲刺之则无可刺也。”流俗者，

风俗颓靡，如水之下流，众莫不然也。污，浊也。非忠信而似忠信，非廉洁而似廉洁。〔19〕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〔20〕恶，去声。〔21〕莠，音有，似苗之草也。〔22〕佞，才智之称。其言似义而非义也。〔23〕利口，多言而不实者也。〔24〕郑声，淫乐也。〔25〕乐，正乐也。〔26〕紫，间色。〔27〕朱，正色也。〔28〕乡原不狂不獯，人皆以为善，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，故恐其乱德。〔29〕反，复也。经，常也，万世不易之常道也。兴，兴起于善也。邪慝，如乡原之属是也。世衰道微，大经不正，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，而邪慝并起，不可胜正。君子于此，亦复其常道而已。常道既复，则民兴于善，而是非明白，无所回互；虽有邪慝，不足以惑之矣。尹氏曰：“君子取夫狂獯者，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，獯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。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，为其似是而非，惑人之深也。绝之之术无他焉，亦曰反经而已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由尧、舜至于汤，五百有馀岁〔1〕。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〔2〕之。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馀岁。若伊尹、莱朱〔3〕，则见而知之。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馀岁。若大公望、散宜生〔4〕，则见而知之。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〔5〕。由孔子而来，至于今，百有馀岁。去圣人之世，若此其未远也。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！〔6〕”

〔1〕赵氏曰：“五百岁而圣人出，天道之常。然亦有迟速，不能正五百年，故言‘有馀’也。”

〔2〕尹氏曰：“知，谓知其道也。”〔3〕赵氏曰：“莱朱，汤贤臣。或曰：即仲虺也。为汤左相。”〔4〕散，素亶反，氏，宜生，名。文王贤臣也。〔5〕子贡曰：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”此所谓闻而知之也。〔6〕林氏曰：“孟子言：‘孔子至今时未远，邹鲁相去又近，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，则五百馀岁之后，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？’”愚按：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，而忧后世遂失其传，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，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混灭，百世之下，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。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，而终之以此，所以明其传之有在，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。其旨深哉！有宋元丰八年，河南程颢伯淳卒。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“明道先生”。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：“周公歿，圣人之道不行。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。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无真儒，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辨异端，辟邪说，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。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。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，则孰知斯人主为功？不知所至，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？”

